

三公奇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519B

# 小引

宋朝有一個「鐵面無私」的清官，名叫包龍圖——拯——差不多連帶婦孺皆知了，這是「包公案」一類的小說所宣傳的功效啊！

我曾經看過「包公案」全書，雖其中不免帶有神秘的色彩，和原始民族的思想；但是有幾則，確有使我發抒感慨情緒的可能！現在姑且寫一段出來談談。

「石獅子」一案中，有老僧預示崔慈善家一詩曰：「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投報亦饒；只有人來休顧問，恩成冤債苦監牢。」說來將人比作鳥獸都不如，確是「一針見血」的話！到後來固然應驗了，崔子——慶——喫盡許多苦，幸得閻羅包老爲之平反；不然，類於這種忘恩負義的「市僧小人」——正子——到如今要益發猖獗起來了。（聖）

大公無私 包公奇案目次

一	阿彌陀佛講和	一	一六	青靛記殺	四五
二	觀音菩薩託夢	四	一七	裁縫選官	四七
三	嚼舌吐血	六	一八	廚子做酒	四九
四	咬舌扣喉	一〇	一九	殺假僧	五一
五	鎖匙	一五	二〇	賣皂靴	五三
六	包袱	二二	二一	忠節隱匿	五五
七	黃菜葉	二六	二二	巧拙顛倒	五六
八	石獅子	二九	二三	三寶殿	五七
九	偷鞋	三三	二四	二陰卦	六〇
一〇	烘衣	三五	二五	乳臭不調	六二
一一	龜入廢井	三七	二六	妓師無異	六四
一二	鳥喚孤客	三九	二七	窗外黑猿	六五
一三	臨江亭	四〇	二八	港口漁翁	六七
一四	白塔巷	四二	二九	紅衣婦	六九
一五	血衫叫街	四四	三〇	烏盆子	七一

三一	牙簪插地	七二	四五	假冒大功	一〇五
三二	繡履埋泥	七三	四六	批畫軸	一〇七
三三	金鯉	七六	四七	味遺囑	一〇九
三四	玉面貓	七九	四八	兔戴帽	一一〇
三五	移椅倚桐同玩月	八三	四九	鹿隨獐	一一四
三六	龍騎龍背試梅花	八五	五〇	遺帕	一一五
三七	獅兒巷	八七	五一	借衣	一一八
三八	桑林鎮	九一	五二	壁隙窺光	一二一
三九	聿姓走東邊	九三	五三	桷上得穴	一二四
四〇	江岸黑龍	九六	五四	銅錢插壁	一二六
四一	碑下土地	九八	五五	屍數椽	一二九
四二	木印	一〇〇	五六	鬼推磨	一三一
四三	石碑	一〇一	五七	栽賊	一三三
四四	屈殺英才	一〇三	五八	扮戲	一三六

包公



張龍

趙虎



崔長者

張安人



崔慶

五台僧



劉英

張姑娘



程方壺



小白鯨

老道士



李公

陸監生



李府經

蕭順



張榮



藍鹿洲



王士毅

陳天萬

阿雄



許氏



廖阿喜

陳偉度

王爵亭



大公無私  
包公奇案

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眉清目秀。溫文爾雅。對過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名淑。玉年方十七歲。甚有姿色。每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時見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思。時日積久。亦通言笑。生以言挑之。女卽首肯矣。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上去。與女攜手蘭房。情交意美。鷄鳴生下樓歸。約次夜又來。女道倚梯在樓。恐夜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已備圓木在樓枋。將白布一疋。半挂圓木半垂下。汝次夜只將手緊攬白布。我卽弔扯上來。豈不甚便。許生喜悅不勝。只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只蕭輔漢不知。有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飲酒。夜深未來。一和尚名明修。夜間叫街。見樓上垂白布到地。彼意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魚。寂然過去。手扯其布。只見樓上有人弔扯上去。此僧心下明白。諒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姦夫者。任他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僧心大喜道。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我一宿。福田似海。恩德如天。淑玉罵道。我乃是鸞鳳好配。怎肯失身子。禿子。我憐將簪一根捨你。你快下樓去。僧道是你弔我上來。今夜來得去不得。卽強去搜抱求歡。女怒甚。高聲叫道。有賊在此。那時父母熟睡不聞。僧恐人覺。卽拔刀將女子殺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樓去。次日早飯後。女子猶未起來。父去看時。見殺死在樓。竟不知何人所謀。鄰舍有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道。你女平素與許獻忠來往。有半年餘。昨夜獻忠在友家飲酒。必乘醉誤殺。是他無疑。蕭輔漢聞知包公神明。卽具狀赴告。

告爲強姦殺命事。學惡許獻忠。心邪狐媚。在醜鶉奔。覘女淑玉艾色。百計貪謀。千思污辱。昨夜帶酒持刀。

潛入臥室。樓抱強姦。女貞不從。拔刀刺死。遺下簪珥。乘危盜去。鄰右可證。託跡鬻門桃李。陡變而爲荆榛。身游泮水龍蛇。忽轉而爲鯨鯢。法律等若鴻毛。倫理今且塗地。急控填償告。

是時包公爲官極清。識見無差。當日准了此狀。卽差人拘原被告干證人等各到。包公先問干證。左鄰蕭美。右鄰吳範。俱稱蕭淑玉在近路樓上。宿與許獻忠有姦。已半載餘。只瞞過父母不知。此有姦是。特非強姦。其殺死緣由。夜深的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獻忠道。通姦之情。瞞不過衆人。殺亦甘心肯認。若以此擬罪。我亦無辭。但殺死事實。非是我。蕭輔漢道。他認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女房只有他到。非他殺死。而誰殺之。縱非強姦致死。必是絕他勿來。因懷怒殺之。且後生輕狂成性。豈復顧女子與他有情。老爺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包公看獻忠貌美性和。此人似非因暴之人。因問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否。答道。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晝夜間敲木魚經過。包公心有所悟。因發怒道。此是你殺死他的。今問你死。你甘心否。獻忠後生輩。驚慌答道。甘心。遂發打二十。畫招收監去訖。包公密召公差王忠李義問道。近日叫街和尚。在何處居住。王忠道。在玩月橋觀音座前歇。包公吩咐。你二人可密去如此。施行訪出賞你。其夜僧明修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歸將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低聲啼哭。甚淒切驚人。僧在橋打座。念阿彌後。一鬼似婦人聲。且哭且叫道。明修。你要來姦我。不從罷了。我今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搶我簪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你反念阿彌陀佛來講和。今宜討些財帛與我。并打發鬼使。方與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來取命。縱諸佛難保。矣。僧明修乃手執阿彌陀珠合掌答道。我僧家慾心如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捉我。故一時誤殺你。今簪珥戒指尚在。明日將賣財帛。并念經卷超度你。千萬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了一番。更倍淒慘。僧又念經。再許明日超度。忽然二公差出。將鐵鍊鎖住。僧方驚是鬼。王忠乃道。包爺命我捉你。我本非鬼也。嚇得僧面如土。只說看佛面求。

赦。王忠道真好個謀人佛。強姦佛也。緊鎖將去。李義收取禪擔蒲團等物同行。原來包公早命二公。差僱了一娼婦。在橋下作鬼聲。嚇出此情。次日鎖了明修。并帶娼婦入見。一一敘橋下做鬼。嚇出明修要強姦不從。因致殺死。情由。包公命取庫銀賞娼婦。并二公差訖。又搜出明修破衲鞋內簪珥戒指。傳輔漢來認過了首飾。是伊女插帶的物。明修無詞抵飾。一切招供。承認死罪。包公乃問獻忠道。殺死淑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做秀才。奸人室女。亦該去衣衿。更有一件。你尙未娶。淑玉未嫁。雖則兩下私通。亦是結髮夫妻一般。況此女爲你垂布。誤引此僧。又守節致死。亦無玷名節。何愧於汝婦。今汝若欲再娶。須先去衣衿。若欲留前程。便將淑玉爲你正妻。你收埋供養。不許再娶。此兩路何從。獻忠道。吾知淑玉素性貞良。只爲我牽引。故有私情。我亦無外別交。昔相通時。曾囑我娶他。我亦許他。發科時定謀完娶。不意遇此賊僧。波及死節。明白我心。豈忍再娶。今日只願收埋淑玉。認爲正妻。以不負他死節之意。決不敢圖再娶也。其衣衿留否。惟憑父台所賜。本意亦不敢欺心。包公喜道。汝心合乎天理。我當爲你力保前程。卽作文書申詳學道。

審得生員許獻忠。青年未婚。隣女蕭淑玉。在室未嫁。兩少相宜。靜夜會佳期。于月下一心。合契半載。赴私約于樓中。方期緣結乎百年。不意變生于一日。凶惡僧明修。心猿意馬。彙緣直上重樓。狗幸狼貪。糞土將污白壁。謀而不遂。袖中抽出鋼刀。死者含冤。暗裏剝去簪珥。傷哉淑玉。遭兇僧斷喪香魂。義矣獻忠。念情妻誓不再娶。今擬僧償命。庶雪節婦之冤。留許前程。少獎義夫之概。未敢擅便。伏候斷裁。

學道遂卽依擬。後許獻忠中鄉試歸。謝包公道。不有老師。獻忠已作囹圄之鬼。豈有今日。包公道。今思娶否。許道。死不敢矣。包公又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許道。吾今全義。卽不能全孝矣。包公道。賢友今日成名。則蕭夫人在天之靈。必是喜悅無窮。就使在日。亦必命賢友置妾。但以蕭氏爲正。再娶第二房。令正何妨。獻忠堅執不從。包公

乃令其同年舉人田在懋爲媒。強其再娶霍氏之女爲側室。許獻忠乃以納妾禮成親。其同年錄只填蕭氏。不以霍氏參入。可謂婦節夫義。兩盡其道。而包公雪冤之德。繼嗣之風。山南海深矣。

## 二 觀音菩薩託夢

話說貴州道程審府。有一秀才丁日中。常在福安寺讀書。與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訪。適日中出外。其妻鄧氏聞夫常說在寺讀書。多得性慧湯飲。因此出來。與他見之。留他一飯。性慧見鄧氏容貌美麗。言詞清婉。心中不勝喜慕。至後日中住在寺讀書。爲友人邀去月餘未回。性慧遂心生一計。將銀僱二道士。假扮轎夫。黃昏後到鄧氏家道。你相公在寺讀書。勞神太過。忽然中風死去。得僧性慧救醒。尙奄奄在床。生死未保。叫我二人來接娘子。他說有話吩咐。鄧氏道。何不借眠轎送他回來。二轎夫曰。寺中長老。本要將眠轎送他回來。此去程途。有十餘里。恐路中冒風。症候加重。若中風再復。便難救活。娘子可自去看之。臨時主意。或接回來。或在彼處調治。有個親人在旁。也好伏侍病者。鄧氏聽得。卽登轎去。天晚才到寺。直抬入僧房深處。却已整排酒筵。欲與鄧氏對飲。那鄧氏到彼處。卽問道。我官人在那房。領我去看。性慧言道。你官人因衆友相邀去游玩。城外新寺。適有人來報。他中了風。小僧去看。幸已清安。此去有五里路。天色已晚。可暫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卽去。亦待轎夫飯後。娘子亦吃些點心。然後點着火把去。鄧氏心中生疑。却又進退無路。只飲酒數杯。又催轎夫去。僧性慧道。此轎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子可寬飲數杯。不必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勸。酒已微醉。乃照入禪房去睡。鄧氏見錦衾綉褥。羅帳花枕。件件美麗。以燈照之。四邊皆嚴密。乃留燈火不滅。和衣而睡。終是疑慮不寐。聽鐘聲定後。性慧從背地進來。近床抱住。鄧氏喊聲有賊。性慧道。你就喊到天亮。也無人來拿賊。我爲你費了多少心機。今日乃得

到此亦是前生夙緣註定。不由你不肯。鄧氏起道。野僧何得無恥。我今寧死。決不受辱。性慧道。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卽送你見夫。若不肯。憐念小僧。定送你性命。將尸埋在廁中。永不出輪。鄧氏喊鬧。直至半夜。被性慧強行剃去衣服。將手足綁縛。恣行淫污。次日午朝方起。性慧向鄧氏道。你被我設計誘來。事已至此。可削髮爲僧。藏在寺中。衣食日用。都不虧你。亦可天天老公陪你。你若是昨夜性子。有蕪繩剃刀毒藥在此。憑你死罷。鄧氏思身已受辱。死則永無見夫的日子。此冤難報。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見夫。報了此冤。然後就死。乃從其披剃妝點。過了月餘。丁日中來寺。拜訪性慧。鄧氏聽得是夫聲音。挺身先出。性慧卽奔出來。日中方與鄧氏作揖。鄧氏哭道。官人不認得我了。我被性慧拐誘在此。日夜望你來救我。日中大怒。扭住性慧。便打。性慧呼集衆僧。將日中鎖住。取出刀來。將殺之。鄧氏卽來奪刀道。可先殺我。然後殺我夫。性慧乃藏起刀。強拖鄧氏入房。吊住。再出來要殺日中。日中道人妻被你拐。夫又你殺。我到陰司也不肯放你。若要殺可與我夫妻相見。作一處死罷。性慧道。你死則鄧氏無望。便終身是我妻。安肯與你同死。日中道。然則全我身體。容我自死罷。性慧道。我且積些陰功。方丈之後。有一大鐘。把你蓋于鐘下。與你自死罷。日中蓋入鐘下去。後鄧氏日夜啼哭。拜禱觀音菩薩。願有人來救他丈夫。將過了三日。適值包公微行其地。夜夢觀音。引他至福安寺方丈中。鐘覆一黑龍。初亦不以爲意。至第二三夜。連夢此事。心始疑異。乃命轎夫。竟往福安寺中。試看何如。到時方丈坐定。果見方丈後有一大鐘。卽令手下扛開來看。只見一人餓將死。但氣未絕。包公知是被人所困。卽令以粥湯漸漸灌下。一霎時少醒。乃道。僧性慧既拐我妻。削髮妝僧。又將我蓋在鐘下。包公命拿僧性慧。卽時拿到。但四處搜覓。并無婦人。包公再命嚴搜。乃于複壁中有鋪地木板。公差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下。從此地下去。方是地樓。燈火點着明亮。有一少年和尙在坐。公差將他。拿上來見包公。此和尙卽是鄧氏。見夫已放出。性慧已鎖住。鄧氏乃從頭至尾。敘其先時被誘的巧計。到寺強姦的隱情。後

來削髮的根由。及已聞聲見夫之事。日夜哭禱觀音。一一明白。僧性慧不能強辨。只磕頭道死罪。甘願受法不辭。隨即判道。

審得淫僧性慧。稔惡貫盈。與生員丁日中交遊。常以酒食徵逐。見其妻鄧氏美麗。不覺巧計橫生。賺之入寺。羣僧拘執。欲行刀殺之兇。懇求身體之全。得蓋大鐘之內。乃感黑龍之被蓋。夢入三更。因至方丈而開鐘。餓經五日。丁日中從危得活。後必亨通。鄧氏女求死得生。終當完聚。性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示衆何疑。羣僧黨一惡害一生。皆充軍于遠衛。

判訖。將性慧斬首示衆。其助惡衆僧。皆發充軍。包公又責鄧氏道。你當日被拐。便當一死。則身潔名榮。亦不累夫。有鐘蓋之危。若非我感觀音。托夢來救。汝夫豈不爲你而餓死乎。鄧氏道。我先未死者。爲不得見夫。未報此僧之仇。將圖見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被誅。妾身既辱。不可爲人。固當一死決矣。卽以頭擊柱。流血滿地。包公乃命人阻。已血出暈倒。以藥醫救。死而復生。包公謂丁日中道。依鄧氏之言。其先之從之也。勢非得已。其所不死者。欲留此身以報仇也。今擊柱甘死。可以明志。汝其收之。丁日中道。吾向者方恨其不死。以圖後報仇之言爲假。今見其撞死。非偷生無恥者比。使之不生。則今世永別耳。幸而不死。吾其待之如初。日中夫妻。遂拜謝包公而去。歸以木刻包公之像。朝夕奉侍不怠。其後日中亦登科第。官至同知。餘不盡曉。

### 三 嚼舌吐血

話說西安府米崇貴。家業巨萬。妻湯氏。生子四人。長子名克孝。次子名克悌。三名克忠。四名克信。克孝治家任事。克悌爲商外鄉。克忠讀書進學爲秀才。且負文名。屢期高捷。親教幼弟克信。殷勤友愛。出入相隨。克忠不幸不

第染病。懨懨臥床不起。克信乃時時入房。看兄。因嫂蔣淑貞花貌悅人。恐兄病體不安。或貪美色。傷損日深。久不能起。欲兄移居書房。靜養身心。可以保其殘喘。淑貞愛夫心切。不肯與他出房。惟道病者不可遷移。况書齋無人服事。且在房中時刻好進湯藥。此皆真心相愛。實非爲淫慾之計。克信心中快然。親戚朋友來問疾者。人人喟嘆。克忠苦學傷神。克信歎道。家兄不起。非因苦學。自古許多英雄豪傑。皆死于婦人女子之手。何獨家兄。話畢兩淚交流。親朋聞之駭然。不知其意。克忠疾革。蔣淑貞急呼叔來。克信大怒道。前日不聽我言。移入書房養病。今何必呼我。淑貞悄然。克信近床。克忠泣道。我不濟事矣。汝好生讀書。要發科第。莫負我叮囑。寡嫂淑貞年方壯。幸善待之。語罷遂氣絕。克信哀痛弗勝。執喪禮一毫無缺。殯葬俱各盡道。事奉寡嫂淑貞十分恭敬。了無怠慢。自克忠死。長幼共憐憫之。七七追修。徧請僧道做功課。淑貞哀哭極苦。泣血漣漣。水漿不入口者半月。形駭瘦弱。憂戚不堪。及至百日後。父母慰之。家庭中之長者。妯娌眷屬慰之。漸漸飲食。漸漸舒暢。容貌逐日復舊。雖不戴珠翠。不施脂粉。自然美麗動人。十分窈窕婀娜。聞其哀音者。俱皆牽情。見其縞雙眉者。皆動念。但其性甚介。守甚堅。言甚簡。行甚靜。光明無一塵可染。倏爾一週將臨。淑貞之父蔣光國。安排禮儀。親來祭奠女塔。用族姪蔣嘉言。出家紫雲觀。爲道士者。作高功。帶領徒弟蔣大亨。徒孫蔣時化。嚴華元。同治法事。克信心中甚不喜悅。乃向光國道。多承老親厚情。其實無益。光國怫然不悅。遂入內謂淑貞道。我來薦汝丈夫。本是好心。你幼叔大不喜。薄兄如此。寧不薄汝。淑貞道。他當日要移兄到書房。我留在房伏事。及至兄死時。他極惱我不是。迄今一載。並不相見。兄且着他待我好些。今只如此。豈可謂善。光國聽了女言。益恨克信。及至功課將完。追薦亡魂之際。光國復呼淑貞道。道人是家庭親屬。可出拜靈前無妨。淑貞哀心不勝。况又聞父言。遂拜哭不已。悲哀已極。人人慘傷。獨有陳道嚴華元。一見了淑貞。心中想道。人言淑貞乃絕代佳人。今觀其居喪素服之時。尚且如此標致。若無愁無悶。而相歡相悅。真個



好殺人。遂起了姦淫的心。迨至夜深。道場圓滿之後。道士皆拜謝而去。光國道。嘉言大亨與時化三人。皆吾家親。禮薄些。諒不計較。惟嚴先生乃異姓人物。當從厚謝之。淑貞復加封一禮。豈知華元立心不良。陽言一謝先行。暗入藏形高閣之上。少候靜作耗鼠聲。淑貞秉燭視之。華元卽以求歡媾合。邪藥彈上其身。淑貞一染邪藥。心上卽時淫亂。遂抱華元交歡。恣樂翻雲覆雨。播弄無窮。綢繆不已。任從輕薄。不肯釋手。俄而天大明。藥氣既消。始知被人迷姦。有玷節義。嚼舌吐血。頓時悶死。華元得遂淫心。遂私逃而去。乃以淑貞加賜禮銀一封。貽于淑貞之懷中。蓋冀其復生而爲之謝也。日晏之時。晨炊已熟。婢女菊香。攜水入房。呼淑貞梳洗。不見形蹤。乃登閣上覓尋。但見淑貞死于毡褥之上。菊香大驚。卽報克孝克信道。三娘子死于閣上。克孝克信上閣看之。果然氣絕。大家悲恨。乃呼衆婢女。抬了淑貞。出堂停柩下閣之時。遺落胸前銀包。菊香在後拾取而藏之。此時光國宿於女壻書房。一聞淑貞之死。卽道此必爲克信逼死。乃忙入後堂。哭之甚哀甚忿。又厲聲道。我女天生剛烈。並無疾病。黑夜猝死。必有緣故。嚼舌吐血。必是強姦不從。痛恨而死。若不告官。苦冤莫伸。遂歸家語其妻子道。克信既恨我女。留住女壻。在房身死。又恨我領道人去做追薦。女壻功課。必是他乘風肆惡。強姦我女。我女慚恨。故嚼舌吐血而死。必作狀告之。告到包公道。

告爲強姦污殺寡嫂事。風俗先維風教。人生首重人倫。男女授受不親。嫂溺手援非正。女嫁生員米克忠。爲妻。不幸天亡。甘心守節。獸惡克信。素窺嫂氏。異色淫凶。無隙可加。乃乘齋醮完功。竟料嫂倦酣困。突入房障。恣抱姦污。女羞慚恨。嚼舌吐血。頓時悶死。狐綏綏。人靡靡。女在平昔。每痛恨此賤行。鶉奔奔。鵲驪驪。女度後日。何堪聞此醜聲。家庭偶語。將有狐梁之歌。外衆聚談。豈無牆茨之句。在女申雪無由。不殉身不足以明節。在惡奸殺有據。不填命不足以明冤。泣思內闔多穢德。卽挽河水而洗也不清。中搆起淫風。身恨秃兔而

寫之不盡。哀求三尺。早正五刑。告。

此時米克信。聞得蔣光國告已強姦寡嫂。羞愧無地。撫兄之靈。痛哭傷心。嘔血數升。頃刻立死。魂歸陰府。得遇克忠。叩頭哀訴。克忠泣而語之道。致汝嫂于死地者。嚴道人也有銀一封在菊香可證。汝嫂存日。已登簿上。可執之見官。冤情自然明白。與汝全不相干。我的陰靈。決在衙門來輔汝。汝速速還陽世。後可薦拔汝嫂。切記切記。克信復醒。已過一日。包公拘提甚緊。只得忙具狀申訴道。

訴爲生者慕死。死者不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事寡嫂被強姦而死。不得不死。但死非其時。嫂父見女死而告。不得不告。但告非其人。何謂死非其時。寡嫂被污。只宜當時指陳明白。不宜死之太早。何謂告非其人。嫂父控冤會須訪確強暴是誰。不應累及無干。痛身拜兄爲師。事嫂如母。言語不通。禮節尤謹。毫不敢褻。豈忍加淫。污嫂致死。實由嚴道。嫂父不察。飄空誣陷。免爰得計。雉羅實出。無辜魚網。高懸鴻離。難廿代死。泣訴包公一准米克信訴詞。卽喚蔣光國對理。光國道。女塔病時。克信移入書房。服藥養病。我女不從。要在室服侍。後來女塔不幸死亡。克信深怒我女致兄死地。故強逼成姦。亦因致死。以消忿怒。克信道。吾嫂之身。以致污嫂之死者。皆嚴道人。光國卽道。嚴道人他僅做一日功課。安敢起姦淫的心。入我女房內。導入上閣。且功課完成之時。嚴道人齊齊出門去了。大衆皆見其行。此言全是虛詞。包公道。道人非一。汝單單說嚴道人。有何所憑。可爲證佐。克信泣道。前蔣光國誣告的時節。小的聞得醜聲難當。卽刻撫兄之靈。痛哭傷心。嘔血滿地。悶死歸陰。一見先兄。叩頭哀訴。先告慰小人道。嚴道人致死汝嫂。有銀在菊香處可證。吾嫂有登記在簿上。乞老爺詳審。包公怒道。此是鬼話。安可對官亂談。遂將克信打三十六板。米信受刑苦處。泣呼道。先兄陰靈。尙許來輔我出官。豈竟忘情。包公大罵道。汝兄既有陰靈來輔你。何不報應於我。忽而倦困。曲肱而枕於案上。夢見已故生員米克忠泣道。老大

人素稱神明。今日爲何不明。污辱吾妻而致之死者。嚴道也。與我弟全不相干。菊香獲銀一封。原是大人季考賞賜生員的。吾妻加賞道人。登注簿上。字跡昭然。幸大人詳察。究治道人的罪。釋我弟無辜。包公夢醒。憮然曰。有是哉。鬼神之來此也。乃向克信道。汝言誠非謬談。汝兄已明白告我。我必爲汝辨別此冤誣。但汝執嫂之簿來。及使婢菊香來。克信道。嫂之簿。自記自收。小人不知在何處。嫂之婢。自使自役。小人並不呼喚他。包公卽差人速拿菊香。搜出銀一封。果是賞給之銀。問菊香。汝何由得此。菊香道。此銀在娘子身上。衆人拾他下閣時。我在後面拾得。又差人全菊香入房。取用日記。本子查閱。果記有用銀五錢。加賜嚴道人字跡。包公遂急急擎到嚴道人來。才一夾棍。便直招認。不合擅用邪藥。強姦淑貞致死。謬以原賜加銀一封。納其胸中。是實情。願甘當罪苦。與克信全無干涉。包公爰筆判曰。

審得嚴華元。案跡玄門。迷情慾海。濫叨羽衣之列。竊思紅粉之嬌。受賞出門。陽報先歸之語。貪淫登閣。陰爲下賤之行。彈藥迷淑貞之身。清修安在。貪花殺寡婦之命。大道已亡。淫污何敢對天尊。冤孽何伸。王法又豈容華元之橫姦。填命有律。斷難逃罪。克信無干。從省發還家之例。元國不合擬。誣告死罪之刑。

#### 四 咬舌扣喉

話說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有姓呂名毓仁者。生子名如芳。十歲就學。穎悟非常。時本邑陳邦謨副使聞之。憑其子葉師傅文命爲媒。將女月英以妻其子。冰議一傳。六禮遂定。越及數年。毓仁敬請表兄傅文命。約日完婚。陳備裝奩。送女過門。國色天姿。人人稱羨。學中朋友。俱慶新房。內有吏部尙書公子朱弘史。是個風流澆友。觸色薰心。恣意鬧房。興盡方回。不覺天明。自夫婦合登之後。陳氏奉姑至孝。順夫無違。豈期喜事方成。災禍忽至。毓仁夫婦

雙亡。如芳不勝痛哭。守孝三年。考入鬻宮。聯捷秋闈。又產麟兒。陳氏因留在家看顧。如芳功名念切。竟別妻赴試。不期遇倭寇中途被執。惟僕呈二逃回。報知陳氏。陳氏痛夫幾絕。父與兄弟勸慰乃止。其父因道。我如今赴任所去。憂汝一人在家。莫若攜甥同往。陳氏道。爺爺嚴命。本不敢違。奈你女婿。鴻雁分飛。今彼擄去。存亡未知。只有這點骨血。路上倘有疏虞。絕却呂氏之後。且家中無主。不好遠去。副使道。汝言亦是。但我今全家俱去。只有汝嫂嫂一個在家。汝可常往。莫在家憂悶成疾。副使別去。陳氏凡家中大小事務。俱付於呈二夫妻照管。身旁惟七歲婢女。叫做秋香。伏侍房戶。不出。內外凜然。不意呈二妻春香。與鄰人張茂七私通。日夜歡情。無所不至。茂七因謂春香道。你主母青年。情欲正熾。你可爲我成就此姻緣。春香道。我主母性素正大。毫不敢犯。非至要事。輕易不出中堂。此必不可得。茂七復戲道。你是私心。怕我冷落你的意思。故此不肯。春香道。事實難圖。不意人同此心。更有操密謀者。那公子朱弘史。因賀新房。感動春心。無由得入。今知如芳被擄。遂卜館於呂門相近。卽交附境地人。詢問內外的事情。忽有至愛真實。爲如芳惜者。其人乃盡情告道。呂家世代積德。今反被執。是天無眼。其妻子陳氏。執守婦道。出入無三尺之童。身傍惟七歲之婢。家務支持。俱付與呈二夫妻。呈二毫無私意。可羨可羨。弘史見他獨誇呈二。其婦必有出處。乃以言挑那人道。我聞呈二妻與人有通。終累陳氏美德。其人道。相公何由得知。我此處有個張茂七。極好風月。與呈二嫂朝夕偷情。其家與呂門連屋。或此歸往他家眠。或在此漢家睡。只待天明。往莊上去。就是這等了。弘史心自計道。我當年在他家賀新房時。記得是裏外房間。其門有私路。可通中間。我打聽得呈二不在家。算定無人。趁此洗浴天時。遂隱身藏在裏房。強抱姦宿。計較已定。次日傍晚。知呈二出去。從後藏入。旋聞其婦在堂喚秋香。着小宮進房。將門扣上。脫衣將浴。忽記裏房通中間的門未關。遂翻身把門關訖。就洗。此時弘史見雪白身軀。淫心大動。陳氏浴完復進。忽被緊抱。把口緊緊掩住。靠近床前。陳氏洗完。未穿衣服。任其輕狂。

不得分身。弘史情欲方張。不管皂白。將舌舐入口內。令彼不能發聲。陳氏卒然遇此。束手無措。心自思想。身已被汚。不如咬斷生舌。死亦未遲。遂將弘史舌尖緊咬。弘史舌不得出。將手扣其咽喉。陳氏遂死。弘史從中走脫。並無人知。移時小兒啼哭。秋香喊叫不應。推門不開。遂叫出春香。提燈進入。外門緊閉。從中間進去。見陳氏已死。口中血出。喉管血腔。赤身露體。陰戶流精。不知因何致死。乃喊驚族衆。見其婦如此形狀。竟不知何故。時內有育十四。吳兆十說道。此婦自來正大。此必是強姦已完。其婦發喊。遂扣喉而死。我想此不是別人。春香同茂七有通。必定是春香同謀。強姦致死。就將春香鎖扣伴屍。把陳氏幼子。送族中乳哺。次日呈二回莊。見此大變。遂問原由。衆將春香通姦同謀事情說知。呈二卽俱狀告縣。

告爲逼姦絕命事。極惡張茂七。迷麪孽爲好友。指花柳爲神仙。秦樓上調情。常抱擁紅粉之佳人。黃河中偶語。每結交金剛之漢子。貪妻春香姿艾。乘身出外調姦。妄想橫行。往來無忌。本月日潛身入主母臥房。適見盆浴。強抱行姦。母隨發喊。扣喉喪命。婦喊驚鄰。里甲共證。見血房中。共念含冤魂魄。裸形床上。忍看被垢屍骸。痛恨初姦某妻。再姦主母。又似一人而思騎兩馬。一筋而冀啜兩羹。姦事小。殺主母事大。姦殺主母事小。姦殺貞婦事大。懇准正法。填命除惡。申冤。上告。

卽行相驗。只見那婦人屍喉管血腔。口中血出。陰戶流精。令僕將棺盛之。帶春香茂七一千人犯鞫。問呈二道。你主母被強姦致死。你妻子與張茂七通姦同謀。你豈不知情弊。呈二道。小的數日往莊收割。昨回見此大變。詢問鄰族育十四吳兆十。說我妻子與張茂七通謀強姦主母。主母發喊。扣喉絕命。小的卽告爺台。小的不知情由。望爺法問小的妻子。方見明白。縣官問春香道。你與張茂七同謀。強姦致死主母。好好從直招來。春香道。小婦人張茂七通姦的事實。若同謀強姦主母。並不曾有。官道。你主母因何死了。春香道。不知。官令撈起。春香當不過刑。

法道。爺爺同謀委實沒有。只張茂七曾說你主母青年美貌。叫小婦人去。做脚。小婦人道。我主母平日正大。此事畢竟未做。想來必定張茂七私自行去。也未可知。官將茂七夾起問道。你好好的招來。免受刑法。茂七道。沒有。官又道。必然是你有心。叫春香做脚。怎的叫沒有此事。時育十四吳兆十道。爺爺是青天。既一專真。百事也是真的。茂七道。這是反間計。爺爺分明是他二人強姦。他改做小的。與春香事情。坐陷小的。官將二人亦加刑法。各自爭推。官又問春香道。你既未同謀。你主母死時。你在何處。春香道。小婦人在廚房照顧做工人。只是秋香來說。小官在那邊啼哭。我叫主母又不應。推門又不開。小婦人方才提燈看去。只見主母已死。小婦人方喊叫鄰族來看。那時育十四吳兆十。就把小婦人鎖了。小婦人想來。畢竟是他二人強姦致死。出去故意來誣謗小婦人。官令俱各收監。待明日審問。秋香決斷。次日令秋香到後堂。官以好言誘道。你家主母是怎麼死了。秋香道。我也不曉得。只是傍晚叫我打水洗浴。我提水在外房。他去洗浴。叫我。我看小官。他進去把前後門關了。後只聽得脚步亂移。口欲言。又是說不出。過半時無聲息。小官纔啼。我去叫他。不應。門又閉了。我去叫春香姐姐。拿燈來看。只見洗浴未穿衣服。死了。官又問育十四吳兆十。常到你家來麼。秋香道。自不曾來。又問茂七來否。秋香道。常到我家來。與春香姐姐調笑。官審得詳細。取出衆人犯。至堂上道。育吳二人。事已明白。與他無干。茂七我知道。當初你叫春香做脚。不遂後。來你在他家稔熟。曉得陳氏每日傍晚在外房洗浴。你先從中間。藏在裏房。俟陳氏進來。你掩口強姦的事。真你姦了陳氏。必然喊叫。你怕人來。把咽喉扣住。遂致死了。不然他家又無雜人來往。那個這等習熟。後來春香見事難出脫。只得喊叫。乃掩耳盜鈴的意思。你二人死罪定了。遂令呈二將棺埋葬。開豁鄰族等衆。即行文申明上司。繳訖。呈二忠看小主。不提。越至三年。適包公巡行山東。出至章縣。那茂七的父學六。具狀進訴。

訴爲天劈奇冤事。民有枉官爲申理。子受冤。父代爲白。梟惡呈二。主母身故。陷男茂七姦殺。告縣慘刑屈。

招泣思姦無捉獲。指曾姦惡妻爲據。殺不喊明。駕平日推原。伊妻奸不擇主。是夜未知張誰李誰。路人盡是情人。主母死無證佐。當下何不扭住截住。放手難究凶手。惡欲指鹿而爲馬。法豈將生而替死。男死必控閻王。不若先控明府。叨身申之昭昭。勝於索之冥冥。乞天鑑照飛霜。詳情不雨。盆下銜恩。哀哀上訴。

包公准狀收訖。次日夜閱各犯罪案。至逼姦絕命時。不覺精神疲倦。臥睡。忽夢見一女子。似有訴冤之狀。包公道。你有冤只管訴。其婦不言。所以口念數句詩而去。詩曰。一史立口口人上。八人還誇一了居。舌尖留口含幽怨。蜘蛛橫死恨方除。包公醒來。得了一夢。心中疑惑。又見一大蜘蛛。口開舌斷。死於卷上。包公展轉尋思。莫得其辭。復自念殺陳氏的非姓史者。卽姓朱也。次日定問各罪案明白。審到此事。乃問道。我看秋香口詞。他家又無閒人來往。惟你稔熟他家。你又預托春香去謀。奸意盡露矣。到于今還訴什麼冤。茂七道。小的實沒有此事。只是縣官當初做殺了小的。有口難分。若有此事。如今罪問三年。料應難脫。怎麼不吐一句真情。在父親處。必竟冤不得伸。故此父親才來訴狀。幸喜青天爺爺准此。望爺爺判斷冤情。包公復問春香。亦道並無此事。只是主母已死。小婦人分該死了。包公乃設法帶春香出外聽候。單問茂七道。你當初知陳氏洗浴。藏在房中。你就房中物件。一一報來。茂七道。小的無此事。怎麼報得來。包公道。你死已定。何不報來。茂七思想前世冤債。只得妄報幾件。他房中錦被紗帳。箱籠俱放在床頭。包公道。帶春香進來問道。你主母房中使用物件。逐一報來。春香不知其意。報道主母家富足。又出自宦門。平生只愛淡薄。所有布被布帳箱桶。俱在樓上。裏房俱無他物。包公見二人各報不同。姦殺必非茂七。復問春香道。你家的親眷。並你主人的朋友。有姓朱名史的沒有。春香道。我主人在日。有個朱吏部公子相交。自相公死後。並不會來。只當年與黃國材相公。在附境讀書。包公發付收監訖。次日官風取弘史作案首。取黃國材第二。是夜閱其卷。復又夢前詞。遂自思悟曰。一史立口口人上。一史乃是吏字。立口口乃是個部字。人

上人助詞也。八么乃公字。一了是子字。此分明是吏部公子。舌尖留口含幽怨。這句不解其意。蜘蛛橫死恨方除。此公子分明是蜘蛛也。他學名弘史。又與此橫死音同。恨方除必是要他抵命。方能洩其婦之恨也。次日朱弘史來審考。包公道。賢契好文字。弘史說話不明。舌不叶律。包公疑惑送出。黃國材并四名五名來謝。包公問黃生道。列位賢契好文字。眾答曰不敢。因問道。朱友相貌魁梧。文才俊拔。口舌不叶律。爲此友惜之。不知此還是幼年生成。還是長成疾致。國材道。此友與門生。四年在崇峯里讀書。忽六月初八日夜去。其舌尖。故此對答不便。諸生退去。包公思道。我這案狀。是六月初八日夜。告強姦殺命事。此生亦是此日去舌。年月已同。兼呈詞載口中血出。此必是弘史近境。探知稔熟。兼前四年同慶新房。知門去向。故先藏在房裏。俟其洗浴已完。強姦姿慾。將舌入其口。以防發喊。陳氏烈性。身已被污。恐脫身逃去。將口咬其舌。弘史不得脫身。扣咽絕命逃去。試思此生去舌之日。與陳氏殺姦之日同符。此正應舌尖留口含幽怨也。強姦殺命。更無疑矣。於是差人去請弘史。及至。以重刑鞫問明白。一一招成填命。遂發判語道。

審得朱弘史。官門辱子。學序禽徒。當年與如芳相善。因慶新房。包藏淫慾。窺夫被擄。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夜。藏入臥房。探聽陳氏洗浴。恣意強姦。畏喊扣咽絕命。冤死貞魂。禍移張茂七。主死銜怨。恨積含舌。訴冤侷于夢寐。飛霜落怨於台前。年月既侷。招詞亦合。合擬大辟之誅。難逃梟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雖曰無辜。然遣私謀畫策。結成禍兆。亦合發遣問流。以振風化。

## 五 鎖匙

話說潮州府鄒士龍。劉伯廉。王之臣。三人相善。情同管鮑。義重分金。後士龍之臣。同登鄉薦。其後上京會試。鄒



士龍有些心中快快。王之臣慰解道。大丈夫志在功名。離別何足嘆。士龍道。我非爲此。賤內懷有七月之娠。屈指正月臨盆。故不放心。臣道。賤內亦然。想天相吉人自獲平安。不必過慮。龍道。你我二人自幼共學從師。稍長同列鬻宮。前日又同登龍虎。今又彼此有孕。事非偶然。兄如不棄。他日若生者皆男。呼爲兄弟。生者皆女。卽爲姊妹。倘是一男一女。卽爲夫婦。兄意何如。臣道。斯言先得我心。命僕取酒。盡歡而飲。後益相親愛。至會試。龍獲縣令。臣落孫山。臣遂先別龍回家。龍乃送出郊外。囑道。有家信一封。勞兄帶回家中事務。乞兄代爲兼顧一二。臣道。家中事自當效力。不必罣念。惟努力殿試。決與前三名爭勝。分袂繾綣。掩淚而別。臣抵家。見妻魏氏產一男。名朝棟。臣問是何日。魏氏道。今年正月十五日辰時。鄒夫人家。同日酉時得生一女。名瓊玉。臣心喜悅。遂送家書到龍家。龍妻李氏已先得縣令捷報。又得平安家信。信中詳述舟中脂腹之事。李氏令婢許酒款臣。臣醉乃歸。自後龍家外事。臣乃悉爲主持。毫無私意。數月後。龍受知縣而回。擇日請伯廉爲媒。二家行聘。臣以金鑲玉如意表禮爲聘。龍以碧玉鸞釵答之。及龍赴任。往來書啓動問。每月無間。臣越數科方中。亦受散賦。歷任松江府通判。病革。遺書一紙於龍。中間別無所云。惟諄諄囑以扶持幼子。旣而卒於任。龍時歷南京巡道。得書大痛。親往弔焉。臣爲官清廉。家無餘利。龍乃贈銀百兩。代爲申明上司。給延途夫馬船隻。送柩歸葬。喪事旣畢。欲接朝棟來任讀書。朝棟辭道。父喪未終。且母寡家貧。爲子者安敢遠行。龍聞言頗知其孝。略給資以助之。令勤讀。而家貲日頽敗。年十四歲補邑庠生。龍心大喜。亦特遣賀。自後朝棟維知讀書。坐食山空。遂至赤貧。龍歷任參政。以無子致仕告回。朝棟與伯廉往賀。衣衫襤褸。偶有縣官來拜。龍自覺恥。已甚不悅。朝棟已十六歲。乃托劉伯廉去說。擇日完娶。參政留難道。彼父在日。雖過小聘。却未納采。彼乃官家子弟。我乃千金小姐。兩家亦非小可人家。旣要完娶。必行六禮。朝棟聞言道。彼已知我家道無措。故乃如此刁難。我當發憤。倘然僥倖。彼安能勒我。竟不復言。一日參政向夫人道。女已長

成。理當出嫁。夫人道。前日王公子來議完姻。彼雖家貧。我只此女。何不令其入贅。豈不兩便。何必要他納采。參政道。吾見朝棟將來。恐只是一個寒儒。我居高位。安用窮酸做門婿。諒他無銀納采。故而中止。且彼大言不慚。再過一年。我叫劉兄去說。既不納采。叫他領銀百兩另娶。我女別選名門大宅。庶不致耽誤我女。夫人道。彼今雖貧。猶好讀書。將來必不落後。但彼不能營謀。致此。彼父雖亡。前言猶在。詎可因此改盟。參政道。非你所知。我自有的處。不知彼女在屏後聽知。次日與丹桂。在後花園中看花。見朝棟過於牆外。瓊玉問道。牆外何人。婢道是王公子。各有各相盼而去。女見公子。姿雅俊。惟衣衫襤褸。心中私喜。至第二日。又與丹桂往花園。朝棟因見女子。星眸月貌。光彩動人。與婢觀花。意其必是瓊玉。次日又往園外經過。瓊玉令丹桂呼道。王公子。王公子。朝棟恐被人見。不敢近前。婢又連呼。生見呼切。意必有說。竟近牆邊。瓊玉乃令婢女開了小門。備以父言相告。王朝棟道。此姻事係先君所定。我今雖貧。銀決不受。親決不違。父親而退。令尊欲悔而改嫁。聽憑小姐便了。瓊玉道。家君雖有此意。我定不從。你可用心讀書。終久團圓。身上怎不穿些好衣服。朝棟道。無奈何。玉道。你既無衣。晚下可到此來。我有事問你。恐有人來。今且別去。朝棟回去。候至更深人靜。逕去門邊。見丹桂立候。乃道。小姐請公子進去說話。朝棟道。老爺夫人知覺。兩下不便。丹桂道。老爺夫人已睡。進去無妨。那朝棟猶豫。丹桂促之。乃入。只見備有酒餚。瓊玉與朝棟對坐同飲。情不能制。欲抱行雲雨。玉堅不許。乃道。今日之會。蓋憫君之貧耳。豈因私欲至此。倘今苟合。合登之際。何以爲質。朝棟道。此事固不敢強。但令尊欲易盟。將如之何。玉道。我父縱欲別選東床。我必不從。古云一言已定。豈容再議。朝棟道。你今此言合理。然終恐令尊勢不得已。玉道。我父欲以勞壓。惟死而已。乃牽生手。對天盟誓。既而又飲。時已三更。女年尚幼。飲酒未節。遂乃醉倦。忘辭生回。和衣而睡。生欲出。丹桂道。小姐未起。想有事說。少坐片時。候小姐醒來。生往視之。真似睡未足之海棠。生情不能制。抱而同眠。玉略醒。乃道。我一時醉倦。有失瞻顧。生

求合極意綢繆。玉亦憐不能拒。遂同枕席。鳳鸞顛倒。不覺猩紅委衣。女乃半推半就。生乃一進一退。嬌啼一聲。不知春從何處來也。二人纏至鷄鳴。生女全起。遂以絲綢三疋。金手鐲一付。銀釵數雙。授生道。別去。明日復來。生自後夜來早出。兩月有餘。一夜朝棟偶因母病未去。丹桂候門良久。不見生來。忽聞有腳步响。連道公子來矣。不意慣做鼠竊。祝聖八撞見突入。丹桂見是賊來。慌忙走入。聖八乃即趕進。丹桂欲喊。聖八抽刀殺死。然後入來。瓊玉在燈下見是賊至。開門走出。堂上暗處躲之。聖八入房。盡倦其物而去。玉至天微明。乃叫母道。房中被竊。參政道如何不叫。玉道見已殺了丹桂。只得開門走出。躲於暗處。故不敢喊。參政往看。見丹桂死於後門。問玉道。丹桂何由殺於此。女無言可答。心甚疑之。玉因驚而病。不能起床。參政欲去告官。又無證佐。乃令家人梅旺。到街各處探訪。朝棟因母病久。無銀買藥。將金手鐲一隻。倩銀匠饒貴換銀。貴乃應諾接過。朝棟出鋪。梅旺偶在店門經過。見銀匠桌上。有金手鐲一隻。乃入問道。此誰家物件。銀匠道。適因王相公拏來。倩我換銀的。旺道。既要換銀。我拿去見老爺。付銀與他就是。銀匠道。他說不要說出誰的。你也不必說。毋令他知怪我。遂行與梅旺拏去。由其持之回家。乃告參政道。此物略像我家的。可請夫人小姐來認。夫人出見。乃認道。此是小姐的。從何處得來。旺道在饒銀匠店中得來的。他說是那王朝棟相公。把來倩他換銀的。參政道。原來此子因貧改節。一至於此。即去寫狀。令梅旺具告巡行衙門。

告爲強盜殺人。事強盜而出衣冠。千古流芳。衣冠中有強盜。萬年遺臭。狠惡王朝棟。係故同知王之臣孽子。不守本分。傾家敗業。充腸喫無飯。餓眩目花。蔽體怨無依。寒生股栗。因父相知。往來習熟。突於本月日。二更時分。哨黨衝家。抱婢丹桂。逼奸不從。殺死。劫去家財。於次日緝獲原贓。金鐲一隻。銀匠饒貴現證。姦婢猶可。劫財且奈何。劫財猶可。殺人且奈何。乞勒追贓償命。除害安良。上告。

時巡行包公。一清如水。明若秋河。卽差兵趙勝。孫勇。卽刻往拿朝棟。朝棟乃於次早。亦具訴狀。

訴爲燭奸止好事。東家失帛。不得謬向西家爭衣。越人沽酒。何故妄與秦人索價。身父業紹箕裘。教傳詩禮。叨登鄉薦。歷任松江。上佐居清節。僅留四海空囊。鯁生樗櫟。名列賢書。岳父鄒十龍。向爲指腹之好長女。瓊玉。允偕伉儷之緣。如意聘儀。鸞鳳回答。孰意家計漸微。難行六禮。瓊玉仗義賒貧。私贈錫釵緞疋。岳父愛富欺貧。屢求退休另嫁。久設阱機。無由洩發。偶因賊劫。移禍坑害。欲絕舊緣。思宴新婚。賊殺婢命。坑陷塔身。呼天查奸緝盜。斷女畢姻。做作安良。上訴。

包公問道。既非你殺丹桂。此金錫從何得來。朝棟道。金錫是他小姐送生員的。包公道。事未必然。朝棟道。可喚他小姐來對證。包公沉吟半晌問道。你與瓊玉有通乎。朝棟道。不敢。似欲有言而不言。但以目視衆人。包公微會其意。卽退川堂。帶之同入屏去。左右問道。既非有通。安肯與你多物。朝棟道。今日非此大冤。生員決不敢言。以喪其德。今遇此事。不得不以直告。遂將此事詳述了一遍。包公道。只恐此事不的。倘事果真。明白互對之時。將你此事一一詳述。看他父親如何處。我必拘其女來對證。果實必斷完娶。如虛必問你償命。朝棟再三叩頭道。望大人周全。包公次日。拘審士龍。親出互證。謂包公道。此子不良。念朝廷分上。執法斷填。包公道。理在則執法。法在則論情。朝棟亦宦家公子。庠序後英。何分厚薄。乃呼朝棟道。父爲清官。子爲賊寇。你心忍玷家譜。朝棟道。生員素遵詩禮。居仁由義。安肯爲此。包公道。你既不爲賊從。何出朝棟道。他女付我。豈却得之貨。鄒士龍道。宛然是他理虧。無言詞可對。又推在吾女身上。包公道。伊女深閨。何能得至。朝棟道。事出有因。包公道。有何因由。可細細說來。朝棟道。春三月。因事過彼花園。小姐偶同婢女丹桂觀花。相視良久而退。生員次日。又過其地。小姐已先在矣。令丹桂叫生至花園。小姐備言其父與母商議欲悔親改合。要叫百廉來說。與銀一百退親。彼只決不肯。小姐見生衣衫

檻。約生夜間說話。生依期而去。丹桂候門延入。命酒。鷄鳴生起而出。遂付金鐲一付。銀錢數雙。絲綢三疋。臨別令生又來。是以夜去。明回。每夜丹桂開門。以至於今。前十一夜。因母有恙。生未及法。不知何賊窺知。突遭此變。偶因手迫無銀。爲母買藥。故把金鐲一只。託饒銀匠換銀應用。被他家人梅旺哄去。故栽此禍。陷生。望大人行好生之德。念先君止生。生員一人。母親在疾。乞賜曲全姻事。緝訪真賊。以在典戒。銜結有日。包公道。既然如此。鄒先生亦約束不嚴。安怪此生。參政道。此皆浮談。小女舉止不亂。安得有此。包公道。既無此。必要令愛出證。涇渭自分。朝棟道。彼女若肯來面對。如虛甘死。士龍心中甚是疑惑。若此事皆虛。我對夫人說的話。此生何以得知。如果真一則不好說話。二則自覺無聊。心中猶豫不決。包公因而激道。老大人身係朝綱。何爲不加細察。士龍被激。乃道。知子莫若父。家有此事。學生豈不知一二。包公道。只恐有此事。便不能推。既無此事。令愛一出證。何妨。士龍一時不能轉側。乃令梅旺討轎。接小姐來。梅旺卽刻回家。向夫人將前事說了一遍。夫人入室。與瓊玉備道前事。小姐愕然自失。數日臥床。毫不知父已告生。初不肯去。自思此生非我出證。寃不得白。旺又催道。包老爺專等小姐聽審。小姐無奈。只得登轎。來至二門下。轎入。見包公。包公道。此生說金鐲是你與他的。令尊說是此生劫得之贓。涇渭在你。小姐含羞不答。朝棟道。既蒙相與。但說何妨。你安忍致我死於此地。小姐年幼。終不敢答。包公連敲桌子。厲聲罵道。這生可惡。口說孔孟。行同盜跖。何敢將此許多虛語。欺官罔上。重打四十。問你一個死罪。朝棟嬰兒之態復萌。乃睡於地下大哭。而言道。小姐你有當初必有今日。當夜之盟。今何在。我今受刑。是你害我。我死固不足惜。家有老母。將誰事乎。小姐亦低首含淚。乃言道。金鐲是我與他的。殺丹桂亦不是此生。當賊入房。燈影之下。我略見其人。半老有鬚的模樣。包公道。其言公道。饒你打罷。生乃揚揚起來。跪在小姐旁邊。小姐見生髮亂散了。乃跪近爲之掠髮。參政見了。爲之怒起。乃道。這妮子嚇得眼花。見不仔細。亂發糊言。小姐已明白說過。因見父大怒。

低頭不語。包公道。令愛既嚇得眼花。見不仔細。想老先生見得仔細。不若你自問此生一個死罪。何待學生千言萬語。况丹桂爲此生作待月的紅娘。彼又安忍殺之。參政道。小女年尚幼。不致有西廂故事。包公道。先前真情。已見於理髮時矣。何必苦苦爭辨。參政道。知罪知罪。憑老大人公斷。包公道。若依我處。我當時與彼父。既有同窗之雅。又有指腹之盟。兼男心女欲。何不令速完娶。參政道。據彼之言。丹桂之死。雖非彼殺。實彼累之也。必要他查出此賊。方能得脫彼罪。包公道。賊容易審出。俟七日後。定然獲之。然後擇日完姻。參政忿忿而出。包公令生女各回。是夜朝棟回家。燃香告於父道。男不幸誤罹此禍。受此不美之名。若不查出賊人。終不了案。我父有靈。祥示報應。祝畢就寢。夢見父坐於上。朝棟向前拜之。仍擲竹卦於地。得聖卦。若八字形。朝棟趨而拾之。父乃出去。朝棟遂覺不題。却說包公退堂。心中思想。將何法查出此賊。是夜夢一個峨冠博帶。近前揖道。小兒不材。多叨培植。擲竹卦而去。包公視之。乃亦聖卦。若八字形。覺而思道。賊名非姓祝。卽名聖。或名卦。次早升堂。差人喚王相公到此。有事商議。朝棟聞喚。卽來見包公。包公將夜中夢擲竹卦事說知。朝棟道。此乃先父感大人之德。特來叩謝。門生夜來已曾焚香祝父。乞報賊名。卽夢見先父亦如此。想賊名必寓此卦中。包公道。我五更細想。此賊非姓祝。卽名聖。或名卦。若八字形。或派第八賢契思之。有此名字否。適有一門子在旁稟道。前任劉爺已捕得一名鼠竄。名祝聖八。後以初犯刺臂釋放。包公云。卽此人無疑矣。卽升堂。殊筆標票。差二人。速去拿來。公差至聖八門口。見聖八正出門去。二人近前一手扯住。鎖了送去。包公道。你這畜生。黑夜殺人劫財。好大的胆。聖八道。小人素守法度。並無此事。包公道。你素守法度。如何前任劉爺。搥獲刺臂。聖八道。劉爺誤捉。審明釋放。包公道。以你初犯。刺臂釋放。今又不悛。殺婢劫財。重打四十。依直招來。聖八推託不招。將夾起並不招認。包公見他腰間有匙二把。令左右取來。差二人徑往他家。私囑道。依計而行。如有洩漏。每人重責三十革役。二人領匙。到其家對他妻子道。你丈夫今日到

官承認劫了鄒家財物。拿此鎖匙來。叫你開箱。照單取出原贓。其妻信以爲實。遂開箱取出。二人抬至府堂。聖八愕然無詞爭辨。乃招道。小人是夜過鄒宅花園。小門開着。小婢叫道。公子來矣。小人衝入。彼欲喊叫。故而殺之。擄財是實。即差人請參政。到堂認明色衣四十。又色衣三十件。金首飾一對。銀妝盒一個。妝盒一個。牙梳銅鏡。一一領去。當堂判道。

審得祝聖八。素行竊盜。猖獗害民。犯刺不悛。屢行偷盜。殺侍婢而入。劫財貨。以利己。誤朝棟而幾陷繯。以離婚。原贓俱在。大辟攸宜。鄒士龍。枉列冠裳。頗殘忍而不顧仁義。負心門友。思退親而欲悔前盟。家教不嚴。以致怨女曠夫。私相授受。防閑少弛。俾令載月披星。密自往來。侍女因而喪命。女塔幾招極刑。分宜按法。惜爾宦門年老。姑從減等。折爾薄示。王朝棟非罪而受叢冤。合應免擬。鄒瓊玉永好而締前盟。仍斷成婚。使效倡隨而偕好。俾令山海可同心。着王朝棟擇日成婚。以遂宜室宜家之願。

後來朝棟瓊玉夫婦和諧。事親至孝。次年科舉。獲膺鶚薦。過京會試。黃榜聯登。官授行人。餘不俱述。自來顯晦。豈可論英雄哉。

## 六 包袱

話說甯波府定海縣。有僉事高科。侍郎夏正。二人同鄉。交最厚。兩家內子。俱有孕。因指腹爲親。後夏生男。名昌時。高生女。名季玉。正遂央謀去議親。將金釵兩股爲聘。高慨然受之。回玉簪一對。但正爲官清廉。家無餘資。一旦死在京中。高科助其資盤柩歸葬。科尋亦罷官回家。資巨萬。昌時雖會讀書。一貧如洗。十六歲以案首入學。託人去岳家說親。高嫌其貧。有退親之意。故留難道。須行六禮。方可完姻。今空言完姻。豈不聞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苟

草草苟合。是不成禮。吾不許之。彼如不能行禮。不如早早退親。我送些其他另娶則可。又延了三年。其女當諫父母。不宜負義失信。父曰。有百兩聘禮。任汝去矣。不然難爲非禮之婚。季玉乃私取父之銀兩。及己之錫鈿寶釵金粉盒等。頗有百餘。密令侍女秋香。往約夏昌時道。小姐命我拜上公子。我家老爺嫌公子貧。意欲退親。小姐得知不肯從。日與父母爭辨。今老爺要公子聘禮百兩。方許成親。小姐已收拾銀兩釵鈿。在百兩以上。約汝明日夜間。到後花園來。千萬莫誤。昌時聞言。不勝之喜。便與密友李善輔說知。善輔遂生一計道。兄有此好事。我備一壺酒。與兄作賀。飲至晚。加毒酒中。把昌時昏倒。善輔抽身徑往高僉事花園中。見後門半開。至花亭。果見侍女持一包襪。善輔去接道。銀子可與我。侍女月下認道。汝非夏公子。輔道。正是我。是我約我來。侍女帶包襪。回見小姐道。來接者似非夏公子樣。季玉道。此事只他知。豈有別人。月下認人不真。你可與之。侍女再至花亭。復又詳認道。汝果不是夏公子。是賊也。輔已早捏拳頭。隨手把侍女劈頭打死。急拿包襪回去。昌時尙未醒。輔亦伴睡其旁。少頃。昌時醒來。促善輔道。我今要去接那物矣。輔曰。兄不善飲酒。我等兄不醒。不禁亦醉。此時人靜。可卽去矣。昌時於是直至高家花園。四顧寂然。入花亭。見侍女在地上。莫非睡去乎。以手扶起。皮肉冰冷。呼之不應。細看又無餘物。吃了一驚。逃回家去。次日高僉事家。不見侍女。四下尋覓。見打死在後花園亭下。不知何故。一家驚異。季玉乃出認道。秋香是我命。送銀兩釵鈿與夏昌時。令他備禮來聘。我豈料此人很心。把他打死。此必無娶我的心了。高科聞言大怒。遂命家人往府急告。

告爲謀財殺命事。爲盜者斬。難逃月中孤影。殺人也者。莫洗衣上血痕。狠惡夏昌時。係故侍郎夏正之子。因念昔曾經指腹。自彼父亡。從未行聘。不想很惡。串婢秋香。搆盜釵鈿銀兩。劫財入手。殺婢滅跡。財帛事輕。人命情重。上告。



昌時亦卽訴道。

訴爲殺人陷人事。念生箕裘後嗣。詩禮儒生。先君侍郎。清節在人耳目。岳父高科。感意願結婚姻。允以季玉長女。許作昌時正室。金釵爲聘。玉簪回儀。不期家道衰微。二十年難全大禮。遂致岳心反復。千百計求得。一休。先令侍女傳言。贈我厚賂。自將秋香打死。陷我深坑。求天伸明。超冤下訴。

顧知府拘到各狀。卽將兩詞細看。密問高科。高科稱秋香私偷鈿銀一百餘兩與他。我女季玉可證。彼若不打了秋香。我豈忍以親女出官證他。且彼亦非我仇。卽欲退親。豈無別策。何用殺人賴他。夏昌時執稱前一日。汝令秋香到我家哄道。小姐有意於我。收拾金銀首飾一百兩零。叫我夜半到花園來接。我癡心誤信了他。及至花園。見秋香已打死在地。並無銀兩。必此婢有罪。汝要將他打死。故令他來哄我。思圖賴我。若果我得他銀兩。心合天理。何忍又打死他。顧公問季玉道。一是你父。一是你夫。汝是干證。好從實招來。免受刑法。季玉道。妾父與夏侍郎全僚。先年指腹爲親。受金釵一對爲聘。回他玉簪一雙。後夏家貧淡。妾父與他退親。妾不肯從。乃收拾金銀鈿。有百餘兩。私命秋香去約。命夏昌時夜在後花園來接。夜間果來。秋香回報。我着令交銀於他。竟不知何故將秋香打死。抑或怒我父將退親。故打死侍婢的。伏望仁台詳察。顧公仰椅笑道。此干證說得真實。夏昌時道。季玉所證前事極實。我死亦無怨。但說我得銀打死秋香。死亦不服。然此想是前生冤孽。今生填還。有口難辨。遂自證服。府公卽判道。

審得夏昌時。不法枉徒。濫廂學校。破家子弟。敗辱家聲。故外父高科。棄葑菲而明告絕。乃聘妻季玉。重盟誓而暗贈金。胡爲旣利其財。且忍又殺其婢。止非強姦恐洩。必應財貨虧心。赴約而來花園。其誰到也。淫慾以逞。暮夜豈無知乎。高科雖曰負盟。絕凶徒實知人則哲。季玉嫌子背父。念結髮亦觀過知仁。高女許行改

嫁。昌時明正典刑。

一時已成獄三年。適包公奉旨巡行天下。先巡歷浙江。尙未到任。故微行入定海縣衙。胡知縣疑是打點衙門者。收入監去。及在獄中。又說我會做狀。汝衆囚有冤枉者。代汝作狀申訴。時夏昌時在獄。將已冤情。從實說出。包公悉記在心。後打一印。令禁子送與胡知縣。人方知是巡行老爺。本縣卽跪請坐堂。及升堂。單弔昌時一宗文卷來。問季玉。堅執是伊殺侍婢。更無別人。包公不能決。再問昌時道。只與相好李善輔說。其夜在他家飲酒。醒來輔亦在傍未動。包公聽到此說。遂道情已在矣。不必再問。遂乃考校甯波府生員。取李善輔批首。包公與李情好極密。所言無不聽。兩至省後。又召去相見。如此者近半年。一日包公謂善輔道。吾爲官淡泊。今又將嫁女。苦無妝資。汝在外看。有好金代我換些。異日倘有甚好關節。准爲補報。汝是我得意門生。外事宜爲我慎密。李善輔深信無疑。數日後。送到古金釵二對。玉釵一對。金粉盒金鏡袋各一對。包公亦大喜。卽弔夏昌時一千人。再問。取出金釵。玉釵粉盒鏡袋等排於庭。季玉認道。此皆是我前日送夏生者。再叫李善輔來對。見高小姐認物件是他的。嚇得魂不附體。尙推託是過路客人換得的。此時夏昌時方知前日爲毒酒所迷。高聲與辨。善輔抵諱不得。遂供招承認。包公批道。

害得李善輔。貪黷昧已。殘忍喪生。酒醉誤昌時。几筵中暗藏阱陷。冒領殺侍女。花亭上驟進虎狼。利歸己。害歸人。敢效酈其賣詐。殺一死。坑一生。猶是劇通誤人。金盒寶釵。昔日真賊俱在。斧頭鐵鉞。今秋大辟何辭。高科嫌貧求富。思背故友之姻盟。掩實弄虛。幾陷佳婿於死地。若正論法。應加極刑。以在紳縉。量從未減。夏昌時雖在繯繩之中。非其罪也。高季玉旣懷念舊之志。永爲好兮。昔給同心。曾山盟而海誓。今仍合卷。俾夫偕而婦隨。

夏昌時罪既得釋。又得成親。二人和愛甚篤。卽畫起包公像圖。朝夕供養。夏昌時亦登科甲。官至給事。最惡姻戚。寡友朋。負義者。其亦可以鑑己乎。

## 七 黃菜葉

話說西京河南府。離城五里。有師員外。家道殷富。雖已棄世。生下二子。長的名師官。受次的名師馬都。皆有志氣。二郎現在揚州當織造匠。官受娶得妻劉都賽。是個美貌佳人。生下兒子名金保。年已五歲。此時正月上元佳節。西京放燈甚盛。劉娘子稟過婆婆。梳妝整齊。打扮得十分俊俏。與梅香張院公入城看玩。跟隨前行到鰲山寺。衆人喧雜。不覺梅香院子。各自分散。娘子正看燈時。回頭不見夥伴。心下驚怕。忽然起一陣狂風。將逍遙寶架燈吹黑。看燈人都四散走去。止有劉娘子。不知路徑。立在街前。聽得一陣喊聲。數十軍人。跟着一貴侯來到。燈籠無數。却是誰人。乃上位皇親趙王。馬上看見娘子美貌。心下暗喜。問說是誰家女子。半夜在此。娘子詐道。妾是東京人氏。隨丈夫到此看燈。適因吹黑逍遙寶架燈。丈夫不知那裏去了。吾故在此等候。趙王道。如今更深。可隨我入府中。明日却來尋訪。娘子無奈。只得隨了趙王入府中。趙王心生一計。著使女引娘子到睡房中去。趙王隨後進去。對娘子道。我是金枝玉葉。你肯爲我妃子。享不了富貴。如不允從。亦必難脫。娘子嚇得低頭不語。尋死無路。怎經得那趙王橫強之勢。只得順從。宿了一宵。趙王歡喜。不在話下。當晚張院公與梅香去見師婆婆。說知娘子看燈失散。不知去向。婆婆同師大郎。煩惱無及。著家人入城探訪消息。有人說在趙王府裏。亦未知的確。不覺將近一月。劉娘子雖在王府享福。朝夕思念婆婆丈夫兒子。忽有老鼠將劉娘子房中。穿那一套織成萬象衣服。都咬碎了。娘子看見。眉頭不展。臉帶憂容。適趙王入見問道。因甚煩惱。娘子道。知其故。王笑道。召取西京會織匠。

人。來府中織造新的。便了次日王出示通知。不想師家時織此錦。師郎正要探聽其妻消息。沒得因便。聽知此語。卽時告知母親。來趙王府見趙王。趙王道。汝旣會織。就在府中依樣造成。師郎承命而去。有人說與娘子。今王著五個匠人。在東廊下織綿。娘子自想。西京只有師家會織。叔叔二郎。現在揚州未回。此間莫非我丈夫。卽抽身出來看時。那師郎亦認得其妻劉都賽。二人相抱而哭。傍織匠人。各自驚駭。不知其故。是時趙王酒醒來。不見劉都賽。因問侍女。知在織造所內了。趙王忙到廊來看時。見劉娘子與師郎相抱不捨。趙王大怒。卽令劊子手押過五個匠人。前去法場處斬。趙王恐有後累。命五百劊子手。前到師家門首圍住。將師家大小男女殺盡。家財被著親隨人搬回府中。放起一把無情火。燒了房屋而去。當下只有張院公帶同小主人師金保。出街坊買糕回來。見死屍無數。血流滿地。房屋燒尙未滅。張院公驚問鄰居之人。乃知被趙王所害。張院公無奈。抱著五歲主人。彙夜走出揚州。報與二官人去了。趙王回府思忖。我殺師家滿門。尙有師馬都在揚州當匠。倘知此事。必去告御狀。心生一計。修書一封。差牌軍賚往東京。見監官孫文儀。說要除師二那一件事。孫文儀要奉承趙王。卽差牌軍往揚州。尋捉師馬都。是時師馬都夜來。夢見一家人。身上帶血。驚疑起來。去請先生卜卦。占道大凶。主合家有難。師馬都憂慮。卽雇一匹快馬。就離了揚州。回西京來。行至馬陵莊。恰遇著張院公。抱著小主人。見師馬都大哭起來。師二郎聽罷。跌倒在地。移時復醒。卽同張院來開封府告狀。師馬都進城來。吩咐張院在茶坊邊伺候。自往開封府下狀。正遇著孫文儀。喝道。過來牌軍認得是師馬都。稟知文儀。文儀卽著人拿入府中。責以衝馬之罪。不由分說。登時打死。文儀令人搜檢身上。有告趙王之狀。忖道。今日若非我遇見。險些誤了趙王來書。又恐包太尹知覺。乃密令四名牌軍。將死屍放在籃底。上面用黃菜葉蓋之。扛去丟在河裏。正值包太尹出府。來到西門坊。坐馬不進。包公喚過左右牌軍道。這馬有三不走。御車上街不走。皇后太子上街不走。遇冤魂不走。便差張龍趙虎。去茶

坊酒店打聽一遭。張龍領命回報。小巷有四個牌軍。抬一籃黃菜葉。在那裏趨避。包公令捉來問之。牌軍稟道。適孫老爺出衙。見我四人不合賣黃菜葉。堆在街上。每人被責。令著我等抬去河裏去了。包公疑有緣故。仍道。我夫人病。正思黃菜葉食。可抬入我府中。牌軍驚懼。只得抬進府中。各賞牌軍。吩咐休使外人知之。取笑。包公買黃菜葉與夫人食。牌軍拜謝而去。包公令揭開菜視之。內有一死屍如生。思此人必被孫文儀所害。令獄卒停在西牢。那張院公抱著師金保。等師馬都不來。竟往府前尋之。見開封府門首有屈鼓。在張院近前。連打三下。守軍報知包公。包公吩咐。或是老人幼婦。不許驚他。可領進來。守軍領命。引張院公到廳前。包公問所訴何事。張院遂從頭將師家受苦事情。說得明白。包公又問。這五歲孩兒。如何走得。張院道。因為思母啼哭。領出買糕與吃。逃得性命。包公問師馬都何在。張院公道。他今早來告狀。並無信息。包公知其故。便著張院公去西廊看驗死屍。張院看罷。放聲大哭。正是師馬都。包公沉吟半晌。即令預備馬。來至城隍廟。當神祝道。限今夜三更。要放師馬都還魂。祝罷而回。也是師馬都不該死。果是三更復醒。次日獄卒報知。包公喚出廳前問之。師馬都哭訴。被孫文儀打死情由。包公吩咐。只在府裏伺候。思量要賺趙王來京。心生一計。詐病在床。不出堂數日。那時仁宗知道了。即差御院醫官來診視。李夫人道。太尹病得昏沉。怕生人氣。免見醫官道。可將金針插在臂膊上。我在外面診視。即知其症。夫人將針插在屏風上。醫官診視。脈全不動。急離府奏知去了。包公與夫人議道。我自詐死了。待聖上問我臨死時。曾有甚事吩咐。只道。惟薦西京府趙王。為官清正。可任開封府之職。次日將印綬入朝。哭奏其事。文武盡皆嘆息。仁宗道。既臨死薦御弟。可任開封府之職。當遣侯臣前往。迎取趙王。一面降勅差韓王三大臣。御祭包太尹。是時使命領勅旨。前往河南。進趙王府。宣讀已畢。趙王聽畢。不勝歡喜。即點起船隻。收拾赴任。不覺數日。到東京入朝。仁宗喜道。包臣臨死薦汝。朕重封官職。照依他函行事。趙王謝恩而出。次日與孫文儀。排列頭搭。十分齊整。向開

封府上任。行過南街。百姓懼怕。各關上門。趙王馬上怒道。汝等百姓。好沒道理。今隨我來的牌軍。在路上日久。欠盤纏。人家各要出綾錦一疋。家家戶戶。搶奪一空。趙王到府。看見堂上立著長旛。左右稟道。是包太尹棺木。尚未出殯。趙王怒道。我選吉日上任。如何不出殯。張龍趙虎報與包公。包公吩咐汝二人各准備刑具伺候。乃令夫人出堂。見趙王說知。尚有半個月方出殯。趙王聽罷。更怒罵那包夫人。不識方便。罵未三聲。傍邊轉過包公。喝道。認得包黑子否。趙王愕然。包公卽喚過張龍趙虎。將府門關上。捉了皇親。監於西牢。孫文儀監於東牢。次日升廳。將棺材抬出焚了。東西牢取出趙王孫文儀。跪在階下。兩邊列著二十四名無情漢。將出三十般法物。挂起聖旨牌。當廳取過師馬都來證。將狀念與趙王聽著。趙王初尙不肯招。被包公喝令極刑考問。趙王受苦不過。只得招出謀劉都賽。殺害師家滿門情由。次及孫文儀亦難諱。招出打死師馬都情弊。包公疊成文案。定罪名。親領劊子手。押出趙王孫文儀。到法場處斬訖。次日入朝。奏知仁宗。撫慰道。朕聞卿死。憂悶累日。今知卿蓋爲此事。詐死。御弟及孫文儀擬罪理當。朕何疑焉。包公既退。發遣師馬都迎接劉都賽。仍轉師家守制。將趙王家屬發遣爲民。金銀器物。一半入府庫。一半給賞張院公。以其有善。能報主冤。

## 八 石獅子

話說登州管下地名市頭鎮。居民稠密。人家並靠河築室。爲惡者多。行善者少。惟有鎮東崔長者。好善佈施。不與人爭。娶妻張氏。性格溫柔。治家勤儉。生一子名崔慶。年十八歲。聰明特達。耽嗜詩書。父母惜如掌上之珠。忽一日有老僧來。其抄化道。貧僧是五吾山雲遊僧家。聞府中好善。特來化齋飯一盃。崔長者整衣冠出迎。接僧人入中堂坐定。拱手便說道。有失遠迎。萬勿見罪。那僧人連忙合掌道。貧僧不識進退。特見員外一候。長者大悅。使令

作齋食款待僧人。極其豐足。長者席上問其所來。僧人答以雲遊至此。要見員外。有一事稟知。長者舉首言道。上人若要化緣。或化齋糧。老拙不敢推阻。僧人道。足見長者善心。貧僧不爲緣而來。因卽日本處有洪水之災。員外可備船筏。伺候走路。敬以此事告知。餘無所言。長者聽罷。連連允諾。便問僧人洪水之災。何時當見。僧人道。一見東街寶積坊下。那石獅子眼中流血。便是收拾時。長者道。既然有此大災。當與鄉里說知之。僧人笑道。你鄉皆爲惡之徒。豈信此言。就是長者信我。逃得此難。亦不免有苦厄累及。長者問道。苦厄能喪命否。僧人道。無妨。將紙筆來。我寫幾句。你牢記之。

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投報亦饒。只有人來休顧問。恩成冤債苦監牢。

長者看念。不解其意。僧人道。細玩後當知之。齋罷辭去。長者取過十兩花銀相贈。和尚道。貧僧雲遊之人。縱有銀兩。亦無藏處。竟不受而去。長者與張氏道知。卽令匠人於河邊造十數隻大船。人問其故。長者說有洪水之災。造船避逃。衆人大笑。長者任衆人譏笑。每日令老嫗前往東街探石獅子有血流出否。老嫗看探日久。往來頻數。坊下有二屠人。疑問其故。老嫗不瞞。直告以故。二屠待嫗去後。自相笑道。世上有此等癡人。天旱若是。有甚麼水災。况那石獅子。眼裏那能出血。一屠相約戲之。明日屠宰用血洒在石獅眼中。那老嫗看見。連忙走回。報知長者。卽吩咐家人收拾動用物件。一齊搬上船。當下太陽正酷。日氣蒸人。等待長者攜一家老幼登船已畢。黃昏左側黑雲駢集。雨從天降。三晝夜不息。河水溢入市頭鎮。一伏時間。那人民居屋流蕩無存。溺死者何止二萬餘人。只因鄉民作孽太過。天以此劫數滅之。止崔長者夫婦好善。先得神人救之。那日長者數十大船。隨洪水流出河口。忽見山巖下面。有像初養黑猿。被淹不能起。長者卽令家人取竹竿接之。那猿及岸。得生而去。船正行間。又見一樹木流來。有鴉巢在上。新乳數鴉飛不起。長者又令家僮取船板託之。那鴉展開兩翅。各飛將去了。風狂水急。見

一人被浪激流下來。叫道救命。長者聽得。急命人接之。張氏道。員外豈不記僧人所言。遇人休顧之囑。長者道。物類尚且救之。况人而不恤哉。竟令家人取竹竿。撥之上船。遂取衣服與換。忽次日雨止。長者乃令家僮回去看時。只見洪水過處。盡成沙邱。惟有崔長者房屋。雖被侵損。未成流蕩。家僮回報。長者令工人修整完備。仍卽攜老幼回家。同鄉鄰里得生者。十有一二而已。長者問那所救之人。欲回原家否。那人哭道。小人是寶積坊劉屠之子。名劉英。今被水災。父母不知存亡。家室殆盡。情願爲長者隨行執鞭之人。以報救命大恩。長者大悅。你旣肯留我家。下就作養子看待。大於我兒。你當居長。劉英拜謝。時光似箭。日月如梭。長者回家。不覺已有半載。時東京國母張娘娘。失去玉印。不知下落。仁宗皇帝出下榜文。張挂各州。但有知玉印下落者。官封萬戶。忽一夕崔長者。夢見神人。說與朝廷。東宮張娘娘失落一玉印。在後宮八角琉璃井中。上帝以君有陰德。特來說知。可著親兒子報知去。以受高官。及長者醒來。將夢與妻子說知。忽家人來報。登州衙門首。有榜文張挂。所說與長者夢中言同。長者甚喜。欲令崔慶前去。奏知受職。張氏道。止有一子。豈肯與遠離。富貴有命。員外莫望此事。劉英近前見父母道。小兒無恩報答。旣是神人報說。我情願代弟一行。前赴京都奏知。倘得一官半職回來。與小弟承受。長者欣然。准備銀兩。打點劉英登程。次日劉英相辭。長者再三叮囑。若有好事。休得負心。劉英領諾而別。上路望東京進發。不得數日。來到京城。竟來朝門外。揭了榜文。守軍捉見王丞相。劉英先通鄉貫姓名。後以玉印失落說知。王丞相遂卽令安排。送劉英於館驛中伺候。次日王丞相入朝。奏知仁宗。宣宮中娘娘問知。娘娘方記得。因中秋月明夜闌。同宮人至八角琉璃井邊。因探手取水。誤落井中。卽令宮監下井看取。果有之。仁宗宣劉英上殿。問其如何知玉印之處。劉英不隱。直以夢中神人所報奏知。帝云。想是你家積德。遂降勅封英爲西廳駙馬。以偏后黃后第二宮主招之。劉英謝恩不勝歡喜。不數日。朝廷設立駙馬府。與劉英當下。劉英一時顯赫。權勢無比。就不思念舊恩了。却說



崔長者自劉英去。後將兩個月。朝夕懸望消息。忽聞有人自東京來。傳說劉英已招爲駙馬。極其貴顯。長者即便吩咐家人小二。同崔慶赴京拜賀。不到一日。來到東京。尋店安下。次日訪問駙馬。人告他道。前面喝道。駙馬來矣。崔慶立在一邊。候過了道。恰見劉英在馬上端坐。昂昂然來道。崔慶故意近前。要與相認。劉英見崔慶。喝聲誰人衝我馬頭。便令軍牌捉下。崔慶驚道。哥哥因何見疎。劉英怒道。我有甚麼兄弟。不由分說。拿入府中。重責一十欄杆棍。可憐崔慶打得皮開肉綻。兩腿血流。監入獄中。比及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難。要來看時。不能進去。崔慶將其哀冤告獄卒。獄卒憐而濟之。奈何崔慶富驕之兒。一旦受此苦楚。怎生忍當。正在飢渴之時。思得肉食。忽牆外一猿。扳樹而入。手持一塊熟羊肉。來敬崔慶。宛然記得此猿。乃是我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接而食之。猿去過數日。又將食物進來。如此不絕。獄卒問知來由。嘆道。物類尚有恩義。人不如矣。自是任其來往。又一日。牆外有十數烏鴉。集於獄中。哀鳴不已。崔慶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乃道。烏鴉若憐念我。當代帶書一封。歸告吾父。那鴉知其意。都飛向前。慶即問獄卒。借紙筆。修了書。繫於鴉足上。飛去。不下數日。已飛到其家。正值崔長者與張氏庭上說兒子沒信息之事。忽鴉飛下。立於身邊。長者驚疑。看鴉足上繫一封書。長者解下看之。却是崔慶筆跡。內具劉英負義。及獄中受苦情由。長者讀罷大哭。張氏問其故。長者說知。張氏悲痛道。當初叫你莫收留他人。果然恩將仇報。陷我兒子於縲紲之中。怎能得出。長者道。烏獸尚知其義。彼有人心。豈得負恩之甚。我只得自往東京走一遭。探聽虛實。張氏道。兒受苦作急而行。次日崔長者准備行李。別妻赴京。不日已到東京。尋店安下。侵早正待出街坊。訪問消息。忽見家人小二。身穿破衣。一見長者。遂抱之而哭。長者亦悲問其備細。小二將前情。逐一訴了一遍。長者不信。要進府中。見劉英一面。小二緊緊抱住。不放他去。恐遭毒手。忽報駙馬來了。衆人都迴避。長者廊下候之。劉英近前。長者叫道。劉英我兒。今享富貴。不念我哉。劉英蛇眼相看。認得是崔長者。那裏顧他。長者不肯休。

一直隨馬後趕去。遂被關上府門。不得進去。長者大恨道。不認我父子。且由你去。又將我兒監在獄中受苦。即投開封府告狀。正值包公行香回衙。長者跪馬頭下狀。包公收拾帶入府中。審問。長者哀訴前情。不勝悲切。包公令長者只在府廊下居住。即差公牌去獄中喚獄卒。問有崔慶否。獄卒回道。某月日監下獄裏。飲食不給。極是狼狽。包公問得明白。令獄卒吩咐去罷。次日差人到府中。請劉駙馬飲酒。劉英聞包公請。即來赴席。包公邀入後堂相待。吩咐軍牌道。今日我要判理崔慶獄事。你等緊守府門。不許閑雜人走動。軍牌領諾。便閉上府門。然後抬過筵席。酒至半酣。便不復斟。包公故怒道。緣何不添酒來。廚下報道。酒已盡了。包公笑道。既沒酒。可將水來斟亦美。侍吏應諾。即提過一桶水。包公令用大杯來斟。先持一杯與劉英道。駙馬大人。權飲一杯。劉英只道包公慢他。怒道。包太尹好欺人。朝廷貴官。誰敢不敬我劉某。那有相請用水當酒。包公道。駙馬休怪。他官要敬駙馬。偏包某不敬。今年六月。尙要飲一河之水。一杯水難道飲不得。劉英聽了。毛髮悚然。忽崔長者指定劉英罵道。負義之賊。今日負我。他日必負朝廷。望大人作主。包公便令拿下劉英。去了冠帶。拖於階下。責四十棍。監令供招。劉英自知行得不是。實情吐出。招認明白。包公命取長枷。關於獄中。次日具疏。奏知仁宗。仁宗宣詔崔長者至殿前審問。長者將前事奏知一遍。仁宗稱羨道。君之重義如此。親子當受爵祿。朕明日有旨下。長者謝恩而退。次日旨下。劉英冒功忘義。殘虐不仁。合問死罪。崔慶授武城縣尉。即日走馬上任。崔長者平日好善。勅令有司。起義坊旌之。包公判訖。請出崔慶。換了冠帶。領文憑赴任而去。是冬劉英處決。

## 九 偷鞋

話說江州城東永甯寺。有一和尚。姓吳。名員城。其性貪淫暴裂。因爲檀越張德化。婁南鄉韓應化之女。名蘭娘。

爲妻。多年無子。切情懇禱求嗣續。後每遇三元聖誕。建立醮祠。凡朔望之日。專請員城在家裏誦經。員城每見蘭娘。貌如花姣。兩眼瞧着。無意念經。須臾慾心竦動。欲謀姦淫。晚回寺心生一計。次日俟化往外。假討齋糧爲緣。來至彼家。賄授婢女小梅。求韓氏睡鞋一雙。小梅悄然偷出與之。員城得鞋。喜不自勝。轉回寺中。自以爲慶。每日捧鞋沈吟無奈。適次日張檀越來寺。議設醮事。行童報知。員城故將睡鞋一隻。去在寺門。德化拾取進寺。心甚驚疑。既與員城話畢。歸家大怒。追究睡鞋不見之由。遂將韓氏逐回母家。經官休退。員城聞知計就。匿跡逃回去。於西鄉太平原。改馮姓名仁。畜髮二年。值應化將蘭娘改嫁。仁買求鄰居汪欽。託往韓宅求姻。化與欽素交好。遂允其姻。令擇吉日過聘。刻期完姻。欽回覆馮仁。卽納采親迎。兩成婚配。倏覺韶光似箭。時值中秋佳節。月色甚明。樂聲鼎沸。夫婦對飲於亭。兩情交暢。仁狂飲沈醉。共歡攜妻而笑道。昔非小梅之功。安有今日之樂。韓氏聞言。生疑道。何故。仁將前情一一說知。韓氏聞言。敢怒而不敢言。身雖遭仁污辱。心恨馮仁刻骨。仁酒醉睡酣。時至三更。縊而亡。次日韓應化聞知馳視。正欲赴縣伸冤。適包公出巡江州。應化便出一紙。

呈爲壞節滅命事。女韓氏許嫁張德化爲妻。久調琴瑟。無愧唱隨。禍惡僧吳員城。今更名馮仁。乘壻設醮。窺女青年艾色。買婢竊鞋。若有私情。致壻堅執七出之條。使女實無一生之路。特原其素志。確抱貞心。又見伊近事。了無字據。姑自狐疑。權爲收養。孰意反中惡計。遂蓄髮以改名。大恣淫心。卽託媒而求配。女思名已傷矣。身尙未污。雖生猶自可以問心。生不白矣。死又不白。雖必不能死以瞑目。聊且曲從其請。度日久必露蹤跡。庶幾求顯其報。得自上至下根由。因幾載之冤。由旣白。三更之縊。死何辭。妻不得不釋。夫疑。痛一女之冤魂渺渺。父不得不雪。子恨。祈三尺之嚴威。栗栗。民秉絕而復綏。女卽九死無悔志。大綱疏而不漏。惡必萬斬。乃甘心。准使身等。父子夫婦之倫。獲伸。則惡僧佞盜詐僞之念。必治。爲此上呈。

那時馮仁亦捏虛情紙訴。包公即將兩人收監。其夜在後堂。至夜深。忽然一陣黑風。使人包公道。是何冤氣。既而有一女子。跪在堂下。包公問道。汝是何處人氏。有甚冤屈。直對我說。乃女子卽韓氏也。將前情訴說一遍。訴訖寂然而去。次日包公坐堂。差張龍薛霸。去禁中取出韓馮二人審問。卽將馮仁。夾打拷訊。追究睡鞋事。馮仁大驚失色。低首無語。只得直招。包公將馮仁家產入官。判斷馮仁罪合凌剮。自此韓氏之冤得伸。遠近快之。

## 十 烘衣

話說東京離城二十里。地名新橋。有富人姓秦。名得原。係有名之裔。娶南村宋氏之女。秀娘爲妻。秀娘性格溫柔。幼年知書。年十九。嫁過秦得原。入門後。待人禮客中饋飲食。甚稱夫意。一日秦之表兄爲婚姻之期。着人來請秦。秦卽告知宋氏。遂赴約而去。一連留住幾日。宋氏懸望不回。因出門首等待。忽見一僧人遠遠而來。將近行過秦宅門首。見宋氏立於簾下。僧人只顧偷目視之。不提防石路凍滑。正向前拜謁。忽跌落於溝中。時冬月寒冷。僧人走得起來。渾身是水。戰慄不能當。秀娘見而憐之。叫他入來。在外舍坐定。連忙入廚下。燒着一堆火出來。與僧人烘衣。那僧人口稱感德。就附火邊烘焙衣服。秀娘又持一甌湯出。與僧人飲訖。秀娘問其從何而來。和尚道。貧僧住居城東西甯寺。爲師往東院未回。因而小僧去接。適行過娘子門首。不覺路邊水凍石滑。遭跌溝中。今日不是娘子施德。幾喪性命。秀娘道。你衣服旣乾。可就前去。倘夫主回來。見了不便。僧人應諾。正待辭別而行。恰遇得原轉來。見一和尚在舍外烘衣。其妻亦在一邊。心中大不快。僧人懷怕。卽抽身走去。秦遂入問秀娘。僧人從何而來。宋氏不隱其故。得原聽罷。怒道。婦人女子不出閨門。鄰里間有許多。若知爾取火與僧人。豈無議論。我乃是個清白丈夫。如何容得爾不正之婦。卽今速回母家。不許再入吾門。宋氏低頭無語。不能辨論。見丈夫決意逐他。

沒奈何只得回歸。母劉氏知之。棄女之由。埋怨女身不謹。惹出醜名。甚輕賤之。左右親戚鄰里。亦疑其事。秀娘不能自明。悔之莫及。愁悶累月。靜守閨門不出。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母家一年有餘。那僧人聞知宋女被夫逐出。便生一計。卽在西甯寺留了髮。改名劉某。要謀婚宋氏。嘗言和尙吃人心。此語說得真。比及髮齊。遂央鄰嫗來宋家說親。里嫗先見秀娘之父。說道。小娘子與秦官人不睦。故意醜事壓之。趕逐離門。已過了年餘。今有劉宅欲求親。我思量小娘子若此。反被負義丈夫。願戀他甚的。老婆特來講親。要與娘子結成一段好姻緣。未知尊意若何。其女父笑曰。小女不名節。遭夫逐棄。今留我家。嘗自快快。肯嫁與否。由他心意。我不敢主張。里嫗遂入見其母親。道知與小娘子議婚的事。其母歡悅。謂嫗道。我女兒被逐來家。有一年餘。聞得前夫已婚他家之女。往日恩情早斷。既有人婚。情愿令我女出嫁。當無人來議論。里嫗見允。卽回報劉某。劉某暗喜。次日備重聘。於母家納姻。秀娘聞知此事。悲哀終日。飲食俱廢。爭奈被母所逼。推託不過。只得順從。歸劉氏的門。花燭之後。劉某不勝歡悅。親戚都來作賀。待客數日完備。劉某重謝里嫗不題。却說秀娘雖則被前夫所逐。真心自謂實無虧行。亦望久後仍得團圓。誰想到失身他人。劉某雖則愛戀秀娘。秀娘終日快快。思念前夫不忘。將半載間。一日劉某爲知己過飲。甚醉而歸。正值秀娘在窗前對鏡而坐。劉某原是個僧人。淫心狂蕩。一見秀娘。乘醉興抱住。遂戲謔道。你能認我否。秀娘答道。不能認。劉某道。獨不記那被跌溝中。蒙娘子有情。方得到我手來了。秀娘驚問此中根由。劉某道。汝雖聰明。不料吾計。自當日聞汝被夫逐棄歸母家。我遂蓄髮成冠。後使里嫗議親。不意娘子已得在我枕邊。秀娘聽罷。大恨於心。過數日逃歸見父。說知此情。其父怒恨道。我女兒施德於你。反生不良。遂具狀赴開封府衙呈告。包公差公牌拘得劉某宋氏來證。劉某見問不肯認。再拘西甯寺僧人。勘問。委係寺裏逃離還俗之徒。令取長枷。監於獄中根究。劉某不能低諱。包公乃判得。失脚遭跌。已出有心。留髮求親。更屬不法。將劉某決杖發配千里。

宋氏斷歸母家。後來秦得原知妻無其事。再遣人議續前姻。秀娘不可。願終老母家。於是宋氏之寃方雪。

## 一一 龜入廢井

話說浙西有一人。姓葛名洪。家世富貴。爲人最是好善。仁德及物。忽一日有田翁。攜得一籃生龜來。賣與葛洪。葛洪問道。田翁此物從何得來。答云。行過龍王廟窟中。遇此龜在彼飲水。被我捉得來。送與官人。葛洪道。難得你送賣與我。便令家童。攜那生龜。進入廚下。葛洪吩咐留了。明日待客。是夜葛洪持燈入廚下。忽聽似有衆人喧鬧之聲。葛洪疑怪道。家人各已出外房安歇去了。如何喧鬧之聲不息。遂向水缸邊聽之。其聲出自缸中。葛洪揭開視之。却是一缸生龜。在內喧鬧。葛洪不忍烹食。次日清早。令家童將此龜放在龍王潭中去了。不兩月。有葛洪之友人。乃邑東陶興。爲人狠毒。口才舌辯。獨自奉承葛洪。以此葛洪亦不疏他。一日葛洪令人請陶興來家。設酒待之。飲至半酣。葛洪於席中對興道。我承祖上之業。頗積餘財。欲待收些貨物。前往西京趕一遭。又恐路途修阻。欲令賢弟相陪。興聞其言。便款其意。故作笑容答道。賢兄莫說西京。卽水火中。亦所不避。自當相陪。葛洪道。如此甚好。但此去盧家渡起。有七日旱路。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爾先於盧家渡等候。某日我安排家事便來。興辭之去了。及葛洪入內。孫氏知其事。欲堅阻之。而洪行貨已發離本地了。臨起身。孫氏以子年幼。猶欲勸之。洪說吾意已決。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便回。爾只要謹慎門戶。看顧幼子。餘無所囑。言罷。逕登程而別。孫氏掩淚。雙眸恨恨。轉入門中。比及陶興。先在盧家渡。等了七日。方遇葛洪來到。陶興不甚之喜。裝貨物於船上。便生着計較。對洪道。今天漸晚。與賢兄前村黃家店買酒而飲。陶興連勸幾杯。葛洪不覺飲得大醉。同陶興回到新興驛。路傍有一口古井。深不見底。興想道。此刻四顧無人。此處好下手。用手一推。葛洪措手不及。跌落井中。可憐平素良善。今日非命亡。

身。陶興既謀了葛洪。喚覓船子。次日清早開船去了。及興到得西京。滿賣其貨。值價騰湧。倍得利息而還。將銀兩留起一半。一半經送到葛家。孫氏一見陶興回來。便問叔叔轉來。葛兄如何不回。陶興道。葛兄且是好事。逢店飲酒。但聞勝景。便去游覽。已同歸至汴河。遇着相知。攜之登岸共去。我不耐煩。故先帶銀兩回交。尊嫂收之。不多幾日便來。孫氏信之。忙備酒待之而去。過二日。陶興要遮掩其事。心生一計。密令土工於荒塚挖掘。取得死不多時之屍首。丟在汴河口。葛洪往常所繫錦囊。挂屍腰間。第三日。逕來葛宅。見孫氏。葛兄連日不到。近聽得過河者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暴屍沙上。莫非葛兄。可令人往視之。孫氏聽罷大驚。忙令家童去看時。認其面貌不是。及搜取身上。腰間繫一錦囊。遂解下。回報孫氏道。主人面貌腐爛難認。惟腰間繫一物。特解來與主母看看。孫氏一見錦囊。悲泣道。此物吾母所製。夫出入常帶不離。死者的是我夫無疑了。舉家哀傷。乃令親人前去。用棺木盛貯訖。陶興看得葛家。超度功課完滿後。前來見孫氏。撫慰道。死不能復生。尊嫂只小心看顧姪兒長大便了。孫氏深感其言。將近一年餘。陶興謀得葛洪資本。置成大家。自料其事。無有人知者矣。適包公巡行。經過浙西。來到新興驛歇馬。正坐公廳。忽見生龜。兩目睜視。似有告狀意。包公疑怪。遂喚公牌。隨龜行去。離公廳二里。便有一井。那龜遂跳入井中。不復出。軍牌回覆。包公道。井裏必有緣故。即喚本社做工人。下井探去。見一死屍。吊上來驗之。顏色未改。包公即問里人。曾認得此屍否。里人皆不能識。包公疑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紙。乃是路引。上寫鄉貫姓名。明白。包公記之。即差李疑張趙二人。逕到某縣。拘得親人來問。云某日因過汴河。跌落水中溺死。包公愈疑。審問道。彼道已溺死。又却在井裏。安得一人有二處死之理。再喚其妻來問之。孫氏訴與前同。包公令其認屍。孫氏見之。抱頭痛哭。稱此正是妾的真夫。包公問云。彼溺死者。何人說是爾夫。孫氏道。得因錦囊之語。故不疑也。包公令看身上。有錦囊否。及孫氏尋取。不見錦囊。包公細詢其人來歷。孫氏將昔日同陶興往東京貿易之事訴明。包公

道。必是興殺。解錦囊佩他人之屍。取信於汝。瞞了此事。復差李張二人。前去捉得陶興。到公廳跟勘。陶興初則不肯招。包公命取死屍來證。興驚怕難辨。只得招出謀殺之情。疊成文案。問陶興償命。追家財給還孫氏。判訖。將那龜代夫伸冤之事。告知孫氏。孫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龜之由。包公嘆道。一念之善及物。故亦以重報。乃遣孫氏將夫骸骨歸葬。後來葛洪之子。讀書登第。官節度使。

## 一二 鳥喚孤客

昔江陰有一布客。姓謝名思泉。從巴州發布回家。逕從便捷路。苦株林。經過一片山路崎嶇。五里不聞雞犬。其山凹中。有一人家。姓譚。兄弟二人。打柴營生。兄名貴一。弟名貴二。思泉見二人走來。近前唱諾道。大哥休怪。此去江陰。還有幾日路程。貴一答道。只有三日之遙。貴二問客官從何處來。泉答道。小弟從巴州發布回。到此失路。承二兄指引。即向前小路行去。泉自思二人只是樵夫。遂任意不防。去到前途。又是峻嶺難攀。泉只得在此等人問路。不想貴一兄弟。趕到山底。將刀揮中思泉後腦。鮮血淋漓。氣絕而死。二人掩血。將屍掘埋。身傍得銀千貫。兄弟歸家。將銀均分。半年弗露。忽包公出巡巴州。從苦株林經過。人喝道。馬嘶風。行至半路。聞一鳥鳴。連喚孤客孤客。苦株林中。被人侵犯。包公生疑。遂轉鎮撫司。差張龍趙虎。找原鳥叫苦去。所看有甚麼冤枉。張趙領命。去苦株到林。仍見那鳥叫聲如前。即覷那鳥所在。尋個蹤跡。只見山凹土穴。露出死人屍首。張龍回報。包公點頭。是夜凭倚而臥。須臾夢見一人。披髮立於案前。嘆絕句云。

言身寸是傷心者。名在思心白水間。地僻山深遇二奸。西早倚言雙桂發。連枝合葉把人謀。若非文曲星高照。怎得沈冤望出頭。



歌罷又訴道。小人銀兩。俱編千字文號。大人可到他床下搜取。便見明白。訴訖乃含淚而去。包公遂會其意。待天明升堂。差張龍趙虎。經往苦株林。牌拘貴一貴二。到堂追究。喝道你兄弟假以砍材爲由。同惡謀人。好生細招。其罪從寬。二人強辨不認。又差趙虎李萬。奔往他家床下。搜出白紋銀若干。包公將銀驗明。編得字號。遂大怒罵道。劫銀害命。這賊還賴麼。張龍卽將貴一兄弟。捆打一番。重押長枷。那二人受極刑不過。只得從實招認。於是令張龍趙虎。押貴一兄弟二人。去法場斬訖。懸首苦株林。人心大快。

### 一三 臨江亭

話說開封府有富家吳十二。性好結交名士。娶妻謝氏。容貌風情極侈。吳十二有知己友人韓滿。是個軒昂丈夫。往來其間甚密。謝氏頗以言挑之。韓滿以與吳友交厚。敬之如嫂。不及於亂。一日殘冬。雪花飄揚。韓滿來邀吳友賞雪。適吳十二上莊未回。謝氏聞知韓滿來到。卽出見之。笑容可掬。便邀入房中。安頓坐定。插身向廚下。整齊酒食。進來與韓滿食。坐在床邊相陪。酒至半酣。謝氏道。叔叔今日天氣甚寒。嬌嬌在家。亦等候叔叔回去同飲酒否。韓滿道。賤家貧薄酌。雖有不能如此豐美。謝氏有意勸他。強飲了幾杯酒。淫情正興。斟起一杯。起身送與韓滿道。叔叔先飲一杯。看滋味好否。韓滿道。賢嫂休得如此。倘家人知之。則朋友倫義絕矣。從今休便這等見視。說罷推席而起。走出門。正遇吳十二冒雪回來。見韓滿就欲留住。韓滿道。今日與賢兄不得敘話。竟辭而去。吳十二入見謝氏。問韓故人來。如何不招待之。謝氏怒道。你結識得好朋友。今知汝不在。故來相約。妾以其往日好友。備酒待之。反將言語戲妾。被我叱幾句。彼半羞半怒走去。吳十二半信半疑。又過數日。雪霽天晴。韓滿入城來。恰遇吳友在街頭過來。韓滿近前。邀入酒店中。坐定飲酒間。韓滿乃道。兄之尊嫂。是個不良之婦。從今不能相會。尊府。

恐遭人有嫌疑之誚。吳十二道賢弟如何出此言語。就是嫂有不周言語。當有我往日情分。休要見怪。韓滿道。賢兄門戶自宜謹慎。只此一言。餘無所囑。飲罷分散而去。次年韓滿有舅吳蘭。在蘇州販貨。有書來約他。韓滿要去。欲見吳十二相辭。不遇竟回。比及吳十二知之。已離家四日矣。吳十二有家人汪吉。人才出衆。言辭捷利。謝氏遂與之通姦。情意甚密。一日吳十二着汪吉隨往河口收賬。汪因戀謝氏之故。乃推不肯去。被吳十二痛責一番。只得準備行囊。臨起身。入房中見謝氏。商議其事。謝氏道。但只要你有計較。謀殺了他。我自為主張。汪吉歡喜領諾。同主人離家。在路行了數日。來到九江鎮。問往日相識李二稍。計船渡過黑龍潭。到晚泊船龍廟前。買香紙做了神福。汪吉於船上小心勸酒。吳十二飲得酒醉了。李稍都去歇息。半夜吳十二要起小便。汪吉扶出船頭。乘他宿酒猶未醒。一聲水响。推落在江中去了。故驚叫道。主人落水。比及李稍起來看時。那江水深不見底。又是夜裏。如何救得。挨到天明。汪吉對李稍道。沒奈何。只得回去告知。李稍心下生疑。吳某死必不明。撐回渡船。受了雇工錢。自去。汪吉即走回家。見謝氏密道其事。謝氏大喜。虛設下靈席。日夜與汪吉飲酒取樂。鄰里頗有知者。隱而不言。古云家有淫蕩之婦。丈夫不能善終。信斯言矣。話分兩頭。再說韓滿暮春時景。因偶出鎮口閑行。正過臨江亭。遠遠望着吳十二來到。韓滿認得。連忙走近前。攔住手問道。賢兄因何來此。吳十二形容枯槁。蹙了雙眉。對韓滿道。自賢弟別後。一向思慕。今有一事奉託。萬望勿辭。韓滿道。前面亭上少坐片時。遂邀到亭上坐定。乃道從前小弟因母舅書來相約。正待見賢兄一面。不遇逕行。今幸此會。爲何快快不樂。見吳十二泣下道。當日不聽賢弟之言。惹下終天之別。一言難盡。韓滿殊不知其意。乃道賢兄烈烈丈夫。何出此言。吳十二道。賢弟休驚。自那日相別之後。如此如此。韓滿聽罷。毛骨悚然。抱住吳十二道。賢兄此言。是夢中耶。如果有此情。必不敢負。且問當夜落水之時。曾有人知否。吳十二道。鎮江口李稍。頗知吾冤。賢弟幽冥之隔。再難會面。今且從此別矣。道罷。韓滿身使忽倒。

昏迷半晌乃醒。比尋故人。不見所在。連忙轉蘇州店中。見舅道。家下有信來催促。特辭母舅回去。無事便來。吳蘭不留。卽歸到鄉里。訪問吳友死時。已過六十日矣。韓滿備香紙。逕至其靈前。哭祭一番。謝氏恨之不出見。惟吳十二妾陳氏知之。出接合悲。訴其冤情。韓滿撫慰良久而別。回家思量。要去訟理。沒有頭緒。復來蘇州見舅。告知故人冤枉之事。吳蘭道。此末有對證。他人事莫惹連累。韓滿哭道。懇甥與吳兄結交。有生死之誓。正因不良婦在。以此疎闊。近日曾以幽靈託我。豈肯背之。吳蘭道。既如此。卽日包太尹往邊賞軍。纔回東京。卽速往告。其家人與主母通姦之情。故人冤可理矣。韓滿乃依其言。晝夜夾東京。清早入府衙下了狀。及審問的實。卽差公牌。拿得汪吉及謝氏。當廳跟勘。汪吉爭辯。不肯招認。乃令并謝氏監在獄中。究問數日未決。包公思量通姦之弊。固有謀死主人。未得見證。他如何肯伏。乃密召韓滿問道。汝故人既言此事。曾言當日渡稍是誰否。韓滿道。鎮江口李二稍也。包公次日差黃興到鎮口。拘得李二稍來衙。問其情由。李稍道。某日夜深。落水之後。彼家人叫知。待起救時不及矣。包公遂取犯人當廳審問。汪吉見李稍在傍。便有懼色。不用刑法。只得吐實招出。叠成案卷。將汪吉謝氏。赴押法場處斬訖。給了賞錢與李稍回去。韓滿有故人之義。能代伸冤枉。訪得吳十二有親女。年十四歲。嫁與韓滿之子爲妻。其家業。接續吳氏香烟。

## 一四 白塔巷

話說包公守東京之日。治下甯靜。奸雄斂跡。每以斷判爲心。案牘不致留滯。皇祐元年正月十五。包公同胥吏去城隍廟前。香畢回到白塔前巷口。經過聞有婦人哭丈夫聲。其聲似悲似喜。並無哀痛之情。包公暗記在心。回衙喚值日公差鄭強問道。適來白塔巷口有一婦人。哭着甚人。強告道。是謝家巷口劉十二日前死了。他妾阿英

在家啼哭。包公心上想道：這人死的定是不明。莫是阿英害了丈夫性命。否則如何哭聲半悲半喜。便差人去喚阿英來。問其夫因何身死。阿英供道：妾身夫主劉十二。以賣小菜爲生。於前月因氣疾身死。埋在南門外五里牌後。今家有兒子。全無倚賴。以此悲泣。包公聽罷。看那婦人臉上似搽脂粉。因思彼守服。如何好整飾。隨喚忤作陳尙等。卽押阿英同去理屍。起棺檢驗。忤作等去後。不一時回報。劉十二上身查無傷痕。病死是實。包公拍案怒道：是陳尙隱匿情弊。故來我案前遮掩。限三日。若再不明白。決不輕恕。陳尙歸家憂悶。臉帶愁容。其妻阿楊問尙有何事憂悶。尙遂以此事告知。阿楊道：曾看死人鼻中否。尙道：未曾是我收殮。鼻中不曾看。阿楊道：聞有人曾將鐵釘插入鼻中。壞了人性命。何不看視此處。尙亦疑惑。卽依妻言。再去看驗一次。劉十二鼻中果有鐵釘兩個。俱從腦髮中插入。遂取釘來呈知。包公便將阿英跟勘。阿英初不肯招。及上起刑具。阿英只得招認。爲因與張屠通姦。恐丈夫知覺。不合謀害身死。情由案卷旣成。遂判阿英謀害親夫。押赴市曹處斬。張屠姦人妻子。因致人死。發往單州充軍。判疑旣定。司吏依令施行。只因此件公案。又判出一件冤枉來。再說包公當下已決阿英。謀殺其夫情由。遂問陳尙。誰人教你如此檢驗。尙道：當日小人領命前去檢視。劉十二無獲傷痕。處台前定要小人身上根究。歸家憂悶。不想小人妻室。倒有見識。教我如此看驗。果得明白。尙說罷。堂上諸吏稟道：旣陳尙之妻。有如此見識。不是個等閒的人。乞老爺支酒錢賞賜阿楊。包公道：爾等所言有理。卽便差人去喚阿楊前來給賞。不多時阿楊已到。賜以錢五貫。酒一瓶。阿楊歡喜。拜謝受之。纔出衙。包公喚轉阿楊來問道：陳尙與你可是結髮夫妻。阿楊覆道：妾身前夫早亡。再嫁與陳尙爲妻。包公問前夫姓甚名誰。答道：姓梅名小九。包公道：得何病身死。阿楊見包公問得情切。不覺失了色。乃勉強對道：他染瘋癩而死。埋在南門外亂葬岡上。包公道：是你前夫也。死得不明。便差王亮押阿楊同去坟所。檢驗鼻中。有無緣故。阿楊道：人稱包公如秋月之明。今日此事。直欲逼人於死地。王亮

問他坟在何處。忽見一個老人。年七十餘歲。扶杖而行。前來問亮在此有何事。亮告以如此如此。老人聽罷。向阿楊道。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枉拋了別人骸骨。叫你一千人受罪。便指與王亮看。這是梅小九之墓。言訖。化陣清風而去。亮遂掘開。取棺檢驗。果有二釘在鼻中。亮便押阿楊回報。包公遂勘得阿楊亦曾謀殺前夫。是實。將阿楊押赴市曹處斬。聞者無不稱快。

## 一五 血疹叫街

話說包公守肇慶之日。離城三十里。有個地名寶石村。黃善者。家頗富足。祖上惟事農業。生有二子。長曰黃善。次曰黃慈。長娶城中陳許之女為妻。名瓊娘。性格溫柔。自過黃家門後。奉事翁姑。極盡和順。未及一年。忽一日。陳家着小僕進安。來報瓊娘道。老官人因往莊上回來。偶染重疾。叫你回來。看他幾日。瓊娘聽說是父親有病。如何放落得心。吩咐進安。入廚下酒飯。即與丈夫說道。吾父有疾。着人叫我看視。可對翁姑說。我就要一行。善道。麥正值收割時候。工人不暇。且停待數日。去未遲。瓊娘道。吾父病臥在床。迎我歸去。以日為歲。如何等得。善固意不肯。放去。瓊娘見丈夫阻他行意。悶悶不悅。至夜間。思忖。吾父止生得我一人。又無別兄弟相靠。倘有差失。悔之何及。不如莫與他知。悄悄同進安回去。雖及知時。料亦無妨。次日清早。黃善逕起去。趕人收稻子。瓊娘起來。梳洗齊備。吩咐進安。開後門而出。瓊娘前行。進安後隨。其時天色尚早。二人行了數里。來到芝林。霧氣漫漫。對面不相見。進安道。日還未出。露又下得濃。不如入林子裏躲着。待等露乾而行。瓊娘是個機變女子。乃道。此處路僻。恐人撞見。不便。可往前面亭子上去歇。進安依其言。正行間。忽前頭有三個屠夫。要去尋豬買。亦趕早來到。恰遇見瓊娘。頭上插帶金銀首飾極多。內有姓張的最凶。與二夥伴私道。此娘子想是要入城去探親。只有小廝跟行。不如劫

奪了他所戴的首飾來分。勝做幾日生意。一姓劉的亦道。此言極是。我前去將那小廝拿住。張兄將女眼目遮了。吳兄去奪首飾。瓊娘見三人來的勢不好。便將首飾拔下。要藏在袖中。逕被吳九用手搶入袖中去。瓊娘急急抱住。那肯放手。姓張的恐遇有人來不好。拔起一把快屠刀。將瓊娘左手砍傷。瓊娘忍痛跌倒在地。被三人將首飾盡奪搶去了。進安近前來看時。瓊娘不省人事。滿身是血。趕忙奔回黃家報知。正值黃善與傭工吃飯。聽得此消息大驚道。不聽我言。遭此毒手。慌忙叫人取轎。來到芝林。瓊娘略蘇。黃善便抱入轎中。抬回家看時。左手被刀傷處。其掌將墜。一邊吩咐家人。請醫生救理瓊娘。卽具狀領進安投府哭訴。包包公看狀沒有姓名。乃問進安。汝曾認得劫賊面否。進安道。面貌認他三人不清。好是買豬屠夫模樣。包包公道。想賊人不在遠處。料尙未入城。吩咐黃善去取得瓊娘那一件血染短衫來。並不與外人得知。乃喚過值當公皂黃勝。帶着生面人。教他將此短衫穿着。可往城中過街去喊叫。稱道。今早過芝林。遇見三個屠夫被劫。一屠夫因與賊鬥。殺死在林中。其二夥各散。走去了。勝領教。領了一生面客人。穿着染血短衫。過城去叫。行到東巷口。張蠻門首。有婦阿朱聞說。連忙走出門。首來問道。我夫今早出去買豬。只不知同那個夥伴去。又無人問個的實。勝聽見。就坐在對門酒肆中。等着張屠。將至午後恰回來。被勝走近前。一把拿住。押來見包包公。隨卽搜出金銀首飾數件。包包公道。汝報來同去夥伴。饒你的罪。張蠻只得說出吳劉二屠夫。包包卽時差黃勝李寶分頭去捉。不多時。吳劉二屠夫正回來。被黃勝李寶不待他入門。逕拿捉解來。劉吳初則不知官府捉他根由。及見張蠻跪於堂下。嚇得啞口無言。亦搜出首飾各數件。三人抵賴不過。只得一一吐實供出。着司吏疊成案卷擬判。三人皆問斬罪。給還首飾。與黃善去訖。

## 一六 青靛記穀

傳說許州有光棍一名王虛一。一名劉化二。素有搬弄術。專一詐騙大戶。二人探得南鄉富戶。蔣欽穀積千倉。遂設一計。將銀十兩。逕往他家糴穀。來到蔣家。見了蔣欽道。小人與翁糴些稻子。做些買賣。欽答道。將銀來看。虛一遞銀與看。欽受下銀十兩。卽喚來保開倉。發穀二十餘車。付王與劉二人。二人得了穀。心中暗喜。遂用搬法。將穀掩藏去了。又假作行路半里。轉推還欽。說道虧了。取銀別用。欽看穀入倉。付銀還主。那二人得了廉銀。遂將欽一倉穀。盡皆搬去。沿途車聲喧嚷。地塵狂起。鄰右望見。都說蔣家發出多穀。何爲有伺夫張小一。逕往蔣家笑道。恭喜官人。糴了許多穀。得了若干銀。欽道。沒有。小一。道。我在半路相遇。官人何必謙退。欽大驚疑。莫不是搬弄去了。喚來保開倉看如何。只見滿間貯倉穀。全無半粒。欽道。此搬去必矣。悶上心頭。無可奈何。具告開封府。包公准狀。至次日發義倉穀。二百石載於船上。自扮作糴穀湖廣商人。逕往許州。大開糴糴。穀內放青靛子爲記。來至許州河下。那虛一化二。開得船。穀至河。仍行搬弄法。逕來船上訪客。動問客官何處。包公故捏道。湖廣姓褚名景先。因問二糴戶姓名。那二人直答道。王虛一劉化二。包公記姓名在心。二人揖畢。虛一道。特來糴穀。公道借銀來看。遂受其銀。當發穀二十餘車。佈在岸。那人見了穀。先提去過。須臾假妝對罵。經虧了。將穀還諸客人。取銀歸家。包公亦將穀入船艙。將銀付過。還那二人去後。霎時船內不見一粒。包公便回府。心生一計。示諭百姓。建立新其祠。缺少錢糧。諭曰。有民出銀一百者。給官帶榮身。出穀二百石。卽下帖免差。令耆老各報鄉村富戶。當時王虛一劉化二。搬得穀千餘石。有耆老不忿他家穀多。卽報他在官。他二人欲圖免差。雖被耆老報作富戶。自以爲慶。包公見報王虛一等名。卽差人去喚他到廳。領取下帖。那二人見了牌上領帖二字。道。小人運穀來府交割。包公見穀內有青靛子。果然是前原穀。喝道。王虛一劉化二。乃是有名光棍。今日許多穀。從何而來。王劉二人爭道。是。小人秋租收的。都不肯認。包公大怒罵道。這賊膽大。你前次搬去蔣欽穀。後又搬我的穀。還要硬爭。我原日放有青靛

子作記。你看是不是。便令李萬將虛一化二打了一百。長枷枷起。二人受刑不過。一一供認。追還倉穀。並蔣欽之穀。人共稱快。

## 一七 裁縫選官

傳說山東有一監生。姓彭名應鳳。同妻許氏。上京聽選。來到京華西門。寓王婆店安歇。不覺選朝。還有半年。卽欲歸家。路途遙遠。手中空乏。只得在此聽候。許氏終日在樓上。繡做鳳頭花鞋。出賣度日。時有浙江舉人姚宏禹。寓楮宅家樓。與王婆樓相對。禹覷見許氏貌美。卽來過訪。王婆問道。那小娘子何州人氏。王婆答道。是彭監生妻室。禹道。小生欲得一敝。未知王婆方便否。王婆知禹心事。遂生一計。答道。不但可以相通。今監生無錢使用。欲把妻賣。禹道。若如此。隨王婆區處。小生聽命。話畢相別。王婆思量。那彭生今無盤纏。又欠房錢。遂上樓看許氏。見他夫婦並坐。王婆道。你也去午門外寫些榜文。尋些活計。許氏道。婆婆說得是。你可就去應鳳聽了。隨卽帶了一枝筆。前往午門。討些字寫。只見欽天監走出一校尉。扯住應鳳問道。你這人會寫字麼。遂引應鳳進了欽天監。見了李公公。李公公喚他在東廊抄寫表章。至晚回店中。與王婆許氏道。承王婆教。果然得入欽天監。李公公衙內寫字。許氏道。如今好了。你要用心。王婆聽了。不勝歡喜。便道。李公公他愛人勤謹。你明日到他家去。寫一個月。日夜不要出來。他自然敬重你。日後選官。他亦扶持。娘子在我家中。不必罷念。應鳳依其言。帶兒子同去了。再不出來。王婆遂往姚舉人下戶。說監生賣親一事。禹又聽了此言。心中樂然。遂問王婆幾多禮。王婆道。一百兩。禹遂將銀七十。與王婆受了。王婆道。姚相公如今受了何處官了。禹道。任陞留知縣。王婆道。彭相公說。叫相公行李發船之時。他着轎子送到船邊。禹道。我卽起程去。到張家灣船上等候。王婆僱了轎子。見了許氏道。娘子彭官人在李



公公衙內住得好了。今着轎子在門外接你。一同居住。許氏遂收拾行李。上轎去了。王婆遂至張家灣上船。伺候迎他。對王婆道。彭相公接我到欽天監去。爲何到此處來。是何緣故。王婆道。娘子何必憂愁。彭官人因他窮了。怕誤了你。故此把你出嫁於姚相公。相公今任陳留知縣。並無次妻。你今做太太。可不好也。彭官人現有八十兩婚書在此。你看是不是。許氏見了。低頭無語。只得隨那姚知縣上任去了。彭監生過了月。出來看妻。不見許氏。遂問王婆。我妻何去。王婆口口叫屈。你前日着轎子取他去衙。今要詐我家錢。假說不見娘子騙我。遂要投五城兵馬司。那彭應鳳因身無錢財。只得小心。別過王婆。含淚而去。又過半年。身無所倚。遂學裁縫。一日吏部鄧郎中衙內。叫裁縫做衣。遇着彭應鳳。應鳳遂入衙。做了半日衣服。適衙內小僕進才。遞出二饅首來。與裁縫當點心。應鳳因兒睡濃。留饅首與他醒來吃。進才問道。師父你怎麼不用饅首。應鳳將前情。遂一一對進才泣告。今我不吃饅首。留兒子充飢。進才告知夫人得知。彼時那鄧郎中也是山東人氏。夫人聞得此言。遂令進才喚裁縫屏簾外。詢個詳細。應鳳乃將被拐苦情。泣訴一番。夫人道。你不必做衣。就在我衙內。俟後相公回。我對他講你的事情。教他選你的官。不多時。鄧郎中回府。夫人就道。鄧郎中。今日裁縫非是等閒之人。乃山東聽選監生。彭應鳳是也。他因妻子被拐。身無盤纏。故此學藝度日。相公可念鄉里情分。扶持他一二。鄧郎中喚彭應鳳問道。你既是監生。將文引來看。應鳳隨胸中袋內。取出文引。與看是實。郎中道。你選期在來年四月方到。你明日可具告遠方詞一紙。我就好選你。應鳳領命。具詞上吏部。具告遠方。鄧郎中道。除他去陳留縣縣丞。應鳳領了憑。出吏部。往王婆家辭。王婆問彭相公恭喜。今選那裏官職。應鳳道。陳留縣縣丞。王婆心中忽然惶惶無計。遂道。你大官住在我家。怠慢了他。今取得一件青布衣。與大官人穿。我把五色通片子。代他編在頭上髻子。相公幾時登程。應鳳道。明日就行。應鳳相別而去。王婆喚無賴王明一道。前日彭監生今得了官。鄧郎中把銀五百兩。託他寄回家。你可趕去。殺了他的。

頭來。我看銀子你拏了。我一分不要。明一依了言語。星夜趕到臨清。喝道漢子休走。拔刀就斬。只見刀往後去。明一暗想道。有何冤枉。遂問那漢子。曾在京城觸怒了何人。鳳應泣告王婆事情。明一亦道。王婆要害事情一番。遂將孩兒頭髮。縋割下。鳳應又把王婆送的衣服。與之而去。明一拿去。見了王婆道。彭監生被我揮刀。今有髮縋衣服爲證。王婆見了。心中大喜道。禍根絕矣。鳳應到了陳留。上了任數月。孩兒遊入姚知縣衙內。夫人見了這兒子。是我生的。如何到此。又值宏禹安排筵席。請二長官入衙相聚。許氏屏風背看戲。果是丈夫彭監生。既而酒至數巡。搶出來。鳳應見是許氏。夫妻相認。各敘原因。時姚知縣聽得。啞口無言。夫婦二人歸衙。夫妻子母團圓。鳳應告到開封府衙。包公大怒。遂表奏朝廷。將姚知縣到武林衛充軍。差張龍趙虎。向京城西華門。牌拿王婆。捆打一百。押出法場斬首。大快人心。

## 一八 廚子做酒

話說包公在城外賑濟飢民。事畢。另賜各省衙門。審察獄案。忽把門公吏入報。外面有一婦人。左手抱着小孩兒一個。右手執著一張紙狀。悲悲切切。稱道含冤欲訴。包公聽罷道。吾今到此。非止因賑濟一節。正待要體察民情。外面休得阻當。叫他進來。公人卽出領那婦人。伏在案前。包公遂出案看那婦人。雖是面帶慘色。其實是個美貌佳人。問汝有何事來告。婦人道。妾家離城五里。地名蓮塘。妾姓吳。嫁張家。丈夫名盧頰。事詩書。近因結交城中孫都監之子名仰。往來日久。以爲知己之交。一日妾夫因往遠方投親。彼來吾家。妾念夫蒙他提攜。自出接待。不意孫氏子起心不良。將言調戲妾身。當下被妾叱之而去。過一二日。丈夫回來。妾將孫某不善意思。告知吾夫。因勸夫絕交。丈夫是讀書之人。聽妾之言發怒。欲見孫氏子。要與他定奪了。妾又慮彼官家之子。又有勢權。沒奈何。

他何。自今只是不睬他便了。那時丈夫遂絕不與來往。將一個月。至九月重陽日。孫某着家人請我丈夫。在開元寺中飲酒。哄說有甚麼事商議。及晚丈夫方歸。纔入得門。便叫腹痛。妾扶入房中。面皮發青。七孔流血。乃與妾道。今日孫某請我。必是中毒。延至三更。丈夫已死。未過一月。孫某遣媒重賂夫之叔父。要強娶妾。妾要投告本府。他又着人四路攔截。道妾若不肯嫁他。要叫死無葬身之地。昨日聽得大人來此賑濟。特來訴知。包公聽罷。問道。汝家還有甚人。吳氏道。尚有七十二歲婆婆在家。妾止生下有三歲兒子。包公收了狀子。發遣吳氏。密召里甲問道。孫都監爲人如何。里甲覆道。大人不問。小里甲不敢說起。孫都監專一害人。但有他愛的。都被他奪去。就是本處官府。亦讓他三分。包公又問其子行事如何。里甲道。孫某恃父之勢。近日又佔開元寺腴田一頃。不時帶領娼妓。到寺中唱歌飲酒。橫行鄉村。姦宿莊家婦女。那一個敢逆他。卽今寺僧恨入骨髓。只是沒奈何。包公聞言。嗟嘆良久。退入後堂。思出一計。次日裝一個公差模樣。由後門出來。密往開元寺來遊戲。正步進方丈。忽報孫公子要來飲酒。各人迴避。包公心中暗喜。正待跟究此人。却好來此。卽躲向佛殿後。在此窗裏看時。見孫某騎一匹白馬。領十數個軍人。兩個城中有名妓女。又有個心腹好手廚子。孫某行過長廊。下了馬。與家人一齊來到方丈。坐於椅上。寺中幾個老僧都拜見了。霎時軍人抬過一桌酒。排列食品甚厚。二妓女時坐歌唱服侍。孫仰昂得意。西京勢要。惟我一人。包公看見後。心中暗怒。忽有一個老僧從廊下經過。見包公在佛殿後。便問君是誰。包公道。某乃本府伺候的。明日府中要請包太尹。着我來叫廚子去做酒。正不知廚子名姓。住在那門。僧人道。此廚子姓謝。住居孫都監門首。今府中着此人做酒。好沒分曉。包公問廚子有何緣故。僧人道。我不說。你不知。前日孫公子同張秀才來本寺飲酒。是此廚子服侍。待回去後。聞說張秀才次日已死。包大人是個好官。若叫此人去。倘服侍不週。有着失誤。本府怎了。包公聽罷。卽抽身離開元寺。回到衙中。次日差李虎逕往孫都監門首。捉那謝廚到塔下。包

公道。有人告你用毒害了張秀才。從實招來。饒你的罪。謝廚初則不肯認。及待用長枷。收入獄中。根究。謝廚欲洗重罪。只得招認用毒。害死張某情由。皆出於孫某使令。包公審明。就差人持一小請帖。去請孫公子赴席。預先吩咐二十四名無情漢。嚴整刑具伺候。不多時。孫公子來。包公接入中堂。分賓主坐定。便令抬過酒筵。孫仰道。太尹來此。家父尙未曾專拜。今日何敢當太尹盛席。包公笑道。此非爲他。特爲公子決一事耳。酒至二巡。包公袖中取出一狀紙。遞與孫仰道。下官初任到此。未知公子有否此事。孫仰看是吳氏告他。毒死丈夫狀子。勃然變色。出席道。豈有謀毒人而無證佐。包公道。證佐已在。卽令獄中取出謝廚。跪在塔前。孫某未見謝廚子。強口辨說。及見後。渾身冰冷。啞口無言。包公着司吏。將謝廚子招情。念與孫仰聽着。孫仰道。學生罪則雖有。萬望看家尊分上。包公怒道。汝父子皆是害民賊。朝廷法度。我決不肯饒。卽喚過二十四名狠漢。將孫仰去了官服。登時於堂下。打了五十。孫仰受痛不過。氣絕身死。包公令將屍首曳出衙門外。遂錄案卷。奏知仁宗。旨頒下孫都監。殘虐革職。包拯牧民公道。於國有光。就領西京河南府判。恩勅旨到日。包公擬判訖。自是勢宦。皆爲寒心矣。

## 一九 殺假僧

話說東京城三十里。有一董長者。生一子名董仁。住居於東城之馬站頭。造起數間店屋。招接四處往來客商。日有進益。遂成一富翁。董仁因娶得城東茶肆楊家女爲妻。頗有姿色。每日事翁姑亦頗孝。只是嫌他多些風情。仁又常出外買賣。或一月一回。或兩月一回。城東十里外。有個船梢。名叫孫寬。每日往來董家店最熟。與楊氏約私。絕無疑忌。年久月深。兩情繾綣。遂成歡娛。聚會如同夫婦。寬伺候董仁出外經商。遂與楊氏言笑道。吾與汝情好非一日。然歡娛有限。思戀無奈。娘子如何收拾所有金銀物件。隨我奔他處。庶得永爲夫婦。楊氏許之。二人對

天立誓。乃擇十一月二十一日。良辰日子。相約同去。至某日。楊氏收拾房中所有。以待孫寬之來。黃昏時。忽有二和尚來。宿於董翁店。稱是洛州翠玉峯大悲寺僧名道隆。因來此方抄化。天晚投宿一宵。董翁平日是個好善之人。便開店房。鋪排床蓆。款待和尚。飯罷即睡。時正大寒欲雪。董翁夫婦。閉門睡熟。二更時候。寬叩門來。楊氏遂嚮所有錢物。與寬同走。走出門外。但見天陰雨濕。路滑難行。楊氏苦不肯行。密告孫寬道。欲去不得。別約一宵未遲。孫寬自想道。恐洩漏此事。又見其所有物色頗富。遂拔刀殺死楊氏。奪其金寶。置其屍於古井中而去。未幾和尚欲起出外登廁。忽跌入古井中。井深數丈。無路可上。至天明。小和尚遍尋大和尚不見了。遂往問店主。董翁起來尋覓。至飯時亦不見楊氏。逕入房中。看四壁皆空。財物一無所留。董翁思量。楊氏定是與和尚走了。上下山中。遍尋無跡。遂問卜於術者。術者占云。尋人不見。宜向東南角上搜尋。董翁如其言。尋至屋廂古井邊。但見亂草交加。微帶鮮血。忽聞井中人聲。董翁遂請東舍王三。將長梯及繩索。直下井中。但見有一和尚。連聲叫屈。楊氏已被人殺死在井中。王三將長索縛了和尚。吊上井來。衆人將和尚亂打。不由分說。鄉鄰里保具狀。解入縣衙。將和尚根勘。日夜拷打。要他招認。和尚受苦不過。只得招認。知縣遂申解府衙。包公喚和尚問及原因。和尚長歎道。前生負此冤債死矣。從實直供。包公思之。想那洛州和尚。與董家店。相去七百餘里。豈倉卒能與婦人私通期約。必是冤屈難明。遂將和尚散禁在獄。日夜根探。竟無下落。偶得一計。喚獄司就獄所有大辟該死人。將一人密地剃了頭髮。假作僧人。押赴市曹斬了。號令三日。稱是洛州大悲寺。爲謀殺董家婦楊氏事。今已處決。又密遣公吏數人。出城外探聽。或有衆人擬議此事是非。卽來通報。諸吏行至城外三十里。因到一店中買茶。見一婆子。因談問前日董家殺了楊氏。公事曾結斷否。諸吏道。和尚已償命了。婆子問說。搥胸叫屈。可惜這和尚。枉了性命。諸吏細問。因由。婆子道。是此去十里頭。有一船梢名孫寬。往來於董家最熟。與楊氏私通。因謀他財物。遂殺了楊氏。棄尸井中。

全不干和尙事。諸吏卽忙回報包公。包公便差公吏數人。密緝孫寬。枷送人獄。根勘寬苦不肯招認。因令縣取招。縣官笑節之曰。殺一不過一人償命。和尙旣償了命。安得有二人償命之理。但是董家所訴。失了金銀四百餘件。你推說檢得。便將這他。你脫其罪。孫寬甚喜。供招是日由董家。寄金銀一袱。今藏小箱中。縣錄供覆。包公差人押孫寬回家。取來金銀。卽喚董仁前來證認。董仁一見物色。便認得金銀器。及棉被一條。果是我家物色。包公再勘董家原先並無寄與之事。又勾喚店婆來證。孫寬仍低頭不肯招認。包公道。楊氏之夫。經商在外。汝以淫心。戲之成姦。因利其財物。遂至謀害。現有董家物色在此。何得強辨不招。孫寬難以掩藏。只得招成。遂押赴市曹處斬。和尙放回山去。未至死於非命。

## 二〇 賣皂靴

話說包公爲開封府尹。因按視治下探悉風俗。行至濟南府。升堂坐定。司吏各呈進案卷。與包公審視。檢案內中有事體可輕者。卽當堂釋放回去。使各安事業。正決事間。忽塔前起一陣風塵埃蕩起。日色蒼黃。堂下侍立公吏。一時間開不得眼。怪風過後。了無動靜。惟包公案上。吹落一樹葉。大如手掌。正不知是何樹葉。包公提起。視之良久。乃遍示左右。問此葉亦有名否。內有公人柳卒者。認得。近前覆道。城中各處無此樹。亦不知何名。離城二十里。有所白鶴寺。山門裏有此樹二枝。高若參天。條幹茂盛。此葉是白鶴寺所吹來的。包公說道。汝可說得不錯麼。柳卒道。小人住居在寺傍。朝夕見之。如何認差。包公知有不明事。卽令乘轎去白鶴寺行香。寺中僧人連忙各出迎接。入方丈坐定。茶罷。坐下風生。包公憶昨日旋風又起。卽差柳卒隨之而去。卒卽隨那一陣風。從地中滾出。方丈直至其樹下而息。柳卒回報包公。包公道。此中必有緣故。乃命柳卒鋤開視之。見一領破蓆。包着十八九歲

年紀婦人在內。看驗身上。並無傷痕。只唇皮迸裂。眼目微露。挖開口視之。有一根竹簽。直透咽喉。將屍掩了。再入方丈。招集衆僧行問之。衆僧各道。不知其故。一時根究不出。轉歸府中。退入私衙後。近夜秉燭而坐。自想寺門底緣何會有婦人死尸。縱使外人有不明事。亦當理向別處。莫非僧行中有不良者。殺了此婦。無處掩埋。故埋樹下。思想良久。將二更。不覺困倦。隱几而臥。忽夢見一青衣婦人。笑拜塔下道。奴是城外五里村人氏。父親姓索名隆。曾充本府獄吏。妾名雲娘。因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夜。與家人入城看燈。夜久更深。偶失夥伴。行過西橋。遇見一個後生。說是與妾同村。指引妾身回去。行至半路。又一個來。却是一個和尚。妾月下看見。即欲走回城中。被那初來後生袖中。取出毒藥來。撲入妾口中。即不能言語。逕被二人拖入寺中。妾知其欲行淫辱。思想無計。只見籬上有一竹簽。被妾拔下。插入喉中而死。將妾隨行首飾。盡行檢去。把屍埋於樹下。冤魂不散。乞爲伸理。告罷遂去。正待再問其人姓名。不覺醒來。殘燭猶存。起行徘徊之間。窗前已遣了新皂靴一隻。包公計上心來。次日升堂。並不與人說知。即喚過親隨黃勝。吩咐汝可扮做一皮匠。密密將此靴挑在担上。往白鶴寺。各僧房出賣。有人來認。即來報我。勝領命來到寺中。稱呼賣僧靴。正值各僧行。都閑在齋舍裏。來看買。內一少年行者。提起那新靴來看。良久道。此靴是我日前着皮匠新做的。藏在房舍中。未知你如何偷來在此。黃勝初則與他在寺中爭辯。及行者取出原隻來對。果是一樣造的。黃勝故意大鬧一場。被行者衆和尚奪得去了。勝忙走回報。包公即差集公人。圍繞白鶴寺。捉拿僧行。當下沒一個走透。都被解入衙。先詢過認靴的行者。靠前排下嚴行法具。訊問謀殺婦人根由。行者心胆俱落。不待用刑。從實一一招出。逼殺索氏情由。包公將其口詞。彙成案卷。當判擬行者。與同謀和尚二人。爲用毒藥。以致逼死索氏。押上街心。斬首示衆。其同寺僧衆。知情通謀。事未發露。發配極惡州充軍。判訖後。包公回京。將此事報知仁宗。大加欽獎。下勅有司。榮其墓而旌表之。

## 一一一 忠節隱匿

卻說常言道。朝裏無人莫做官。這句話深爲有理。又有一句話。家裏無銀莫做官。這句話更爲有理。怎見得。如今糊塗世界。好官不過多得錢而已。設若朝內無人。家內無錢。任你做得上好官。也沒有人與你分個皂白。就如那守節的女子。若非官宦人家。又沒有銀子。送與上官。也不見有什麼名色在那裏。如今說河南有個縣丞潘賓者。居官時一文不要。西夏反。禦邊有功。這樣官職分雖小。難得如此。做上司官。理該奏上朝廷。加封官職。才是。乃竟索他銀子。方許他保奏。可憐這樣一個清正官員。那裏來得銀子。怎不教人氣死。一日包公正任在陰床斷事。接得一紙狀詞。正是潘賓的。

告爲匿忠事。居官不要一文。難道一文不值。禦賊自守百雉。難百雉無靈。風聞的每詐聾耳。保奏的只稱長手。陽世叩閣無路。陰司號泣自鳴。上告。

包公看罷道。潘賓可憐可憐。果然爲宮清正。禦賊有功。滿朝文武官員。多多少少。總不如你了。你在生時。何不鳴死。後却對誰說。潘賓道。在生時就如啞子吃苦瓜一樣。沒有銀子送他。任你說得口乾。那個管你三七二十一。可憐潘某生前。既不得好名。死後如何肯服。包公道。待我回陽。奏上朝廷。當封你一個好名。流芳青史。豈不美乎。潘賓道。生前榮與死後名。總是虛空。但恨那要銀子的官。在生不會保薦。如今沒處出氣。包公道。有我老包在這裏。任你陰陽人等。那有沒處出氣的。但把要銀子。寫下姓名與我。我自好處。潘賓寫完。剛呈上時。忽報門外有一個女子。口稱冤枉。包公道。着他進來。那女子呈上狀詞。

告爲匿節事。夫作沙場鬼。未見洞房花燭。妾作劍鋒魂。只想萬里長城。男未婚。女未嫁。四十歲自刎身亡。



官不豎立節坊。微魂何倚。託紅顏之簿命。雖甘汚吏之不法。宜究合行自呈。不嫌干冒。上告。

包公看完道。好個節女。如何官府不旌獎你。女子道。妾身方氏。因丈夫死於邊疆。未曾婚嫁。妾不願嫁二夫。直至四十二歲。無以度日。自刎身亡。府縣各官。貪污無賴。因妾家貧。默默而不與我表一個好名。故此含冤求伸。包公道。你且說下府縣官名姓來。我自有處。女子說完。包公批道。

審得玄忠玄節。乃人生大義。表忠表節。尤朝廷大典。某係本處正官。爲之伸奏可也。乃一匿其忠。清操之孤魂何忍。一匿其節。紅顏之簿命堪憐。風渺渺兮含哀。月皎皎兮在天。本身合行旌賞。本官俟用刑罰。

判完道。你二人且出去。待我題奏陽間天子。陰奏玉皇上帝。叫你們忠臣節婦。自有享福之處。那貪官自有吃苦的所在。

## 二二 巧拙顛倒

話說包公一日從陰床理事。查一宗文案。有一女子告狀。

告爲巧拙顛倒事。夫妻相配。莫道紅絲無據。彼此適當。方見皇天有眼。巧女子拙丈夫。鴛鴦綉出難與語。脂粉施來徒自憎。世上豈無拙女子。何不將來配我夫。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顛之倒之。特此感施。上告。

包公看罷大笑道。可笑人心不足。夫妻分床不睦。巧者原是拙之奴。何曾顛倒相陪宿。說罷將數語批在原狀上。粘在大門外。須臾乃告狀女子。見了連聲叫屈。求見包公。包公道。女子好沒分曉。如何連聲叫屈。女子道。還是陰司沒有分曉。爲何使人受屈。包公道。怎見得沒分曉。女子道。大凡人生在世。功名富貴。件件都假。只是夫妻情分。極是真的。原有巧拙不同。但做男子的。做女子的。亦有巧拙兩樣。若巧妻原配巧夫。豈不兩美。每見貌類嫵。

姆。行者桑間者。反配風流丈夫。以妾之貌。不在中女下。以妾之才。頗稱中女上。奈何配着一個癡不癡。憨不憨。呆不呆。啞不啞。這樣一個無賴子。豈不是注姻緣的全沒分曉。包公道。天下原無全美之事。國家亦有興衰。人生豈能無美惡。都緣你要揀好丈夫。那醜男子。就該沒有老婆了。那掌婚姻的。有各人一定的緣法。去那裏。強求不得的。再批道。

審得夫婦乃天作之合。不可加以人力。巧拙正相濟之妙。那得問以私意。巧妻若要揀夫。拙夫何從得妻。家有賢妻。夫不吃淡飯。合配之義。正在如此。這樣老婆。吾休得再妄纏。

批完又道。你今既有才能。不能配一個好丈夫。來世定發你一個好處。決不哄你。決不負你。且去。

### 一三三 三寶殿

話說福建福州福安縣。有章達德。家貧。妻黃氏。蕙娘生女玉姐。天性至孝。達德有弟達道。頗富。娶妻陳順娥。德性貞靜。又買妾徐妙蘭。皆美而無子。達道念五歲卒。達德有意利其家財。黃又以弟婦年少無子。常託順娥之兄陳大方。勸其改嫁。順娥却養大方之子元卿爲嗣。以繼夫後。誓不失節。達德以異性不得承祀。極力阻當。大方心恨之。順娥每逢朔望。及夫生死忌日。嘗請龍寶寺僧一清。到家念經。追薦其夫。亦時與之言語。一清只說章娘子有意。心上要調戲之。一日又遣人請誦經。來超度。一清令來人先經卷担去。隨後便到其家。見戶內無人。一清直入順娥房中去。低言道。娘子屢次召我。莫非有憐念小僧心的。乞今日見捨。恩德廣大。順恐婢聞出醜。亦低低答道。我只教你念經。豈有他意。可快出去。一清道。娘子無夫。小僧無妻。成就好事。豈不兩美。順娥道。我因你是好人。今說這臭口語。我叫大伯懲治死罪。一清道。你真不肯。我有刀在此。順娥道。殺也由你。我何等人。你敢無禮。要

走出房。被一清抽刀殺死。取房中一件衣服。將頭裹出。藏經担內。復出來在門外叫章娘子。無人答應。再叫二三聲。徐妙蘭乃追出來。今正要念經。我叫大娘來吩咐。他入房去。見主母殺死。鮮血鋪地。連忙走出叫道。了不得也。大娘被人殺死。隔舍達德夫婦聞知。卽走來看視。不見丫頭。驚訝不知是何人殺之。只緣經担是先來放在廳上。一清惟空身在外。那知頭在經担。所以搜遠不搜近呢。達德乃發放一清去云。今日不念經了。一清將經担挑去。以頭藏於三寶殿。一發無蹤了。妙蘭遣人去請陳大方來。外人唧唧嚶嚶。都疑是達德所殺。陳大方到包巡按處。告了達德。包公將狀付府提問。昌知府乃訊大方道。陳順娥何時被殺。大方道。早飯後。日間那有賊殺人。惟達德左鄰有門相通。故能殺之。又盡得頭去。倘是外賊。豈無人見。昌知府道。順娥家更有婢奴。使用人否。大方道。妹子貞靜避嫌疑。並無奴僕。只一婢妙蘭。倘婢所殺。亦藏不得頭也。昌知府見了大方詞順。便將達德拷打。勒逼招承。但頭不肯認。審訖卽解報巡按。包大人又批下縣。詳究陳順娥之首級下落。結報時。尹知縣是貪酷無能之官。只將章達德限尋陳順娥頭。且哄道。你尋得頭來。與他全體去葬。我便申文書放你。累至年餘。達德家貧如洗。薰娘與女紡織刺綉。及親鄰乞借。挨度盤纏。女玉姐性孝。因無人使用。每日自去送飯。見父親含淚垂涕問道。父親何日得放出。達德道。尹爺限我得嬌娘頭來。卽便放我。玉姐歸對母道。尹爺說尋得嬌娘頭出。卽便放我父親。今根究年餘。越無蹤跡。怎麼尋得。我思父親牢中受盡苦楚。我與母親日食難度。不如待我睡着。母親可將我頭取去。當嬌娘頭的頭。與尹爺。方可放得父親。母道。我兒你話當真。你今已十六歲。長大了。我意要將你嫁與富家。或爲妾。或爲妾。索幾兩聘銀。將來我二人度日。何說此話。女道。父親在牢受苦。母親獨自在家受飢。我安忍嫁於富家。自願飽煖。就得聘銀。若用盡了。又尋不出。那時我嫁人。是他婦人。怎肯容我。歸替父死。今我死。放得父保得母。是一命保二命。若不保出父。則父死牢中。我與母必不嫁人。亦是餓死。我念已決。若不忍殺我。便去縊死。望母親

將我頭去當婦娘頭。則放出父親。死無所恨。母道。我兒你說替父雖是我安忍捨你。况我家未曾殺婦娘。天理終有日明白。且耐心挨待。再不可說那斷頭話。母遂步步留心了幾日。玉姐不得縊。乃告母。我不從母命。不須防矣。母防亦稍懈。未幾玉姐縊死。母乃解下枕屍在股。痛哭一日。不得已持起刀來。又放下。數次割不得下。乃思道。若不忍割他頭來。救不得夫。他亦枉了一死。地下目亦不瞑。遂焚香祝之。將刀砍夾。終是心酸手軟。手軟膽寒。割不得斷。着力幾刀。方能割下。母持起頭來。一痛而絕。須臾復蘇。乃脫自己身上淨衣。裹住女頭。明日送至牢中。與夫夫問其所得之故。黃氏答之。夜有人送來。想其人念汝受刑之久。故送出來也。章達德以頭呈與尹爺。尹知縣自思能賺得順娥頭出。爲達德所殺是真。卽坐定死罪。將達德一千人解上巡按。包大人取頭上驗。見頭是新砍的。卽怒達德道。你殺一命卽該死。又在何處殺這頭來。順娥死已年餘。頭必臭腐。此頭乃近日。豈不又殺一命。達德推黃氏得來。包公將黃氏拷問。黃氏哭泣不已。欲說數次說不出。大人怪之。問徐妙蘭。妙蘭把玉姐自己縊死。欲救父親之事。哭訴一遍。達德夫妻一齊大哭。包公再取頭看。果是死後砍的刀痕。並無血跡。乃亦下淚。歎息道。人家有此孝親之女。豈有殺人之父。再審妙蘭道。那日早辰。有甚人你家來。妙蘭道。早晨並無。早飯後有念經和尚來。叫我主母已死了。頭已不見了。包公將達德輕監收候。吩咐黃氏。常往僧寺去祈禱許願。倘調有調戲言。便可向他討頭。黃氏不時往龍寶寺。或祈籤。或詳爻。或許願。哭泣禱祝。願尋得婦娘的頭。往來習熟。與僧言語。僧一清留之午飯。挑之說道。娘子娘子。何愁無夫。便再嫁個好的。落得自快樂。黃氏道。我雖然肯嫁。人也不肯娶犯人之妻。正沒奈何。一清道。嫁人不須嫁。若有與我好。也落得你衣食。黃氏笑道。落得我更好。更得神佛保佑。尋得婦娘頭來。亦好與他交官。一清見肯允。把手來扯住道。你但與我好。我有靈牒。明日替你燒去牒。必得頭出來。黃氏道。得頭了案。我誓願與你終身儉情。一清引起慾心。緊抱要奸。黃氏道。你無靈牒。只是哄我。這是你要有法。先牒出

頭來。待明日任你。不好。不然我豈肯送好事與你。一清此時慾心難止道。只與我好。少頃無頭變也。變一個與你。黃氏道。我身現在。你變個頭來。卽與你今日好。你且放了手。我恐你騙我。一清色胆如天。乃哄黃氏道。有別個婦人來寺。一行脚僧。姦之不肯。被他殺了。頭藏在三寶殿後。你不從我。亦殺你湊雙。肯從就將那頭與你。黃氏道。你妝此嚇我。先與我看。然後行事。一清引出示之。黃氏道。你出家人。真狠心也。一清又邀歡。黃氏推道。適間與閒談。引動春心。真是肯了。今見這人頭。嚇得心碎魂飛。全無興矣。決定明日罷。那頭是一清親手殺的。豈不虧心。亦道我見此頭。亦心驚肉跳。全沒興了。你明日千萬來。黃氏道。我不來。你明日來我家也不妨。要我先過你手。然後你送那物與我。黃氏歸。召章門幾人。教他直入三寶殿後。搜出頭來。將僧一清。鎗送包公。一夾便招前情。卽押一清斬首。再仰該縣。爲陳氏章氏豎立牌坊。賜之二匾。一曰慷慨完節。一曰從容全孝。又爲之折章達道之宅。改立貞孝祠。以達道田產一半入祠。供四時祭祀之用。仍與達德掌管。

## 二四 一陰卦

話說山東唐州民婦房瑞鸞。十六歲。嫁夫陳大受。至二十二歲。而夫故。生男可立。僅週歲。乃苦節守寡。辛勤撫養。不覺可立已十八歲。能任薪水。耕農供母。甚是孝敬。鄉里稱服。房氏自思。子已長成。惜乎家貧。不能爲之娶婦。傭工所得。僅足供一人。苟如此。則我終身雖能爲夫守節。而夫終是無後。反爲不孝之大。乃焚香告夫道。我守節已十七年。心可對鬼神。並無變志。今夫若許我守節終身。隨賜聖二爻。若許我改嫁以資銀。待兒娶婦以爲夫繼。其後可賜陰爻。一擲果是陰爻。又祝道。爻卦非陰卽陽。我未敢信。夫主有靈。爲存後爲大。許我改嫁。可再得一陰爻。又連手二擲。仍是陰爻。房氏乃囑人議婚。子可立泣阻道。母親苦在早年。乃兒到今年。老改嫁。空費前心。必是

我爲兒不孝。供養有不周處。憑母親垂撻。兒知改過。房氏道。我定要嫁。你阻不得。上村有富民衛思賢。年五十喪室。素聞房氏賢德。知其將改嫁。卽託媒來議。慨然以銀三十兩來聘。房氏道。此銀你用木匣鎖封了。與我帶去。鑰匙交與你。我過六十日。歸來看你。可立道。兒不能備衣粧與母。豈敢要母銀。憑母親帶去。兒不敢受鎖鑰。母子相泣而別。房氏到衙門兩月後。對夫道。我意本不欲嫁。奈家貧欲得此銀。代兒娶婦。故致失節。今我將交銀與兒。爲之娶了婦。便復來也。思賢道。我前村佃戶呂進祿。是個樸實人。有女月娥。生得莊重有福相。今年十八。與你兒同年。我卽爲媒聘娶之。房氏回兒家。謂可立道。前銀恐你浪費。我故帶去。今聞呂進祿有女。與你同年。我將此銀去娶之。可立依允。娶得月娥入家。果好個莊重女子。房氏見之歡喜。看兒成親後。復往衙門去。誰料周可立是個義方人。雖然甚愛月娥。笑容款洽。却不與他交合。夜則帶衣而寢。將近一年。月娥不得已。乃言道。我謂你憎我。又是十分相愛。我謂你不知事。說來又曉得。如何去年四月成親。到今正月。將滿一年。全不行夫婦之情。你既不先邀我。今要邀你雲雨歡合。不由你假至誠也。可立道。我豈不知少年夫婦。樂意情濃。奈娶你的銀。是嫁母的。我不忍以賣母身之銀。夫妻奉衾枕也。今要積得三十兩銀。還母方與你交合。呂氏道。你空着手作家。僅足度日。何日積得許多銀。豈不終身鰥寡。可立道。終身還不得。誓終身不破戒。若恐誤青春。任你另行改嫁。別家歡樂。呂氏道。夫婦不和而嫁。亦是不得已者。因不得情慾而嫁。是狗彘之行也。豈忍爲之。不如我回娘家。與你力作。將銀還了。然後回家完姻。可立道。如此甚好。將月娥送往岳丈家去。至仲冬。進祿將送女回夫家。月娥再三推托不去。父怒之。月娥乃與父道。其故進祿不信。與兄進壽言之。進壽道。是也。日前我在姪婿左鄰。王文家取銀。因問可立爲人何如。王文對我道。那人事母至孝。對妻是呆子。因未還母銀。不肯宿妻。是真進祿道。我家若富。也把幾兩助他。我又不能自給。女又不肯改嫁。我想也無法了。進壽道。姪女旣賢淑。姪婿又是孝子。上天必不久困此人。我正爲此

事已湊銀三十兩。與姪女帶去。他後有得還我亦可。沒得還我。便當贈送孝子。人生有銀。不在此處用。徒作守財虜。何爲。月娥得伯父助銀。不勝欣悅。拜謝而歸。月娥歸至房中。將銀擺在桌上。看了一看。數過數件。乃收入廚內。然後歸灶房炊飯。誰知右鄰焦黑。在壁縫中窺伺其銀。從門外入來偷去。少頃。周可立歸。卽入廚房。見妻面上有春色。吃午飯後。卽入房去。不見其銀。問夫道。銀子你拿何處去了。夫不知來歷。問道。我拿甚銀。妻道。你莫欺我。問伯父借銀三十兩。與你還婆婆。我數過二十五件。紬帕包置在桌廚內。方才你進來房門响。是你入房中拿去。反要故意惱我。夫道。我直進廚房來。並未入睡房去。你伯父甚大家。有三十兩銀借你。你想此計回來。故圖賴我。要與我成親。我誓定嫁你。決不落你圈套。呂氏道。原來你有外交。不與我成親。今拿我銀去。又說嫁我。是我將銀僱你嫁也。且何處借銀。遠得伯父。可立再三不信。呂氏思今夜必然好合。誰知遇着此變。不勝忿怒。便去自縊。幸得索斷。跌下。鄰居都來救了。有天雷打死一人。衆人聚看。腰有銀三十兩。送與呂氏認之。呂氏道。是也。衆人方知焦黑偷銀被震。未半响。呂進祿進壽。衛思賢。房氏。皆聞知來看。衆皆稱天道神明。乃由周可立孝心感格。呂月娥之義不改嫁。此志明白。呂進壽之仗義疎財。無不歎服。由是衛思賢道。呂進壽百金之家耳。肯分三十金贈姪女。以全其孝節。我家蓄萬金。止親生二子。雖捐三百金。與你之前子。亦豈爲多。卽寫關書一紙。分三百產業與周可立收執。可立堅辭不受道。但以母與我歸養足矣。不願產業也。思賢道。此在你母意何如。房氏道。我久有意。欲奉你終身。得少餘殘喘。仍歸周門。但近懷三月孕。正在兩難。思賢道。孕生男女。則你代撫養長大還我。以我先室爲母。若強你歸我家。則你子無母。你夫無妻。是奪人兩天也。向三百產業。你兒不受。今交與你。以表夫婦一載之義。將此情呈於包公。包公爲之旌表其門。房氏歸後。生一子。名如養。至十歲還衛家。後中經魁。

## 二五 乳臭不調

話說濟州城內有姓韓名定者。家道富厚。與許二自幼相交。許二家貧。與弟許三作牙僧。常往河口作客商。趁錢度日。一日許二與弟議。貿易我兄弟都會做。只是缺少本錢。難以措手。嘗聞兄與韓某相交甚厚。韓家大富。何不向他借幾千錢做本。許二依其言。次日逕來韓家相望。韓某出見。許二笑道。多時不會老兄。請入裏面坐。許二進入廳坐定。乃開言說道。久要見賢弟。計議一事。不敢出口。誠恐不允。韓某道。老兄自幼相知。有甚事但說不妨。許二道。要與江湖販賣些閒貨。缺少銀兩湊本。故來見弟商議。要借些銀子。韓某道。老兄還是自做。還約伴同做。許二不瞞直告。以與弟許三同往。韓某初則欲許借之。及聞說與弟相共。就生個事故。推托目下受辦官糧。未有餘錢。不能如命。許二知其推故。再不開言。辭別而去。道知其意。許三聽完道。韓某太欺人。終不然我兄弟沒他的本錢。就成不得事。須再計議。時韓某有養子名順。聰明俊秀。一日與朋友往郊外踏青。順帶得幾兩碎銀在身。作逢店飲酒之資。至晚衆友已散。獨韓順飲了幾杯。不覺醉來。遂於新田驛半嶺亭子上睡去。却遇許二兄弟過韓子之傍。許三認得亭子上伏睡的是韓某養子。對兄道。休怪弟太毒。深恨韓某無禮。今乘夜間。四下無人。殺死此子。以雪前日之恨。許二道。由弟所爲。只宜小心。許三取出利斧一把。劈頭砍下。命送須臾。搜身上藏有碎銀數兩。盡剝切而去。棄屍於途中。有張木匠要趕城中某處造作。五更初攜着籃行來半嶺。忽見一死屍。倒在途。遍地是血。張木匠大驚。逕抽身而回。及午韓定知之。急來認時。正是韓順。不勝痛恨。遂集里鄰驗視。其致命處。乃斧痕也。隨跟血跡尋究。正及張木匠之家。鄰里皆道是張匠謀殺。張夫婦有口難辯。惟仰天叫屈。那裏肯招。韓某催逼跟勘。夫婦不勝拷打。遂爭誣服。是時包太尹道經濟州。所屬官員。出郭迎接。包公入廳坐定。詢問有司。本處有疑獄否。職官盡前稟他無疑獄。惟韓某告發張木匠謀殺其子之情。張夫婦爭供。事有可疑。包公即提張木匠夫婦細詢之。張匠悲泣嗚咽。將前情訴了一遍。包公正在遲疑間。見一小孩童。手持一帕飯。送來與獄卒。連說數句私



語。獄卒點頭應之。包公卽問獄卒。適那孩童與你道何語。獄卒不敢實對。乃道那小孩童報說小人家下有親戚來到。令今晚早些回家。包公知其詐。呼那孩童入後堂。見獄卒有何話說。孩童尙是乳臭不調之子。口快直告道。今午出東街。却遇二人在茶店裏。與我銅錢五十文。教我獄中探訪。包丞相密問張木匠。看其夫婦。何人承認。是此緣故。別無他事。包公卽命張龍趙虎吩咐道。你隨這孩童前往東街茶店裏。捉得那二人來見我。趙張二人領命。便跟孩童逕到東街。在那裏候孩童回報。張趙搶進。登時捉住。解入公廳。包公跟勘道。你謀死之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初則許二兄弟尙抵賴。不肯認。包公命孩童證其前言。二人驚駭。不能隱諱。供出謀殺情由。及拘韓某問之。韓某方悟。當日許二來告借銀子不允。致恨之由。審決明白。遂問許二兄弟償命。放張匠夫婦回家。

## 二六 妓師無異

話說揚州離城五里。有一人姓謝名景。乞養一子。名謝幼安。娶得城裏蘇明之女爲媳婦。一日蘇氏有房姪蘇宜。來其家探親。謝幼安以爲無賴之徒。頗厭慢之。蘇宜懷恨而去。未過半月間。幼安往東鄉看管耕種。路遠不能回家。是夜有賊名李強。探知幼安不在家。乘黃昏入蘇氏房中躲待。將及半夜。盜了其婦首飾。正待開房門走出。被蘇氏知覺。急叫有賊。李懼隨手拔出一把尖刀。刺死而去。及至天曉。謝景夫婦起來。見媳婦房門未閉。喚聲不應。其姑特進房中問之。見死屍倒在地上。血污滿身。大叫道。禍事。誰盜入房中。殺死媳婦。盜取首飾而去。謝景聽罷。慌張無措。及幼安回來。見了不勝悲哀。父子跟勘殺人者。十餘日不見下落。蘇宜深恨往日慢他之仇。陳告於劉太尹處。指告謝某欲淫子婦。不從殺之以滅口。劉尹證問謝景道。焉有盜殺人而婦不致爭鬪。與他逕離房中。內外無一人知者。此是你自謀殺。何不招認。謝景不能明。惟叫冤而已。劉尹用長枷監於獄中。及包公來到揚州。

審決獄囚。幼安首先陳告父之冤情。包公覆卷再問。謝景所訴。與前情無異。知有不明。吩咐禁卒。散疎於獄三五日。當究下落。却說李強。既殺謝家之婦。隱埋未現。惡心尙未肯休。在城有姓江名佐者。極富之家。其子榮新娶。李強乘人亂雜時。入新婦房中。躲入床下。夜深行盜。被人捉獲。次日逕解包衙。包公審之。李強道。彼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之用藥耳。包公審問完。想道。此女縱有僻疾。焉肯令他同行。此人行動。是盜無疑。遂心生一計。卽遣軍牌一人。往城中尋個美妓進衙。令之美飾穿著。與江家媳婦無異。次日取出李來證。那李賊只道江家新婦。呼婦小名道。你邀我治病。反執我爲盜。妓不答。包公道。既平日識汝女。今何認妓爲新婦。想往日謝家婦。亦是汝殺。卽差公牌到李賊家搜取。搜得首飾一篋。幼安認說是故妻蘇氏之物。李驚服不能抵賴。遂招認殺死蘇氏之情。及至江家行盜被捉。根由審勘明白。用長枷監入獄中。問決處罪。杖蘇宜誣執之罪。謝景乃得釋。大快人心。

## 二七 窗外黑猿

話說西京離城五里。地名永安鎮。有一人姓張名瑞。家極富貴。娶城中楊安之女爲妻。楊氏賢慧。處家有法。長幼聽從。呼令生一女名兆娘。聰明貌美。鍼刺精通。父母甚愛惜之。嘗言此女須得一佳婿。方肯許聘。十五歲尙未許人。瑞有二僕。一姓袁。一姓寇。寇僕忠厚而勤於事。袁僕刁詐而賣其主。一日因怒於主。被主逐出。袁疑是寇攛掇於主人。故遭遺逐。遂合恨於寇。每思以殃報之。忽一日張瑞由莊上回家。感重疾。服藥不效。延十數日。張自量不保。喚楊氏近前囑道。我無子嗣。只有女兒。年已長成。或我不起。後常卽適人。休留在家。寇僕爲人。小心勤事。家務任之亦可。言罷而卒。楊氏不勝哀痛。收殮殯葬。作完功課後。楊氏言令里孀與女兒商議。親兆娘聞之。抱母大哭道。吾父故未期年。且無別兄弟。今便將女兒出嫁。母親靠着何人。願在家善侍母親。再過二年。許嫁未遲。母憐

其孝。遂息是議。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張某已故。又是三四個月。家內事務。出入田租。盡是雍僕交理。雍愈自緊密。不負主人囑託。楊氏總無疑慮。正值納糧之際。雍僕見楊氏攜女全赴席。袁僕知楊氏已出。抵暮入其家。欲盜彼財物。逕進裏內。入房中。撞見雍僕在床上。打點錢貫。袁僕怒恨起來。道：爾諂主人。逐我出去。你今把持家業。是何道理。就拔出一把尖刀來殺之。雍僕措手不及。脅下被傷。一刀氣絕。袁僕摸取錢貫於篋中。急走回家。並無人知。比及楊氏飲酒而歸。喚雍一時不見。走進屋裏尋覓。被人殺死在地下。楊氏大驚。哭謂女兒道：張門何大不幸。丈夫纔死。雍僕又被人殺死。怎生仰理。其女亦哭。被鄰人知之。疑雍僕又死得不明。時又有莊佃汪某。乃往日於張之仇人。告首於洪知縣。洪拘其母女。并僕婦十七人審問。楊氏哭訴不知殺死的情由。汪指稱其母女與人通姦。雍僕妬姦。故被姦夫所殺。洪信之。勒令其招。楊氏不肯誣服。連年不決。累死者數人。其母女被拷打。身無全膚。家私銷乏。兆娘不勝其苦。爲母道。女旦夕死矣。只恨無人顧視母親。此冤難明。當質之於神。母不可誣服招認。以喪名節。言罷。嗚咽不已。次日兆娘果死。楊氏感傷。甚至亦欲自盡。獄中多人皆慰勸之。方得不死。明年洪已遷去。包公來按西京。楊氏聞之。重賄獄官。得出陳案。包公跟勘其事。拘鄰里問之。皆言雍僕之死。未知是誰所殺。然楊氏母女的無虧行。可憐其死者不下數人矣。包公亦疑之。次日齋戒。禱於城隍司道。今有楊氏疑獄。連年不決。其有冤情。當以夢應。我爲之決理。禱罷。回衙。秉燭坐於寢室。果及三更。一陣風過。吹得燭影不明。起身視之。彷彿見窗外一只猿在。包公卽問道：是誰來此。猿應道：特明誣楊氏之獄。包公卽開窗看時。四下安靜。悄無人聲。不見了那猿。沉吟了半晌。計上心來。次日一早升堂。取出楊氏一千人問道：爾家家僕有姓袁人否。楊氏稟道：只因丈夫在日。有走僕姓袁。餘外別無姓袁者。包公卽差公牌。拘得袁僕。到衙勘問。袁僕不肯招認。包公又差人到袁家。搜取其物。得篋一個。內有銀錢數貫。特來見包公。包公乃問楊氏：認篋是當日付與雍僕。盛錢秤糧之物。包公乃問袁

道。殺死人者是汝。尙何抵賴。因令取長枷監於獄中。跟勘袁僕不能隱。只得吐案。供出謀殺情由。包公疊得文案。將袁厥決。洪某誣陷良人。發配遠城充軍。遂放出楊氏。并一千人還家。人以爲其女發願先死。訴神白究之應。

## 二八 洪口漁翁

話說揚州有一人。姓蔣名寄字天秀。家道富貴。平素好善。一日忽有老僧來其家化緣。天秀甚禮待之。僧人齋罷。乃道貧僧山西人氏。削髮東京報恩寺。因爲寺東殿少一尊羅漢佛像。聞長者平素好佈施。故貧僧不遠千里而來。天秀喜道。此特小事。豈敢推託。卽令琴童入房中。對妻張氏說知。取過白銀五十兩出來。付與僧人。僧人見那一錠銀子笑道。不消一半。就滿得起一尊佛像。何用許多。天秀道。師父休嫌少。完滿羅漢寶像以後。餘者作齋功課。普度衆生。僧人見其歡喜佈施。卽收了白銀。辭別出門。心中暗想。適見施主相貌。目眶下現一道死色。當有大災。彼如此存心。我今豈得不說與他相知。卽回步入見天秀道。貧僧頗曉麻衣之術。視君之貌。今年當有大厄。慎防百日。庶或可免。再三叮嚀而別。天秀入後舍。見張氏道。化緣僧人沒話說得。故相我今年有大厄。可笑可笑。張氏道。雲遊僧人。必多有個見識。彼旣言之。正須謹慎。時值花朝。天秀正邀妻子。在後花園游賞。有一家人姓董。是個跟人。於那日正與使女春香。在花園亭子上鬪草。天秀遇見。將二人痛責一番。董家人痛恨在心。將過一月。有一表兄黃美。在東京爲通判。有書來請天秀。天秀接得書。入對張氏道。知欲去。張氏答道。日前僧人說君有厄。不可出去。且兒子又年幼。不去爲是。天秀不聽。吩咐董家人收拾行李。次日辭妻。吩咐管照門戶而別。天秀與董家人并琴童。行了數日旱路。到河口。是一派水程。天秀討了船隻。將晚泊天峽灣。那兩個梢子。一姓陳。一姓翁。皆是不善之徒。董家人懷恨日前被責。欲報無由。是夜乃與二梢子商議道。我官人箱中有白銀百兩。行裝衣資極

廣。汝二人若能害之。此貨物將來均分。陳翁二梢笑道。汝雖不言。吾有此意久矣。是夜天秀與琴童在前艙睡。董家人在後艙睡。將近三更。董家人叫聲有賊。天秀夢中驚覺。便仰頭出外來看。被陳梢拔出利刃。一下刺死。推在河裏。琴童正要走時。被翁梢一棒。打落下水。三人打開箱子。取出銀子均分訖。陳翁二梢向前撐回船去。董家人將財物走出蘇州去了。當下琴童被打昏迷。幸得不死。浮水上岸去了。號泣連聲。天色漸明。忽上流頭。有一漁舟下來。聽得岸邊有人啼哭。撐船過來看時。是個十七八歲小童。滿身是水。問其來由。琴童哭告被劫事。漁人卽撐船帶他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乃問汝還要回去。還同我此地過活。琴童道。主人被難。不知下落。如何回去。情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從容爲你訪問。劫賊是誰。再作道理。琴童拜謝不題。再說當夜天秀被殺。屍首流入蘆偷港裏。隔岸便是清河縣城西門。有一慈慧寺。正是正月十五日。會作齋事。和尚都出港口放水燈。見一屍首。鮮血滿面。下身衣服尚在。老僧道。此必是作大客商。爲人謀死。流停在此。內中有一老僧道。我等當發慈悲心。將此屍於岸上埋之。亦是好事。衆僧依言。揭起屍首埋訖。是時包公因在揚州賑濟事畢。轉東京路。逕清河邊。正行之際。忽馬前一陣怪風起去。旋轉不已。包公疑怪。卽差張龍。隨此風下落。張龍領命。跟旋風而來。至河岸乃歇。張龍回復包公。遂留在清河縣住宿。次日而委官帶公牌前往。掘開視之。見一死屍。宛然額上傷一刀痕。諭知縣驗視明白。問前面是那裏。公人稟道。是慈惠寺。知縣令拘僧行問之。皆言日前因放水燈。見一死屍。流停在港裏。故收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知縣道。分明是汝衆人謀死。還有何說。因令將此一起僧人。誤監於獄中。回復包公。包公再取出跟勘。各稱冤枉。不肯招認。包公自思。既是僧行謀殺人。其屍必丟於河裏。豈又肯埋於岸上。事有可疑。因令散監衆僧。將有二十餘日。尙不能決。時四月盡間。荷花盛開。本處士女。有游船之樂。忽一日。琴童與漁翁。正出河口賣魚。正遇着陳翁二梢。在船上賞花飲酒。特來賣魚。琴童看見。是謀他主人的。卽密與漁翁說知。漁翁道。汝主

人之仇可報。卽今勾大人在清河縣。斷一獄事。未決。留在於此。汝宜卽投告。琴童連忙上岸。逕到清河縣公廳中。見包公。告訴主人被船梢謀死情由。現今賊人在船上飲酒。包公聽罷。遂差公牌李黃二人。隨琴童來河口。登時入船拘獲。陳翁二梢。見琴童在證。疑是鬼使神差。二人招承明白。使長枷監於獄中。放回衆僧。次日包公取出賊人。刼殺事斷明白。疊成案卷。押付市心斬首訖。當下未捉到董家人。包公令琴童給領銀兩。用木棺盛了屍首。帶喪回鄉埋葬。琴童拜謝自去。酬了漁翁。帶喪轉揚州不題。後來天秀之子蔣任卿。讀書登第。官至中書舍人。董家人因得銀本。成巨商。數年後在揚子江遇盜被殺。財本一空。天理昭彰。分毫不爽。

## 二九 紅衣婦

話說江州在城有二鹽僮。皆貫通客商。迎接往來之家。一姓鮑名順。一姓江名玉。二人雖是交契。江多詐而鮑敦厚。鮑僮得鹽商抬舉。置成大家。婁城中黃億女爲妻。生子名叫鮑成。專好游獵。父母禁之不止。一日鮑成領家童萬安。出去打獵。見潘長者園內柳枝上有一黃鶯。鮑成放去一彈。打落園中。時潘長者衆孫女在花園遊戲。鮑成着萬安入園去。拾那黃鶯。萬安進前。見園中有人。不敢入。鮑成道。爾如何不拾黃鶯與我。萬安道。園中有一羣女子。如何敢冒進去。須待女子轉回。然後好取。鮑成遂坐亭子上歇下。及到午邊。女子回轉去後。萬安越牆去。尋覓黃鶯不見。出來說知。鮑成沒有鶯兒。莫是那羣女子檢得去了。鮑成大怒。劈面打去。萬安鼻上受了一拳。口出鮮血逆流。大罵一頓。萬安不敢做半聲。隨他回去。亦不對主人說知。黃氏見家童鼻上血跡。問道。今日爾與小主人上街也。未曾見萬安。不應。黃氏再三問故。萬安只得將打獵的事情說了一遍。黃氏怒道。人家養子。要讀詩書。日後方與父母爭一口氣。有此不肖。專好游蕩閑走。却又打傷家人。卽將獵犬打死。使用器物。盡行毀壞。送於生

所不令回家。鮑成深恨萬安。暗要生個惡念捏他。只是沒有機會處。忍在心頭不題。却說江玉雖亦通鹽商。本利折耗。做不成家。因見鮑僧富貴。思量要圖金銀。一日心生一計。前到鮑家。叫聲鮑兄在家否。適鮑由外歸來。入見江某。不勝之喜。便令黃氏整酒款待之。江鮑對席飲酒。二人席上。正說及經紀上事。江某笑道。某有一場大利息。本欲去做。無奈缺少銀兩。特來與兄商議。須攬着財本前去方能入手。鮑問甚事。江答蘇州巨商。有綾錦百箱。急欲賤售回去。此行得百金。可收其貨。待價而售。利息可有百倍。鮑僧固愛財物的人。歡然許他。約以來日。在江口相會。同往江邊。飲罷辭去。鮑以其事。與黃氏道知。黃氏意甚不樂。鮑某意堅難阻。卽收拾百金。吩咐萬安挑行李。後來次日清早。攬金出門。將到江口。天色微明。江某與其僕周富。共姪三人備酒。先在渡口等。一見鮑來。卽引上渡。江玉曰。霧氣迷江未出。且與兄飲幾杯開渡。鮑依言不辭。一連飲了十數杯早酒。自覺醉意。江某誘勸多飲幾杯。鮑言早酒不消許多。江怒道。好意待兄。何以推託。卽袖中取出秤錘擊之。正中鮑目。跌倒。在渡。二姪竟縛殺之。取其金。投屍於江。回來。比及萬安挑行李到江口。不見主人所在。等到日午。問人。皆說沒有來。萬安只得回去。見黃氏道。主人未知從那條路去。已趕他不遇而回。黃氏自覺心痛。怏怏而已。待過三四日。忽報江某已轉。黃氏卽着人問之。江某道。那日等候鮑兄不來。我自己開船而去。黃氏驚慌。聽了之後。令人四下尋訪。並無消息。鮑成在生所聞知。想道。萬安必是謀死。故挑了行李。來回購過。卽具告於王知州。拘將萬安到衙審問。萬安冤不肯招。鮑成復稟。說是多年刁僕。是他謀死無疑。王知州信之。用嚴刑拷打。萬安受苦不得過。只得認謀殺情由。長枷監於獄中。鉄案已成。該正大辟。是冬仁宗命包公審決天下死罪。萬安亦解東京來聽審。問至萬安案卷。萬安悲號不已。告以前情。又道。前生當遭主人死債耳。包公想道。白日謀殺人。豈無見知者。若利主人之財。則當遠逃。甯有挑担回家之理。便令開了長枷。散監獄中。密遣公牌李吉吩咐。前到江州鮑家。訪察此事。若有人問萬安。只說已典。

刑了。李吉去後。且說江某得鮑之金。遂致大富。及聞萬安抵命。心常忽忽。惟恐發落。忽夜夢見一神人告道。你得鮑金致富。屈他僕抵命。久後有穿紅衫婦人。發露此事。你且謹慎。江夢中驚醒。密記在心。後月餘。果有穿紅衫婦人。遺鈔五百貫。來向江買鹽。江忤然在心。迎接婦人至家。甚禮待之。婦人道。與君未相識。何蒙重敬。江答道。難得貴娘子來。有失迎敬。但要鹽。須取好的送去。何用錢買。婦人道。妾夫婦於江口販魚。特求君鹽醃藏。若受價買。卽轉買千担。江惟謹從命。倍價於鹽。婦人正待辭行。值僕周富。倒一盆穢水過來。滴汚婦人紅衣。婦人甚怒。江陪小心謝懇道。小僕失盆汚衣。萬乞恕罪。情願洗衣資錢。婦人猶懷恨在心。江怒將僕綱之。撻而縱放。周富心懷其恨。竟至鮑家見黃氏。報說某日謀殺鮑順的事。黃氏大恨。正思議欲去首告。適李吉入見。黃氏稱說自東京來。缺少路費。冒進貴府。乞賜盤川。黃氏便問。你自東京來。曾聞萬安獄事否。李吉道。已處決了。黃氏聽罷。悲咽不已。李吉問故。黃氏道。今殺吾夫者。已明白。誤殺此人抵命了。李吉不隱。乃告以受包公命訪察之由。黃氏取過花銀十兩。令公人帶周富。星夜趕東京。入府衙。見包公告首。訴出真情。包公遣公牌到江州。提江玉一千人到衙。用長枷監於獄中。跟勘。江不能抵說。一口招認。疊成案卷。問江某叔姪三人抵償。放了萬安。追還白金。給一半賞周富回去。而鮑順之冤始雪矣。

### 三〇 烏盆子

話說包公爲定州太守。有李浩者。揚州人。家私巨萬。因來定州買賣。去城十餘里。飲酒醉歸。不能行走。在路中醉去。至黃昏。有賊人丁千丁萬。因見浩身畔資財。路上同謀。乘醉扛去僻處。奪其財物。有百兩黃金。二人均分之。歸家遂與慎密藏下。二人又相議道。此人醉醒。不見了此物。必往定州上訴。不如打死這漢子。以絕其根。遂將李



浩打死。扛抬屍首入窰間。將人燒化。然後取出灰骨。搗碎和爲泥土。燒得瓦盆成後。定州有一王老。買得只個盆子。將盛尿用之。忽一夜起來小遺。不覺盆子叫屈聲道。我揚州客人。你如何向我口中小遺。王老大驚。遂點起燈。來問這盆子。你若果有冤枉。請分明說來。我與你伸雪。盆子遂答道。我是揚州人。姓李名浩。因去定州買賣。醉倒路途。被賊人丁千丁萬。奪我黃金百兩。喪了性命。燒骨成灰。和爲泥土。做成盆子。有此冤枉。望將去見包太守。我在廳前。供明此事。久後得報。王老聽罷愕然。過了一夜。次日遂將這盆子。去府衙告首。包公問其仔細。王老將夜來瓦盆所言。訴說一遍。包公隨呼手下。將瓦盆取進塔下問之。瓦盆全不答應。包公怒道。只老頭子將此事誣服官府。責令出去。王老被逐。遂將瓦盆帶回家下。怨恨而已。夜來盆子又叫道。老子休悶。今日見包太守。爲無掩蓋。這冤枉難訴。願以衣裳借我。再去見包太守一次。待我逐一陳訴。決無異說。王老驚異。不得已。次日又以衣裳蓋瓦盆。去見包太守。說知真情。包公亦勉強問之。盆子訴告情事冤屈。包公大駭。便差公牌喚了丁千丁萬。良久公差押二人到。包公細問殺李浩因由。二人訴無此事。不肯招認。包公令收入獄中。跟勘。竟不肯服。包公遂着差人。喚二人妻來。跟問之。二人之妻。亦不認招。包公道。你夫二人。已將李浩謀殺了。奪去黃金百兩。骨燒爲灰。和泥作盆。金是你們藏了。你夫是自己分明認着。你還抵賴甚麼。其妻驚恐。遂告包道。是有黃金百兩。埋在牆中。包公即差監其妻子回家。果於牆中得之。帶見包公。包公令取出。丁千丁萬問之曰。你妻子却取得黃金百兩在此。分明是你二人謀死李浩。怎不招認。二人面面相覷。難抵其詞。只得招認。包公斷二人謀財殺人。俱合死罪。斬犯。王老告前得實。官給賞銀二十兩。將瓦盆并原給銀兩。着令其親屬。領回葬之。亦大異事。

話說包公直隸巡按時。作南池州。有老者年登八旬。姓周名德。性極風騷。心甚狡僞。因見族房寡婦羅氏。貌賽羞花。周德意欲圖奸。日日往來。彼家窺伺稔熟。但羅氏年方少艾。花心被德牽動。適一日彼此交言。偷情相約。夜深來會。是羅氏見德來至。遂引入就榻。共枕全衾。效鸞鳳于飛。嫩抱輕折。如鴛鴦戲水。倏爾年餘。不覺親鄰皆知。通姦情緒。况羅氏夫主親弟周宗海。屢次微諫不止。只得遂具告於公公。公公看狀。心暗想度。八旬老子。氣衰力倦。豈有奸情。遂差張龍先拿周德。到廳拷打。德泣道。衰老救死。惟恐不贍。豈敢亂倫犯奸。乞老爺原情。公公愈疑。將德收監。後差黃勝拘羅氏到廳嚴究。羅氏哭道。妾寡居半年不出。况周德有尊卑內外之分。並不敢交談。豈有通奸情由。老爺可諒情。這二人言訴如一。甘心受刑。不肯招認。公公悶悶不已。退入後堂。三殮不食。其嫂汪氏。詢及叔何故不食。包公應道。小叔今遇這場詞訟。難以分割。是故忘殮納悶。汪氏欲言不便。即將牙簪插好。諭叔知之。包公卽悟。隨卽升堂。令薛霸去禁中。取出周德羅氏來問。喚張龍將那二人網打。大喝道。老賊無知。擺壞綱常。死有遺辜。又指羅氏大罵。潑婦淫亂。且明與德通奸。又要瞞我。包公卽令薛霸拿楞棍二付。把德羅氏撈起。各棒二百。那二人當拷不過。只得將通姦情由。從實供招。包公將周德羅氏各杖一百。周德回家。牌示周宗海。令羅氏別嫁。宗海領羅氏去訖。偷法肅然。

### 三三 繡履埋泥

話說離開封府四十五里。地名近江。隔江有王姓名三郎者。其家頗富饒。慣走江湖。娶妻朱氏。貌麗而賢。夫妻相敬如賓。一日王三郎欲整頓行貨出外。朱氏勸夫勿行。三郎依其言。遂不思遠出。只在本地近江營生。時對門有姓李名賓者。先爲府吏。後爲事革役。性最刁毒。貪色好淫。因見三郎妻朱氏有貌。欲與相通。不能。一日清早。見

三郎出門去了。李賓打扮齊整。竟入三郎舍裏。叫聲王兄在家否。朱氏此時初起。聽得有人叫聲。問道是誰。叫三郎。三郎已上莊去了。李賓不顧。竟直入簾內。見朱氏道。我有件事。特來相託。未知卽回麼。朱氏因見李賓。素日隣居不疑。乃道彼有事未決。日晚方回。李賓見朱氏雲鬢半偏。啓露朱唇。不覺慾心大動。用手拉住朱氏道。尊嫂且同坐。小可有事稟告。王兄回時。乞轉達知。朱氏見李賓有不良之意。劈面叱之道。爾爲堂堂六尺之軀。不分內外。白晝來人家。調戲人妻。真畜類不如。言罷身進入內去了。李賓羞面難藏。而致恨於心。回家自思。倘或三郎回來。彼妻以其事告知。豈不深致仇恨。不如殺之。以泄此忿。卽持利刀。復來三郎家。正見朱氏倚欄。若有所思之意。賓向前怒道。認得李某麼。朱氏轉頭。見是李賓。便大罵道。奸賊原何還不去。李賓不顧。抽出利刀。望朱氏咽喉刺下。而倒。鮮血逆流。可憐紅粉佳人。化作一場春夢了。李賓脫去朱氏繡履。并刀走出門外。埋於近江亭子邊。不題。且說朱氏有族弟念六。慣走江湖。適是日船泊江口。欲上岸探訪朱氏一面。天晚行入其家。叫聲無人答應。及至房中。轉過欄杆邊。寂無人聲。念六卽登舟。覺得足下的履溼。便脫下放火上烘乾。其夜王三郎回家。喚朱氏不應。及至廚下。點起火照時。房中又未曾落鎖。三郎疑慮。持火走到欄杆邊。見殺死一人。倒在地下。血流滿地。細視之。乃其妻也。三郎抱起看時。咽喉下傷了一刀。大哭道。是誰謀殺吾妻。次日隣里聞知來看。果是被人所殺。不知何故。隣人們道。此間有條血跡。可隨此血跡追究之。便知賊人所在。三郎然其言。集鄰里十數人。尋其血迹而去。直至念六船而止。三郎上船。捉住念六罵道。我與你無仇。何得殺死吾妻。念六大驚。不知何爲。被三郎綑綁到家。亂打一頓。解送開封府。呈告包公。審問鄰里干證。皆言謀殺死人血跡。委實在他船口而沒。包公跟勘。念六情由。念六哭道。我與三郎是親戚。昨晚到他家。見無人。卽回上船。血跡及殺死朱氏情實。不知。包公疑想道。既然念六殺人。不當取婦人履去。搜其船中。又無利器。此殊不明。卽將念六監於獄中。遂生一計。榜文張掛。朱氏被人所謀。

失落其履。有人檢得者。重賞官錢。過一日間。並無消息。一日李賓飲於村舍。村婦有貌。李賓與通。飲至酒後。乃對婦道。看你有心願我。當以一場大富報你。婦笑道。自君來我家。何曾用半文錢。有甚大富。你自取之。莫來哄我。賓道。說與你知。若得賞錢。那時再到你家來飲酒。豈不奉承着我。婦問其故。賓道。前日王三郎妻。被人謀死。陳告於開封府。將朱念六監獄研審。至今未決。包大尹張掛榜文。問有人檢得。那被殺婦人的履來報。重賞官錢。我正如其履下落。今說你知。可叫你丈夫前去領賞。婦道。履在何處。你怎知之。賓道。日前我到江口。見近江亭子邊。似乎有物。視之。却是婦人履。并刀一把。用泥掩之。想必是被殺婦人的履。村婦不信。及賓去後。密與其夫說知。村民聞說。次日逕到江口亭子邊。掘開新泥。果有婦人繡履一雙。刀一把。忙取回家來見婦。其婦大喜。所謂是言得實。令其夫卽將此物。來開封府。見包公。包公問從何得來。村民以直告。近江亭子邊。埋在泥中得來。包公問誰叫爾在此尋覓。村民不能隱。直告道。是妻子說知。包公自想道。其婦必有緣故。乃對村民笑道。此賞錢合該是你的。遂令庫官發出錢五十貫。賞與村民。村民得錢。拜謝而去。包公卽喚公牌張趙。密吩咐道。你二人隨此村民。於其家察訪。若遇彼妻與人在家飲酒。卽捉來見我。公牌領命而去。却說村民得賞錢。歡然回家。與妻說知得賞的事。其婦不勝之喜。與夫說。我今得此賞錢。皆是李大郎之恩。可請他來說知。取些分他。村民然其言。卽往李賓處。請得他來。那婦人笑容可掬。越加奉承。便邀入房中坐定。安排酒席相待。三人共席而飲。那婦道。多得大郎指教。已得賞錢。當其分之。李賓笑道。留在爾家。置酒剩者。當歇錢。婦人大笑起來了。兩個公牌。直搶進內。將李賓并村婦捉了解入府衙。稟知婦人。酒間與李賓所言之事。包公勘言婦人何知。被殺婦人履履所在。村婦驚懼。直告以李賓告我。包公審問李賓。李賓初則抵諱。不肯招認。後被嚴刑拷打。只得供出。謀殺朱氏真情。於是再勘村婦。李賓所以來爾家之故。村婦難抵。亦招出往來通姦情弊。包公疊成案卷。問李賓處死決。配村婦於遠方。念六之冤方釋。聞

者快心。

三三 金鯉

話說揚州城東門有一儒家。姓劉名真字天然。幼而聰明。好讀書。未結婚姻。篤志芸窗。甘守清貧。一心只慕功名兩字。當宋仁宗皇祐三年。開科取士。即備行囊。前往東京赴試。爭奈盤川稀少。在途遷延日久。將到京都。場科已畢。劉真嘆道。如此命薄。不能就試。收拾餘資。就借開元寺僧房肄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遇上元佳景。京中放燈甚多。彼時離城三十里。通漕運處地名碧油潭。水深萬丈。有個千年金鯉成精。往常亦曾變成女子。行岸上迷惑泊舟旅客。那夕正脫形出潭。聽得城裏放燈。即吐出一顆小珠。儼然是個十七八歲丫環。手持燈籠。隨衆慢慢行走。城內外人看見者。無不牽情。將近五更。天色欲曙。看着殘燈。猶未收完。妖媚恐其露形。遂走入金丞相後花園內。大池中藏形。元宵已過。妖魚不思歸潭。恰遇丞相有女。名金線小姐。因帶侍女來園內賞花。看見東架上。有花盆一叢。紅白牡丹可愛。即着侍女。拆來觀玩。倚着池園上欄杆飲酒。忽見池上有個金鯉魚。揚鬚鼓目。游於水面。小姐見着。將飲殘那杯酒。傾在池中。被妖魚一嗑而盡。小姐笑視良久。回轉香閨。妖魚因知小姐好看。牡丹每夜吐氣噴之。牡丹顏色愈鮮。引得小姐。日日來觀玩不已。春光將盡。初夏天臨。劉秀才在僧舍日久。囊篋如洗。知己朋友。又各回歸。思量沒奈何。乃寫下幾副草字。在城中官宦家獻美。來到金丞相府前。適因丞相出探鄉友回府。見劉秀才。將字在手中。令取視之。稱羨連聲。遂帶入府中。問其鄉貫來因。見其人才不凡。乃留之西館。教子弟讀書。即令家人去寺中。取其行李。安置一個所在。近后花園東軒之側。劉真得遇丞相提攜。衣食充裕。益攻書史。即是府中翰墨往來。亦皆劉手啓付。丞相甚愛重之。一夕劉真偶步入花園內。正值小姐與二三侍女。在花

架上玩賞。劉真看見失驚道：「久聞丞相有女顏貌麗秀，名不虛傳。今後小生若僥倖成名，得此佳人，於願足矣。道罷，恐人知覺，徑轉至軒下。因歌杜甫詞數篇以見志。常言慾心一動，則邪人能侵之。妖魚正欲迷惑好男子，沒尋機會。是夜探得劉真未寢，變化小姐形迹，到讀書所，叩其戶，啓戶視之。正是日間所見那小姐。真愕然。妖魚道：「秀才不要驚恐。妾身省視爺娘，已早睡熟。聞君書聲清亮，特來請教。真方安心，與之對坐，揚揚談論。頗有妖形，還露解衣就寢。天將明，妖魚攬衣先起，謂真道：「今夜早來陪君，言罷徑去。自此日去夜來，情意甚密。妖魚回來，必將美食佳肴侍真。真自爲佳遇，不勝之喜。一夕妖魚備酒食來，與真飲道：「君在此處雖好，恐久後侍女得知，報與父母。兩下丟醜，妾不如收拾閨中所有，同君逃回揚州。永爲夫婦。真道：「如若你父母令人跟究，其罪怎逃。妖魚道：「妾母最愛於我，且妾尙未議婚姻。縱使根究，亦無妨事。真依言過了一宵。約定十四日夜，河下預備船隻。小姐收拾零碎銀兩，真逕走回揚州。比及丞相知真走去，亦不研問根由。妖魚去後，那朵牡丹花卽枯死矣。誰知那金小姐朝夕思憶，染成病症。縱有良醫，不能調理。母憂切切，問其病由。小姐乃爲牡丹之故。母與丞相說知病由。丞相道：「此花惟揚州有。卽忙差家人金寶往揚州，不拘官宦名家，莫吝千金，買得回來。家人領命，逕到揚州，徧訪此樣牡丹。惟東角門劉秀才家，植有數莖。及家人訪到劉真家下，值真他出，看見簾子下立着一個女子，問道：「是誰。金家人自相疑道：「好像是小姐聲音。近前認之，果確是的女子。亦自道是小姐。恰遇劉真回家，家人亦認得劉秀才。各癡呆半晌，莫知所爲。真問家人來故。家人以小小姐思牡丹得病，特來買之。真笑道：「小姐隨我來此。將近半年，那裏又有個小姐。家人難明。次日着一會走路的，連夜回轉東京，報知丞相。丞相不信。差公吏來揚州，接回小姐。小姐不推，與劉真隨家人等轉京都。入府見丞相。丞相看見小姐，驚疑未定。及其母出來道：「小姐在房人尙未起。原何又有在此。丞相問劉真前因。劉真不隱，一一告知。昔在東軒相會之由。丞相曰：「必爲妖所祟。卽乘轎入開封府來。

見包公道知其故。公差張龍。拘到二小姐并劉真。於廳下細視之。果無異。乃命取軒轅所鑄照魔鏡。定其真僞。及左右將鏡懸於堂上。頃刻間妖魚吐出黑氣。昏了天日。只聽得一聲响。黑氣分散看時。二小姐皆不見。丞相與包公皆愕然。滿堂人無不失色。包公道丞相暫回。容下官數日。定查個下落。丞相稱謝而回。包公在外伺候。將榜文張掛。有知妖精小姐下落。給錢五千貫賞之。次日清晨。親往城隍廟中。對牒章焚訖。真司真符。統牒章遞送與城隍。城隍即遣陰兵。備處搜索。是何妖精。頃刻陰兵回報。碧油潭千金鯉魚作怪。城隍具劄。通知五湖四海龍君。務使捉拿妖魚解報。龍君得知此因。即遣水族神兵。沿江捕捉。妖魚有神通。水族神兵已皆殺敗。無如之何。龍君奏於上帝。上帝遣天兵捉之。那妖逃入荒郊。無法捉之。怎奈着包大尹。日夕於城隍司裏追訴。城隍只得再通龍君。龍君閉上各海門。尋捉妖魚。被趕逐。急急逃走於涵海。時都下有一鄭翁。平素好善。家掛一張淡墨懶裝觀世音形像。日日敬事無厭。忽夜夢道。汝明日來河岸邊。引我見包大尹。取一場富貴。言訖鄭翁醒來。次日早到河邊看果見一中年婦人。手執竹籃。立在楊柳樹下。等着鄭翁來到。乃道。昨日碧油潭金鯉魚。爲四海龍君。追逼無投。奔入南海。藏于海內蓮葉下。今被我哄入籃中。單定走不得。即聞包大尹有榜。求給知妖魚下落之人。可引我去。看他判出此條公案。給得那賞錢來。一應贈爾。鄭翁悅之。忙引婦人到府衙。正值包公與金丞相到廳上。議論此事。公吏報入包公。公喚進問其來由。鄭翁將婦人所言復之。包公道。此事可疑。即令當堂放下魚籃。詳問之。那妖爲佛力所伏。放在籃裏。一一吐出迷人情由。及將小姐藏在碧油潭山巖側穴中。包公欲將此妖魚取出烹之。婦人道。此千年靈氣所成。縱烹之亦不死。老婦帶去自發落。包公然之。命庫中賞錢五千貫。給與婦人去。婦人出門首。以賞錢送與鄭翁道。報汝奉我三年之勤。可將此事傳於世上。言訖不見。鄭翁方憶家奉觀音一事。將錢回去。請畫工翰墨水觀音之像。手提魚籃。京都人訪之皆傳繪。即今所爲魚籃觀音是也。比及包公差人去巖穴中尋取得。

金小娘到衙已死了。但心頭略有微溫。特令醫者診視。言尙不妨。取生人氣引之可活。包公猛省。請丞相道。小娘莫非與劉秀才有夙緣。老夫今日當作冰人成就。此段親事。乃喚劉真。以氣去度小娘。小娘果然生來。左右看見者。各道事非偶然。包公心懽悅。令人送入丞相府中。是夕劉真與小娘成親。次年真登第。官至中書。生二子。各出仕。

### 三四 玉面貓

話說清河縣有一秀才施俊。娶妻何氏。名賽花。容貌秀麗。針指精通。施俊一日聞東京開科取士道。十年寒窗。豈宜錯過。辭別妻室而行。與家童小二。途中曉行夜住。飢餐渴飲。行了數日。已到山前店。投宿於此。原來本地那山。盤旋六百餘里。後面接西京地界。幽林深谷。崖石嵯峨。人迹不到。多出精靈異怪。有一起西天走下五個老鼠。神通變化。往來莫測。有時化老人。出來脫騙客商財物。或時化女子。迷人家子弟。或時化男子。迷惑美婦等等。其怪以大小呼名。有鼠一鼠二之稱。聚穴在瞰海巖頂。那日其怪鼠五。正要待迷人。尋變化一店主人。在山前迎接過客。恰遇施俊。生得美秀。便問其鄉貫來歷。俊告以居住。要往東京赴試的事。其怪暗喜。是夕備酒禮待之。與施俊對席。而飲酒中談論。那鼠怪答應如流。施俊大驚。忖道。此只是一店家。怎得博聞如此。因問足下亦曾學問。妖怪笑道。不瞞秀士說。三年前亦赴兩漕試。時運不濟。科場沒分。故棄了詩書。開一小店於本處。隨在度日。施俊叫他全飲到更深。那怪生計較。呵一口毒氣於酒中。遞與施秀士飲之。施俊不飲。那酒便罷。飲方下口。便昏迷悶倒於座下。小二連忙扶起。引入客房安歇。疼痛難熬。小二慌張。又沒得個醫生處。延至天晚。已不見昨夜店主人。勉強扶了主人。再行幾里。尋一客店住下。已得知中了妖毒。却說那妖怪逕脫身變化施俊的模樣。跑走歸來。何氏



正在房中梳妝。聽得夫婿回轉。連忙出來看時。施俊笑容可掬。因問纔離家二十餘日。原何便回。那怪答道。將近東京。途遇試士說道。科場已罷。才子散離都下。我聞得故不入城。抽身回來。何氏道。小二如何不全回。妖怪道。小二不會走路。我行李寄他朋友帶回。着他隨在後。何氏信之。遂整頓早飯。與妖怪食畢。親戚來往。都當是真的。自是那怪與何氏取樂。豈知真夫在店中受苦。又過了半月。施俊在店中求得董真人丸丹。調湯飲之。果然幸獲安痊。比及要上東京。聞說科場已散。與小二回來。緩緩歸到家裏。有二十餘日。小二先入門。恰值何氏與妖精在廳後飲酒。何氏聽見小二回來。便起身出來問道。汝原何歸來得遲。小二道。休云歸遲。險些主人性命亦不保。何氏問是那個主人。小二道。與我同赴京去的。還問是那個主人。何氏笑道。你於路上躲懶不快走。主人先回二十餘日了。小二驚道。說那裏話。主人與我。日則空行。夜則全睡。寸步不暫離。汝何說他先回。何氏聽罷。疑惑不定。忽施俊入得門來。見了何氏。相抱而哭。那妖怪聽得。走出廳前。喝道。是誰敢戲我妻。施俊大怒。近前與妖鬪得一番。被妖趕逐出來。鄰里聞知。無不驚愕。施俊沒奈何。只得投見岳父。訴知真情。岳父甚憂。令具狀告於王丞相府衙。王丞相審狀。大異其事。卽差公牌拘妖怪。何氏二人來問。王丞相看果是兩個施俊。左右見者。皆言除非是包大尹。能知此事。惜在邊庭未回。王丞相喚何氏近前。細審問之。何氏一道知前情。丞相道。你亦曾驗真夫身上。有甚證迹否。何氏道。妾真夫臂上有黑痣可驗。王丞相先喚假的近前。令其脫去上衣衣服。驗看臂上。沒有黑痣。丞相看罷。暗道。這個是妖怪。再喚真的驗之。果有黑痣在臂。丞相便令真施俊跪於左邊。假施俊跪於右邊。着公牌取長架靠前。吩咐道。汝等驗二人。右臂有黑痣者是真施俊。無者是妖魔。卽用長架監於獄中。比及公牌向前驗之。二人臂上皆有黑痣。不能辨其真偽。王丞相驚道。好作怪。初看只有一個。再看卽變都有了。且令收其獄。言明日再審。妖怪在獄中。取難香焚起。那瞰海崖下。四個鼠精商議。便來救之。乃變化王丞相形體。次日清早坐

掌上取出施俊兩個人。塔下審問。將真的重責一番。施俊含冤情急。叫屈連天。忽真的王丞相入堂。見上面先坐一個大驚。卽令公人捉下。假的起而大怒。卽着公人捉下真的。霎時間渾作一堂。公人辨不得真假。那裏敢動手。當下兩個王丞相爭辨於堂上。大家各癡呆了。有個老長者見識明敏。近前稟道。兩丞相不知真假。縱辨論連日。亦是徒然。可速而君辨真。仁宗聞知。乃宣兩丞相入朝。比及兩人朝見。妖怪作起神通。噴一口氣。仁宗眼昏迷。不能明視。傳旨命將二人監赴通天牢裏。候在今夜北斗上時。定審出那個是假的。原來仁宗是赤脚大仙降凡。自到半夜。亦能見之。故如此云。真假兩丞相。旣收牢中。妖怪恐被察出。卽將難香焚起。瞰海崖下。三個鼠精。聞得卽商量。着第三鼠來救。那鼠三亦顯神通。變作仁宗的面貌。未及五更。已坐上了朝元殿。會百官勘問其事。真仁宗却也出殿。文武官見有兩聖上。各各失色散朝。一衆官入內見國母。奏知其事。國母大驚。便取過玉印。隨百官出殿。審視端的。國母道。你衆官休慌。手上掌中。左有山河。右有社稷紋的。看是那個有。便知真假。衆官共視之。果然這有仁宗有此紋。一個沒有。國母傳旨。將假的監在通天牢中。跟勘去了。那假的驚慌。便焚難香。鼠一鼠二聞知。煩惱。商量道。鼠五好不分曉。生出這等天獄事。於朝廷怎得走脫。鼠二道。我只得前去。救他們回來。鼠二遂作起神通。變成做假國母升殿。要取牢中人一千放了。忽宮中國母傳旨。命監禁者不得走透妖怪。比及文武知兩國母之命。一要放脫。一要監禁。正不知那個真國母。仁宗因此好大憂慮。屢日寢食俱廢。衆臣奏道。陛下可差使命往邊庭。宣包丞相回。方得明白。上允奏。卽下詔旨。着使臣速往邊庭。宣讀畢。包公回得。乃回朝拜見。奏要審理明白。退朝入開封府衙。喚過二十四名無情漢。取出三十六般法物。齊齊擺列堂下。於獄中出一千罪犯來問委的。有二位王丞相。兩個施秀士。一國母。一仁宗。包公笑道。府中丞相施俊。未審那個真假。國母與皇上是假必矣。且令監起。明日牒知城隍。然後判。四鼠精監一獄。面面相覷。暗中議道。包公說牒知城隍。必證出我等本相。恐怕性

命難保。因爲此事上干天怒。豈能久遁。可請一鼠來議。衆妖遂焚起難香。是時一鼠正來開封府。察訪消息。聞得包公斷問。笑道。待我做個包丞相。看你如何判理。卽顯神通。變個假包公。坐於府堂上問事。恰遇真包公正由城隍廟回內衙。忽報堂上有一包公在坐。包公笑道。只孽畜敢如此欺誑。逕入堂上。着令公差拿下。那妖怪走下堂來。渾作一處。衆公牌正不知那個是真的。焉敢動手。堂下包公怒從心起。吩咐帖身公牌。衆人緊守衙門。不得走透消息。待我出堂審判。不許擅離。公牌領諾。方才退後。堂上假的。故在堂上理事。只是公牌疑惑。不應呼召。却說包公入見李夫人道。怪異難明。吾當訴之上帝。除只惡畜。汝將被緊蓋床上。休得舉動。少則二晝夜。多則四五晝夜。便轉奏請玉帝。定捉此妖。卽臥陰床。直到天庭。天師領見玉帝。奏知其事。玉帝聞奏。命檢察司曹。查究何畜爲禍。司曹奏說是西方雷音寺靈怪五鼠精。走落下界作鬧。玉帝聞奏。欲舉天兵收之。司曹又奏。天兵不能收。若得趕緊。此孽必走入海。爲禍尤猛。除非雷音寺世尊殿前寶蓋籠中一個玉面貓能伏之。若來此怪可滅。勝如十萬天兵。玉帝卽差天師往雷音寺。求取玉面貓。天使領玉牒。到得西方雷音寺。朝見了世尊。奏上玉牒。開讀。世尊與衆徒商議之。有廣大師進云。世尊殿上。離此貓不得。經卷極多。恐防耗去。欲借此貓與去。有誤世事。世尊道。玉帝旨意。焉敢不從。太師道。可將金睛獅子借之。玉帝若究。卽說要貓護經。玉帝亦不見罪。世尊依其言。將金睛獅子付天使前去。帝召文丞。卽欲交此獸。司曹見之。奏說文曲星爲東京大難來此。這獸不是玉面貓。枉費其功。望聖上憐之。借真的與他去。玉帝允奏。復差天使全包公來雷音寺走一遭。見世尊參拜懇求。初則世尊不允。有大乘羅漢進道。文曲星亦爲生民之計。千辛萬苦救人。以世尊爲心。當借之去。世尊依言。便令童子將寶蓋籠取出。靈貓誦喝一遍。那貓便伏短小。付包公藏於袖中。又教以捉鼠法。包公拜辭世尊。全天使回見玉帝。奏知借到玉面貓來。玉帝大悅。命太乙天尊以楊柳水與包公飲之。其毒卽解。比及天使送出天門。包公于床上醒來。已去五日。

矣。李夫人甚喜。取湯來飲了。包公對夫人道。知西天世尊處。借得除怪之物來。休洩此機。夫人道。於今怎生處治。包公道。汝明日入宮中。見國母奏知。擇定某日南郊。築起高台。方斷此事。夫人依命。次日早晨進宮中。見國母奏知。國母依議。即宣狄樞密。吩咐南郊造台。不宜有誤。狄青領旨。令軍兵向南郊。依儀式造高台完備。包公在府衙。即吩咐二十四名雄漢。擇定是日。即赴台上審問。鬧動東京城軍民。那個不來看。當日真仁宗。假仁宗。真國母。假國母。與兩丞相。兩施俊。都立台下。文武官排列兩廂。獨真包公在台上坐。那假包公尚在台下爭辯。將近午時。包公於袖中先取世尊經偈。念了一遍。那玉面貓早出袖外。體似猛虎之威。聞鼠腥。眼裏吐出一道金光。頓時飛下台來。先將第三鼠咬倒。却是假仁宗。二鼠露形要走。被神貓伸出左腳抓住。那一鼠放開口咬倒。一時台下軍民。見者齊吶一聲喊。那假丞相施俊。二鼠變身走上雲霄。神貓飛上。咬下一個。第五鼠。單走了第四鼠。那玉面貓不捨。一直縱金光趕去了。台下文武官。見除了此怪。無不喝采。包公下台來。見四個大鼠。約長一丈。手脚如人。被咬傷處。盡出自膏。包公道。此盡人精血所成。可令各軍士烹食之。功能助力。仁宗允奏。勒令軍卒拾得去了。整駕入朝。文武各拜賀。仁宗大悅。宣包公上殿。面慰之。設宴待文武。命史臣略紀其異。包公辭駕。退回府衙。施俊帶何氏回家。仍得團圓。但後何氏。只因與妖精交媾。受了惡毒。不時腹痛。施俊求取得董真人丸藥服之。何氏乃吐出毒氣而愈。

### 三五 移椅倚桐同玩月

却說河南許州管下臨安縣。有一人姓查名繫。文雅士也。少入縣庠。娶近村尹貞娘爲妻。花燭之夜。查生正欲解衣而寢。尹貞娘止之道。妾意郎君幼讀詩書。當發憤勵志。揚名顯親。非若尋常俗子可比。今日交會。可無一言。

而就寢乎。妾今謬出鄙句。郎君若能隨口答應。妾今與君就。倘若才力不及。郎君即宜赴學讀書。今宵恐違所願。言訖。查生即命出題。貞娘乃出詩句道。點燈登閣各攻書。查生思了半晌。未能應對。不覺而有慚色。遂即辭妻。執燈學宮而去。是時學中諸友。見查生深夜而來。咸皆向前問道。子今宵洞房花燭。正宜全伴新人。及時懽會行樂。今獨拋棄新人至此。敢問其故。查生因諸友來問。即以其妻所出詩句告之。諸友咸未能答而退。內有一人。姓鄭名正者。平生爲人。極其好謔。聽聞查生此言。隨即漏夜私出。竟往查生房內。與貞娘宿歇。原來貞娘自悔。偶因出此戲聯。實非有心相難。不期夫君懷羞而去。心中懊悔不及。適鄭正入房。尹貞娘只爲查生回家宿歇。那知其爲假的。乃問道。郎君滴問不能對答而去。今倏爾又回。莫非尋思得句。能對其意了。鄭正默然不答。貞娘暗思其夫懷怒。亦不再問。鄭正及貞娘極盡交懽之樂。未及明天而去。天及明查生回家。乃與貞娘施禮道。昨夜瞻承佳句。小生學問荒疎。不能應答。心甚慚赦。有失奉陪。貞娘道。妾意君昨夜已回。緣何言此者。乃再三詰問其故。查生以未回答之。貞娘細思查生之言。已知其身被人所污。遂對查生道。妾爲君婦徒名而已。郎君前程萬里。從今可奮志讀書。不須顧戀妾也。言罷。逕入房中自縊。移時查生知之。即與父母趨往救之不及。查生悲痛。不知其故。昏絕於地數番。父母急救方醒。只得具棺殮葬已訖。不覺光陰似箭。到慶歷八年。八月中秋節。包公按臨至臨安縣。直升入公廳坐下。庭前傍邊有一桐樹。下陰涼可愛。包公喚左右。將虎皮交椅。移倚在桐樹之下。玩月消遣。乃出詩句云。移倚倚桐同玩月。尋思不得下句。半晌不能湊成。遂枕椅而臥。似睡非睡之時。朦朧見一女子。年近二八。美貌超時。昂然近前下跪道。大人詩句。不能尋思。何不道點燈登閣各攻書。醒而奇之。時臨安縣。方月課諸生。包公乃以移倚倚桐同玩月。列入及諸生作文已畢。發令在外伺候。包公正展卷問。偶然見查驤詩句。符合夢中之意。即喚查驤問道。吾觀汝文章亦是尋常。但作詩句。大有可收。吾疑此詩句。必他人爲之。非汝所能作也。吾今識破。

可實言之。毋得隱諱。查彙聞言。一一稟知。包公又問道。吾想汝在學中之時。內中必有平日極善戲謔之人。知汝不回。故作汝之身。與汝妻宿歇。污其身體。汝妻懷羞。以致身死。汝可逐一說來。吾當代汝伸冤。查彙道。維同學中。只有姓鄭名正者。平生極好戲謔。包公聽罷。即令鄭強李干。拘喚鄭正到台審勘。鄭正初尙抵死不認。後受極刑。只得供招。只因查彙尋羞。到學中不合起情造意。脫身圖奸。誤貞娘之死。甘罪招認是實。包公取了供詞。即將鄭正依因姦致死。發往法場處決。士論帖服。

### 三六 龍騎龍背試梅花

話說順天任縣。徐卿鄭賢二人。同意數年。卿妻生一女。名淑雲。賢妻生一子。名國材。二人後擢高科。俱登朝議職。遂有秦晉之心。因無媒妁之人。乃以結襟爲記。誓無更變。不覺光陰似箭。人事屢遷。國材年至十八。聰明俊慧。無書不讀。不幸父母雙亡。不數年家資消乏。徐卿見他家貧。遂將女別嫁。國材亦不敢啓齒。情願寫下離書。淑雲生性乖巧。交墨素識。聞知父母負約。不肯還配鄭郎。憂悶香閨。日食漸減。不覺又過一年。宗師者試。材幸入伴宮。館於儒學西齋。淑雲聞知。悄使丫環雪梅。賚白銀十兩。金杯一雙。密送與鄭。雪梅逕往其家。訪問鄭官人在何處。國材堂叔鄭仁道。要尋他。你往儒學西齋去尋。雪梅奔往儒學西齋。果見國材。雪梅道。官人萬福。淑雲小姐拜上。且禮在此作賀。國材見了。收其禮物。遂與雪梅道。承小姐愛惜。辱賜厚儀。分何敢當。况小生寫了休書。秦晉已絕。請自後莫來。恐人知之。貽誤小姐。囑罷。送雪梅出學門而去。雪梅歸家。見小姐備道鄭官人所說言語。淑雲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縱老爺要我改嫁。有死而已。次日着雪梅悄然往儒學去。與國材說。叫你今夜二鼓時分。到後園內。他把金銀與你。娶他回歸。材諾其言。不防隔壁學吏龐龍。聞所說之言。心存不良。至夜見國材。與

全窗飲酒醉睡。正中心懷。逕到徐府後園。那雪梅叫一聲鄭官人來也。只見白銀一封。金釵數副。情書一紙。雪梅捧在手中。抬頭細看。暗想半响。這人形影短小。欲與不與。龍遂拔出利刀。斬了雪梅。推入園池裏。奪去金銀。淑雲等雪梅至天明。不見回來。心中納悶。那國材酒醒。已是天曉。思昨日之約。今却誤了大事。悶悶不已。至次日徐卿家裏。不見雪梅。喝令家人四處找尋。尋到花園中。池有血迹。卿即着家人入池撈看。果然是雪梅。被人殺死。手中還拿付金釵。徐卿來看。只見一封信云。

妾淑雲拜上。惟妾思夫君。朝夕不忘。夫今游汴。聊慰妾心。特具白銀百餘。首飾二付。權請收留。可作完婚之貲。意欲親會。奈家法嚴謹。是以不果。特遣雪梅叩首。幸勿見疑。是荷。

卿看了大怒。隨即告於縣。知縣薛堂貪酷。知告生員鄭國材。即令快班拿到縣審問。鄭國材不認其事。徐卿將淑雲對理。國材見小姐親筆。啞口無言。薛堂將材拷打一番。收監聽決。卿是夜私送黃金百兩。賄托薛堂。致死鄭國材。薛堂見了許多黃金。也不問材招與不招。只管喝令左右。將長枷釘了問決。做一道文書。解上順天府。順天府尹乃包公也。國材將前情逐一告訴。包公命張千將國材收入監中聽決。材自入禁中。手不釋卷。禁中人等無不歎羨。知禮者莫不欽敬之。包公提監。聞材書聲不絕。心中暗喜道。此子非謀財害命之徒。後日必有大用。遂出禁升堂。理審一番。是夜秉誠祝天。乃寢。夢見詩有一首於壁上云。

雲壓梅花映粉牆。龍騎龍背試梅花。世人若識其中趣。池內冤深脫木才。

包公醒來。忖度半响。方悟乃隔壁龐龍也。使人探之。果有其人。拘來究問。龍道。小的乃學吏。並無受賄。老爺虎牌拘來。有何罪過。包公道。汝真好大胆也。敢悄悄地入徐宅園。殺死雪梅。得金銀若干。你還要強辯。喝令李萬從重打將長枷釘了。龐龍大驚。心思這場密事。包公何得知道。定是冤魂暗訴。只得直招。包公問你奪去金銀首飾二

付銀子二百餘。今還有幾多否。龐龍道。銀皆費盡。祇有首飾未動。遂喚張千押龐龍。回取首飾來看。又將龍上長枷。暫囚獄中。令趙虎薛頭牌。喚徐卿淑雲到台。包公罵道。老賊重富輕貧。負却前盟。是何道理。令張千喚出鄭國材到堂。打開長枷。給衣帽與他穿了。又喚門子。擺起香燈花燭。命淑雲就在堂上。與國材成了夫婦。庫內權給銀二十兩安家。將原首飾還了徐氏回家。追龐龍家產。賞淑雲銀兩。當堂趕出徐卿。那夫婦叩頭拜謝而去。鄭仁接至回家。包公命李萬提出龐龍。押往法場。斬首示衆。申奏朝廷。將薛堂配三十里。後鄭國材連科及第。終不負其志。

### 三七 獅兒巷

話說潮州潮水縣孝廉坊鐵邱村。有一秀才。姓袁名文正。幼習舉業。妻張氏。貌美而賢。生個兒子。已有三歲。秀才聽得東京將開南省。與妻子商議。要去赴試。張氏道。家道既貧。兒子幼小。君若去後。妾要靠著誰人。袁秀才答道。十年燈窗之苦。指望一日成名。若賢妻在家無靠。不如收拾同行。兩個路上。曉行夜宿。不曾幾日。行到東京城。投黃婆店歇下行李。過了一夜。次日袁秀才梳洗飲罷。攜妻抱子入城玩景。忽一聲喝道來到。頭搭已近前。夫妻二人。躲在一邊的。看那馬上坐着一貴俊。不是別人。乃是曹國舅。二皇親。國舅馬上看見張氏貌美。便動了情。着軍牌請那袁秀才到府中相待。袁秀才聞是國舅有請。那裏敢推。便全妻子來到曹府內。國舅親自出迎。鼓禮而坐。動問來歷。袁秀才便告知赴試的事。國舅大喜。先令使女引張氏入後堂相待去了。却令左右擺酒。整齊筵席。親勸袁秀才飲得銘酌大醉。密令左右扶向僻處。用麻繩絞死。把那三歲小兒亦打死了。可憐袁秀才滿腹經綸。未展。已作南柯一夢。比及張氏出來。要與丈夫轉店時。國舅道。秀才頃已灌醉。扶入房中睡去。張氏心慌。不宜入



府欲待丈夫醒來。挨近黃昏。國舅命使女道知丈夫已死的事。且勸他爲夫人。使女通知罷。張氏捶胸大哭。要死。國舅見不允從。令監在深房內。日使侍女勸諭不聽。國舅因東京房屋不利。乃帶領從人。並張氏。到鄭州。令人慢慢勸張氏依從。按下不表。且說包公由邊庭賞勞三軍回朝。諸事已畢。即便還府。行過石橋邊。忽馬前起一陣怪風。施繞不已。包公想道。此必有冤枉事。便差隨從王興李吉。追此怪風前去。看其下落。王李二人領命。隨風前去。那陣風直落曹國舅高衙之中。兩公牌仰頭看時。四邊高牆。中間一門。有大字數個道。有人看者。剜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兩公牌懼嚇。回稟包公。公怒道。彼又不是皇上宮殿。敢自亂道。即親自來看。果然是一座高後門。正不知是誰貴侯家。乃令軍牌尋得近處。老人來問。那老人稟道。是皇親曹國舅之府第。包公道。便是皇親府第。亦無此高大。彼只是一個國舅。胆敢如此。老人嘆了一口氣道。大人不說。衰老那裏敢道。他的權勢。比今皇上尤甚。有犯在他手。便是鐵架。人家婦女。生得美貌者。便強拿去奸占。不知打死幾多人命。近日府中。因害死人多。白晝裏出怪。國舅住不得。今合府移往他處去了。包公聽罷。遂賞老人而去。即令牌軍。打開門鎖。直到高廳上坐定。裏頭宏敞。恰是皇宮。叫王興李吉近前。勾取馬前旋風鬼來證狀。二人出門。思量無計。挨到晚間。乃於曹府門首高叫。有冤者伸冤。忽一陣風起。一冤魂手抱三歲孩子。隨公牌來見包公。公見其披頭散髮。滿身是血。包公道。汝因何身死。依實訴來。冤魂將帶妻子來京。赴試。被曹府謀死。屍埋在後花園中井內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包公道。既汝妻在。何不令他來告狀。文正道。妻今被帶去三個月。如何能夠得見相公。包公道。汝且去。我與你伸冤。道罷。依前化一陣風而去。次日回衙。升堂集公牌道。夜晚冤魂。說曹府後園。瓊花并裏。藏得有幾兩黃金。有人肯下去取之。分得一半。王李二人稟了。要去下井撈取。二人下井。摸着一死屍。驚怕上來。稟知包公。包公道。我不信。把屍身抬上來。看。二人只好下井。取得屍身上來。包公令抬入開封府來。將屍放於西廊下。便問牌軍。曹國舅移

居何處。牌軍答道。今移在獅兒巷內住。卽令李萬張千。備了羊酒。前去拜望他。包公到得曹府來。國舅在朝末回。其母太郡夫人。不收禮物。包公正欲回府。恰遇國舅回來。見包公下馬。敍問良久。因知道來意。國舅陪小心道。休怪。二人相別。國舅回府煩惱。對太郡說道。滴間包公大人。遇見兒子。來此失敬。今二弟做下了逆理之事。倘被知之。一命難保。夫人笑道。我女兒爲正宮皇后。怕他甚麼。國舅道。今皇上若有過犯。他自不怕。怕甚皇后。不如寫書付與二弟。令他將秀才之妻謀死。以絕後患。夫人依言。卽修書差人送到鄭州。二國舅接着看罷。也沒奈何。只得用酒醉到張夫人。正持刀入房要殺。看他容貌。不忍下手。出房來見院子張公道。道知前情。張公道。國舅若殺之。恐此婦人冤魂不散。又將作怪。我的園有古井一口。深不見底。莫若推在井中。則無事矣。國舅大喜。預賞張公花銀十兩。令使女縛了張氏。與張公拿到後園來。那張公有心要救張娘子。只待他酒醒。一時問張氏醒來。問其情由。張公亦哀憐之。密開了後門。將十兩花銀。與張娘子作路費。叫他直上東京。到包大人處告狀。張氏拜謝出門。他是個閨門女子。獨自一人。如何到得東京。正自悲哀。不覺驚動了太白金星。化了一個老翁。直引他到了東京。化陣清風而去。張氏驚疑。起頭望道。正是舊日黃婆店門首。入去投宿。黃婆頗認得。訴出前情。黃婆亦爲之下淚。乃道。今聞包大人去行香。待他回來。可攔馬頭告狀。張氏請人寫了狀子完備。方出街頭。遇見一個官人。張氏當是包公。便去告狀。不想却是大國舅。見着狀子大驚。就問他個攔馬頭的罪。頓時將張氏用鐵鞭打昏過去了。搜檢身上。有花金十兩。亦奪得去。將屍死丟在僻巷裏。黃婆聽得消息。卽來看時。氣尙未絕。連忙抱回店裏救醒。過二三日。黃婆探得包大人在門首過。張氏攔馬頭告狀。包公接見狀。便令公牌。帶張氏入府中。去廊下認屍。果是其夫。又拘店主人黃婆來問。當堂審得明白。令張氏入後堂。陪侍李夫人。發放黃婆回店。包公思想。先捉大國舅再作理會。裝病不起。聖上聞病。與羣臣議往視之。曹國舅出奏。待小臣先去問疾。陛下再去未遲。上准奏。次日報入

包府中。包公吩咐備酒。適國舅前廳下轎。包公即迎入。敘慰良久。便令抬酒來。飲至半酣。包公起來道。國舅。下官前接一狀紙道。有人告訴丈大兒子。被人殺死。妻室又被人謀了。後其妻逃至東京。有一官人。告下狀。又被仇家用鉄鞭打昏去了。幸得黃婆救醒。復在我手裏告狀。已准他的。正待請國舅商議。不知那位官人。姓甚名誰。國舅聽罷。毛骨悚然。張氏從屏風後走出。哭訴道。打死妾身。正是此人。國舅喝道。無故賴人。該當何罪。包公怒。令牌軍捉下去了。衣冠。用長架監於獄中。包公恐走透消息。閉上了門。將親隨人俱拿下。便思捉二國舅。寫下假書。二封。已搜得大國舅身上圖書。用硃印訖。差人到鄭州。道知太郡夫人病重。作急回來。國舅見信。認得兄長圖書。即忙起身回轉東京。偏偏遇見包公。請入府中。敘話飲酒三杯。國舅半酣起身道。家兄有書來說。道母親現病重。容改日來領教。忽廳後走出張氏。哭訴前情。國舅一見張氏。面如土色。包公便令捉下。枷入牢中。從人報知太郡夫人。夫人大驚。即將語文。忙來報知開封府。却遇着那二位國舅。俱在廳下。夫人近前。將語文說了一遍。被公牌奪來。扯碎。夫人沒奈何。急回見曹娘娘。說知其事。曹皇后奏知仁宗。仁宗亦不准。曹皇后心慌。私出宮門。來見開封府。與二國舅說方便。包公道。國舅已犯死罪。娘娘私出宮門。明日下午官見駕。奏知皇后無語。只得復回宮來。次日太郡夫人。自奏與仁宗。仁宗無奈。下勅遣衆大臣。到開封府來。和勸。包公預知其來。吩咐軍牌出示。彼各自有衙門。今日但入府者。便與國舅同罪。衆大臣聞知。遂不敢入包衙。上知包公決不容情。爭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只得命整鑾駕。親到開封府。包公接駕。仁宗上座。即忙上前奏道。今又非祭天地勸農之日。何可胡亂出朝。致天下人民失望。仁宗道。朕此來端爲二皇親之故。萬事看朕分上。包公道。既陛下要爲二皇親免罪。一道赦旨足矣。何勞御駕到此。今國舅罪惡滿盈。若不允臣判理。情願納還官誥歸農。仁宗回駕。包公令刀斧手。押出二國舅。往法場處決。太郡夫人得知。入朝請上降書。救二國舅。皇上准奏。即頒赦文。差使臣臨法場中。宣請包公跪讀。止赦。

東京罪人。及二皇親。包公道。同是皇上百姓犯罪。何以不赦天下。不能遵旨。使臣未回。午時已到。便令將二國舅開刀。太郡夫人得人報知。忙哭奏上。王丞相奏道。陛下須頒赦天下。方可保大國舅。皇上允奏。卽草詔頒行天下。不論犯罪輕重。一齊赦免。包公赦了各處。乃當場開了大國舅長枷。放回。歸見太郡。相抱而哭。國舅道。不肖深辱父母。如今死而復生。想母自有待奉。兒情願納還官爵。入山修行。太郡留勸不住。後來曹國舅得遇真人指點。歸入仙班之中。包公既判此段公案。令將袁文正尸身。葬於南山之陰。庫中給了金銀。賜張氏仍回本郡。是時遇赦之家。無不稱頌包公仁德。包公此舉。殺一國舅。而一家之奇冤得伸。赦一國舅。而天下之罪囚皆釋。真能以迅雷沛甘霖之澤者也。

### 三八 桑林鎮

話說包公賑濟陳州。來到桑林鎮宿歇。吩咐道。我借東嶽廟歇馬三朝。地方如有不平的事。許來告首。忽有一個婆子。眼目昏花。衣服垢污。前來告狀。包公因問。汝是何人。要告甚麼不平的事。那婆子連聲罵道。說起我名。便該死罪。包公笑問其由。婆子放聲大哭道。我家住亳州毫水縣人。父親姓李名宗華。曾爲節度使。生無男子。單生得我。爲因難養。年十三歲。就在大清河修行。尊爲金冠道姑。一日眞宗皇帝到宮行香。見奴美麗。納爲偏妃。太平二年三月初三日。生下小儲君。是時南宮劉妃子亦生一女兒。因與六宮大使郭槐作弊。將女兒來。換我小儲君而去。老身氣悶在地。不覺誤死女兒。被困於冷宮。直待我兒接位。赦冷宮罪人。我只得來桑林鎮。覓食度日。包公道。娘娘生下太子時。有何留記爲驗。婆子道。太子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社稷二字。包公聽罷。卽扶婆子上位。自己拜道。娘娘望乞赦罪。因卽取過錦衣裳。換着。帶回東京。包公朝見仁宗。多有功績。奏道。臣沐召而回。路逢一道。

士連哭了三日三夜。臣問其所哭之由。彼道山河社稷倒了。臣怪之。又問山河社稷如何倒了。道士道。當今無真天子。因山河社稷倒了。上笑道。那道士解言甚誤。朕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如何不是天子。包公奏道。既陛下爲應命之真主。如何不知親生母所在。上道。朝陽殿劉太后。便是寡人親生母。包公又奏道。臣已訪知陛下嫡母。在桑林鎮覓食。倘若不信。兩班文武。便有知者。上問羣臣道。包文拯所言可疑。朕有此事乎。王相奏道。此陛下內事。除是問六宮內史郭槐。可知端的。上即宣進郭槐使問之。郭太使道。劉娘娘乃陛下嫡母。何用問焉。此乃包公妄生事端。欺罔我王。上怒甚。要將包公押出市前斬首。王丞相奏。文拯此情。必有其緣故。望陛下將太史發下西台御史處。勘問個明白。上允着。着御史王材。跟究其情。當時劉后恐泄漏事情。密與徐監官商議。將金寶買囑王御史方便。不料王御史是個賊官。見徐監官送來許多金寶。遂歡喜受了。放着郭太使擺酒款待。徐監官正飲間。忽一黑臉。撞入門來。王御史問誰人。來漢道。我是三十六宮四十五院節使。今日是年節。特來大人處講些節儀。王御史吩咐門子。與他十貫錢。賞他十杯酒。黑漢在塔前叫屈。人問其故。黑漢道。天子不認親娘。是大屈。官府貪財受寶。是小屈。王御史聽得說道。天子不認親娘。干你甚事。令左右將黑漢吊起在衙裏。左右正吊間。忽報道。南衙包丞相到。王御史慌忙令郭太史。復入牢中坐着。自己出外迎接。不想只有從人在外。王御史因問包大人何在。那些從人。並不答言。即一擁而入。看見吊住一人。放下看時。正是包公。董超衆人。一齊向前解了。包公令拏過王御史跪下。就府中搜出珍珠八斗。金銀各十錠。包公道。你乃枉法賊官。當正典刑。即令推出市曹。斬首示衆。當下徐監官已從後門走回宮中去了。包公即以其贓物。具奏天子。仁宗見了贓證。沉吟不決。乃問此金寶誰人送的。包公奏道。臣訪得劉娘娘宮中。使喚徐監官送去。仁宗乃宣過徐監官問之。徐監官難以隱瞞。只得當殿認招。是劉娘娘所使。仁宗聞說。龍顏大怒道。既是我母親所使。私賄買囑。其中必有原故。乃下勅發配徐監

官遠邊充軍。着令包公拷問郭太使。因由包公領旨。回轉南衙。將大使加刑究問。郭槐苦不肯招。令押入牢中監禁。喚過董超薛霸二人。吩咐道。與你酒食。汝二人去用心密察郭槐。董薛徑入牢中。私開了郭槐枷鎖。拿過一瓶好酒。與之好飲。因說道。劉娘娘傳旨。叫你不招。分明他要擺脫。叫你受苦。郭大使你分明知其情弊。何不招了。免受苦刑。郭槐受苦難禁。只得將前情供招明白。次日董薛二人。呈知包公。包公大喜。將郭槐供狀奏仁宗。仁宗看罷。召郭槐當庭審之。槐又覆道。臣受苦難禁。胡亂承招。其實那有此事。仁宗以此事顧問包公。此事難理。包公道。陛下再將郭槐押在張家園子內。自能明白。上依奏。押出郭槐前去。包公預裝下神機。先着董超薛霸去張家園。將郭槐吊起審問。將近三更時候。包公禱告天地。忽然天昏地黑。月星無光。一陣狂風過處。已把郭槐捉過去。郭槐開目視之。見兩邊底下。鬼兵無數。上邊乃是閻王天子。王問張家十八口當滅否。旁邊轉過判官。近前奏道。張家不仁當滅。王又問郭槐當滅否。判官奏道。郭太使尚有六年旺氣。郭槐聞說。即叫聲大王。若解得這場大事。我與劉娘娘說知。作無邊功德致謝。閻王說。你把劉娘娘當初事情講明白。我便赦你。郭槐將前后真情一一訴出。左右錄寫得甚是明白。上親聽見。乃喝道。郭奸賊。今日圖賴得過否。朕是真天子。非閻王。判官乃包公也。郭槐聽得。啞口無言。低着頭請免死而已。上命整駕回殿。天色漸明。文武咸集。仁宗即命排整鑾駕。迎接李娘娘。到殿上相見。帝母二人。悲喜交集。文武慶賀。乃令宮娥送入養老宮去訖。仁宗要將劉娘娘受油鍋之刑。以洩其恨。忽包公奏道。王法無斬天子之刀。亦無煎皇后之鍋。我王若要他死。可將丈二白絲絹絞死。送入後花園中。郭槐該受鼎鑊之刑。仁宗允奏。依包公決斷。真可謂千古一大奇事。

### 三九 聿姓走東邊

話說東京管下袁州。有一人姓張名遲者。與弟張漢。共堂居住。娶周氏。生一子週歲。周母有小疾。着安僮來報其女。張遲周氏聞知母疾。與夫商議。要回家看顧數日。張允收拾回去。比及周氏到得母家。其病已痊。留待一月餘。忽張遲有故人潘某。在臨安縣爲吏。遣僕相請。張某接得故人來書。次日先打發人回報。許來相會。潘僕去後。逕與弟商議道。臨安潘某。有書來相請。我已許赴約而去。家下要人看理。爾當代我前往周家說知。接回嫂嫂回來。周應諾。次早張漢離自家門。來到周家。見了嫂嫂道。兄長將遠行。特命我來接嫂嫂回家。周氏乃是賢慧婦人。甚敬其叔。吩咐備酒相待。張漢飲至數杯。乃道路頗遙遠。須趁早起身。周氏遂辭別父母。隨叔步行。而行到高嶺時。五月天氣。日色酷熱。周氏手裏又抱着小孩兒。極是困倦。乃對叔道。日當向午。望家裏不遠。且在林子裏。略坐一坐。稍避暑氣再行。張漢道。既是行得煩難。少坐一時也好。不如將姪兒與我先回報。令轎夫來接。周氏道。如此却好。即將孩兒與叔抱回來。正值兄在門首候望。漢說與兄知。嫂行不上。須待人接回。即僱二轎夫至前嶺。尋那婦人。不見。轎夫回報。張大驚。即同弟復下其坐息處尋之。委的不見。其弟亦疑。謂兄遲道。莫非嫂有物事。忘在母家。偶記得回轉家去。兄試再往周家探望一番。遲然其言。逕來周家問時。皆云自離門後。已有半日矣。那會得又轉來。張愈慌了。再來與弟說知。不在母家。二人穿林抹嶺。尋到僻處。見其妻死於叢林中。且無首矣。張遲哀哭甚至。當日逕與弟僱人抬屍回家。用棺木收貯。次日周氏母家得知此事。其兄周立。極是個好訟之人。即將張漢赴告於曹都憲。指稱張漢欲奸嫂氏。嫂不從。恐回說知。故殺之以滅口。曹信其言。用嚴刑拷打。張某終不肯從。誣服。曹令都官理究婦人首級。都官差人到嶺上。尋首級不得。密地開一婦人坟墓。取出屍。斷其首來回報。曹再審勘。張漢合冤。如何肯招。受不過極刑。只得誣服。認過謀殺之情。監禁獄中候決。將近半年。正遇包大人巡審東京。罪人。看及張漢一款。便喚張漢上廳問之。張訴前情。包公問當日。彼夫尋找其婦首級。未有待過了數日。都官尋

取便有此事可疑。今姑枷張漢於獄中。遂喚公牌張龍薛霸吩咐道。爾等前往南街頭。尋取卜卦人來。適尋得張術士到。包公道。你可推占。主意在我。自心推出一天山遁卦。報與包公道。大人占得此遁卦者。陰也。是有個陰幽之事。包公問道。卦辭如何。術士道。卦辭意義深淵難明。須大人自測之。其辭云。

遇卦天仙逝。此義由君問。肆姓東邊走。糠曰米休論。

包公看罷。乃沉吟了半刻。不知如何說解。便令取米一斗。給賞術士而去。喚過六房吏使。包公便問道。本處有糠曰地名否。衆人皆答道。無此地名。包公秉燭而坐。思想其事。忽然醒悟。次日升堂。喚過張薛二公牌。拘得張之鄰人蕭某來到。密吩咐道。汝帶二人。前到建康地方。旅邸之間。限三日。要訪張家事情來報。蕭某以事干係情重。難以緝訪。有遠限的罪。推辭見包公有怒色。只得隨公牌離府衙。一路訪問。殺死張家的情由。並無下落。正行至建康旅邸。欲炊午飯。裏面坐着兩個客商。領着一個少年婦人。在炊前炊後造飯。二商困倦。臥於床上。蕭某瞧那婦人。曾似相熟。婦人見蕭亦覺相識。二人頓良久。那婦人愁眉苦眼。近前見蕭問道。長者從那裏來。蕭某答道。我萍鄉人氏。姓蕭名公材。婦人聞說是其夫同鄉。便問長者所居。曾識張某否。蕭某驚道。汝好似張鄰里周娘子。周氏亦愀然淚下。曰。妾正是張遲妻也。蕭某道。張漢爲爾誣服繫獄。將決。周氏泣道。冤哉冤哉。吾叔抱孩兒先回去。妾坐林中候之。忽遇二商人。並一醜婦人挑着笠籠上山來了。見妾獨自坐着。四顧無人。卽拔出利刃。脅迫我脫下衣服鞋子。妾實是沒奈何。脫下衣服并鞋。與那婦人穿着。二人乃殺醜婦。斷取其頭於籠中。拋其身於林裏。拿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受苦萬端。今遇鄉里。恰如青天開眼。望垂憐憫。卽速報告吾夫救妾。言罷悲咽不止。蕭某聽罷道。如今包衙正因張漢獄事不明。特差着我領公牌來此緝訪。不想遇得說與包牌知之。便送娘子回去。周氏收淚。進入裏面。安頓那二客商。蕭某來見薛張二公牌。午飯正熟。蕭某以前情說與二人知之。張薛二人午飯罷。



搶入店裏。正值二客與周氏亦在食飯。二公牌進前。喝聲包府有牌來拘你。可速前去。二客聽說一聲包府。神魂驚散。動走不得。卽被二公牌綁縛了。帶婦人直回府衙。報知包公不勝大喜。卽喚張遲到衙。遲會其妻。相抱而哭。包公審問周氏。逐一告明前事。二客商不能有諱。招認服罪。取長枷監收禁中。定成案卷。包公以張漢之枉。明白再勘問。都官得婦人首級情由。都官不能不供。招出實情。一千罪犯監候。具疏奏達朝廷。不數日仁宗旨下。二客謀殺酷慘。卽問處決。獄官曹都憲并吏司決斷不明。誣服冤枉。皆削職爲民。客商資帛。賞賜隣人。蕭某。放釋張漢。周氏仍歸夫家。並按律問周立誣控之罪。都官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亦處死。當有吏曹閒暇日子。問包公原何問卜。遂知此事。包公道。若論起陰陽之數。報應不差。卦辭前二句乃是助語。第三句道。律姓走東邊。天下豈直姓律者。加一走之。却不是一個建字。糠曰米。休論。必謂糠曰地名。及至問人。又謂無此地名。想來糠字去了米。只是單康字。離城幾十里。有建康驛路。那建康是往來冲要處所。客商併集。我亦疑此婦莫被客商帶走。故命彼鄰里。有相識者訪問之。當有下落。果不出吾所料。

#### 四〇 江岸黑龍

話說西京有姓程名永者。是牙僧之家。通接往來厚商。令管店家人張萬者。但遇往來投宿的人。或得經紀人。皆私記於簿書。一日有成都幼僧。姓江名龍。要往東京。披剃給度牒。那日恰行到大樹坡。就投程永店中借歇。是夜江僧獨自一個。於房中收褶衣服。將那帶來銀子。鋪於上。正值程永在親戚家飲酒回來。見舍牕裏有光露出。近前視之。就看見了。暗想小和尚。不知是那裏來的。帶了許多銀兩。常言道。財物動人心。不想程永就存了要謀他之意。夜深時候。就自房內取出把快利尖刀。撥開僧人房門。入內喝聲。你得了許多錢財。怎不分我些。江僧

聽罷大驚。一時辨理不及。被程某一刀刺死。就將那僧埋於府下土中。收拾起那銀兩。回自房中睡去。次日起來。就將那僧人銀兩。去做買賣。未數年。起成大家。娶城中富室許二之女爲妻。生一子名程惜。容貌美麗。愛之如掌上珠。年紀稍長。不事詩書。專好遊蕩。程永以其祇是一子。不甚拘管。有時或訓之。其子必怒恨而去。一日程惜令鐵匠打一把鼠尖刀。遇暇日。逕來父交厚愛的兄弟嚴正家。嚴正見程惜來。不勝大喜。便令黃氏安頓酒席。引惜進了偏舍。斟酌。嚴問道。賢姪到我家。莫非程兄有請否。惜不覺恨激於心。怒目反視道。欲說難於啓口之意。嚴怪而問道。姪有何事。但說無妨。惜道。我父是個賊人。姪兒要刺殺之。利刃已准備下了。特來通知叔父。明日便下手。嚴正不聽此事。便罷。一聞他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乃道。姪兒。父子至親。休要行此大逆的事。若使外人知之。被人看得輕了。惜道。要刺之情。不是明日。只在早晚間。言罷抽身走出去了。嚴正驚惶不已。將其事與黃氏道知。黃氏道。此不是小可。彼未曾與夫商議。或有不測。尚可無疑。今告我家道知。久後事露。如何分說。嚴道。然則知之奈何。黃氏道。如今之計。莫若先去告首官府。方免受累。嚴依其言。次日俱狀於包府衙裏。告首其事。包公審狀。甚覺不平。乃道。民家那有此等逆理事情。卽拘其父母來問。程永直告其子。果有謀弑之心。得走入倉窖裏。方免究其母。母亦道不肖子。常在我面前。說要弑父之事。屢被我責譴。彼不肯休。拘其子來跟勘之。程惜低頭不答。再喚程之鄰里數人。逐一審問。鄰里皆道。其子確有弑父的意。身上不時藏有利刃。包公令公差搜查身上。沒有利刃。其父覆道。昨日行刺。必留在睡房中。包公復差張龍。前到程惜睡房搜檢。果於席上。搜出一把鼠尾尖刀。回衙呈知。包公以刀審問程惜。程惜無語。包公不能決。將鄰里一千人犯。都監候獄中。退入後堂。自忖道。彼嫡親父子。並無他故。如何其子行此逆事。深有可疑。思量半晌。轉輾出神。或彼父子。莫非前身結有冤愆。將近四更。忽得一夢。正待喚渡船過江。忽岸上滾出一條黑龍。背上坐一神君。手執牙笏。身穿紅袍。來見包公道。包大人休怪其子。

不肖。乃是二十年前事了。道罷竟隨龍而沒。包公俄然驚覺。思忖夢中之事。頗悟其意。明日升堂。先令獄中取出程某一干審問。喚程永近前問道。你成的家。還是守祖上的現成。是自創家的。永答道。初曾作經紀。接往來客商。得牙僧錢成家。包公道。出入是自管理麼。永道。執理書簿。皆由家人張萬之手。包公卽差公牌拘得張萬來衙。索書簿閱之。從頭逐一看來。中間却寫有一人。姓江名龍。是個和尚。於某月日來宿其家。甚寫得明白。包公憶昨夜一夢。渡江見龍神之事。記在心上。獨令程永進屏風後詰問道。今日獄已成。你子該處死。汝亦有罪。更難逃。但你的心下別有何事。當從實供來。免累衆人。永含糊答道。吾子不孝。既蒙處死。彼亦甘心。小人別無甚話。包公道。我知你多時。尙要瞞我。江龍幼僧。告你二十年前事。你記得麼。程永聽罷。二十年前幼僧一句。毛髮悚動。倉惶良久。不能抵諱。只得直吐供。出包公審實後。卽出堂。差衙役到程家店裏。睡房床下。掘取死屍。當下回報。果掘出一僧人屍首。骸骨已朽爛。惟面肉尙留些少。包公將程永監收獄中。鄰里干證。並行放釋。因疑其子必是幼僧後身。冤家在有。特來報怨取債。乃喚其子再審道。彼爲你的父親。你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話說。包公道。赦你無罪。回去別做生計。不見你父如何。其子道。某不會做甚生計。包公道。你若願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道。若得千貫錢。我買張度牒。出家爲僧便算了。包公的信其然。乃道。你且去。我有處置。一千貫錢處。次日委官籍程永家產。得千貫。與陳惜去。遂問程永。遍走遼陽充軍。追憶投胎報應者。不獨一程氏子矣。

#### 四一 碑下土地

話說鄭州離城十五里王家村。有兄弟二人。嘗出外經商。回歸行至本州地名小張村五里碑。遇着個客人。係是湖南人。姓鄭名才。身畔帶得有銀兩。被王家兄弟看見。小心陪行。靠晚邊。將鄭才謀殺。搜身上得銀十片。隨卽

把尸首埋在松樹下。兄弟商量。身畔有十片銀子。帶得艱難。趁此無人看見。不如將銀子埋在五里碑下。待經商回來。却取分之。二人商議已定。遂埋了銀子而去。後過六年餘。折本而回。又來到此五里碑。李家店安住。次日清早。去碑下掘開泥土。取那銀子。却不見。兄弟思量。當時埋銀子。四下並無人見。如何今日失了。煩惱一番。思量只有包大人見事如神。遂同來東京安撫衙陳狀。告知失去銀兩事情。包公當時審狀。又沒個對頭。只論五里碑偷盜。想此二人必是狂夫。不准他狀子。王家兄弟啼哭不肯去。包公道。限一個月。總須要尋個着落。與你兄弟乃去過了月餘。王氏兄弟又來陳訴。包公遂喚陳青吩咐道。來日差你去追一個兇身。今賜你酒一瓶。錢一貫。省家來日領文引。青歡喜而回。將酒飲了。錢收到家。次日當堂取得公文看。係去鄭州小張村。追捉五里碑。青遂覆相公。若是追人。即時可到。若是追五里碑。他不會行。又不會說。如何追得。望別差人去。包公大怒道。官中之引。你若推託不去。卽問你個違限的罪。青不得已。只得前去。遂到鄭州小張村。李家店安歇。其夜去五里碑下。坐一會。並不見動靜。思量無計可施。遂買一炷香錢。至第二夜來。焚獻碑下。去地祝叩道。奉安撫文引。爲王客來告。五里碑偷銀子十片。今差我來此追拘。土地有靈。望以夢報。其夜陳青遂宿於碑下。將近三更時候。果夢見一老人前來。稱是碑下土地。老人道。王姓兄弟沒天理。他豈有銀子寄此。原係湖南客商鄭才銀子十片。與王兄弟同行。被他兄弟謀殺。其屍首現埋在松樹下。望卽帶鄭才骸骨。并同銀子。去告相公。爲他伸冤。言罷。老人去。陳青一夢醒來。記得明白。次日遂與店主人。借鋤頭掘開松樹下。果有枯骨。其旁邊掘開五尺。有銀十片。陳青遂將枯骨銀子。俱申報安撫。包公便喚王氏兄弟理問。二人不肯認招。遂將枯骨銀子放在廳前。只聞冤魂空中叫道。王客急須還我性命。廳上公吏聽見。人人失色。枯骨自然跳躍。再將王姓兄弟罪勘。抵賴不得。遂一一招認。案旣成卷。將王姓兄弟問擬謀財害命。合當追償。押赴市曹處斬。鄭才冤死無親人。銀子歸庫。噫。非失銀。二王焉能告官。非告官。鄭

才焉得伸冤。此土地以搬運法捉弄伸冤，亦甚巧矣。

## 四二 木印

話說包公一日與從人在途，望河南而行。行到地名橫坑，那三十里程途，沒得人烟。當午時候，忽有一羣蠅蚋，逐風而來，將包公馬頭，視圍了三匝，用馬鞭揮之，纔分與復合。如是者數次，包公想道：此蠅蚋嘗戀死人之尸，今從馬前繞集，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即喚過公差李寶道：蠅蚋集我馬首不散，莫非有冤枉事。汝隨前去，跟究明白。即來報我。道罷，那一羣蠅蚋，驀然飛起，引着李寶前去，行不到三里，到一嶺上，楓樹下，直攢入去。李寶知其故，即回覆包公，同衆人經其處，着李寶用鋤頭掘開二尺土，見一死屍，面色不敗，似死未久的，番覆看視，身上別無傷痕，惟陽囊碎破如粉，腫尙未消。包公知被人謀死，忽見衣帶上繫一個木刻小小印子，却是賣布的記號。包公令解下，藏於袖中，仍令將屍骸掩了而去。將到晚亭子上一夥差人，併公吏在彼迎候。包公問衆人何處來的。公吏稟道：河南府管下，陳留縣宰，聞賢候經過，本縣特差小人等在此迎候。包公聽罷，吩咐明日就在此處，住二三日，有公事發放。公吏等領諾，隨馬入城。本縣官接至館驛中歇息。次日已打點衙門，與包升堂幹事。包公思想上路，被謀死屍，與城郭相去不遠，且死者只在近日，想謀命賊必未遠去。乃召陳留縣公吏吩咐道：汝此處有經紀賣上等好布的喚來，我要買幾疋。公吏領命，即來南街，喚得大經紀張愷來見。包公問汝作經紀，是賣那一路布。愷覆道：河南地方，俱出好布，小人是經紀之家，但有來者，即貨之，不拘所出。包公道：汝將衆經商所貨布，各揀一疋來我看。中意者可令錢買。愷應命而出，將客布各選一疋好的交來。堂上公吏人等，那個知道。包公要驗此死屍一事，只說真是要賣布用。比及包公逐一看過，都無那個印號。恰好看到一疋，與前小印子相合。包公遂道：

別者皆不要。只用得此樣布二十疋。愷道。此布日前太康縣客人李三帶來。尙未貨賣。既大人用得。就奉二十疋。公包道。可着布客一同將布來見。愷領諾。到店中。同賣布客人李三。拏過二十疋。揀選上好的。送入。包公覆取木印記對之。一毫不差。乃道。布且收起。汝賣布客伴。還有幾人。李三答道。共有四人。包公道。都在店裏否。李三道。今日正要發布出賣。聽得大人要布。猶未起身。都在店裏。包公即時差人喚得那三個來。跪在一堂。包公用手按著鬚髯微笑道。汝這起劫布商賊。有人在此告首。日前謀殺客人。埋在橫坑半嶺楓樹下。李三聽說。便變了顏色。強口辨道。此布小人自貨來的。那有謀劫之理。包公即取木印。着公吏與布號。逐一合之。不差毫釐。強賊尙自抵賴。喝令用長枷四人枷下。收下獄中跟勘。李三衆人神魂驚散。不敢抵賴。只得將謀害布商。劫取情由。招認明白。疊成案卷。判下爲首謀者償命。遂將李三處決。爲從三人。配極邊地方充軍。經紀家供明無罪。判訖。審得死商係某處人氏。逕前往召得其子來。乃以布疋給還之。其子方知父被人謀死。感泣拜謝。將死骸帶回去。可謂生死受恩。

### 四三 石碑

話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有一人姓柴名勝者。少習業儒。家亦豐足。父母俱慶。娶妻梁氏。善孝舅姑。勝有弟柴祖。年已二八。俱各婚畢。一日父母呼柴勝。近前教訓道。吾家雖略豐。每思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心憂。不能安寢。今名卿士大夫的子孫。但知穿華麗衣。甘美腴食。其言語驕情。敖遊宴樂。交朋集友。不以財物爲重。輕費妄用。不知已身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平日勤營刻苦所得。汝等不要守株待兔。吾今欲令次兒柴祖守家。令汝出外經商。俾使得獲微利。以資用度。不知你意何如。柴勝道。承大人親誨。不敢違背。只不知大人要兒往何處經商。父道。吾聞東京開封府。極好賣布。汝可將些本。在本府杭州。販賣生理。前到開封府。不消一

年半載。自可還家。柴勝遵了親言。遂將銀兩。就在杭州。販布三擔。辭別父母妻子兄弟而行。在路夜宿曉行。上一月。來到開封府。住在東門城外。吳子琛店裏。安下發賣。未及兩三日間。柴勝自覺不樂。即令家童沽酒散悶。貪飲幾杯。俱各沉醉。不防吳子琛近鄰有夏日酷者。看見柴勝帶布入店。即於是夜三更時候。將布三擔。盡盜去訖。次日天明。柴勝酒醒起來。方知布盡盜去。驚得面如土色。罔知所爲。就叫店主吳子琛。近前告訴道。你是有眼主人。吾是無眼孤客。在家靠家。出外靠主。何得昨夜見吾多飲幾杯。行此不良之意。串盜來偷吾布三擔。汝爲守店的人。難辭其責。今不跟究來還我。必與汝興訟。吳子琛辨說道。吾爲店主。以客來爲衣食之本。安有串盜偷貨之理。柴勝不肯信。一直扭到包公前。台告首。包公道。捉賊見賊。方好斷理。今既無賊。如何可斷。不准狀詞。柴勝再三哀告。包公即將吳子琛當堂勘問。子琛仍辯說如前。包公思判不得。即喚左右。將柴勝子琛收監。次日吩咐左右。逕往城隍廟行香。意欲求神靈驗。判斷其事。不意一連行香三日。並無絲毫報應。包公亦無法去判。原來夏日酷當夜盜得布疋的時節。已藏在偏僻去處。又將那布首尾記號。盡行塗抹。更以自己印記蓋上。使人難辨。擺布停當。然後才敢擔往城中去賣。多在徽州客商汪落成鋪商下。則得銀入手。並無一人知覺。後來包公因將柴勝責打。發回吳店之後。次日忽想一計。將衙前一個石牌。令張龍趙虎出衙。傳說將石牌抬入二門之下。要問石牌取布還客。其時府前人衆。皆來聚觀。包公見人來看。乃高聲喝問道。石牌如此可惡。喝令左右。打了二十。包公喝打已畢。又將別狀來閱。移時又喝叫打。如此三次。且把石牌扛到塔下。包公見人聚看者多。即喝令左右。將府門閉上。擇內中爲首者四人捉下。觀者皆不知其故。包公作怒道。吾在此判事。不許諸人混雜。汝等何故不遵理法。無故擅入公堂。難饒你等罪責。今令汝四人將內中看者。報其姓名。內有糴米者。即罰他米。賣肉者罰肉。賣布者罰布。俱各隨其所賣者行罰。限定時刻。汝四人即要拘齊來交。當下四人領命。移時之間。各樣皆有四人進府交納。

包公看時。商有布一擔。就喚四人吩咐道。這布權留在此。待等明日發還。其餘米肉各樣。汝等俱領出去。追還原主。不許尅落違誤。四人領命而去。包公復令左右。拘喚柴勝吳琛到府。包公試柴勝去認其布。卽將自己夫人所織家機二疋試之。故意問道。汝認此布是你的否。柴勝看了。告道。此布不是。小我不敢妄認。包公見誠實。復以罰布一擔。揀出二疋。令其復認。柴勝看了。叩頭告道。此實小人的布。不知相公何處得之。包公道。此布首尾印記完全不同。你却緣何認得。柴勝道。其布首尾印記。雖被賊換去。小人中間還有尺寸暗記可認。相公不信。可將丈尺量過。如若不同。小人甘當認罪。包公如其言。果然毫末不差。隨令左右。喚前四人。又到府看認此布。是何人所出。四人卽究問。知是徽州汪成鋪內得之。包公卽便拘汪成追問。汪成指是夏日酷所賣。包公又喚左右。拘夏賊審勘。包公喝令左右。將夏賊打得皮開肉裂。體無完膚。夏賊一一招出。不合盜客布三擔。止賣去一擔。更有一擔。寄在僻靜鄉村之內。包公令公牌張強薛霸。跟去追究。柴勝吳琛二人感謝而去。包公又見地方。供出夏賊平日害衆。卽時依擬。判發邊充軍。民害得除。

#### 四四 屈殺英才

話說西京有個飽學生。姓孫名徹。生來絕世聰明。又自用功讀書。經史無所不精。文章立地而就。俗語說得好。要吟詩就吟詩。要講春秋。就講春秋。要說禮記。就說禮記。人人道是才子。個個說是上品。考場有這樣人。就中他一名狀元。也不爲過。那曉得近來考試文章。全然不同。有文字不通的。做試官。反取了三場。精通的。滿腹錦繡。也是沒用。怎奈做試官的。自中了進士之後。眼睛被簿書看昏了。心肝被金銀遮迷了。那裏還像窮秀才。在燈窗下。看得文字明白。遇了考試。不覺顛之倒之。也不管人死活。因此孫徹雖則一肚綿綉。難怪連年不遇。一日知貢舉。



官。姓丁名談。原是好臣。汚吏一黨。這一科取士。比別科又更不同。論門第一論文章。論錢財不論文才。也算說道粘卷糊口。其實私通關節。把偏心士人都收盡了。又信手抽幾卷。填滿了榜。就見一場考試完了。可憐孫徹又做孫山外人。有一同窗友。姓王名年。平昔一字不通。反得中了。不怕不氣殺人。因此孫徹竟鬱鬱而死。來到陰司。閻羅案下。告明。

告爲屈殺英才事。皇天無眼。誤生一肚才華。試官有私。屈殺七篇綿綉。私第不足重輕。文章當論高下。糠粃前揚。珠玉沉埋。如此而生。不如不生。如此而死。怎肯服死。陽無法眼。陰有公道。上狀。

當日閻羅見了狀詞。大怒道。孫徹你有什麼大才。試官就屈了你。孫徹道。大才不敢稱。往往見中的。沒有什麼大才。若是試官肯開了眼。平了心。孫徹究不在王年之下。原卷現在。求閻君龍目鑒察。閻君看畢。實是你文字深奧了。因此試官不看得。我做閻君的原。不會從幾句文字考上來。我不敢像陽世一字不通的。胡亂看人文字。除非是老包來看你的。就見明白。你原是天上文曲星。決沒有不識文章的理。當日就請包公來斷。包公把狀詞略看一看。便說道。科場一事。受屈儘多。孫徹又將原卷呈上。包公細看道。原是奇才。試官是什麼人。竟不取你。孫徹道。就是丁談。包公道。這官原不識文字的。如何做得試官。孫徹道。但看王年這一個中了。怎麼得人心服。包公吩咐鬼卒道。快拘二人來審。鬼卒道。他二人現爲陽世尊官。如何輕易拘得他的。包公道。他的尊官。就要參了他的。卽速拘來。不多時。二人拘到。包公道。丁談你做試官的。如何屈殺了孫徹的英才。丁談道。文章有一日之長短。孫徹試卷不合。故不會取他。包公道。他的原卷現在。你再看來。說罷。便將原卷拿下來。丁談看了。面皮通紅起來。緩緩道。下官當日眼昏。偶然不會看得仔細。包公道。不看文字。如何取士。孫徹不取。王年不通取了。可知你有弊。查你陽數。尚有一紀。今因屈殺英才。當作屈殺英才人命看論。罰你減壽一紀。如推眼昏看錯文字。罰你來世做個

雙警算命先生。如果賣雙通關節。罰你來世做警丐沿街叫化。憑你自去認實變化。王年以不通倖取科第。罰你來世做個吃草過日子。以爲報應。孫徹你今生讀書。不會受用。來生早登科第。連中三元。說罷各各頓首無言。獨有王年道。我雖是文理不通。兀自寫得幾句。還有一句寫不出的呢。今要罰牛吃草。陽世吃草的。不亦多乎。包公道。正要借做一個榜樣。卽批道。

審得試官丁談。稱文章有一日之短長。實錢財有輕重之分別。不公不明。暗通關節。攬張補李。屈殺英才。陽世或聽囑託。可存縉紳體面。陰司不徇人情。罰作雙警算命。王年變村牛而不枉。孫徹掇巍科亦應當。批完做成卷案。把孫徹做的原卷。一併粘上。連人一齊解往十殿各司去看驗。

## 四五 侵冒大功

話說朝廷因楊文廣征邊。包公奉旨去犒賞三軍。馬頭過處。忽一陣旋風。吹得包公毛骨悚然。中有悲叱之聲。包公道。此地有了冤枉。卽叫左右。曳住馬頭。宿於公館。登赴陰床。忽見一羣小卒。共有九名。紛紛告呈。悽慘之至。怨氣冲天。

告爲侵冒大功事。兵凶戰危。自古爲然。將官以身許國。士卒以身赴敵。如爲虎食之供。猶入梟羹之烹。生祈官賞半爵。故不惜萬死。死冀復封片紙。故不求一生。今總兵游某。奪人之功。殺人之頭。了人之命。滅人之口。坐帷幄。何顏抗衝。殺犬鷹空思獲獸。痛蟻等執戟荷戈。止爲送自己性命。拚身冒死。反供那將帥升官。頸血淋漓。願肉骨於幽司。刀痕慘毒。請斧誅於真道。烟寒灰而復照。在此日也。念永屈以生陽。更誰望哉。上告。包公看罷道。你九名小卒。怎能殺退三千韃子。小卒道。只因說來不信。故此游總兵將我們的功勞。錄在自己

名下去了。就如包老爺這樣一個青天。原自不肯輕信。包公帶笑道。你從直說來。小卒道。當初韃子勢甚猛勇。游總兵領小卒等五百人。直撞過去。殺敗而回。夜來小卒們氣忿。便想去偷營。共是九名。一更時分。摸去四下。放起火來。三千韃子。一個不得逃走。回到本營。正望論功陞賞。莫說是不陞我們的官。就是留我們頭還好。那曉得游總兵。將此功竟做在自己名下。又把我們九人殺死。以滅其口。可憐做小卒的。有苦是小卒吃。有功是別人享。沒功既要切頭。有功又要切頭。包公聽罷道。有這等事。喚鬼卒快擊游總兵來審問。移時游總兵到。包公道。好一個有功總兵。你如何把九名小卒的功。做了自己的功。既沒有他的功。饒了他的命罷了。怎麼又殺了他。你只道殺了他。就滅了口。那曉得沒有頭。還要來告首。吩咐鬼卒。將極刑跟勘。總兵一口招服道。是游某一時差處。不合冒認他功。又沒幫他。乞放還陽間。旌表九人。包公大怒道。你今生休想放回陽間。叫你吃不盡地獄之苦。須臾一鬼卒將一粒丸。放入總兵口中。遍身火發。肌肉燒爛。不見人形。鬼卒吹一口孽風。復化爲人。總兵道。早知今日受這樣苦。就把總兵之位。讓與小卒。也是情願的。小卒在旁道。快活快活。不想今日也有出氣的日子。正說話間。忽然門外喊聲大振。啼哭一個不住。山雲慘淡。天日無光。鬼卒報道。門外喊的哭。都是邊疆百姓。個個口內稱冤。不下數千餘人。包公道。只放幾名進來。餘俱門外聽候。鬼卒遂引二名邊民到公堂跪下。包公道。有何冤枉。從直訴來。邊民道。只爲今日聞君勘問游總兵之事。特來訴冤。小人等是近邊百姓。常遭兵馬踐踏。不消說起。那曉道這樣還是小事。一日胡馬過來。殺敗而去。游總兵乘勝追趕。倒把我們自家百姓。殺上幾千。割下首級來受封受賞。可憐可憐。這樣苦情。不在閻君案下告訴。叫我那裏去說。包公道。有此異事。游總兵永世不得人身了。怎麼忍心這許多人。都做了肉塊子。鬼卒復擊一粒丸。放在總兵口中。須臾血流遍地。骨肉如泥。一口孽風。又化爲人形。邊民道。快活快活。但大人萬割。也抵不得幾千民命。包公道。傳語你們。同受冤的百姓。既爲胡虜受冤。休想游

總兵一人之價。可去做幾千凶狠厲鬼。九個小卒。做厲鬼的首領。捉得賊來。我自有發落處。若游總兵永墮地獄。不得出世。執筆批道。

審得爲將貴立大功。立功在能殺敵。今游某爲將。而不自立功。對敵而不能殺敵。無爲貴將矣。夫不能立。猶可。沒人之功。以爲己功。奈何。沒人之功。猶可。又併殺有功之人。以滅其口。雖有智者。不能解也。不能殺敵。猶可。多殺邊人。以當讎敵。奈何。多殺邊人。猶可。又卽將邊人之首級。反割下以邀封賞。有仁心者。乃如是乎。今卽殺游一人之命。尙不足以贖九卒之命。更不能贖邊人數千之命。總之死尙有餘辜。且不早割於九卒切頭之日。及數千邊民割首請賞之日。而始割於小卒邊民死後首告之日。要之猶恨其不早。報有未盡。罰及子孫。

判總兵永入地獄。又以好語安頓小卒。併邊民冤魂等衆。兩項鬼魂歡喜而去。

#### 四六 批畫軸

話說順天府香縣。有一鄉官知府倪守謙。家富巨萬。倪嫡妻生長男善繼。後者又納寵梅先春。生次男善述。善繼堅吝愛財。貪心無厭。不喜父生幼子。分彼家業。常有意要害其弟。守謙逆知其意。及染病。對善繼囑道。汝是嫡子。又年長。能理家事。今契書賬目。家資產業。我已立定分關。盡付與汝。善述先春所生。未知他成人否。倘若長大。汝可代他娶婦。分一所房屋。數十畝田與之。令勿饑寒足矣。先春者。願嫁可嫁之。若肯守制。亦從其意。汝勿苛刻之。善繼見父將家私盡付與他。關書開寫明白。不與弟均分。心中歡喜。乃無害弟之意。先春抱幼子泣道。老員外年滿八旬。小婢年方二十二。此孤兒僅週歲。今員外將家私盡付與大郎官。我兒若長。日後何以資身。守謙道。我

正爲你年青。未知肯守節否。故不以言語囑付。吾思汝改嫁。則誤我幼兒事。先春泣而言道。我若不守節撫孤。定骨粉碎身。不得善終。守謙道既如此。我已準備在此。我有一軸記顏。交付與汝。萬宜珍重藏之。後日大兒善繼。倘無有家資分與善述。可待廉明官司。將此畫軸去告之。不必寫狀。自能使幼兒成個大富。越月守謙病歿。不覺歲月如流。善述已年登十八。求分家財。善繼霸住。全然不與。且道我父上年八旬。豈能生子。汝非我父親骨血。故分關上寫明白。不分家資與汝。安得又與我爭執。先春聞說。不勝忿怒。又記夫主在日。曾有遺囑。聞得官府包公。既極清廉。又極明白。遂將夫遺記顏一軸。赴衙中告道。氏幼嫁於故知府倪守謙爲妾。生男善述。甫週歲而夫故。遺囑謂嫡子善繼。不以家財均分。只將此一軸記顏。在廉明官司處告。自能使我兒大富。今聞明府清廉故來投告。伏乞作主。包公將畫軸展開看其中。只畫一倪知府像。端坐椅上。以一手指地。不曉其故。退堂。又將此畫軸掛於書齋。詳細想道。指天謂我看天命。指心謂我察自心。指地豈欲我看地下人分上。此必非也。叫我何以代他分得家財。使他兒子大富。再三着道。莫非卽此畫軸中。藏有甚留記。乃扯開視之。其軸內果藏有一紙書道。老夫生嫡子善繼。貪財忍心。又妾梅氏。生幼子善述。今僅週歲。誠恐善繼不肯均分家財。有害其弟之心。故寫分關將家業並新屋二所。盡與善繼。惟留右邊舊小屋。與我幼子善述。其屋中棟右間埋銀五千兩。作五壘。左間埋銀五千兩。金一千兩。作六壘。其銀多與善述。準作田園。後有明府官看此畫。抽出此書。命善述將金一千兩酬謝。包公看出此情。卽呼梅氏來道。汝告分家業。必要到你家親勘。遂發牌到善繼門首下轎。故作與倪知府推讓狀態。然後登堂。又相與推讓。扯椅而坐。乃拱手而言道。今如夫人告分產業。此事如何。又自言道。原來長公子貪財。恐有害弟之心。故以家私與之。然則次公子何以處之。少傾又道。右邊一所舊小屋與次公子。其產業如何。又自言道。此銀亦與次公子。又自辭遜道。這怎敢要他。學生自有處治。乃起立道。便去勘右邊小屋。伴作驚怪道。分明倪老先生

對我言談。忽然不見。豈非鬼耶。善繼善述。及左右環看者。無不驚訝。皆以包公真見倪知府。由是同往右邊去。勸屋。包公坐於椅中。召善繼道。汝果有陰靈。適間顯靈將你家事。盡說與我知。叫我將此小屋分與弟。你心下如何。善繼道。憑老爺公斷。包公道。此屋中所有的物。盡與你弟。其外田園。照舊與你。善繼道。此屋所有銀財物件。情愿都與弟。包公道。適間倪老先生對我言。此屋左間埋銀五千兩。作五壘。掘來與善述。善繼不信道。就有萬兩亦是我父與弟的。我決不思分。包公道。亦不容汝分。命三差人。同善繼善述梅先春三人。去掘開。果得銀五壘。將一壘稱過。果一千兩。善繼亦信是父陰靈所告。包公又道。右邊亦有五千兩與善述。又黃金一千兩。適聞倪老先生命謝我的。我決不要。可與梅夫人作養老之資。善述先春子母二人。聞說不勝歡喜。向前叩頭稱謝。包公道。不必謝我。我豈知之。只是你父陰靈所告。諒不虛也。既而向右間掘之。金銀之數一如所言。是在見者。莫不驚異。包公乃給一紙批照。與善述母子收管執業。竟自出門而去。包公其真極明而廉者也。

#### 四七 味遺囑

話說京中有一長者。姓翁名健。家資甚富。輕財好施。鄰里宗族。加恩撫恤。出見鬪毆。則爲勸解。或遇爭訟。率爲和息。人皆愛慕之。年七十八。未生男子。僅有一女名瑞娘。嫁夫楊慶。慶爲人多智。性甚貪財。見岳翁無子。心利其資。每宴會中對人道。從來有男歸男。無男歸女。我岳父老矣。定是無子。何不把那家私。付我掌管。其後翁健聞知。心懷不平。然自念實無嗣。只有一女。又再別無親人。只得忍耐。鄉里中見其爲人忠厚。而反無子息。嘗代爲嘆息。道。翁老若無子。天公真不慈。過了二年。翁健且八十矣。偶娶林氏。生得一男。名叫翁龍。宗族鄉鄰。都來慶賀。獨楊慶心上不悅。雖強顏笑語。內懷慍悶。翁健自思。父老子幼。且我西山景暮。萬一早晚間死。則此子終爲所魚肉。因

生一計道。算來女壻總是外人。今彼實利吾財。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兩全之計也。過了三月。翁健疾篤。自知不起。因呼楊慶至床前。泣與語道。吾只一男一女。男是吾子。女亦是吾子。但吾欲看男面。濟不得事。不如看女。更爲長久的策。吾將這家業。盡付與汝管。因出其遺囑。亦與楊慶。且爲之讀道。八十老翁生一子。人言非是我子也。家產田園。盡付與女壻。外人不得爭執。楊慶聽讀罷。喜不自勝。就將遺囑。藏在匣內。自去管業。不多日。翁健死了。楊慶得了這許多家業。將及二十餘年。那翁龍已成。人長大。諳世事了。因自思道。我父基業。女壻尙管得。我是個親男。有何管不得。因托親戚。說知姐夫。要取原業。楊慶大怒道。那家業是岳翁盡行付我的。且岳翁說。那廝不是他子。安得又與我爭。事久不決。因告之官。經數個衙門。上下官司。俱照遺囑。斷定楊慶。翁龍心終不服。時包公在京。龍遂密抱一張狀詞。逕去投告。包公看狀。卽拘楊慶來審道。你緣何久占翁龍家業。至今不還。楊慶道。家業都是小人外父。交小人的。實不干翁龍事。包公道。翁龍是親兒子。旣與無干。你只是半子。爲何霸住。楊慶道。小人外父。明明說他不得爭執。現有遺囑在證。包公看訖。笑道。你想得差了。你不曉得讀。分明上說是八十老翁生一子。家產田園盡付。與這兩句。是說付與他親兒子了。楊慶道。這兩句。雖說得去。然小人外父說。不是他子。那遺囑內。已明白說破了。包公道。這句是瞞你的。他說人言非。言非是一住。底下接去。是我子也。楊慶說。小人外父把家業付小人。又明說別的都是外人。不得爭執。看這句話。除了小人。都是外人了。包公道。只消自家看你兒子。看你把他當外人否。這外人二字。分明連上女壻讀來。蓋他說你女壻。乃是外人。不得與他親兒爭執也。此你外父藏有個真意思在內。你反看不透。楊慶見包公解得有理。無詞可對。卽將原付文契。一一交還翁龍執管。允服供招。共稱以爲神斷。

#### 四八 兔戴帽

話說武昌府江夏縣民鄭日新。與表弟馬泰。自幼相善。新常往孝感販布。後泰與同往。一年甚是獲利。次年正月二十日。各帶紋銀二百餘兩。辭家而去。三日到陽邏驛。新道你我同往孝感城中。一時難收多貨。恐誤日久。莫若二人分行。你往新里。我去城中。何如。泰道。此言正合我意。入店買醉。李昭乃相熟店主。見二人來。慌忙迎接。卽喚酒來。虔誠勸道。新年酒一年一次。滿飲幾壺。二人皆醉。力辭方止。取錢還昭。昭亦再三退讓。勉強受下。三人揖別。日新往城中去。臨行向泰道。隨數收得布疋。陸續發夫挑入城中。泰應諾別去。行下五里。酒醉腳軟。住足暫憩。不覺醉臥路亭。正是醉夢不知時。早晚起來。但見日沉西。忙趨步行。五里地名叫做南脊。前無村。後無店。心中慌張。偶在高崗。遇吳玉者。素慣謀財。以牧牛爲名。泰偶遇之。玉道。客官天將晚矣。尙不止宿。近來此地不比舊時。前去十里。孤野山崗。恐有小人。泰心已慌。又被玉以三言四語。說得越不敢行。乃問玉道。你家住何地。玉道。前面源口。就是。泰道。既然不遠。敢問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卽當厚謝。玉佯辭道。我家又非客店酒館。安肯留人歇宿。我家的床鋪不便。憑你前行亦好。後轉亦好。我家決住不得。泰道。我固知府上非客店。但念我出外辛苦。亦是陰隲。再三懇求。玉佯說道。我見你是忠厚的人。既如此說。我收牛與你同回。二人回至家中。玉謂妻龔氏道。今日有一位客官。因夜來我家借宿。可整酒來吃。母與龔氏久惡玉爲此事。見泰甚爲不悅。泰不知。以爲怒己。乃婉辭道。小娘子休惱。明日當厚謝。龔氏以兩目一丟。泰竟不知其故。俄頃玉出妻。乃趨入。只得擺設厚席。玉再三勸飲。泰吃酒纔醒。又不能却玉之情。連飲數杯。早醉。玉又大杯強勸。三甌。泰不知杯中有蒙汗藥在內。飲後昏昏。不知人事。玉遂扶泰後房安歇。候更闌人靜時。將泰背至左傍源口。乃將泰屍身衣服。與一大石縛起。丟入陰塘。而泰之財寶盡得之。其所害者非一人。所爲者非一次也。日新到孝感。一三日貨已收二分。並未見泰發貨。至又等過十日。日新自往新里街去看泰。到牙人楊清家。清道。今年此來何遲。新愕然道。我表弟已久來你家收布。我在城中。



如何久不發貨來。清道：「你那個表弟並未會到新道。我表弟馬泰，舊年也在你家，何推不知。清道：「他幾時來。新道：二十二日。同到楊邏驛方別。滿店之人，皆道沒有。新心中疑惑，遂訪問別牙家皆無。是夜清備酒接風，衆皆勸飲。新悶悶不悅。衆人道：「想彼或往別處收賣貨去。不然人豈得不見。新想他別處皆生，無有去所。只宿個一晚。次早往楊邏驛李昭店問，亦云自二十二日別後未轉。乃心忖或途中被人打搶。新一路探問，皆說新年並未見有人打死。又轉新里街問店中衆客，是幾時到，皆說是二月到的。新乃心中想道：「此必牙家見他銀多身孤，利財謀死，亦未可知。新謂清道：「我表弟帶銀二百兩來汝家收布，必是財謀害命。遍問途中並無打搶，設若途中被人打死，必有屍在。如何活活的那裏去了。清道：「我家滿店客人如何幹得此事。新道：「你家中客人，皆是二月到的。我表弟來，想或孤客夜到，故受你害。清道：「既有客到，鄰里豈無人見。街心謀人，豈無人知。你平日黑心，故意冤我。二人大鬧，因而廝打。新寫信雇人馳報家中。次日具狀告縣。孝感知縣張時泰准狀行辦。次日楊清亦即具訴。縣主准行牌，拘集一千人犯，齊赴台前聽審。縣主道：「新你告楊清謀死馬泰，有何影響。新道：「奸計多端，彌縫自密，豈露蹤影。乞爺發究明白。清道：「日新此言，乃黑地昏天，滿心昧已。馬泰並未來家，若見他一面，甘心就死，此必是日新謀死，佯告小的，以掩自己。新道：「小人分別在李昭店買酒，各往東西。縣主便問李昭。昭道：「是日到店買酒，小的以他新年初到，舊例設酒，飲後辭別。一東一西，怎敢胡言。清道：「小的家中客人甚多，他進小的家中，豈無人見。本店有客伴可審。東西有鄰里可問。縣主即各拘來問道：「你見馬泰到楊清店否。客伴皆道不見。新道：「鄰里皆伊相知，彼即曉得，亦不肯說。客伴皆是二月到的。馬泰乃正月到他家裏，他們那裏得知。大抵馬泰一人先到。楊清方起此不良之心，乞爺法斷償命。縣主見鄰里客人皆是推阻，勘清招認。清本無辜，豈肯招認。縣主喝令將清重打三十不認，又令夾起受刑。不過，乃亂招成。縣主道：「既招謀害，死在何處。原銀在否。清道：「實未謀他。因爺爺苦刑受累。」

不過只得屈招。縣主大怒。又令夾起。即刻昏沉。久而才醒。自思不招。亦是死的。不若暫且招成。他日或有明白。遂招道。屍丟長江。銀已用盡。縣主見他招成。停當。即釘長架。扭鎖。斬罪已定。已及半年。適包公奉委巡行天下。時來湖廣。歷至武昌府。是夜詳覽案卷。偶爾精神困倦。隱几而臥。忽見一兔頭戴帽子。奔走案前。既覺心中思想道。兔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次日單弔楊清一起。來研審。問李昭。則道。吃酒分別見的。問楊清。鄰居。皆道未見。心中自思。此必途中有變。次日托疾。不出坐堂。微服帶二家人。往陽邏驛一路察訪。行至南脊。見其地甚是偏僻。仰觀俯察。但見前面源口。鴉鵲成羣。圍住源塘岸畔。三人進前視之。但見有一死人。浮於水面。尙未甚爛。包公一見。令家人竟至陽邏驛。討驛卒二十名。轎一乘。到此應用。驛丞知是包公。即喚轎夫。自來迎接。參見畢。包公即令驛卒。下塘取屍。其深莫測。內有一卒。趙忠。自稟道。小人略知水性。願下取之。公包大喜。即令下塘。浮至中間。拖屍上岸。包公道。你各處細搜。看有何物。趙忠一直趨下。見內有死屍數人。皆已腐爛。不能得起。乃上岸。稟與包公。包公即令驛卒。擒捉左右上下十餘家人來問道。此塘是誰家的。衆道。此乃一源灌陰之塘。非一家所有也。包公道。此屍是何處人的。皆不能識。將數十餘人。帶至驛中。路上自思。這一千人。如何審得。將誰問起。安得人人而加刑哉。心生一計。回驛坐定。驛卒帶一千人進。包公着令一排跪定。各報姓名。令驛丞逐一細問其名。呈上。包公看過一遍道。前夜在府中。夢有數人來我台前告狀。被人謀去在塘中。今日親自來看。果得數屍。與夢相應。今日又有此人名字。佯將硃筆。亂點姓名。紙上一點。高聲喝道。無辜者去罷。謀死人者抵命聽審。衆人心中無虧。皆走起來。惟吳玉嚇得胆戰心虛。起亦不是。不起亦不是。正欲起來。包公將棋鼓一敲。罵道。你是謀人正犯。怎敢起去。吳玉低首無言。喝打四十。問道。所謀之人。乃是何方。一一從直招來。免動刑法。吳玉不肯認招。包公命取夾棍夾起。乃招承道。此皆遠方孤客。小人以牧牛爲由。見天稍晚。將花言巧語。哄他到小的家中。借歇。將毒酒醉倒。丟入塘

中皆不知姓名。包公道：此未爛死者。今年幾時謀死的。吳玉道：此乃今春正月二十二日。晚下謀死的。包公自思：此人死日。正是與馬泰同一日期。想必是此人。乃即喚李昭來問。驛卒稟道：前日往府聽審未回。包公令眾人各回。將吳玉鎖押。次日包公起馬。往府中。官僚人等。不知所以。出郊迎接。皆問其故。包公一一道知。衆皆佩服。又次日。弔出楊清等。略審。即令鄭日新往南眷認屍。明白回報。取出吳玉出監研審。乃問清道：當日你未謀人。何以招認承獄。清道：小人再四訴說。並無此事。因本店客人。皆說二月到的。鄰里皆恐累身。各自推諉。不知故此張爺生疑。苦刑招認。昏暈幾絕。自思不招。即死不若暫招。或有見天之日。今日幸遇清天。訪出正犯。一則老爺明察沉寃。二則皇天不昧。包公令打開楊清枷鎖。又問日新道：你當時不察。何故妄告。新道：小人一路遍問。豈知這賊彌縫。如此之密。小人告清。亦不得已。包公道：馬泰當時帶銀多少。新道：二百兩。又問吳玉道：你謀得馬泰銀多少。玉道：只用去三十兩。餘銀尙在。包公即差數人。往取原贓。其母深恐累已受刑。乃赴水而死。龔氏見姑赴水。亦跳下。公差救起。披檢原銀。封鎖家財。令鄰里暫管。公差帶龔氏至官。龔氏稟道：丈夫凶惡。母諫成讎。何況於妾。婆婆今死。妾亦願隨。包公道：你既屢諫不從。於你無干。今發官嫁。日新本該問你誣告的罪。但要你搬屍回葬。罪從免擬。日新磕頭叩謝。

## 四九 鹿隨獐

話說大田縣。有村高村坂。有一峻嶺。名曰枯坂嶺。上通人行。下往尤溪。有一孤客。販布往鄉收賬。身徑彼地。山凹有一人家。姓張。兄弟二人。名祿三。祿四。假以砍薪爲名。素行打搶。遇有孤客。便起歹意。客欲問路。望見二人迤邐而來。近前拱手問道：此去二十九都。多少路程。祿三答道：只有半日之遙。你從何來。客道：我在各鄉收賬回家。

聞此處有一條小路。甚是便捷。不意來此失路。望二位指引。祿四道。過嶺十里。即是大路。客以爲真是樵夫。遂任意放步行去。及到前途。乃是峻嶺絕路。只得坐定。等人借問。忽見祿四兄弟。盤山而來。一刀揮下。客未曾提防。刀中頸項。頓時氣絕。二人搜其腰間。得散碎銀七八兩。又有銀簪二根。兄弟將屍埋掩。將銀均分。既而半年有餘。毫無人知。適有近地錢五秀范體忠。兩家爭山不明。錢五秀訪知包公行到。即往告狀。包爺即自往山踏勘。五秀得理。斷山與他管照。范體忠受刑杖罪。包公命左右擺道回衙。來至山傍。忽旋風起。包公思想半晌。莫非此地有甚冤枉。即令二人於各處尋覓。於山傍見一死屍。被獸扒開。下段露出在外。二人回覆。包公親往視之。令左右一起開看。見頸項被刀。乃知被人謀死。復叫左右爲之掩覆。回衙不知誰人謀死。無計可施。包公道。我日斷陽間。夜斷陰間。這件事陽間不得明白。待我向陰間討個真實消息便了。發赴陰床。叫陰司手下人吩咐道。枯坂山傍。謀殺一人。露出死屍。帶了重傷。不知此屍身是誰殺死。必有冤魂到此告狀。你等俱各伺候。放他進來。話畢。霎時間陰風颯颯。燭影不明。遂覺精神困倦。隱几而臥。似夢非夢。須臾一人無頭。身血淋漓。前有獐。後有鹿。隨之。慌忙而竄。包公驚覺。不見手下衆人。渾如一夢。心下躊躇。莫非枯坂山傍。有張祿者。天明升堂。即差林虎傳望二人。往彼覓訪。如有張祿。拿來見我。二人應諾而去。及至枯坂訪問。果有姓張的名祿三祿四者。素行凶惡。不敢往捉。轉衙回見包公道。小的蒙差訪拿張祿。果有張祿三祿四兄弟。包公道。既有此名。即叫吏書標發火牌。速拿來見我。二人復去。拘得至官審問。包公喝道。你二人搶劫客人貨物。好生直招。免加重刑。二人強硬不招。包公喝令左右。將二人各責六十重杖。長枷。兄弟受刑不過。只得從實招道。是一客人。往鄉收賬回家。因迷失問路。小的佯指。令入僻處殺死是實。今蒙訪出。諒因冤魂不散。包公見皆招明。即判處決。聞者痛快。

## 五〇 遺帕

話說池州青陽縣民趙康家財巨富。生子嘉賓。恃財恣性。好淫博奕。徹夜謳歌。是日命僕跟從。隨逕往南莊閑遊。偶見二女子。年方二八上下。淡紅素服。自然雅潔。觀不厭目。儘可賞心。問僕人道。此誰家婦。僕道。此山後邱四妻妹。因夫阿小。經商數載未回。常往此廟求神問卜。嘉賓道。你去問他。家中若少銀穀。隨他多少。我自送他。僕道。伊親頗富。縱有不給。必自周濟。嘉賓思想二婦的顏色。竟不能寐。次日飯後。取一錠銀約十兩。往其家調戲。二婦持節不從。厲色罵詈。欲喊鄰人。賓見不可。拂袖而出。思謀無策。卽着僕請友人李化龍。孫必豹。二人來莊。令莊人擺酒。飲至半酣。二友道。今日蒙召。有何見諭。賓道。今早甚掃我興。特請二位同設一計。二人道。何事快請教。賓道。昨日閒遊。偶遇邱四妻妹二人。朝神過此。貌均美豔。今上午將銀一錠。到彼家只求一樂。不惟不肯。反被惡言罵詈。故拂我意。二人道。此事至易。賓道。兄有妙策請教。二人均道。今夜候至三更。將二人後門喊助威。二人前門進去。擒此二婦放在山窠。任你擺佈。何難之有。賓聞大喜道。此計甚妙。是夜飲至三更。三人牽了親信僕人。私自潛出。把二人在山門吶喊。三人向前衝門而進。僱工人不知起看。二人就將工人綁縛。丟於地下。使不能出喊。直入房中。止捉得曾氏一人。不意邱四妹子。因家有事。傍晚接回。三人將曾氏捉入山中。平窠內。三人輪姦。每人一次。曾氏苦楚不勝。至天微明。三人散去。嘉賓遺一手帕在傍。次早鄰人方知曾氏家被劫。衆人入看。解放工人。卽報邱四妹家。許早夫婦。在莊遍覓無蹤。尋至山中。只聽呻吟之聲。三人近看。羞不能遮。不能動止。許早背回曾氏。不能言語。惟以手指肚而已。姑會其意。知爲下身污積。乃設法輕洩。盡去其陽。再以湯灌。久之略醒。方能言語。姑道。因何如此。曾氏云。昨夜三鼓。正欲安睡。忽有三四人衝門而進。我見賊方起身欲走。穿衣未及。二人進房。捉上山去。三人橫行強暴。求死不得。姑曰。三人你認否。曾氏道。昏月之下。認人不真。許早拾得白綾手帕。解開一看。只見帕上寫有嘉賓之名。乃具呈告於包公。

告爲恩天除害。驗帕燭姦。以正風化事。因姦而誣之以盜。似乎畫蛇添足。惡扮盜以曲成其姦。謂誰相鼠無牙。遺帕不止於絕纓。荒野倍慘於暗室。萬民有日三尺有法。上呈。

包公問隣。佑蕭興等道。你係近隣。知其詳否。興道。是夜事。小人統未知之。次早起過門。只聽傭工人喊叫。衆人入內。見工人綁於地下。遂卽解放。報知許早夫婦來看。覓至山窠。纔獲曾氏。不能行止。遺帕在傍。是的實事。不敢妄告。包公道。傍有遺帕。帕內既有嘉賓之名。必是他無疑了。賓道。小人三日前。遺此帕於路。並未在山。况一人安能綁人而捉人。此皆夙仇誣陷。早道。日間分明是你擲銀調戲。二婦喊罵。纔出。是晚被劫。並未去財。况有手帕爲證。設是劫財。必定擄財。何獨姦婦。乞老爺嚴刑拷出同黨。以伸此冤。包公喝將賓重打二十。令其招認。賓仍是巧言爭辯。包公令將原被二人一起收監。鄰等發出。私囑禁子道。你謹守監門。倘有人來探看嘉賓。不可令他相見。卽拿來見我。明日自有賞。若漏洩賣放。重責革役。禁子道。不敢。包公退堂。禁子坐守。不移時。有二人來監門前呼賓。禁子開了頭門。守堂皂隸齊出。扭結二人。進堂敲梆。包公升堂。禁子道。獲得二人。俱皆探嘉賓者。包公道。你二人同姦曾氏。嘉賓先已招出。正欲出牌捕捉。你却自來湊巧。二人面皆失色。兩不相照。化龍道。不干我二人事。彼何敢攀我。包公道。嘉賓說。若非你二人。他一人不幹此事。汝可從直招來。二人道。彼自幹出。妄扳我等。包公見其詞遁。乃令各打二十。取招。二人不招。令夾起。遠置廊下。監中取嘉賓出來。但見夾起二人。心中慌了。包公呼至罵道。分明是你這賊。強姦曾氏。我已審出。二人係你合夥。彼已招承。道是你叫他。非關他事。故將他夾起。嘉賓猶自爭辯不已。仍令夾起。嘉賓畏刑。乃招道。是日。小人不合到其家。擲銀被他罵出。遂叫二人商議。計出化龍。乞老爺寬刑。包公道。你二人先說他扳。嘉賓招明各畫招來。三人面面相覷。無言抵答。只得招認。當卽判定案卷。三人皆坐斬決。曾氏夫婦完聚。

## 五一 借衣

話說開封府祥符縣。縣學生員沈良謨。生子名猷。英年妙士。里人趙家莊進士趙士俊。妻田氏。年將半百。無子。止生一女名阿嬌。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時與沈良謨子猷。結爲秦晉。未經一載。良謨家遭水患所淹。因而家事蕭條。士俊見彼落薄。欲與退親。其女阿嬌。稍長賢淑。請母田氏道。爹爹既將我配沈門。豈肯再適他人。田氏見女長成。急欲使之成親。奈沈猷不能備禮爲聘。一日士俊往南府公出。田氏竟令蒼頭往沈猷家。請猷往見。將銀與彼作聘。猷聞大喜。奈鶉衣百結。遂往姑娘家借衣。姑娘見姪到。問其到舍有何議。沈猷道。岳母見我家貧。昨遣人來叫我。將贈銀與我作聘禮。然後成親。因無衣服。故到此間向表兄借用。明日一早奉還。姑娘聞得大喜。留午飯。立命子王倍取套新衣服與姪兒去。誰料王倍是個歹人。聞得此事。卽託言道。難得表弟到我家。須稍停幾日。何可便去。我要去拜一知交。卽日便回。再將衣服借弟。猷只得在姑娘家等。王倍自到趙家。詐稱是沈猷。田夫人同女阿嬌。出見款待。見王倍禮貌慌忙。田氏道。賢婿是讀書的人。爲何粗率如此。倍答道。財是人朋友。是人貌。小婿家貧流落。居住茅屋。驟見相府。亦不敢安。故致如此。田夫人亦不怪他。留之宿。故暗放其女夜出。與之偷情。次日收拾銀八十餘兩。金銀首飾珠寶等。約值百兩。交與倍去。彼只以爲真婿。怎知提防。倍得此金銀回來。見猷。只說他去望友而歸。又纏住二日。至第三日。猷堅要去。乃以衣服出借之。及猷到岳丈家。遣人入報岳母。田夫人甚驚怪。出而見之。故問道。爾是吾婿。可說爾家事我聽。猷一一道來。皆有根據。但見言詞清雅。氣象雍容。人物超羣。正是大家風範。田夫人心中一想。此是真婿。前者乃元棍假冒。悔恨無及。入對女兒。汝出見之。阿嬌不肯出。躲在簾內問道。叫爾前日來。何故至今日。猷道。賤體微恙。故今日來。阿嬌道。爾早來三日。我是爾妻。金銀亦有。

今來遲矣。是爾命了。猷道。令堂遣盛价來約。以銀贈我。故造次至此。若無銀相贈。亦不妨其事。何須以前日今日爲辭哉。我若不寫退書。任爾守至三十。亦是我妻。令尊雖有勢。豈能將爾再嫁他人哉。言罷。卽起身去。阿嬌道。且慢。我是與爾無緣。爾有好妻在後。我將金釧一對。金釵二股。與爾買書讀。願結下來生的緣。猷道。小姐何說此斷頭的話。這釵釧與我。豈當得退親財禮乎。且爾令尊與我何如。我便不去。阿嬌道。非是退親。明日卽見下落。爾速去。則得此釵釧。稍遲恐累及於爾。猷不信。嬌入後面自縊。了環出報小姐縊死。猷還不信。進內堂看之。見解繩。田夫人伏屍痛哭。猷亦下淚如雨。心痛如割。田夫人揮之出。道爾速出去。何可奄留。猷忙回姑娘家。交還衣服。達知其故。王倍聞云。自悔旣已得銀。又得姦宿。不知此女這等性烈便死。王母知之切責之。驚恐成疾。不數日而死。倍妻游氏。亦美貌賢德。方入王門一月。見倍幹此事。罵道。爾得其銀。不當污其身。爾這等人。天所不容。我不願爲爾婦。願求離歸娘家。王倍道。我有許多金銀。豈怕無婦人娶。卽休書離之。再說趙士俊數日歸家。問女死之故。田夫人道。女兒往日驕性以辱婢妾。日前沈女婿自來求親。見其衣冠襤縷。不好門面。想以爲羞。遂自縊死。亦是性子執迷。與女婿無干。士俊說道。我女要與他退親。爾教女兒拘執不肯。今來玷我門風。惱死我女兒。反說與他無干。我偏要他償命。卽寫狀與家人。往府赴告。

告爲姦女殺女事。情莫切於父子。事莫大於死生。痛女阿嬌。年自及笄。許聘野獸沈猷。未及于歸。猷潛來室。強逼婚媾。女重廉恥。懷慚自縊。切思閨門。風化所關。男女嫌疑所別。少不得是伊妻子。何故寅年要吃卯年糧。且終久是伊室家。不合今日先剖期。生者旣死。同穴合枕之姻緣已絕。死者不生。償命填死之法律難逃。人命關天。哭女動地上告。

趙進士財富勢大。買賄官府。打點上下。葉府尹拘拿訊問。亦依原告偏詞。干詞妄指。將沈猷擬死。不由分訴。將



近秋期。趙進士復疏通巡行包公。囑將沈猷處決。升留致累。田夫人知之。私遣家人往訴包公。囑勿便殺。包公心疑道。同是壻也。夫曰殺。妻曰勿殺。此必有故。單弔沈猷。詳詢其來歷。猷乃一一陳說。包公詰道。當日趙小姐怨汝不早來。汝如何遲去三日。猷道。因無衣冠。往表兄王倍家去借衣。被他纏留二日。故第三日去。包公聞得。心下明白。乃裝作布客。往王倍家賣布。倍問他買二疋。故高抬其價。激得王倍發怒。大罵道。這布客可惡。布客亦罵道。諒你不是買布人。我有幾疋布。爾若買得起。肯減五十兩與爾。休笑我客小。王倍道。我不做客。要許多布何用。布客道。我料爾窮骨頭。那得及我。王倍思家中銀有七八十兩。若以首飾相添。更不止百五十兩。乃道。銀子我放息者多。只現在者未滿二百。若要首飾相添。我盡將爾買來。布客道。只要實估。首飾亦好。王倍遂兌出銀六十兩。又以金銀首飾。估作九十兩。問他買二十擔好布。包公既騙出此賊。乃召趙進士來。以金銀首飾。交與他認。趙進士大略認得幾件。看道。此釵鈿多是我家物。何以在此。包公再拘王倍來問。爾騙趙小姐金銀首飾。賊已在此。當日又有強姦。王倍見包公。卽是前日假裝布客。真賊已露。情知難逃。遂招承道。前日因表弟來借衣服。小人果詐稱沈猷。先到趙家。小姐出見。夜得姦宿。今小姐縊死。表弟被監。天台察出。死罪甘受。包公看其情可惡。重打六十。卽時死於杖下。趙進士聞得此情。怒氣冲天。道。騙銀尙可恕。只女兒被他污辱。懷慚而死。此恨難消。險些又誤陷女壻。損我之陰騭。今必須窮追其首飾。令他妻亦死獄中。方洩此忿。王倍離妻游氏。聞得前情。自往趙進士家。去投田夫人道。妾到王門。未滿一月。因夫詐騙金銀。妾惡其不義。卽求離書。已歸娘家一載。與王家義絕。彼有休書在此。可證。今聞老相公。要追妾首飾。此物並非我得。望夫人察實。趙進士乃察看其休書。究其來歷。果先因夫騙財事。而自求離。俊乃歎息道。此女不染污財。不居惡流。知禮知義。名家女子。不過如是。田夫人因女不得其死。丈夫稱游氏賢德。乃道。吾一女。愛如寶珍。不幸而亡。今愿得爾爲義女。以慰我意。爾意何如。游氏拜謝道。若得夫人提攜。

是妾重生的親父母。趙進士道。爾二人既願結契爲母女。今游氏無夫。沈女婿無婦。卽將相配何如。田夫人道。此事真好。我思未及。游氏心口甚喜道。悉從父親母親尊意。趙進士大悅。卽日令人親迎沈婿。與游氏成親。便當親女而嫁。人皆快焉。惡哉王倍。利人之財。終歸烏有。污人之妻。而已妻反爲人得。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足徵矣。

## 五二 壁隙窺光

話說廬州府霍山南村。有一姓章名新。素以成衣爲業。年將五十。妻王氏少艾。未曾破腹。新撫兒子繼祖。養老長娶劉氏。貌頗嬌嬈。有桐城縣二人在霍山縣做漆。一名楊雲。一名張秀。與新有舊好。遂寄焉。寄居日久。愈厚。二人拜新爲契父母。出入無忌。恍若至親。楊雲與王氏先通。旣而張秀亦私。一日新叔姪往鄉成衣。楊雲與王氏正在雲雨。被媳撞見。王氏道。今日被此婦撞見。不便。莫若污之。以塞其口。新叔姪至夜未歸。劉氏獨宿。王氏往喚開。劉氏房門。楊雲乘間入去。強行上床抱姦。劉氏推拒。叫喊不從。王氏入房。以手掩口。助楊雲強行雲雨。劉氏不得已。遂亦相從。張秀亦與王氏就寢。由是二人輪宿。楊雲其姑。張秀宿媳。楊雲宿媳。張秀宿姑。新叔姪出外日多。居家日少。如是者一年有餘。四人意甚綢繆。不意爲新所覺。欲執其姦。楊張二人與王氏議道。老狗已知。莫若陰謀殺之。免貽後悔。王氏道。凡我爾行事。務須要縝密。古云打蛇不死招蛇害。叔姪家居數日。新謂姪道。今八月矣。家家收有新穀。今日初一不好去。明日早起。同往各處去討些穀。回家吃用。次日清早。與姪同出二處分行。新往望江灣略近。姪望九公灣稍遠。張新先完。次日午後卽回。行至中途。却遇楊張二人。做漆回家。望見新來。交頭附耳。前計可行。近前問姪。契父來了。包裏雨傘。我等背負。行至一僻地山中。天色傍晚。二人扯新進了深源。新心慌大叫。偏無人至。張秀乃一手扯住。楊雲於腰間取出一把小斧。向頭一劈。卽死。乃被腦骨陷住。取斧不出。倏忽風動。

竹聲。疑是人來。忙移屍首。連斧推入蓮塘。恐屍浮起。將大石壓倒。二人卽回。自謂得志。言於王氏。王氏聞得此言。心肝俱裂。乃道事已成矣。切不可令媳婦知之。恐彼言語不謹。反自招禍。皆道此言誠是。王氏道。倘繼祖回尋叔父。將如之何。張秀道。我有一計。爾若肯依。包他無事。王氏道。計將安出。張秀道。繼祖回來。爾先問新。如說不見。卽便送官。誣以謀死叔父。若陷得他死罪。移回我家。豈不快哉。王氏楊雲道。此計甚妙。可卽依行。初六日。繼祖同到家。中。王氏問道。叔父不歸。繼祖愕然道。我昨在望江灣住。欲邀叔同回。皆說初三日下午已回。王氏改色。扭交鄰里鎖住。自往擊鼓。縣主何獻可。值朝廷差委包公巡行江北。出外迎接。王氏將叛殺事具告。包公接得此詞。素知縣主政治清明。刑罰不苟。卽批交縣跟勘。縣主當差汪勝李標。提到鄰右蕭華里長徐福。一起押到。縣主道。爾叔自幼撫養。安敢負恩謀死。尸在何處。從直招來。繼祖道。小人當日與叔同出半路分行。小人往九公灣。叔往望江灣。叔賬先完。次日卽回。昨日小人又到望江灣。邀叔回歸。衆皆道已回三日。可拘面證。小人自幼承叔孀厚恩。撫養娶婦。視如親子。常思圖報。未能安忍。反加殺死。乞爺爺審問詳察。王氏道。此子不肖。嫖蕩家資。曠叔阻責。故行殺死。乞爺爺嚴刑拷鞠。追屍殮葬。斷填叔命。縣主弔蕭華上來。台下問道。繼祖素行何如。華道。繼祖素行端正。毫不孟浪。敬叔如父。勤於生理。小人不致偏搭。縣主令華跪下。問徐福道。繼祖素行可端否。徐福所答。同合華言。福又欲言。縣主喝止。乃伴怒道。爾二人皆繼祖賈囑。本該各責二十。看爾年老。縣主知非繼祖。沈吟半晌。心生一計。喝將繼祖重打。打至二十喝止。卽釘門枷。乃道限爾三日。令人尋屍還葬。令牢子收監。發王氏還家。王氏叩頭謝道。青天爺爺神見。願萬代公侯。喜不自勝。縣主退堂。問門子。繼祖家在何處。門子道。前村便是。縣主至晚。帶領親隨一人。直至前村。見各家睡靜。惟王家尙有燈光。縣主於壁隙窺之。見兩男兩女。共席飲酒。楊雲笑道。非我妙計。焉有今日。衆皆歡笑。惟劉氏不悅道。好好爾便。這等歡樂。虧了我夫。無事受刑。爾心上何安。楊雲道。只要爾我四

人。長久享此歡樂。管他則甚。大家飲一大杯。趁早去行些樂事。王氏道。都道包爺明白。亦未見得。楊雲道。閑話休說。乃抱住劉氏道。爾今日這等不悅。我與爾在此樂一樂。爲爾解悶。劉氏口中不言。心內忿起。乃道人要人面。衆人跟前。何可幹此。王氏道。老爺限三日後。追屍還葬。爾放得停當否。二人道。屍在蓮塘深處。大石壓住。不久卽爛。王氏道。這等便好。再飲大杯。收去碗盞。張秀問劉氏道。事齊乎。事楚乎。劉氏不答。二人爭宿。王氏道。休要爭鬧。闢開大床。四人共睡。盤桓而樂。豈不美哉。皆道善。遂同床而睡。極盡人間之樂。豈知禍起蕭牆。縣主大怒。回衙令門子。擊鼓點兵。衆人莫知所以。兵齊乘轎親至繼祖。將前後圍定。將前門衝開。見張楊二人。不知風從何起。只見舉目官兵。遂向後走。被後面官兵擒住。併捉男女四人回衙。每責三十。扭送收監。次日出堂。先取繼祖出監問道。此去望江路上。有蓮塘否。繼祖思想良久道。只有中山那一坵。蓮塘在裏面。深淵山下。卽開去繼祖鎖。令他引路。差皂快二十餘人。親自乘轎。直至其地。果然人跡罕見。繼祖道。蓮塘在此。縣主道。爾叔屍在此塘內。繼祖一聞痛哭。跳入塘中。縣主又令壯丁二人。下去同尋。直至中間。得一大石。果有屍首。壓於石下。取之得起。抬上岸來。見頭骨帶一小斧。取之洗開。見斧上鑿有楊雲二字。奉上縣主。縣主問道。此誰名也。羅祖道。是老爺昨日所捉的人名。又問道。二人與爾家何等親。繼祖道。是叔之契子。遂驗明傷處。回縣取出男婦四人。竟將楊雲張秀。各打四十。令他招承。不認。乃丟斧來。此是誰人的。二人着慌。默無一言。喝令夾起。二人面面相覷。刑苦難禁。乃招道。小人與王氏有姦。後被覺察。恐有後禍。故將殺之。縣主道。爾既覺姦情爲禍。豈不知殺人之禍尤大。再重打四十。枷鎖重獄。縣主謂王氏道。親夫忍謀。厚德外人。此何心也。王氏道。非關小婦人事。皆彼二人操謀殺死。方纔得知。縣主道。既已得知。合當先首。胡爲又欲陷繼祖於死罪。爾說何其不明。被爾五言四語就瞞過。這潑婦可惡。再打二十。又謂劉氏道。爾同陰謀丈夫。何忍乎。劉氏道。此事實未同謀。先是媽媽與他有姦。挾制妄行。不得不從。其後用計謀殺。

小婦人毫不知情。乞爺爺原情免罪。縣主道：起初是他挾制。既後合當告夫。雖未同謀。亦不宜委曲從事。減等擬絞。爰筆判楊雲張秀論斬。王氏剛罪。繼祖發放回家。包公隨即依擬。可謂法正冤明矣。

### 五三 桷上得穴

話說山西道太原府河曲縣生員胡居敬年方十八。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家道清淡。未有妻室。讀書未透。偶考四等。被責歸家發憤。將家資田宅變賣。得銀六千兩。將往南京。從師讀書。至江中遭風覆船。舟中諸人皆溺死。居敬幸抱一木板在手。隨水流近淺處。遇一漁翁。安慈救之。以衣服與換。又以銀相贈。爲盤纏。居敬拜謝。問其姓名。居止之處而去。居敬思回家。則益貧無倚。况久聞南京風景佳麗。不如沿途乞食。挨到那裏。再作區處。及到南京。遍謁朱門。無有施濟之者。衣冠縷縷。口食難度。乃入報恩寺。求爲和尚。掃地燒香。却又不會。和尚要逐他去。一老僧率真道。爾會幹甚事。居敬道：不才山西人氏。本係生員。欲到京從師。不意中途覆舟。故落至此。諸事那會幹。倘師父恩念。賜我盤纏。得還鄉去。永不忘德。僧率真道：爾歸途遠。我焉能贈爾許多盤纏。况爾主意。要到京從師。今便歸去。亦虛跋涉一番。不如我供膳。爾在寺中讀書。倘讀得好時。京城內我亦有人。在此寄寓。赴考。豈不甚便。居敬思在寺久處。恐僧徒厭逐。乃又契率真爲義父。拜寺中諸僧爲師兄弟。由是一味讀書。苦心探索。晝夜不息。居了三年。遂出赴考。果選入場。本科卽登第。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先時居敬雖在寺三年。並未去閑遊。卽中後諸師兄弟。多有相請者。乃得揖遊各房。一日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敬聞棋音在上。從暗處尋見有樓梯。遂直上樓。見二婦人在樓下棋。兩相怪訝。一婦人問道：誰人同爾到此。居敬道：我信步行來。爾是甚婦人。乃在此間。婦人道：我漁人安慈之女。名美珠。被長老騙娶在此。居敬道：原是我恩人之女。美珠道：官人是誰。我父與爾有甚恩。居

敬道。我亦是此寺中人。前來京落水時。蒙令尊救拔。厚恩至今未報。不意得會娘子。美珠道。報恩且慢。快先下去。今年有一郎官。誤行到此。亦被長老勒死。若被撞見。性命難保。居敬道。悟空是我師兄。我同是寺中人。見亦何妨。又問那一位娘子是誰。美珠道。他名潘小玉。是城外楊芳之妻。獨自前往娘家。被長老以葠藥置果子中。逼與他食。因迷留在別寺中。夜間抬入此的話。不覺久。悟空登樓看見。強與一笑道。契弟如何來此。居敬道。我偶然行來。不意師兄有此樂事。悟空卽下樓。鎖住來路的門。更呼僧悟靜。同來邀居敬入一空房。四面是高牆。將索一條。剗刀一把。砒霜一包。與胡居敬道。請契弟受用此物。免我二人動手。居敬驚道。我是同寺中。怎將我當外人相防。悟空道。我僧家有密誓。願只削髮者。是我輩人。得知我輩。是有髮者。雖親父子兄弟。不是我輩人。何況契弟。居敬道。如此則我亦願削髮罷。悟靜道。汝全是假話。試想十載寒窗。歷盡磨折。今始登科。正享不盡富貴之時。汝說削髮瞞誰。今不害汝。汝明日必害我。居敬指天發誓道。我若害汝。我明日必遭江落海。天誅地滅。悟空道。縱不害我。亦傳害我教門。汝今日雖秦儀口舌。亦是枉然。再說一句來討饒。我要動手。快些免惱我肚腸。居敬道。我受率真師父厚恩。願見一面。拜謝而死。悟空道。汝求師父救。亦是問國王乞命。須與悟靜叫率真到。居敬泣拜道。我是寺中人。見他私事亦何妨。今師兄要逼我死。望師父救我。率真尚未對。悟空道。一人之命小。寺門之事大。自古入空門。卽割斷骨肉私恩乎。任爾求率真肯救爾否。率真道。居敬兒。是爾命合休。不須煩惱。死後我必埋葬爾在吉地。作功德超度爾。來生再享富貴。倘昔日在江湖之中溺死。屍首尚不歸土。那得食這幾年糧祿。爾求救則死益緊。我只一句話。決救不得爾了。居敬見說得硬。乃泣道。容我緩死如何。三僧道。若是外人。決不肯緩他。在爾且放緩一步。但今日午時起。明日午時要取命。三僧出去。鎖住牆門。居敬獨立房中。只有一索懸於梁。一橙子與他襯脚自縊。并一把小刀。一包砒霜。餘無一物在傍。屋宇又高。四圍立壁。外皆是牆。居敬四顧詳察。已思量在心。近晚來以。

橙子打開近牆壁孔。取一枋。直用索係住。又用刀削壁。經爲釘脚。襯橙子鐙其釘。於抱柱以襯其脚。索依於腰。拔援而上。至於山川枋上。以索弔上直枋。將枋從上撞下。果打門一稱。下見有穴而出。居敬自思。此場冤忿。焉不能報。况新科舉人。若是緘默。倘聞於衆年家。豈不斯文掃地。不得已一一告知同榜兄弟。聞者無不切齒抱恨。或助之資。或爲之謀。議論已定。方欲在包公案下呈詞。却說悟空悟靜二人。過了三日。想居敬舉人。必定身死。且憂且喜。三人同來。啓門一視。並不見縮影。爾我相視。彼此勃然變色。這事如何是好。此房間四壁如鐵桶。緣何被他走丟。二人審尋。果見其走處有穴。三人相議。若是閑人。且不打緊。他是新科舉人。况且同年皆曉得在我寺中。倘去會試不見人。必來我寺中跟尋。我們如何瞞隱。若是居敬走出去不死。必來報冤。他是舉人。我是僧家。明知有勢。不若先下手爲強。率真問道。此事如何處置。悟空道。不如做爾兩名。具一紙狀。先在包爺台前告明。見得居敬舉人。在我寺中。取二娼婦。無日無夜。酣歌唱飲。一玷斯文。二壞寺門。苦口相勸。未之能從。茲於本月本日。出寺野遊。竟至數日不回來。日後恐累及寺中。只得到爺台前告明。如此主意。即去告狀。包公還未施行。只見居敬舉人。亦來下狀。包公至寺。勘出真情。重責三僧。乃斷二女與居敬。以美珠爲長房。小玉爲次房。後次年。屋敬運科登進士。除授荊州推官。路過夏口江中。偶見悟空悟靜率真三僧。在鄰船中。居敬立船頭。令手下拿之。二僧心虧。知無生路。即投水中而死。率真跪伏求赦。居敬道。汝三年供我爲有恩。臨危不救。爲無情。倘當日被爾輩逼死。今日焉能如此。茲且以爾恩補爾罪。無怨無德。自今以後。再勿見我。

## 五四 銅錢插壁

話說龍陽縣羅承仔。平生爲人輕蕩。不遵法度。多結朋伴。家中房舍。竟是開場賭博。收入頭錢。慣作保頭。代人

典當借貸。門下常有敗壞猖狂之士。出入往來。早夜不一。或勸道。結交須勝已。損已不須交。承仔道。天高地厚。方能納污藏垢。人在天地間。安可分別清濁。不大開度量。容納衆生。或又勸道。交不擇人。終須有失。一毫差錯。天大禍基。却道火災昆岡。玉石俱焚。汝奈何不懼。承仔答道。一尺青天蓋一尺地。豈能昏蔽。只要我自家端正。到底無妨。由是拒絕人言。一切勿聽。忽然同鄉富者衛典。家財巨萬。金銀廣多。夜被劫賊五十餘人。手執刀鎗火把。衝開大門。劫掠財物。賊散之後。衛典一家大小。個個悲泣。遠近親鄰。俱來看視。此時承仔在外經過。見得衆人勸慰衛典。嘆道。蓋縣之富。充名遠聞。自然難免劫掠。除非貧士。方可無憂無慮。徹夜安枕。衛典一聞羅承仔的話。心中不悅。乃謂其二子道。親戚朋友。個個憫我被劫。獨羅承仔乃出此言。想此劫賊。俱是他家賭博的光棍。被蕩家業。無衣無食。故起心造謀。來打劫我。若不告官。此恨怎消。於是遂筆狀。具告於巡行包公衙門。包公准了狀紙。行牌供拘。原告衛典。被告羅承仔等。極力研審。重加刑憲。再三勘問。羅承仔受刑至極。執理辦道。自古爲窠家者。皆有賊人扳扯。皆有賊證。皆當捉獲。今祇小人一個。何可妄指爲盜。又無賊證。又無賊人扳扯。衛典手起風波。陷害小人。情理顯然。衛典道。羅承仔爲人。素不遵王法。又不爲商賈。終日夜開場賭博。代作包頭。聚集多人。皆面生無藉之輩。豈不是窩賊。豈不可翦除。包公批道。羅承仔不務本分。逐末行險。誰不疑乎。作保頭。作賭局。窩戶。所由決矣。但賊情重事。窩家首謀。最上捉獲。其次賊證。又次扯扳。三者俱無。難以窩論。衛典之告。大都因疑誣陷之意居多。許合保甲。改惡從善。後有犯者。當正典刑。羅承仔心中歡喜。得免罪愆。謹守法度。不復如前。作保開賭。人皆悅其能。改過自新。獨有衛典心下不甘。我本是被賊打劫。破蕩家計。告官又不得理。反受一場大氣。如何是好。終日在家。抱怨官府。包公訪知自思道。承仔決非是盜。眞盜不知何人。故將衛典重責二十板。大罵道。刁惡無比。衛典。何曾問差了。你自己不小心失盜。那強盜必然遠去了。該認自家的悔氣。反來怨恨上官。卽命監起。城中內外人民。皆



知衛典被打被監。官府等不究盜賊。由是真賊鐵木兒。金堆子等聞得。心中大喜。乃聚集眾夥伴。買了酒肉。養會酬神。飲至夜深。各各分別。笑道。人說包老爺神明。也只如此。然但愿他子子孫孫。萬代公侯。專到我府做。使我輩幸得自在。無驚擾。想不到是夜。包公因想衛典被劫告狀。不服問斷。必有大屈。若不親行訪察。何以得其真情。乃布衣小帽。潛出街市。及行至城隍廟西街。聞眾賊笑語。心中思想。願我子孫富貴誠好。但無驚無擾的話。却有可疑。必是賊徒。感我監起衛典。致眾賊等均安心樂意。有此言語。遂以小錐劃三大錢字於牆上。轉過觀音閣東。又聞人語。城隍爺爺真靈。包公爺爺真好。若不得他。我輩齊有煩惱。包公心中又思道。說我真好固是。但齊有煩惱的話。又有可疑。此言與前所聞得。俱是賊徒語。即以三銅錢插其壁間。隨歸安歇。明日望旦。同眾官往城隍廟行香禮畢。即乘轎至廟西街。視牆上有三錢字處。命民壯圍屋。拿得鐵木兒等三十八人。隨轉觀音閣東方壁間。有三個大錢處。亦令眾人圍住。拿得金堆子等二十二。歸衙鞠問。先將鐵木兒等夾起。罵道。衛典與爾何仇。黑夜強劫他家財寶。鐵木兒等再三不認。包公道。你們愿我長來做官。得以自在。無驚無擾。奈何不守法度。致為劫賊。木兒聞得此言。各各破胆。從實招認。不合打劫衛典家的家財。均分入己。是實。罪無可逃。但乞蟻命。後將金堆子夾起。問道。汝等何故同鐵木兒等劫掠衛典。金堆子甚刁甚奸。一毫不認。既而包公怒道。汝等人都說城隍爺爺甚靈。包公爺爺甚好。今日若不招認。個個齊有煩惱。堆子等聽得此言。人人落魄。遂同聲認劫衛典。誠犯重罪。但乞寬宥。當即批道。

審得鐵木兒金堆子等。豺虎其心。盜跖其行。欺天玩法。操戈於黑夜。明火衝門。劫財於白晝。輕視命如草芥。斬艾不顧。重貪民貨。若甘旨。據劫無遺。三四人窺合仆地。五十賊大笑出門。強劫民財。已犯大辟。殺傷數命。尤當上刑。首從據律無分。處決候秋不赦。衛典所告得實。追贓給與寧家。

## 五五 屍數椽

話說世間事情都儘分上。越中叫做說公事。吳中叫做講人情。那說分上的。進了迎賓館。不論或府或縣。坐定就說起。若是那官肯聽。便好笑容。也是有的。話頭也是多的。略有些不如意。一個看了上邊的屋聽着。一個看了上邊的屋說着。俗說叫做僵屍數椽子。譬如人死在床上。有一時備辦棺材不及。而見子向了屋上邊。今日等明日等。直等到停當了棺木。方好盛殮。叫做屍數椽。那說分上的。各仰而向了上邊。恰像似僵屍數椽子模樣。以此勸做官的。決不到沒棺材的地位。何若去說分上。聽分上。先去操演那數椽子的工夫。話休煩絮。却說東京有個知縣。姓任名事。凡事只聽分上金。不顧這天理。不說上司某爺書到。即說同年某爺帖來。做成鄉理說人情。不管百姓遭殃禍。那說人情的得了銀子。聽人情的做了面皮。那沒人情的。就真正該死。不知屈了多少事。枉了多少人。忽一日監司齊太的書。屈了一個死罪。舉家流離。那人姓巫名梅。可憐巫梅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好好屈死了。來到陰司。心上想道。關節不到。只有包老。一生不聽私書。又且夜斷陰間。何不前往。告個明白。是夜正遇包公赴陰床斷事。遂告道。

告爲狗情枉殺事。生抱沉寃。死求申雪。被賊官任事。聽了齊太分上。枉陷一身致死。果害合門。徒嚴刑酷罰。平地頓成寃地。望老攜幼。良民變則流民。女兒悲啼。縱遇張遼聲不止。妻子離散。且教鄭俠畫難如。只憑一紙書。兩句話頭。就如天降玉旨。那管三番拷。四番審。弄人如草芥。有分上者。殺人可以求生。無分上者。被殺遂該再死。上告。

包公看罷大怒道。可恨可恨。我老包平生最怕的。是分上一事。考童生的。聽了人情。把真才都不取了。聽訟的。

聽了人情。把虛情都當實了。叫鬼卒嚴拿聽分上的任知縣來。不多時拿到廳前跪下。包公道。好個報人情的知縣。不知屈殺了多少人。任知縣道。不干知縣之事。容知縣訴來。

訴爲兩難事。讀書出門。既已獲宴鹿鳴之舉。居官赴任。誰不思勵羔羊之節。今身初進士。纔任縣官。位卑職小。俗薄民刁。就來伸訴。不聽不是。聽還不是。據百姓怨訴。不問不明。問亦不明。竊思狗情難爲法。不狗難爲官。不聽在鄉宦。降調尙在日後。不聽在上司。罷革卽在目前。知死後被告。悔當日爲官。上訴。

知縣將詐狀呈上道。要聽了分上。恐怕屈了平民。若不聽他分上。又怕沒有自己前程。因說分上的。是齊太乃本職親臨上司。不得不聽。包公聽罷。忙喚一卒。再拘齊太來。齊太到時。包公道。齊太你做監司之官。如何到與縣官討分上。齊太道。俗語說得妙。蒼蠅不鑽無縫的蛋。若是任知縣不肯聽分上。下官怎的去講分上。譬如老大人素嚴關防。華敢復以私書乎。謂卽天子有詔。亦當封還。何況監司乎。這屈死事情。知縣之過。非下官之過也。再容下官訴來。

爲訴明嫁禍事。自古縣官最難做。然而宰治亦有法。賄絕苞苴。則門如市而心如冰。政行蒲葦。始里有味。而巷有謠。今任知縣爲政多訛。枉死者何止一巫梅。狗情太甚。聽信者豈獨一齊太。當時說不說由我。那時聽不聽由你。你若不開門路。誰好私通關節。直待有人告發。方出牽連嫁害。冤有頭。債有主。不得移甲就乙。生受私難。受罪難。甘披東扯西。上訴。

包公聽罷道。齊太據你說來。甚是有理。你說知縣不肯聽分上。你就不該講分上。這叫做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了。你若不肯講分上。怎麼有人尋你說分上。任知縣連叩頭道。大人所言極是。巫梅道。果然爺爺明理。乞筆下超生。包公道。聽分上的不是。講分上的也不是。聽分上的。你耳聾太軟。罰你做個聾子。講分上的。你口嘴太會說。罰

你做個啞子。巫梅道。任知縣將有一件可取也。他有兩考童生。並不聽一名分。包公道。這件可取。只爲屈殺一頭人命。故罰做三年聾子。卽遇名醫醫好。若考童生。聽了一名分上。便免不得終身做個聾子。卽判道。

審得任氏做官。未嘗不明。只爲要聽分上。便不公。只爲要保官。故聽分上。齊太當路。未嘗不能。只爲要說分上。便不廉。只爲貪得財。故說分上。今說分上者。罰令卽爲啞子。使之要說說不出。聽分上。卽爲聾子。使之要聽聽不得。所以處二人之既死者可也。如現在未死之官。不用說分上。而用書啓。不用耳。聽分上。而看書啓。又將如何。則又自有處法。說分上者。另罰之以中風週疾。兩手俱痿。而寫不動。必口念而人寫。但口啞如故。却又念不出矣。聽分上者。罰之以頭風之重症。兩眼俱瞎。而不看見。必欲使人代誦。而耳聾如故。却又聽不着矣。如此加道。以無耕法度。凡天理昭彰。可使人心痛懼。

批完道。巫梅你今生爲上官聽了分上枉死。來生也賞你一官半職。俱各去訖。

## 五六 鬼推磨

話說俗諺道。有錢使得鬼推磨。却爲何說。這句話。是說憑你做不來的事。有了銀子。便做的來了。故叫做鬼推磨。說鬼尙且使得他。則人可知矣。又道是財至十萬。可以通神。夫神最靈者也。無不可通。何況鬼卒乎。可見當今之世。惟刁而已。有錢的做官。無錢的做個百姓。有錢的享福不盡。無錢的吃苦難當。有錢的得生。無錢的得死。從來不曉得什麼緣故。有人鑽在眼裏。錢偏不到你家來。有人不十分愛財。錢偏望着他家去。看起這樣東西。果然有個神附了他。輕易求他不得。不去求他也自來。東京有個張待詔。是癡呆漢子心。上不十分愛錢。日逐發積起來。叫做張百萬。鄰家有個李博士。生來乖巧伶俐。死在錢裏。那錢東手來。西手就去了。因見張待詔這樣癡呆。偏

有錢用。自家這樣聰明。偏沒錢用。一病身亡。將錢神告在包公案下。

告爲錢神橫行事。竊惟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生得命薄。縱不能勾天來湊巧。用得功去。亦可將氣以人相當。何故。命富者不貧。從來聞者。養五母雞。二母麩。香覺偏漸肥甘。命貧者不富。那短他去。五月穀。二月絲。豐年不得飽煖。雨後半耕綠野。安見貧窶相終。倖獲增升斗。月明無犬吠花村。以化富家庫裏。未嘗少損分毫。世路如此不平。神天何不開眼。生前既已糊塗。死後必求明白。上告。

包 看畢道。那錢神就是注祿判官。如何却告他。李博士道。只爲注得不均勻。因此告了他。包公問。怎見得不均勻。李博士道。今世上有錢的。坐在青雲裏。要官就官。要佛就佛。要人死就死。要人活就活。那沒錢的。就如牢裏坐。要長不得長。要短不得短。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世上同是一般。緣何不分得均勻。包公道。不是注祿分得不均。錢財有無。皆因自取。李博士道。東京有個張百萬。人都叫他是癡子。他的錢神用不盡。小的一。生人都叫我伶俐。錢神偏不肯來跟我。若說錢財有無。都是自取。李博士道。比張待詔會取些。如何這樣顛倒。乞拘張待詔來。審個明白。移時鬼卒拘來。包公道。張待詔。你如何這樣平地發積。白手成家。你在生做些什麼事。張待詔道。小人不會算計。也不會經營。今日省一文。明日省一文。省起來的。包公道。說得不明白。再喚注祿判官。過來問道。你做注祿判官。就是錢神了。如何却有偏向。一個癡子。與他一個百萬。伶俐的到底做個光棍。注祿判官道。這不是判官的偏向。正是判官的公道。包公道。怎見得公道。判官道。那錢財本是活的。能助人爲善。亦能助人爲惡。你看世上有錢的。往往做出不好來。驕人傲人。騙人害人。無所不至。這都是伶俐人所做的。因此伶俐人。我偏不與他錢。惟有那癡呆的人。得了幾文錢。深深的藏在床頭邊。不敢胡亂使用。任他堆積如山。也只平常一狀。名爲守錢虜而已。因此癡呆人。我偏多與他錢兒。張待詔省用。我就與他百萬。移一窩到他家裏。我見博士人奸滑。我就一文

不與。我今與他百萬。也不勾幾時用。如何叫判官不公道。包公道。好好。我正可惡那死在錢裏的。叫鬼卒剝去李博士的衣服。罰他來世。再做一個光棍。但有錢不用。要他何幹。有錢的人家。盡好行些方便。見貧的周濟他些。善的扶持他些。徒然堆在那裏。死了也帶不去。不如散與衆人。同爲受用些。得免下民有不均之嘆。叫注祿判官。把待詔錢財。另行改姓。只勾他受用罷了。因批道。

審得人心以不足。而冀有餘。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故勤者有餘。惰者不足。天之所以挽回頽風。巧者不足。拙者有餘。天之所以播弄愚民也。終久天命不由乎人。然而人定亦可勝天。所以任諸天不得。任諸人亦不得。今斷李博士。罰作光棍。斷張待詔。星人餘貴。庶幾處以半人半天之法。而可免其里夫同人之疑者也。以後居民。當知善人是富。故天少言。由人的念頭。居官者勿論。有錢得生。無錢得死的話柄。庶無人怨之。書併滿天譴之加。

批完押發去。又對注祿判官道。但是如今世上。有錢而作善的。意思加厚些。有錢而作惡的。念頭分散。注祿判官道。但是世人都是癡的。錢財不是求的。求的若不該得錢的。雖千萬百計求來。一朝就拋去了。

## 五七 栽贓

話說水平縣周儀。娶妻梁氏。生女玉妹。年方二八。女色蓋世。且遵母訓。四德兼修。鄉里稱賢。六七歲時。許配本里楊元。元將行禮親迎。爲母喪所阻。土豪伍和。因往人家取討錢債。偶過周儀之門。至於東牆。回頭顧盼。只見玉妹倚門刺繡。人物佳麗。徘徊眷戀。遂問其僕道。此誰家女子。其實可愛。僕道。此是周家玉妹。和問道。曾配人否。僕道未知。和遂有意。日夜思慕。造謀設計。相挽魏良爲媒。良見周儀。談及伍和家資數萬。錢糧廣大。世代富貴。門第

高大欲求爲公家門婿。使我爲媒。萬望允從。周儀答道。伍宅家勢富豪。通縣所無。伍官人少年英俊。衆人所稱。我豈不知。但小女無緣。先年已許配本里楊元。元乃連姻疊姪。世代易蓋。聘禮雖未行。乃海誓山盟。則已早定。和怒道。我之家財人品。門第富豪。豈反出楊元下乎。况元又未曾行禮。奈何辭我。我必以計害之。方遂我願。魏良道。古人說得好。爭親不如再娶。官人何必苦苦戀此。和終不聽。欲啓訟端。周儀知之。遂託元媒。擇日送禮。這楊元家成就婚姻。杜絕爭端。和聞之。心中大怒。使人密將杉木數株。浸元門首魚池內。與他興訟報仇。乃作狀告于平縣主。秦侯案下。原被告併鄰里人干證。一一鞫問。鄰里皆道。山木果係伍和坟山所產。實浸楊元門首池中。形迹昭昭。不敢隱諱。楊元道。爭親未得。伐木栽賊。圖報仇恨。遂打二十大板。反問之罪。判道。

審得伍和與楊元爭娶宿仇。連年秦越。自砍坟木。偷浸元池。希圖賴報。其居心何甚勞。而其爲計何甚拙也。鄰里實指。蓋徒知元池有賊。而不知賊之在池。出於和所丟耳。元係無辜。和應反坐。其餘干證人等。俱落和套術中。姑免究。

此時伍和詭謀不遂。怒氣冲冲。痛憾楊元道。我不致此賊於死地。誓不甘休。思想籌慮。常想害元。一日忽見一丐子乞食。與他肉酒。問道。汝往各處乞食。還是那家豐富。齊整良善者。施捨錢米。濟汝貧困。丐子應道。各處大戶人家。俱好乞食。但只有楊元長者。正在整酒。做戲還愿。無此快活。甚好討乞。我們往往在那裏。熟好夕乞得些須。伍和道。做戲完否。丐子道。還未做完。我明日又要往他家去。伍和道。他家東廊有一井。深淺如何。與衆共否。丐子道。只是他家自用的水。且甚是深。看戲者多在井欄上坐。伍和道。我今償你酒肉。託你一事。肯出力幹否。若幹得來。還有一錢好銀子。酬你辛苦。丐子道。財主既肯賞我酒食。又肯與我以銀。卽要下井取黃土。我亦往下去。何敢推辭。伍和道。也不要你下井。只在井上坐些工夫。語畢。遂食以酒肉。丐者醉飽之後。問幹何事。伍和道。你今

已醉。在我這裏住宿。明日酒醒。早飯時我與你說。及至次日清晨。伍和起。問丐者道。酒醒乎。丐者答道。酒已醒。我要往楊元家看戲。伍和遂以金銀首飾一包。付與丐者道。託你帶此往楊家。密密丟在井內。切勿露機關。只好你知我知。丐者領過。即便出伍家門。行至前途。見一賣花粉晉敝者。遂起利心。坐於偏僻之處。展開伍包。包裏一看。只見金釵一對。金簪二根。銀釵一對。銀簪二根。心中大喜。將米二斗。碎銀三分。買銅錫簪釵。換了金銀。照舊包好。掩入楊元家看戲。暗丟井中。來日報知伍和。討賞銀一錢。伍和遂即寫狀。仍以竊盜事情。指賊搜檢等情。奔告巡行衙門。包公台下。包公接狀後。即行傳該縣拿人搜賊伍和。指稱金銀首飾藏在井中。即時限令里甲。乾井搜檢。果得一包金銀首飾。楊元一時莫能辯。由本縣起解。見包公鞫問。再三。楊元死不肯認。包公道。井在你家。賊亦在你井內。安能得辭。重刑疊加。楊元受苦已極。竟被認盜。包公遂呼伍和道。你這首飾。是何人打的。伍和道。打金者是黃美。打銀者是王善。包公即拘得黃美王善來問道。此金銀首飾。是你兩人與伍和打造的。黃美道。小人爲他打金的。不曾爲他打銅的。王善道。小人爲他打銀的。不曾爲他打錫的。包公一聞銅錫之言。心中便知此事有屈。即將楊元監起。伍和喝出。即令得力方甲鄧仕。密密跟隨伍和。看他與何人在外談論。急急轉來報我。鄧仕悄悄地隨和行至市中。只見和問丐子道。前日託你幹事。已送謝禮一錢。何故將銅錫換去金銀。丐者答道。何曾爲此事。和道。包爺拘拿黃美王善兩匠人。識出丐者無言。鄧仕聞之。遂拿丐者回報。包公將丐者一夾道。你何故換去伍和金銀首飾。丐者胆落。只得直招道。伍和托我拿首飾丟在楊元廊下井中。小人看見金銀首飾。換出他的。是實。其物仍在身上。即獻老爺台前。乞超活蟻命。此時包公深知伍和有意栽賊圖害。究問反坐。和縱有百口。不能強爭。判道。

審得伍和屢次陰謀。圖害楊元。楊元冤枉無底。用錢買丐子。事敗市中。前將樹木爲栽賊。今又以首飾丟



井圖害。更見居心。用盡機謀。徒然騙已。陷人之心太甚。欺天之惡彌彰。用警羣梟。當場奸情搜獲。翦汝太劇。兇賢將受太法。楊元無罪。伍和丐者。狗利應罰。

## 五八 拔戲

話說建中鄉士。饒瘠。風俗浮靡。男女性情。從來濫惡。女多私交。不以為恥。男多苟合。不以為恬。居其地者。惟欲豐衣足食。穿戴齊整。華靡。不論行檢卑賤。穢惡不堪。有謠言道。酒日醉。肉日飽。便是風流稱智巧。一聲齊唱。俏君郎。多少嫦娥事。吵鬧。此言男子輩之浮亂也。又有俚語道。多抹扮。巧調脂。高戴髻。穿好衣。嬌打扮。喜支持。幾多人道。娥眉好。好看盡是知心友。盡夜何事愁與憂。此言女子輩之淫縱也。聞有奚邑辛。觀風考俗。欲革其淫污。以成清白。永習俗之染。既深。難以朝夕挽回。能革淫惡之跡。未必革其淫惡之心。能禁其淫亂於一時。未必能遏其淫辭於永久。有一富家楊半泉。生男三人。長曰美甫。次曰善甫。幼曰良甫。俱浪蕩不羈。素越理法。嘗窺東鄰戚屬于慶塘。嬌媳劉仙英。顏貌十分美。但其心中。總恨夫婿年幼。情欲難遂。日夜憂悶。星前月下。眼去眉來。意在外交。全無忌憚。美甫兄弟三人。遂各調之。仙英雖無不納。然竊情則在善甫。慶塘夫婦。略知其情。但以子幼無知。媳婦稱長。慾動情越。難以防閑。又念善甫。慙戚。暇近戚鄰。若加提獲。彼此體面有傷。只得含忍模糊。候子長大。忽於中秋佳節。風清月朗。市人邀集。浙西子弟。絆戲慶賞良夜。嬌喉雅韻。上徹雲霄。仙英高玩西樓。更深夜靜。聞得子弟聲音。嘹亮。憑欄側耳。萬分動心。恨不插翅飛入其中。次夜善甫復會。仙英問道。昨宵明月。清勝無邊。何獨遠我。而不共登高樓。親近蟾光。問嫦娥樂事。那善甫道。本欲相陪。偶有浙人來絆戲。又被親戚。大家邀玩。不得私自前來。故而負罪。粧前。仙英因問道。夜深時。歌喉響徹霄漢者為誰。善甫道。非他人。乃作正生唐子良。其人年方二十二歲。

神采豐姿。種種奇拔。相之者皆道。尚有貴顯日子。非終作戲人物。及問其家世。果係一巨宦子弟。讀書未成。只爲性好故樂。與衆子弟輩出遊。仙英聞子良爲人的詳悉。更加動念。明日乃語其姑道。公公指日年登六十。花甲一週。非等閑可比。各處親戚。俱來稱觴祝頌。少不得設酒宴賓。聞得有浙戲在此。善於搬演歌唱。合用之。以與大人慶壽。勸諸賓歡飲。其姑喜而歎道。古人說。子孝不如媳孝。此語不虛。遂勸慶塘道。人生行樂耳。况值老官人華誕。榮登海屋添籌。星斗吐耀。凡諸親友。一一過來慶壽。必置酒張筵。款待佳客。難得有好浙戲在此。必須叫到家中。做上幾台。慶塘初則不允。及聞妻言再三。遂叫戲子。連絆二十餘台。仙英熟視正生唐子良。着實可愛。遂私奔外廳。默攜子良。同入臥房。交合甚歡。子良思想。戲完豈可久留他家。當夜與英雲雨之時。私相謂道。今你家戲完。我乃不能長久同樂。你心下如何。英道。我亦無如之何。子良即起拐走之心。巧言密語。對英說。我有一計。不若同你私奔我家。英道好。遂約某日某夜。踰牆跳出。次日喊叫媳婦炊焚。連喊幾聲不應。直至房中。臥床不見蹤跡。想是楊善甫拐去。具狀告包公道。

告爲滅法姦拐事。婚姻萬古大綱。法制一王令典。梟豪楊善甫。蓋都喇虎。猛氣橫飛。恃倚頓丘山之富。楊善甫狡滑之奸。欺男讎懦。稔姦少媳。劉仙英貪淫不已。本月日三更時分。別串奔隱遠往。盜房費一洗。痛身有媳而無媳。男有妻而無妻。地方不甯。淒洳。風俗何異鄭衛。上告。

包公遂准慶塘之狀。即便差人拿捉被告楊善甫。善甫遂寫狀奔訴。

爲訴捕風捉影。誰憑誰據事。風馬牛自不相及。人秦越豈得相間。澆浴靡靡。私交擾擾。慶媳仙英。特色貪慾。通情甚多。今日某夜。不知何人潛拐密藏。蹤跡難覓。慶執誰爲證佐。竟平白陷身無辜。切惡逞指鹿爲馬之姦。捏畫蛇添足之狀。教揉升木。架空告白。台不劈冤。必遭栽罔。上訴。

包公詳看善甫訴狀。卽慨道。私交多年。拐帶有因。安能辭其罪責。乃呼楊善甫罵道。汝說與仙英私通多年。必知其心腹事情。今仙英被人拐去。汝亦必知其緣。善甫道。仙英相愛者甚多。安可架陷小人拐去。包公道。仙英既多情。汝可一一報來。善甫連報楊延昭。陳汝昌。王爾庭。王白麓。張大宴。李進有等。一一拘到台下審問。皆道仙英私受之情不虛。但拐串一節。全然不曉。包公思想。此獄全無枉屈。將一千人犯。盡行收監。夜至二更。焚香祝天道。劉仙英被人拐去。不識姓名。不見蹤跡。天地神明。監造冥冥。宜速報示。庶不冤枉無辜。祝後隨步入西窗。只聽得讀書聲。仔細聽之。乃誦綢繆之詩者。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包公道。想此唐風也。但不知是何等人品。清晨起欲梳洗出堂。忽聞衙後有人歌道。戲台上。好生穩。甚滋味。分明涼。包公惕然悟道。必是扮戲子弟之唐子良也。升堂時投文簽押既完。又取出楊善甫來鞫問道。慶唐家曾作戲否。道然。有姓唐者乎。道然。唐生名子良。然子良何處人氏。道貳之龍城人。包公乃假劫竊爲名。移關衛守宋之仁台下道。近因陣上獲有慣賊強盜自鳴。極稱龍寇。唐子良同行打劫。分贓得美婦一口。金銀財物若干。煩緝拿赴對。以便問結。宋公接到關文。卽刻捉拿子良。解送包公府衙。子良見了包公。從直說道。小人原是宦門苗裔。習學儒書有年。後來只因不能維持生活。隨合夥做戲。前在富翁于慶塘家。作壽戲二十餘台。其媳劉仙英。心愛小人。私奔結好。願隨東歸。何嘗爲盜。同夥諸人可證。包公既得其情。遂收入監。復移拿仙英來問道。汝爲何不義。背夫逃走。仙英道。小婦逃走之罪。固不能免。以雛夫稚弱。情欲弗遂。故以喪廉恥。犯此罪愆。萬乞原宥。包公呼于慶塘父子問道。此小小無知兒。口尙乳臭。安用此淫婦。無怪其逃也。慶塘道。小人暮年生此子。愛之太過。故以早取媳婦。轉冀弄孫。總乞老爺恩宥。包公遂問仙英背夫逃走。當官發賣。唐子良不合私納淫奔。楊善甫亦不合誘姦少婦。楊延昭諸人等。俱擬和姦徒罪。于慶塘誣告反坐。重加罰項。以警將來。人人快服。判直。

審得劉仙英。芳姿色豔。美麗無雙。情慾思人。貪淫無極。恥乳臭之雛夫。私色莊之情漢。衽席何通。棄名節而不顧。房帷苟合。甘污辱而不辭。且任愛多情郎。失身已甚。偷情通戲子。背夫尤深。憤食雲雨之休。極忍狗彘之辱。依律嫁矣。禮給原夫。子良納淫奔之婦。曷可稱良。善甫恣私姦之情。難以言善。但擬徒罪。以警淫濫。延昭諸人。悉係和姦。法條惟赦。慶塘一身。宜坐誣告。罰續嚴加。遏除遍邑之淫風。挽回萬姓之淳化。



# 序

余識李公三十年矣。李公護廣西撫篆之日，中法方失和，交兵南越，余以敵國之人，滯跡西粵，深慮不免。乃蒙李公派弁護送至滬，同行有英教士二，義德荷蘭人各一，皆李公援救得生者也。然則公之於外人，其素無仇視之心也明矣。乃東山再起，改厥宗旨，庚子一役，遂以身殉。嗚呼！豈無故哉？蓋其性本偏於好名，而中國自甲午之敗，創鉅痛深，民心憤激，非疾視外人，不足以媚民而邀名，遂不遑他顧，一意孤行，而不知潰敗決裂之至於斯也。故前之愛護，後之仇殺，皆非公之本心，悉受祟於好名之一念。卒至殺身誤國，而不及悔，嗚呼！慘矣！是以心不可偏，偏則蔽，蔽則溺陷而不知返，觀李公之末路，可以鑒矣。雖然，偏於短者，必偏有所長，在用人志節而取之。使李公得終其身於牧令郡守，以盡其撫字芻牧之長，則繭絲保障，當不得耑美於前，龔黃不足言矣。而惜乎用人者不之察也！余不能忘李公之恩，亦不敢曲諱其失，讀是書，益有感於余心，爰推原其後先異撤之由，書之簡端，以質之中外之操人倫之鑒者。

## 序

李公奇聞，何書乎？小說也。小說則曷爲乎序之？曰：「非序其書也，非以其書爲小說也，實讀其書者，有所感於心，心有所感而書之，固不必其爲序也。」如李公者，非所謂得行其志者乎？今由邑而守郡，而監司，而封疆，而督師，何莫非得行其志者，何莫非得見其所學者，而尤得死於王事，以名始，以節終，不亦幾完乎？乃骨肉未寒，而罪名加矣，詔墨未乾，而卹典撤，紀功無錄，歸獄有辭，詎始願之所及乎？故儒者非必得行其志爲幸，得志而徑情直行，以暢吾意之所欲爲，謂吾能得吾民之心事，皆可稱此而行也。而不知軍國重要之圖，度海量力之詣，貿貿焉以萬乘爲孤注一擲，鹵莽滅裂以行之，雖一瞑而萬古不視，而大局更何堪回首乎？設李公有以陶淑其情性，不徒尙意氣以用事，吾知其決不出此。設李公不能得志，終其身於一州一邑之長，得竭盡其能於繭絲保障之餘，吾知其必能追踪召杜，比肩龔黃，將血食廟祀而無匱也。惜皆未然，竟鑄此錯，則得行其志，固非李公之幸也。然則優遊泮魚，揣心學問，以考察當時之務，優其識以老其材，以愆仔肩大任，而無後潰防覆餗之虞，豈非儒生之幸，而鍾公元老所求而不可得者乎？吾讀是書，吾烏能無所感而不書？

民國歲次丁巳仲夏上澣後學王浩書於海上

# 標點李公案奇聞序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而曰必，甚矣聖人之愛民也！後世則曰：「聽訟吾非人也，必也使有訟乎？」有訟則有錢可謀，以此爲職志，其政可知，而小民亦苦，則天下易貴有此長官爲也？今爲大達圖書供應社標點李公案一書，蓋不禁有無窮之感焉。李公未爲知縣之前，已能代破命案，置嘉善劇盜小白鱗於法，幹練智勇於此可見。及宰靜海縣，善政甚多，賢明共頌。若陸大榮圖財，許國楨叛師，假和尚殺人，徐二混賴婚諸案，一一爲之雪沈冤，除凶暴，安良扶弱，使寡婦孤兒，咸獲吐氣揚眉。如此神明之宰，古今曾有幾人歟？陸大榮身爲監生，竟喪心病狂，兄弟鬩牆，同室操戈，欺凌寡弱，覬覦私產，真是禽獸衣冠。明清時之紳董，頗有凶勢，大半科第出身居多，類皆與縣官朋比爲奸，武斷鄉曲，魚肉良民，無惡不作。語云：「清官難斷家務事。」彼大榮之案，是陸姓家事，又係紳監，最難措辦。李公竟能洞囑其奸，不顧一切，亦置之法，是勝於清官多矣。夫良民受人之害，萬不獲已而涉訟，冀爲上者之援救，乃適得其反，俾奸徒得志，益可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咎安在？是非治民之官，乃亂民之官也！是故世間祇有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李公案諸書，若貪污之官，公在何處？民之唾罵而執筆記其後者，唯有某私案某冤案某禍案而已矣。按李公諱秉衡，號鑑堂，奉天人。光緒間，由冀州知州累官山東巡撫，懲貪革弊，頗著清望。以曹州教案罷職，後巡閱長江水師，拳匪起，附和載漪，剛剝排外仇教，禦各國聯匪於通州，不戰而潰，遂自盡。和議成，追奪官，舊序謂庚子一役，李公身殉，是好名之過。又惜其紀功無錄，歸獄有辭，此不足，以知李公者。拳匪載漪，誠無足重，然老子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外患之來，豈有歡迎而不禦之理？吾故以爲貪生怕死之徒，詔外忘讎之輩，尙出拳匪之下。彼李公者，終不失爲忠節大賢人也。若以禦侮敵愾爲罪，歡迎外寇爲忠，此清社之所以成墟，中國之所以不振也。成敗論人，世俗之見，非儒生所宜出，而吾尤以



作宰能剷紳董胥吏之奸，能斷人民家務之事，爲第一義。否則，萬勿貿然學干祿，爲李公所笑；有訟無訟，尙在其  
次。設果欲以德化感人，必使無訟，談何容易？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下澣南匯朱太忙撰序

新式標點 李公案奇聞目錄

第一回	傳奇聞野老閒評	編新詞稗官借鑒	一
第二回	嘉善路初次登程	天河館一人獨酌	二
第三回	夜行船賊人探路	天妃廟公子遇仙	四
第四回	老道士預卜前程	兇賊徒再窺踪跡	六
第五回	忙中錯黑夜偷頭	客船上天明驚盜	八
第六回	偷上岸船戶報案	施鐵鎖地保詐錢	一〇
第七回	寫呈詞代書刁難	憑報單縣官准狀	十三
第八回	搭屍棚預備官臨	謁私宅初聯世誼	十五
第九回	石門埠程官驗屍	杭州城李公返旆	十六
第十回	趁夜月荒郊趕路	坐春風內署餞行	十八
第十一回	用嚴刑假逼招供	設藥籠巧施妙計	二〇
第十二回	治奇病晨施藥餌	訪真情夜上茶樓	二三
第十三回	緝賊踪茶坊得信	感靈機古廟訪仙	二五
第十四回	窮開心周起尋春	趁利口虔婆接客	二七
第十五回	活神仙醫治病人	死囚徒殺人祭鬼	三〇
第十六回	訪神醫惡賊投羅	派捕役李公設計	三二

第十七回	割肉瘤凶徒就縛	交銀信衆役銷差	三五
第十八回	結命案了却前因	叙出身言歸正傳	三七
第十九回	解京餉戶部交銀	赴新任民房借宿	四〇
第二十回	欺鄉愚刁商受罰	失嬌女寡婦鳴冤	四三
第二十一回	遺漕勇清官捐薄俸	哄鄉愚幹僕訪奸情	四六
第二十二回	得案情張榮覆命	聽堂訊鍾氏訴供	四八
第二十三回	陸大榮當堂具結	李老婆意外發財	五一
第二十四回	李瞎子途中遇擒	二公差堂上銷案	五三
第二十五回	雪沉冤賢候明察	闖公堂潑婦咆哮	五五
第二十六回	問拐帶許國楨到堂	思愛女張王氏入夢	五八
第二十七回	門下生當堂對供	殺人賊自行投案	六〇
第二十八回	假和尚供出真情	賢父母夢准鬼狀	六三
第二十九回	還烟壺貧婦知大義	鬪紙牌更卒慢嘉賓	六五
第三十回	淪茗挑燈窮嫠訴苦	飛符召將酒店傳書	六八
第三十一回	闖排場財主迎親	裝糊塗大媒受責	七一
第三十二回	杜大隆娶媳得女	徐二混因貪破財	七五
第三十三回	陸大榮獄底遇冤魂	許國楨堂上供夥盜	七九
第三十四回	盜黨設計放火燒衙	衆匪認供申詳定案	八三

新式  
標點  
李公案奇聞

第一回 傳奇聞野老閒評

編新詞稗官借鑒

詞曰：嘖嘖頌聲載道，悠悠衆口鑠金，是非功罪未分明，青史何年論定？一枕黃粱乍熟，半窗紅日西沉，村

言市語任紛紜，姑妄言之妄聽。

這首詞是惜紅居士的杜撰，也說小說家通例，凡作小說，無論高低好歹，必有一首詞開首。這詞的排調，十書有九是西江月，因此惜紅居士編纂此書，也不能不照例辦理。這部書本來說的是近今，一位大員，這位大員，却並不由科甲出身，亦並非是軍功保舉，就是從小知縣起家，一直陞到尙書總督五省的欽差，這也算得功名到頭，富貴不盡了，誰知道這位大員，却天生的一種古怪脾氣，生平不喜銀錢，不貪衣食，穿的是破衣舊帽，吃的是淡飯粗茶，見人破爛齷齪，也便喜歡，有人送金玉錦綉的，他便生氣，凡是他老先生的屬下，所有戲園酒館，估衣綢緞古董，以及柳巷花街，秦樓楚館，多弄得一無生意，祇好叫苦連天，閉門歇業。所以雖歷任封疆，却未曾絲毫享榮，偏又值國家多事之秋，兵連禍結，從長江欽差，奉旨督師，帶了數十營不練之兵，烏合之衆，晝夜趕程北上，鹵莽從事，竟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嗚呼哀哉！一命歸天，盡忠報國，朝廷加恩優卹，加官蔭子，賜祭立祠，這也算得忠義流芳的了。誰知道倒樹追根，追原禍始，以庇縱匪人，定爲罪首，官階追奪，卹典撤銷，可憐一輩赫赫烈烈的聲名，竟弄得慘慘悽悽的結果，是非功罪，朝有信史，野有輿評，此非吾輩所得議論，編這部書的，更是不敢褒貶一字。今就做州縣的時候，到處頌揚有幾樁奇奇怪怪的公案，故老相傳，熟在人口，茶坊野店，你談我講，說是青天老爺的政績，就是小地方典故，活龍活現，彷彿宋朝的包龍圖，國初的施不全一般樣。惜紅居士吃飽了老米飯，穿煖了粗布衣，閒空得不耐煩，便將茶坊野店，你談我講的一段故事，搬演出來，爲銷煩解悶的活計。

至其事之有無虛實，遲早後先，編書的得之傳聞，並非目睹，不敢說語語對證，事事靠實。真的不得假，假的不得真，看此書的，必能理會得。但說了這大半天，到底所說的這位大員，姓甚名誰，諸公聽我道來，這就是人人皆知，個個盡曉，叫做銅鎚李李大，正是：

身後是非誰管得？  
滿村聽唱蔡中郎。

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嘉善路初次登程

天河館一人獨酌

且說這位銅鎚李李大，原本是遼東人氏，雙諱丙寅，表字見唐，因有一身絕好的武藝，慣使兩柄熟銅流星鎚，所向無敵，因此人給他上個徽號，叫做銅鎚李。年輕的時候，因老老人在江蘇做官，隨任讀書，所以雖則祖居北地，却是生長南方。氣宇軒昂，方面大耳，虎背熊腰，論文下筆，千言說武，穿楊百步。自幼便有大志，不肯以一筆一墨見長，因此老大人就不拘他的性兒，便替他援例報捐知縣，成就他仁民利物的志向，這是賢父母因材施教的道理，是天下做老人家所當效法。往往人家子弟聰明伶俐，敢作敢為，就是不能埋頭伏案，無奈這為父母的，偏偏指望他讀書，想要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欲盼個出身，却也不能一定說他不是正經道理。那知道正與他兒子的脾氣不對，一年耽誤一年，反弄到一事無成，青春枉度，到後來要另改旁的主意，已來不及了。所以教子弟讀書，祇要他明白道理，便是直實受用。倘固執成見，想望發科發甲，却是誤人不淺。即如李公的父母，若不是明白道理，定規要他念書，把結正途功名，則功業反不成就，亦未可知。閒言少叙，且說他做州縣的公案。這公案，從那裏說起？倘平鋪直叙，未免處處都有奇聞，案案能為異事，無非是行香拜廟，攔轎呼冤，柳杖發落，及驅逐流氓，捉拿賭博，訪察訟師，嚴辦地棍。這些尋常案件，處處皆然，年年多有演說些老生常談，豈不令人討厭？今只

得將稀奇的案卷，揀那要緊的編出，其餘尋常公牘，概不登錄。庶幾買此書的，不枉費錢文。看此書的，不虛耗目力，乃編書的一片苦心。倘必說道李公做過某縣，爲何不編李公署過某州，因何漏載某事在前，因何某事落後，在東爲何說西？這實是編書的限于才力，尙乞看書諸公包涵。這過節兒不得不預先交待明白。今先說他未做官以前一段奇聞。李公隨任的時候，由江蘇到浙江公幹，稟明堂上，獨自出門。皆因李公素性不愛排場，最不喜歡的是跟班家丁，前呼後擁，所以江浙相去數百里之遙，竟不要人跟隨。爲的是閱歷程途，操練筋骨，正是有心人的深謀遠慮，非少年哥兒怕拘束的可比。因此家中上人，也能放心，不然，官家公子，豈有出門的道理？却說李公自從出得家門，手提行李，並不坐轎騎馬，走盡大街，便將行李雨傘，挑往肩上，大踏步望官塘大路行來，飢餐渴飲，不一日到了嘉善地方。這嘉善是個熱鬧去處，雖非六街三巷，富麗繁華，却也是一條五里長的大街，兩邊各行店鋪，開得十分齊整。李公一面行路，一面看那街上買賣，不覺迎面橫着一條極高大的石橋，橋上有一酒飯麵店，上寫着「天河館」三個大字，兩邊掛着「三鮮大麵，十錦小碗」的招牌。李公走上橋來，往裏看去，裝修坐落，到也清幽潔淨。便轉過身來，踱進門去，揀了靠窗的一副座頭，將行李放在櫈上，雨傘橫在旁邊。跑堂的便帶笑的過來說：「客人用酒用飯。今天有新鮮的大活鯉魚，還有新出水的活剝蝦仁，要酒有牛莊高粱，真陳紹興，玫瑰佛手露，請客人隨便點用。」一面說，一面將一雙烏木筷，兩碟小菜，一隻五花酒杯，放在桌上。李公正在思想，那跑堂的又說道：「近來本館新添魚翅扒鴨，客人愛吃，也可零拆。」李公說道：「你說這許多，我一概不用，你給我打二兩燒酒，一碗清湯麵。」又問菜呢？李公伸手指桌面上說道：「這兩碟小菜就有了。」那跑堂的心知沒大生意，將嘴一拐，手拿手巾放開，高聲大叫道：「燒刀二兩，清水麵一碗。」少停酒已燙熱，便拿來放在桌上，回身就走。李公也不理他，一邊斟酒，慢慢的飲，一邊望窗下河邊觀望。此時正在二月盡三月初天氣，柳綠桃紅，風和日暖，河沿上有淘米的，有洗菜的，有淨衣服的，盡是婦女，却老少不一。岸上有十幾個小孩放風箏，有

一個小風箏勾在柳梢上，有一中年婦人替他拿竹竿去挑撥。竹竿短，樹株高，又勾不着。李公正看得出神，忽聽有一棒鑼聲，嗥嗥振耳，李公突地嚇了一跳。正是：

春風三月桃花浪，驚起鴛鴦拍岸飛。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夜行船賊人探路

天妃廟公子遇仙

却說李公正在吃酒，觀看河邊春景，忽聽得鑼聲振耳，嚇了一跳。定睛看時，却是一隻船，從那橋邊過來，上面插着黃旗，寫着天竺進香。後面又是一隻大船，旗上寫的欽命頭品頂戴四川總督部堂兩隻船一齊敲鑼，所以鑼聲振耳。探頭往窗下一望，却有隻航船，泊在那裏，桅上掛着燈籠，是杭州嘉善。原來南方與北方不同，來往盡是水路，有船搭客裝貨，定准日期來回，就叫航船。與北方的集船相似。這條船就是嘉善到杭州，杭州到嘉善的來回船。李公心裏想道：『我走了幾天早路，風景也領畧過了，今何不就搭航船去見見那水路的情形，豈不方便？』想罷，趕緊催麵吃，吃過了麵，算帳共是二十一文，又額外兩文錢賞賜，立起身取了雨傘，背上行李，剛要出門，迎面來一人，身穿佛青哈喇呢馬褂，頭戴青緞邊毡帽，青緞套褲，白布長襪，扎着護膝，黑皂布鞋，密門鈕扣。胸前露出紫花布緊身衣，扎着一條玫瑰紫褶膊，背着一卷行李，那梢頭露着刀柄，與李公打了一個照面。李公仔細一看，那人有三十多年紀，鷹頭鼠目，兇惡異常，便知道不是善良之輩。那人這一雙眼睛，也瞧住在李公身上。李公趁其回頭的功夫，看見他耳朵後邊有個小瘤，記在心上，轉過身望外就走。心中想道：『此人好生奇怪，難道他想我這一肩破爛行李不成？』一面想，早已走下大橋，由東邊小道，轉到河下一看，正是停泊船的地方。使向前高叫道：『管船的，什麼時候開船？我是要到杭州，特來搭船的。』那船上有個夥計，正在那裏劈柴燒飯，聽

見有人搭船，他便探出頭來招呼道：「開船還早，我們這航船有一定的規矩，要到吃過晚飯，落過太陽，還要點完了一枝蠟燭，方纔開。你看太陽還在樹頭，客人有事，且請去幹，到掌燈時再來，也就誤不了。」李公聽說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搭船到杭州要多少錢？」那夥計道：「每位四百文飯錢在外。」李公道：「飯錢多少？」船家道：「你這客人直沒出過門，一飯一菜，每客三十，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是祖宗留下來的規矩定例。出門人，那個不知道，你還要問麼？」李公道：「這就叫一回生，二回熟，下次搭船，我就不問了。我且把這行李放在船上，待開船的時節，候我來。」船家道：「可以使得。」說完，便上岸來接，李公把行李兩傘，就交代他問道：「你這管船貴姓？」船家道：「我叫燒火阿二，本姓張，因為我媽嫁了姓李的，便又姓李了。」李公道：「我這兩件東西，你却收明白了。」阿二說：「錯不了，你就是一包金子交給我，也錯不了，不要說這點兒鋪程，你且瞧真了，這兩傘是拴在衣包上的，回來還照這樣交給你。」李公道：「是了是了！」便轉角仍由夾道回到橋下，靠着橋往西看去，見是十里塘河兩岸的人家接連不斷。塘後多是水閣，遙見一羣羣的鵝鴨，隨波上下游泳，甚好看。怎見得有詩爲證：

白毛分綠水，

紅掌泛清波。

李公觀看一回，見天色尚早，便想道：「我既到此地，何不隨喜一番，等吃過晚飯，然後下船。」便順着脚步，走過橋來，行不多遠，見一座大廟，修蓋得莊嚴華麗。檐下豎了一塊雙龍蟠珠的匾額，大書敕建天妃宮，正門却是關着。右邊門內坐着一位道士，穿着青布道袍，手拿腰拂，面前擺了香盤卦筒，一塊小小粉牌，上寫着善斷吉凶四字。李公向來不信九流三教，見有許多人在那裏問長問短，便走上前去看個熱鬧。見那道士童顏鶴髮，碧眼朱瞳，三綵白鬚，飄飄欲仙。李公雖不信江湖，見這道士品格非凡，到也肅然起敬，不覺上前一步。道士抬起頭來看見李公，便立起身來拱手道：「貴人何來？請裏面待茶，貧道尚有一言。」李公道：「師父看錯人了！小可初學經



商路過貴地，卽欲下船趕路，沒有工夫耽擱，有負美意，改日再來奉教罷！」說完轉身要走，道士攔住道：「貴人不必相瞞，此非說話之所，貧道也非本地人氏，早知今日之會，自勞山專爲閣下而來，在此恭候已非一日，緣分既到，豈可錯過？閣下試看貧道，豈是江湖騙子，何必見拒如此？」李公聽他說話有因，知非平常，便拱手道：「師父言重，學生遵命就是。」道士哈哈大笑，叫一個小童將卦台收起，把袍袖一整，深深向四圍作了一個揖，說聲有慢衆位，改日再請光臨，恕貧道不得奉陪了。衆人看道士舉動古怪，個個看着李公，想知道個究竟。誰知這道士下這麼個禮，分明是攆大衆走的意思，却又恭而且敬，萬不能挑他的錯處。只得你看我，我看你，一個個多散去。道士讓李公先行，叫小童領路，走過川堂，轉彎進月亮門，是一個寬大院子，松柏成陰，綠苔鋪地，中有一個團瓢，便讓李公進去。你道什麼團瓢？就是在平地搭一個草廬，彷彿窩舖的樣子，却比窩舖高大，並且整齊乾淨。大凡修仙學道的，多用這個去處存身，爲的是雲游天下，到處安身，來得省事，閒話少說。且說李公走進團瓢，一看並無桌椅，地上鋪着一個棕墊，壁上掛一個葫蘆，西壁一個石爐，炭火通紅，煎茶初熟。道士讓李公坐定，親將葫蘆取下，探手進去，取出兩隻茶杯，就爐上提壺斟茶奉上。李公接在手內，覺得一陣清香，直通腦際，非尋常雙窰官片的香味。正是：

寶鼎香濃茶乍熱，  
幽居人靜鳥窺簾。

不知道士什麼意見，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老道士預卜前程

兇賊徒再窺踪跡

且說李公接茶在手，問道：「老師父留待學生，有何指示？並且一見學生，便以貴人相稱，乞賜見教，還請指示明白。」道士說道：「閣下家事業，貧道却不盡知，但觀尊容氣度骨相，將來必是大員。目下小有災難，自有天

替星救解，可以無礙。但是貧道有一偈言，君須切記。」便在葫蘆中探出一張紙條，授與李公。李公接在手中，却是四言詩句一首，上寫着：

四三長短，效忠則通，自南自北，自西徂東。

李公看罷說道：「蒙師父指迷，奈學生凡夫俗眼，不識仙機，尙求明白指示。」道士說：「這四句偈言，即是閣下一生仕途閱歷的境地，日後自見分曉。閣下無分科名，可以不必應考，推官星極旺，從二十八歲以後，便當一帆風順，步步高陞。五十歲後，小有風波，也無大礙。六十歲更是順利，致君澤民，在此十年。但有一言，請閣下勿忘。」李公道：「更有何言，並求指教？」道士長嘆了一聲，說道：「盛名難副，旁門多誤，日後得志，莫忘此言。以閣下的骨相，倘能捨却紅塵，修真學道，大羅金仙可到。惜乎俗緣未斷，不能徒脫，一生勞碌，徒博虛名，可嘆可嘆！」李公聽道士的說話，有點不大投機，便起身告辭，說道：「天已不早，學生尙要趕路。」道士也不挽留，便送出團瓢，命小童引路出來。道士看李公出了月亮門，又遙囑道：「方纔所言，千萬勿忘。」李公隨聲答應，早已走出廟門，別過小童，便一徑望西走去。細想道士的話，似乎在可信不可信之間。看天氣已過申牌，且去找個地方，吃了晚飯，也正是開班的時候了。便轉過大街，找了小飯鋪吃飯，不必細說。看官要知道道士的四句偈言，却是字字靈驗。今且將這個道理破解一回。自南自北這一句，說李公隨任南方，服官北省。自西徂東，乃由廣西開缺，後來又放山東。四三長短，四三兩個字，是四川與東三省，那個長字，想必是指着長江。這個短字，解說不來，或者是此後日子不長，也說是短字的意思。至於末句，分明說是效忠在通州地方。其盛名難副，旁門多誤，二言又隱隱該括李公一生，且并其後事亦預知之。句句靈驗，字字響應，倘非神仙中人，那裏能這樣先知？可惜數運難逃，事機湊合，終爲左道旁門所誤，喪其平生，辜負了老道士一片婆心，豈不可歎！這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李公吃過晚飯，看天色已是傍晚，日光西下，明星東現，因是月初時光，却無月色，街上店鋪已上燈火。李公趁着街上燈光急急的

走過大橋，到泊船的地方，見船家水手夥計，多團在一處吃晚飯，已有六七位搭客，先已上船，在那裏閑談。李公便招呼道：「管船的我那行李雨傘呢？」燒火阿二見是先前來的客人，趕忙放下飯碗，掀起艙板，將行李提出，對李公道：「你的行李在這裏，你請上船罷。」李公走上跳板，跨上船沿，阿二便將行李遞過，說：「客人你瞧可對不對？」雨傘照舊拴上，沒有動一點兒，查對明白，便不與我相干了。」李公用手接過，說道：「煩勞！」便彎下腰，走進船艙，將行李打開，舖得停當，將鞋脫下，同雨傘同做一處，便當枕頭。正在收拾的工夫，又來了四五个客人，船家晚飯亦已吃完。阿二點了一盞燈籠，提進船來，掛在橫梁上，說道：「衆位客人都用過晚飯沒有？如沒有用，趕快上岸去吃，等這枝蠟燭點去一半，就要開船的。」衆人道：「都吃過了。」李公看艙中客人，連自己共十二位，却都是買賣場中的人，只有一位少年，方面大耳，舉動大方，不像個生意人的光景。少頃又來了一人，李公一看，正是白天在天河館遇見的那個人。跳上船頭，在艙門口望裏一看，便說道：「擠得很！我另搭船去罷。」翻身跳上岸走了。船家高叫道：「客人齊了沒有？」阿二望艙中一看，說：「齊了！」管船的忙叫開船，水手們解纜拔頭，屍橫艙板。正是：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忙中錯黑夜偷頭

### 客船上天明驚盜

前回說李公上船開船的時候，已是黃昏將盡，因是逆風逆水，水手們上岸拉纜。李公因走了幾天旱路，身子困乏，放倒頭便呼呼的熟睡。到半夜，忽然腹中疼痛，起來大解，見船已停泊，兩岸蘆葦叢叢，一望荒涼，不聞雞犬。

只見滿天星斗，映入水中，隨波蕩漾。水手們七橫八豎的，睡在席篷上。李公攀住船舷，蹲着身出恭。管舵的正睡脚下，聽得有人起來，他便坐起，敲火吃煙。李公問道：「這是什麼地方，為何停船？」舵工道：「此地名八里，蕩前面河寬，強人出沒。這兵荒亂時，夜間都不敢走，須等東方發白，後面船來搭了幫，方敢前進。」正說之間，忽聽前梢撲通一聲，像個人落下水去的聲音。李公與舵工都吃了一驚。李公連忙束好小衣，立起身來，往前艙一看，並無動靜，只聽衆客鼻息如雷。舵公道：「此地水鬼很多，必是夜靜出現，待天明尙早，且睡他一覺。」李公進艙，仍舊安睡，却翻來覆去，再睡不着。等到天色將明，聽舵公喚水手起錨開船，約行有一二十里，天纔大明，後艙已炊火作飯。李公坐起身來，見衆客人多睡得很着，船家燒熟了水，喚衆客人打水洗臉。方纔一個個起來。管舵的將艙門卸開，透進亮光，衆客人穿衣服的穿衣服，揉眼睛的揉眼睛，忽然中艙一個客人大叫了不得了，不得了！打艙板上爬起，連跳連喊的說道：「了不得了！你們大家快來！」衆人聽他叫喚，又見他這麼着忙，便一齊向前。那個客人向他身旁指道：「你們衆位，快看這位怎麼腦袋沒有了！」衆人一聽，各各驚得面如土色，有幾個膽小的，嚇得牙齒捉對兒撕打，手脚癱軟，動彈不得。有大膽的，却勉強望前一看，可不是一個客人，彎着身子，那個腦袋那裏去了？枕邊褥子一大攤鮮血。管舵的聽見倉中發喊，急忙進來，看這個光景，早爬在艙板上，瞪着兩隻眼，呆看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了。李公一看，就是個方面大耳的書生，雖然面目和耳朵都沒有了，他的身段衣服，總還認得出來。那衆客中有個年老的，向船家道：「人命關天，非同小可，你這管舵的，呆着看，不快想個主意。」管舵的哭道：「求客人救命！這個天大的禍事，叫我怎麼樣好？」大哭起來。李公道：「你且別哭，哭也是不中用的。且問你這個客人姓什麼，叫什麼，你可知道不知道？是本地人，還是外來的？」管舵的道：「搭船的你來我去，那裏個個知道他姓名住處？」李公道：「這船到什麼地方了？」管舵的便探頭望外一看，說叫毛家灣。李公道：「是那裏該管？」管舵的說：「是石門縣。」李公道：「這裏離石門多遠？」管舵的道：「有二十多里。咳！我的爺，千

萬不可到官，到官我可吃不了！」李公道：「不到官，你說這事怎樣辦法？」那老客道：「慢的着忙，你且將船攏岸，讓我們上去，誰在這船上，看死人？」管船的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了。李公看他可憐，便說道：「老客人，我們出門人，誰不愿平安無事？今遇了這個沒頭人命，一個人也脫不了干係。古人說得好：『同船共一命。』昨兒十二個上船，今兒只贖十一個。這個死的是怎麼樣死法的，非經官追問，斷不能清楚。既經到官，我們這十一個人，自然免不得要做見證，斷不至拿我們十一個人，給他一個人抵命的理。但要分辨清楚，大家便脫了干係。若然走了一個問官，必<sub>必</sub>追究，且必要疑心是他謀害的。所以若要逃走，那時追拿到案，到有口難分。倘然遇了糊塗官，一動刑法，更是不得了了。老客人經歷得多，仔細想想這話，代出個妥當主意纔好。」老客人說道：「這位先生的話，很是有理，但是我們衆人不過是個旁證，也要曉得些因由。若到官一問三不知，不是去討嘴巴吃麼？昨兒晚上，你們衆位到底聽見些聲響沒有？還有中艙那位客人，緊推着他，難道一點影兒都不知道嗎？」這正是：

無端禍事從天降，  
任是神仙也皺眉。

到底這個中艙客人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偷上岸船戶報案 施鐵鎖地保詐錢

却說那個中艙客人說道：「這是那裏來的晦氣？我是到杭州去望我丈母的，本是打算遲幾天再走，因我家裏死命的催，不想撞着這倒霉的事。昨天開船後，我便睡覺，並沒聽見什麼聲響。今天早起穿衣服，看見我袖子上沾着了一片血，回首一看，就嚇得我魂都吊了！急忙爬起來，喚衆位同看，不是衆位大家都看見的？」那老客人道：「你老貴姓？」中艙客人道：「我姓黃，名叫道梅，沒有領教你老。」那老人道：「我就叫裴陶運，世代行醫，

杭州上中下三等，提起姓裘的，五世行醫，頗有點小名。說話未畢，那管船的道：「怪不得那個倒霉，這個倒運，我這管船的該死了。」李公道：「少說笑話，且看這個客人腦袋，是從那裏出去的？我們大家的行李，先齊一齊等船靠碼頭，便找地保報官。」那管船的便前後左右，細細的看了一回，並沒有出路。就是中艙上首，蓬窗上的銷釘，却沒有了。再看那死的身上，穿着藍棉綢小棉襖褲，旁邊疊着一個繭綢大棉襖，一件紅青羽毛夾馬褂。上放着一條香色綢搭膊，一頂青緞瓜皮小帽，一條粗布褲子，差不多被血濕透了。一條綠綢棉被，一半墊在身子底下，也有血污。枕頭底下，壓住一個帖包，身後有一個藍布包袱。李公道：「若是謀財，怎麼包袱一切都沒有動？若是有仇，特地來害他的，這一船的人，難道就聽不見一些響動？況且這船是水上走的，這賊從那裏上來？從那裏下去？這事真正可疑。」那管船的在後面說道：「昨兒晚上，那響動不是嗎？還當是水鬼出現，那位客人在後梢出恭，不是也聽見了嗎？」李公聽說，也不能不疑心，是這個原故。這個時候，眾人嚇壞的，也都回過氣來了。七嘴八舌的亂言。這一個說，必是妖精能水遁的；那一個說，多管是劍客能駕雲的。又有一人說道：「這不是偷頭的，是有典故的。先前跟我娘舅聽戲，有這麼一齣，想必就是這個事。」正說之間，船已快到碼頭，遠遠望見市廛房屋。李公恐賊在船上，便悄悄分付管船的，先上岸找了地保，在船埠等候，免得泊船的時候逃跑。管船的喚了暗號，那個拉纜的，便將船嗖嗖的攏起，管船的把船往懷裏一帶，那隻船遂慢慢往岸傍去了。船戶趁勢往岸上一跳，將兩腳往後一蹬，船身復又漾開。那拉纜的仍然將船放開了，隨走隨放，隨放隨走，一直望前去了。這裏船上衆客人，仍然議論不了。李公細看衆人，實在不像有殺人的兇手。看那死人頸上，和那塊血跡，許多蒼蠅攢滿了。因叫水手取兩塊板，豎於兩旁，免得見了惡心。不多時，船已抵岸，船戶同了地保，在那裏等着。見船到等不及，鋪跳地保，便跳上船來，走入艙中，船戶也跟了進來。地保將板拿開，將他的被子掀開，看了一看，又叫管船的摸他腰裏有無物件。船戶皺着眉，捏住鼻子，伸手向棉襖中一摸，說道：「有個搭膊，彷彿有一包洋錢。」地保親自

動手將搭膊解下，摸出個紙包，打開看時，却是本洋三十六元。又摸出一個小手摺，上寫着李代記，又有順隆布店紅字戳記。地保便向船戶道：「這個東西，你且收好，回來要呈堂的。看這個摺子，這個客人必定姓李，這順隆布店不知在那裏？既有字號，斷沒有打聽不出來的。」又向衆客人道：「你們衆位皆看明白的了，昨天晚上，到底有人聽見些響動沒有？」衆人說：「沒有。」地保又對船戶道：「你當衆位的面，將這客人的行李，點過數兒，好讓我照數開個清單。」一面說，一面在那銀衣內摸出一枝筆，一個小賬簿，船戶點一件，地保寫一件，寫完，又將屍身的刀傷衣服記上。又對衆人說道：「這事非同小可，船主自然脫不了干係，就是衆位，也少得委曲，做個見證。我們是奉公而行，也叫無法，現在就先同這位管船的老哥，到縣報案。你們衆位且不要上岸，在船等候，回頭大老爺來相驗，伺候回話。」說了，就取一條鐵練，朝那管船的頭上一套，管船的再三哀求，地保道：「公事公辦，人命關天，就單單套這麼個練子，還是便宜，你請走罷！大清早起，爲你這屁事，跑到這時候，水米並沒粘牙，你到許多講究。我們當官差的人，便該死的嗎？」說罷，將練子套上，還要加鎖。船家沒法，身上搜出兩塊洋錢，雙手奉上，說：「地保官，地保爺，實在對你不起的，這兩塊洋銀，先請吃點兒早茶，再到縣去報案罷。」地保看見洋錢，便說道：「這個客人，也不是你殺死的，不過叫你做船主人的報案，有什麼話不可說，何必又要你破費？」船戶道：「這不是給你老哥，是給夥計們喝碗早茶。」地保笑道：「我到看不出你這位老哥，真懂交情，我到不好意思不收。但是衙門裏的朋友，眼寬手大，你須要明白，這是我爲好關照你的意思。」說罷，便將鎖練退下，兩人一同上岸，又招呼岸上的夥計，叫他坐在船頭上看守，便一同到縣報案去了。這就叫：

有錢使得鬼推磨，無事莫經官裏人。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 寫呈詞代書刁難

### 憑報單縣官准狀

却說地保同管船的上岸，拉到飯館裏，先吃得酒醉飯飽。又到煙館開燈吃煙，就一面找了個代書先生，一到煙館內，叫管船的把原委細說。那代書先生搖頭閉眼，咕咚了半天，說：「這個案件，非尋常可比，人死在你船上，你便是個兇手，到反要做原告，這不是太便宜了！要說是地保訪聞，把你帶到縣裏，先夾打你一回，下在監牢內，還算委曲你麼？」地保拍手道：「先生到底是老公事，見得好，好在船老哥，也不是外人，這張呈子，還能照常的老價錢嗎？」代書先生道：「這叫相好，也沒有法管船的你先拿十塊錢出來，少不得我筆下超生。」管船的打恭作揖的央告，地保從旁，又假意的做好做歹，就拿了四塊錢，寫了呈詞。吃完煙，管船戶付完賬，代書別過管船的，跟了地保，到衙門伺候報案。轉灣抹角到了縣前大街，地保叫船戶先上茶館坐下。他先進衙門，找了值日的班頭，同到茶館，先將呈子看過，講好了價錢，又說了許多交情話。一同來到衙門，恰好午堂未退，大老爺正坐大堂，收呈放告。這位大老爺姓程名方，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好官，自到任後，治得個吏伏民安。這日從起早坐堂，審理案件，到晌午尚未退息。值日班頭便將管船的呈子遞上，程大老爺接了一看，上寫的是：

具呈船戶張富有，年五十四歲，嘉善縣人，以航船爲業。本月初二日，由嘉善開往杭州，共有搭客十二人。今日天明，船行本縣毛家灣地方，忽見中艙一位客人，被殺身死，並頭失去。檢點行李未失，其餘客人未傷，亦未失物。特此叩求 青天大老爺，恩賜相驗，緝兇伸冤，伏乞 電准，沾恩上呈。

程大老爺看完，見還有一張地保的報單，上寫道：

本縣十七都八圖地保趙伯良，稟報本日卯刻，有嘉善往杭州的航船，行至本縣毛家灣地方，有搭家被人殺死。小的當卽上船查看，見屍身側臥無頭，身帶銀洋，並行李衣服未失。謹開具清單呈鑒。附粘單一紙。



計開：包袱一個，鋪蓋一副，銀洋三十六圓，帖包一個，隨身衣服俱全。

看罷，便提筆將呈子批准，該房開了點名單，隨同原呈報單，一齊呈案。程公便用硃筆，在地保趙伯良名上一點；值堂吏役便一疊連聲的喊趙伯良上堂。跪下，程公問道：「你就是地保？」趙伯良回道：「小的十七都八圖地保。」程公道：「杭州航船這被殺的客人，是盜是賊？還是謀財害命的？」趙伯良道：「小的上船看過，見船上並無損傷，惟西邊篷窗船釘，是用刀削斷的，這顯見不是盜。若說是強盜船上貨物，並無損失，便是屍身的鋪蓋包袱，也是原封不動，這又顯見得不是賊。設若是謀財害命，屍首身上所帶銀錢尚在，這又顯見不是謀財。」程公道：「這必是有仇故殺。」趙伯良叩頭道：「大老爺明鑒，但屍首的首級，不知下落。」程公道：「船上客八有偷走的沒有？」趙伯良道：「小的着夥計們看守，共是十一人，一個也不敢放走。」程公點頭，將手一揚，趙伯良叩頭退下。程公又將硃筆點張富有的名字，值堂的便將張富有帶上，跪在案下。程公問道：「你是張富有？」回道：「小的就是。」又問道：「你這船還是自己的，還是租賃的？」張富有道：「是自己的。」又問道：「昨晚開船，路上停泊沒有？」富有道：「因入里蕩地方荒野，晚間不敢走在那裏，停了一個時辰。」又問道：「停泊是什麼時候？」富有道：「三更的時候，東方發白時，便就開行了。到天明走到毛家灣地方，艙中客人都起身洗臉，就說這位客人的腦袋不見了。」程公道：「這人的名姓，你可知道？」上船的時候，是一個人來的，還是有朋友送來的？」富有道：「姓名小的不知，今早地保看他身邊有個摺子上寫李代記，想必是姓李。上船的時候，並沒人送。」程公道：「你船上有幾個夥計？」富有說：「五個，一個是小的兄弟。」程公道：「那四個是舊人，還是新來的？」富有道：「盡是舊夥計，沒有新來的。」程公問：「昨晚一路開來，有同行船沒有？」富有道：「沒有。」程公又道：「你行這航船，有幾年了？」富有道：「先前是我哥哥開的，我哥哥死了，小的接着三年多了。」程公喝道：「你行船多年，走熟道路，那裏太平，那裏不太平，難道不知道？致客人被人殺死，取去首級，不問你還問那個來給我

拖下去打。」兩旁吏役齊聲吶喝，嚇得富有魂不附體，磕頭不止，哀告道：「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實在冤枉。」程公道：「賊人下手的時候，上船下船，你們船上人，難道都不知道？你管船管的是什麼？就是一節，還不該打嗎？」富有道：「小的該死，夥計們拉了半夜絳，小的把舵，指望息息，困乏已極，倒下頭即睡熟了，竟沒有聽見，求青天爺爺的恩典。」程公將驚堂一拍，說：「本該重責你的，不加小心，因你說話尚實在，權且寬免。候本縣驗過屍身，再行發落。」值日差便將富有帶下，程公吩咐掩門退堂。地保和值日差頭，趕緊到碼頭搭蓋屍棚，預備公案，伺候相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 搭屍棚預備官臨

### 謁私宅初聯世誼

話分兩頭，且說這邊船上管船的和地保去後，衆客人你談我論，驚疑不定。惟李公仔細思想，日間所見，夜間所聞，這樁事猜透了八九，便想了個主意，知道這程大老爺本山東人氏，曾做江蘇華亭縣，與老大人是同寅至好。後來因丁艱起服，改歸浙江，補着石門縣。恐怕少停相驗時候，同船客人，必定要一個個提問，那時到不好迴避。因向船家借了筆硯，在行李內取出護書，拿了名帖，寫了一封信，就叫燒火阿二，趕緊送縣衙門投遞。看看天已晌午，船家便收拾中飯，給衆客人吃了。望見岸上來了七八個官人，抗了一大堆木板，蘆席繩索，將地下打掃乾淨，七手八腳，搭起一座席棚，中間擺上公案。那些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圈，也有伸頭探腦望船上看的，也有三三兩兩，想望船上跳的，都被那地保夥計，同差人拿馬棒打開，這且不在話下。却說程公退下，正想這起命案，爲難得很，心想這兇手，必在這搭客的裏頭，須要細細的盤詰。却好門下送進一封書來，拆開一看，知是同寅至好的李世兄，在這船上，有的確見證，這事便好辦了。又想同是搭客，提問時有許多未便，不如先請他來問個仔細，到驗的時候，胸中方有把握。主意已定，便叫門上趕緊打發一乘轎子，着差門拿本官的名帖，到航船上接李少

爺進署，并行李等件，同跟隨一同帶來。吩咐去後，門上就遵諭備辦。一面傳廚房開飯，一面發梆，傳外堂伺候，申正一刻，赴碼頭驗屍。程公用飯已畢，恰好李公的轎子已到。程公命請入書房，寒暄已畢，程公便問道：「賢姪因何在此船上？」李公道：「小姪奉嚴命到杭州公幹，走旱路到嘉善，無意中碰見此船，心想趁便，不料趕着一樁奇事。」程公道：「夜來到底有無動靜？」李公道：「小姪昨夜四更光景，起來大解，此時正停船在八里蕩，聽得船頭水響，似一個人落水的聲音，及至細聽，並無動靜。此時滿船的人盡皆睡熟，惟小姪與管舵的聽見，就此一節可疑，其餘却都不知。」程公道：「據此說來，必是水賊，但行李財物，毫無損失，這其中情節不無可疑。」李公道：「老伯高見極是。」程公道：「既到此間，且盤桓數天，再為賢姪餞行。」李公道：「小姪既在此船，不幸遇此命案，便是案中證見，本不應脫身。但既蒙老伯推愛，小姪擬趕到杭州，將公事辦完，五日後必可回來。或者於這樁案件上，尚能助老伯一臂之力。」程公道：「賢姪如此說法，老夫到不好屈留，且請暫住一宵，略為賢姪洗塵。」李公道：「辱在世交，小姪不敢自外，但事關緊要，恐誤程期待回來的時候，再擾老伯。」說罷，便欲起身告辭。程公苦留不住，只得送行，並欲派僕役護送。李公再三辭謝，仍是一身出來，到門房口，將行李取出，門上定欲派人相送出城。李公也只得允行，便一徑同到城外，另搭一個小船，前往杭州去了。這送的人，獨自回衙銷差，不題。且說程公送李公去後，復到書房與老夫子商量了一回，即傳伺候。門上人回稟人馬夫役均已齊備。程公道：「不必多帶夫役，僅點了件作一名，刑房招房各一名，快皂各一名，跟隨出城驗屍。」門房便將點單傳了出去。程公乃換上衣服，便出宅門，在大堂上轎，前呼後擁，打道出城。該房和地保，帶了張富有先往屍場伺候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 石門埠程官驗屍

## 杭州城李公返旆

却說船上衆客見縣衙門打轎子來接李公，方纔曉得這位客人是個少爺，又紛紛議論不休，有的說是私行察訪的，有的說是改裝游玩的。還有那管船的知识這事，更捏着一把汗，心中亂跳不止。今日且攔過一邊。且說程公坐轎出城，來到碼頭，見屍場看熱鬧的人，圍得鐵桶一般。前導差人拿馬棒亂打，官轎到此落下地，保趕上前，分開衆人，到轎前請安。程公下了轎，走入席棚，升公案坐定，跟隨役吏分站兩邊。呼過堂，送過茶，刑房將點單呈上。程公便傳地保將屍身擡上，諭作作用心細驗，招房研墨濡筆，等候填寫屍格。地保便同他夥計，又叫了兩個土工，帶同將屍身從船中搭出，扛擡到岸，在一張蘆席上放平，然後拿他的鋪蓋包袱，都搬上岸來。作將長衣掀起，一手拿尺，一手拿了一個簽，走近屍旁，將屍衣前襟解開，看了一偏。用尺從足量起，高聲說道：「無頭屍首一具，身長四尺五寸八分。頸上致命刀傷一處，右胳膊不致命手足傷一處，斜長二寸八分，寬五寸，青黑色，餘無別故。」招房便照他報一句，寫一句，報完，寫畢呈案。程公看過，起身出位，親到屍旁相驗，覆照屍格報驗相符。又叫他拿行李過目，命將包袱打開，裏面都是些單夾衣服，便命地保照單點過，開上清單，仍舊回到席棚，升坐公案。傳船上水手回話，共是四人，連燒火阿二打頭，跪在公案前磕頭。程公問了一偏，與早間張富有所供大略相同。那個管舵的，望前爬了一步，跪着說道：「昨夜四更天氣，李客人起來出恭，小的敲火吃煙，兩人正在說話，忽聽前艙咕咚的水響一聲，小的當是水鬼出現，嚇了一跳，再用心細細一聽，又不響了，並無別的動靜。」程公道：「既聽見響聲，怎麼不喚醒大衆？」管舵的道：「那時候都睡得好好的，大喚一聲，不推罵嗎？」程公喝聲退下，便傳衆客問話。船上客人共十二個，今死了一個，走了一個，還整整的賸了十個客人。一齊上岸，到公案前跪倒，通報名姓，招房將各人名姓，照寫一單，遞在程公面前。程公說：「傳張富有。」張富有忙趕去跪下，兩旁報說張富有到。程公道：「張富有，你船上客人都齊了嗎？」富有道：「均已齊了。」程公道：「到底這個客人，是怎麼死的？從實說來，免得拖累衆人。」富有稟說：「實在不知，今早起身，是黃客人先看見的大驚小怪，叫喚道：大衆方

纔得知。』程公便問黃道梅，黃道梅又訴說了一遍，到底什麼死法，也不知道。程公便叫暫且退下。衆客人一齊磕頭哀告道：『小的們多是出門在外，正經買賣的人，求大老爺開脫。』程公道：『本縣知與大衆無干，但俗語說的同船共命，今出這無頭人命，兇手未獲，本縣就願開脫你們，照例也不能。今且格外從寬，就帶張富有黃道梅、裴陶運三名回衙，晚堂聽審，其餘且交地保在船上看管。屍身着地方暫行棺殮，衣物封貯，候出示招屍屬承領，統俟緝拿兇手，獲日結案。』衆客無奈，磕頭下來。程公起身，打道進城，皂班押着張黃裴三人在後跟着。程公先至城隍廟拈香，然後回衙。禮房已預備鞭砲，在頭門口點放。進了衙門，復升公座，排牙已畢，吩咐掩門回宅。這張富有黃道梅、裴陶運三人，權在班房押下，候訊不提。且說李公自石門縣搭了個小船，一夜便到了杭州，在武陵門外大關停泊，離城尚有十里之遙。吃過早飯，便進城將公事辦完，心中記着這個命案，越想越疑，料定在一個人身上破案。故此無心游山玩水，辦完了事，便找個旅店住了一夜，次日出霸子門，沿着官塘大路，一徑望石門縣進發。正是：

心忙祇覺行程遠，意急常嫌舉步遲。

走了一日，饑用乾糧，渴用淡水，但過涼亭歇脚，不尋客店打火。看看天色已晚，到了個地方，名叫長安鎮，是宋高宗南渡駐蹕的地方，離杭州已有百里。便向路旁一個茶館內坐下，問道：『此地到石門尚有多遠？』那茶博士說道：『此地離石門不過一九多路。』李公不懂，怎麼叫一九？又叫茶博士來細細問他，欲知茶博士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趁夜月荒郊趕路

坐春風內署餞行

茶博士道：『我們這裏路程，都叫幾九，九里路叫一九，十八里便是二九。從此地望北去，過了七里亭，就是石

門地界，再有五里便進城了，所以說不過一九多路。」李公方纔明白，吃了茶，用了點乾糧，趁着新月朦朧，復又前進。不到一更天，已至石門縣城外，城門已閉，不便進城，且在城外找個宿店住下。便打聽航船上這起命案，店主人道：「客人爲什麼問他？」李公道：「前有個朋友在這船上，聞知闖下禍，特來看望他的。」店人道：「前日縣太縣相驗後，便帶了兩個客人到縣，晚堂細審，也沒有問出根由。又密差得力的家人，押同差役，到船上細搜一回，沒有搜出什麼。縣太縣也沒有法，只得仍將船主人還押，其餘的客人，仍舊在船上看管，船是上鎖，又加封條，這是真叫沒頭官司。」李公問道：「聽見拿兇手沒有？」店主人道：「沒聽見說。」李公道：「你們這位縣太爺做官好麼？」店人道：「若說這位縣太爺，真是好官，若換了別的官府，那船戶早已打得腿子爛了。今聽見問了兩堂，並沒用刑，但怕仁慈太過，這兇手總不肯招承，到難爲了陪打官司的。」李公聽說，點頭稱是，便回房歇息。次日大早起身梳洗，用過早飯，便換了衣服，備了柬帖，進城到縣衙投謁。程公只因這命案兇手未得，心中納悶，見李少爺來到，甚是歡喜，便叫請見。李公就隨執帖的走進宅門，到花廳坐下。少頃，程公出來，李公趕忙起身，上前請安。程公帶笑還禮，說道：「老賢姪真是信實。」李公道：「小姪到杭，將公事辦完，恐老伯盼望，所以兼程趕回。未知這件案有無頭緒，兇手有無主名？」程公道：「正因此爲難，連問兩堂，毫無眉目。昨天簽差往八里蕩一帶緝拿兇手，既無主名，恐亦難得。想賢姪必有高見，尙乞賜教。」李公道：「此事據小姪卑見，頗有形迹可疑之處，但無確據，不敢冒昧指明簽拿。今特來請老伯示，求派幹練捕快各二名，并帶搭客數名，仍由原船放回嘉善船上，除管船的仍在縣管押外，其餘水手等，交小姪帶往。此外搭客，還求老伯恩典，准其取保開釋，以免拖累。小姪此去，也不敢說必能拿得兇手，但請限一月之期，或二十天，必訪得一實信，回報老伯。」程公聽了大喜，急起身打恭說道：「賢姪青年，具此幹才，真是難得。頃所布置，佩服之至，一切悉聽賢姪指揮便了。」李公起身答禮道：「小姪尙有事稟商，今日午堂，請老伯提審管船的，伴爲發怒用刑，逼管船的承招行兇，發監拘禁。將裴黃等

數人管押，以便小姪密行帶往，其餘卽令當堂保釋。使外面知道兇手已定，那真兇手便不防備，庶幾容易緝訪。程公道：「賢姪所見極是，但有勞賢姪，老夫心中實在不安之至。」李公道：「小姪亦係案中要證，蒙老伯矜全，已屬格外，既有所見，敢不效勞。」程公道：「賢姪如此懇誠，老夫不敢自外，俟功成日，再行拜謝。此去應備各物，請詳細示明，以便備辦。」李公道：「別無所需，但請藥箱一個，大小藥瓶十個，大小膏藥二百張，藥計剪刀一副，白布五尺，破敗衣帽兩頂。」程公便命將紙筆錄出，吩咐廚房備席，爲李少爺洗塵餞行。李公堅辭再三，程公執意不允。一面喚前稿進來，將李公囑咐各節，令其密爲備辦。一面握了李公的手，請到簽押房赴席。李公見程公如此致誠，只得從命。那程公見李公年輕，有如此明決幹練，真正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令他兩位少爺出來陪席。頃刻酒餚已具，主客四人一同入席，並不另延陪客。李公坐了首位，程公對面主席，二位少爺側坐相陪。李公見酒席頗盛，十分踟躇不安，因是老世交的面子，便不十分推辭。安席已竣，李公卽起身謝過，復回敬程公把盞，然後歸坐。賓主酬酢，你談我議，十分投機，不在話下。且說前稿奉令去備辦一切，并喚值日房班傳齊伺候，起點發柳，提案卷，開點單，標聽審牌等候。大老爺宴畢升堂，這就叫：

酒綠燈紅座上客，

鐵鎖銅鐺塔下囚。

不知李公預備這些藥箱藥瓶，有何妙用，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 用嚴刑假逼招供

### 設藥籠巧施妙計

却說程公陪李公宴飲罷席後，命兩位少爺陪李公在書房小坐，一面傳鼓升堂，在班房提出張富有黃道梅、裴陶、連第三人上堂聽審。外面差役在船上，帶到衆客人水手，亦已齊集轅門，聽差發落。程公先傳張富有跪在案下，便喝道：「張富有，你這狗才，害了客人性命，尙敢巧言亂語，先自出首希圖卸罪，不用大刑，諒你必不肯招。」

來，拖下去打。」張富有聽了，嚇的魂飛天外，把頭叩的震響，連連喊道：「大老爺，小的實在冤枉，小的不曾害那客人的性命，青天老爺明鑒。」左右不由分說，拖下去打了五十板。程公拍案大叫再打，又打了五十，問道：「你招不招？」張富有喊道：「小的實在冤枉。」程公命暫且帶下，傳衆水手到堂，將驚堂一拍，喝道：「本縣已訪得這客人是張富有殺的，與你們無干，可從實招來。」衆水手一齊叩頭稟道：「小的們委實不知道。」程公喝道：「不打，決不肯招，給我每人重打二十板。」左右一齊動手，一個個按下左右開弓的，打個滿堂紅，只聽得殺豬似的叫喊。打完道：「還不快招？」那個燒火阿二喊道：「大老爺，小的那天上岸拉繯，張富有在船上殺人，小的實在不知。」程公便大聲道：「張富有在船上殺人，是他夥計親供口招，你們大衆皆聽見了。」便傳張富有問道：「你在船上殺人，你夥計已經供出，快快將實情說出，那個人頭放在那裏，有半字不對，看夾棍伺候。」富有叩頭道：「冤枉冤枉。」程公拍桌道：「還敢胡說，再打。」又打了一百，富有仍是不招。程公說道：「這一個後生，到會熬刑，且拿來釘上腳鐐，發監拘禁，聽候再問。」又標了一枝簽，派兩名押差，叫富有兄弟沿路去尋取首級，其餘水手，從寬取保釋放。原船本應追取入官，因是往來客船，暫免封鎖，准其照舊生理。判完，呼衆客人上堂，除黃道梅、裴陶運外，又點了張申、王福、趙甲三名，說道：「你們這五人，張富有供稱知情，着還押聽候再訊。其餘衆客，令其實結，妥保開釋。」那黃裴張王趙五人，不知頭路，叫苦連天。程公也不去理他，吩咐退堂。取保的俱退到外班房，各人覓各人的親友，取具保呈，候批不表。程公退回書房，將堂上各情，與李公說知，便叫管班家人進來，叫他將黃裴等五人帶到一僻靜之處，聽李少爺親自吩咐，并替這五個人起個病狀，免得早晚點名。一面催門稿，趕緊備辦應用的物件。那班管家人，將黃道梅等五人帶到土穀祠廂房內。李公便悄悄進去，這五個人認得是李客人，便一齊的稱冤求救。李公說道：「你衆人且莫要着急，只要聽我調度，便可設法救你。」那五人齊稱道：「無不聽命。」李公道：「你們五位之中，可有懂得些外科的沒有？」那裴陶運道：「小可是五代家傳的鐵



打損傷，出杭州城二三百里，題起五世郎中，沒有不知道的。前日船上那個客人，小可本想醫好他，後來看見沒有頭，這沒有法了。」李公一想，這就巧極了！我的事可望有成，你們衆位也可免受累。裴陶運說：「想必是衙內有病，叫小可效勞麼？」李公說：「非也，這件事必定先訪着那個真兇手，方能救你們衆位。」裴陶運說：「知道真兇手在那裏？爲何又要去代他治病？」李公道：「你且莫管，我已經在縣太爺面前討下你們五位，跟我去緝訪兇手，到那裏，但聽我調度便了。」衆人聽說已經在大老爺討下，可以不回班房管押，無不歡天喜地，情愿效力。李公道：「你們跟了班管二爺至班房，將行李收拾妥當，仍到航船上等，我傍晚時來到，即便開船前往。」衆人連聲答應。那李公回到書房，門稿二爺將置備的藥箱藥瓶、刀針膏藥，照單點付。李公便取筆硯，在那白布上寫道：「浙江五世醫裴陶運，仙傳妙手，起死回生，一切跌打損傷癰疽瘡痔，手到病除。」寫完，旁又寫一行小字，計日包治，不效不取分文。那一邊寫路過貴地，暫行揚名。寫完，叫人做了上下配頭，摺起了疊在箱內，將破衣舊帽，單另包好。程公又送了百兩紋銀，爲途中使用。李公也不推辭，便起身告別。程公握手道：「賢姪此去，一定成功，萬一沒有端倪，不必固執，且回來從長計議。」李公唯唯聽命。正說話間，門稿帶了點單，跟去的四名捕快，將名單呈上，乃趙升、李益、吳太周起。程公點過，交與李公，復向四人道：「你們小心伺候，李少爺倘有不周到之處，回來重重責罰。」門人叩頭稱是，又向李公叩了頭。李公便將置備各物，交趙升、李益先到船上伺候。叫吳太到城外店中取行李，船上聚會，自己帶了周起，慢步出城。那程公尙欲派家人跟隨，李公固辭。程公叮嚀送到宅門分手，李公便一逕出了衙門，來到船上，見班管帶了五個人，已在船上。見李公到了，便將五個人點齊交付，請了一個安，告辭去了。少停，趙李二人，亦皆到船。李公叫船上趕快預備夜飯，叫燒火阿二，將航船的燈籠摘了，另換一碗沒字的燈籠，吩咐吃完了飯，趕快開船。正是：

預備深坑擒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鯢。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治奇病晨施藥餌

訪真情夜上茶樓

上回說到李公帶領捕快人等上船，吃過夜飯，即便開船向嘉善進發。走了二十餘里，天色已黑，李公就叫停泊，派這四名捕快，分更次輪流守夜。次日天明開船，到晚便找一熱鬧的去處停泊。到第三日落太陽的時候，已到了嘉善地方。那些水手等，巴不得到了岸，忙到張富有家去報信，說富有已經問定了殺罪，下在縣監。他兄弟差押去尋人頭去了。李公帶了這九個人上岸，分爲三個住處，派趙升全、趙甲、王福住在一處。周起同張申、黃道梅住一處。李公同李益、裴陶運、吳太住一處。先吩咐俱要改裝。趙甲可裝個爛腿，趙升裝個佗背，王福裝個算命測字的先生，到煙館酒店打聽。黃道梅周起扮個秀才，每日去到各處茶坊，向吃茶的客人求幫告。裴陶運就挂招牌，在十字街行醫。張申係本地人，人都認得，不能改粧，就逢人稱說爲裴先生揚名。每日就酉初、酉正、戌初、分爲三起，到寓處見面，告訴日間耳聞目見的情形。吩咐已畢，各尋住處，多相離不遠。李公便同裴、李、吳三人，找了一個小店，將破衣舊帽，同吳太兩個人分穿，李益就給裴陶運負藥箱。一宿已過，到了天明，裴陶運就在三仙街十字路口，將招牌掛起，地下鋪了個包袱，將藥箱擺在中央。上面排列了藥瓶及刀針，把膏藥放在箱內。口中大叫道：『杭州五世醫裴陶運，路過貴地，揚名三天。有緣的請來試試。我的醫藥不好，分文不取。若是貧病，施診捨藥，不取分文。』道言未了，早團團圍了一大圈子的人。忽有一個爛腿的一蹺一拐的走來，分開衆人，說道：『先生，我這腿痛得不得了，却是乾痛，你看這一大片發黑，又不腫，又沒有水，就是觸手便連心的痛。求你治得好麼？』裴陶運說：『治不好，那還算五世醫麼？我叫你立刻不痛，好好的走回家去，叫大衆看看。瞧你是個窮人，不要你的錢。你先將這腿，用布好好包上。』那客人便感謝不盡的，便坐在地下，將那條腿，用布扎上。老裴取出兩粒

丸藥說道：「那位行方便的，佈施一碗清水。」就有個年輕好事的，貪看把戲，取了一碗水，分開衆人，遞給老斐。便叫那爛腿的人，用水將丸藥兩粒送下。老斐又在他的腿上，用手磨擦了半響，便說道：「客人你站起來！」那客人卽立起身。老斐道：「還痛麼？」那客人道：「快呀！不痛了！」老斐道：「你且用力在地下一蹬，看痛不痛！」那客人連蹬了三四下，哈哈大笑道：「不痛不痛。」老斐道：「這就好了！我再給你兩張膏藥，回家貼上，包你永遠不發。」那個客人叫活神仙，叩頭道謝，我窮人沒什麼補報你法子，只能天天替你跪香揚名。老斐道：「這是你與我有緣，倘沒有緣分，任你給我千兩黃金，也治不好。」那客人叩完頭，拿了膏藥，飛跑的去。那看閒的人，無不個個稱奇。人人說怪老斐道：「不要說他這條腿，就是爛去了一半，我也能給他立時治好。」旁人聽見，更加稱奇。內中有個老翁，推過來說道：「活神仙，老漢今年已七十三，這雙耳朵不通氣了，有治法沒有？」老斐大聲的向他說：「容易！我給你兩丸藥，就此吃下，再給七粒丸藥，回家去隔一日服一丸，不可出門，在家靜養半月，保你聽得見。」那老翁吃了藥，將那七丸包好，放在搭連內，歡天喜地的去了。因此一傳兩，兩傳三，立刻活神仙的名，就傳出了，看的人更擁擠不開。老斐道：「我每天在此送治三人，今天尙有小事，請各位明日再來光降。」衆人中尙有求治買藥，那老斐故意的不肯，收了招牌，回寓去了。這裏衆人多稱道奇怪，傳揚開去，那個爛腿客人請了一封香，跪在街心，頌揚活神仙的靈驗。於是那來來往往的人，個個欲見活神仙的面，合境內有病的，皆欲求活神仙醫，就怕活神仙明日不來。茶坊酒店，論論不休，這且不在話下。却說李公同吳太兩個人，這一日就扮爲窮途落魄的模樣，在大街小巷往來，到了午後，聽見人人傳言活神仙治病的原因，知斐陶運做得機變，心中甚喜，但是仍訪不出兇手的消息，看將天晚，只得仍回寓所。李公與老斐雖然同居，却是分爲兩處。老斐同李益早已回來，見李公回店，也不交談，彼此心照。少頃，趙升周起陸續來向李公處，悄悄的回話。今早那個爛脚客人，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趙甲，却不便向李公說話，拿了香，只向店門口叩了頭，說道：「謝活神仙。」李公便會

意了。那店主人問了趙甲的原故，知道這位裴客人，有起死回生的本領，便加意的巴結，不在話下。晚上各自歇息，吳太向李公說道：「我們今日跑了一天，察聽不出一些消息，到底知道這兇手在何處？照這樣的瞎訪，不是海中撈月麼？」李公道：「你不要忙，五六天內，我保你自有着落。」吳太便不敢再說，却是心中納悶。看看不過定更天氣，便推說出恭，溜到街上去散步解悶去了。李公待他出去了，也到街上探聽去了。想起前日天河館時情形，便一直向大橋走來。尙未過橋，看巷口有個茶館，底下賣茶樓上是個煙館，來來往往，熱鬧非常。李公進了茶館，走上扶梯，見吳太正在那裏開燈吃煙。見了李公，似乎不好意思，急忙立起身來。李公使個眼色，叫他不要如此，便也在煙鋪下首坐了，叫吳太仍然吃煙。那個堂倌便給李公倒了一碗茶，摘了一把手巾，就問要添一隻燈，不要？李公搖手道：「等回兒再說罷。」堂倌接了手巾，轉身去了。李公留心聽衆人的口風，有說活神仙治病，怎麼靈驗的。有說南河下跳板船，來了個新人兒，會唱京調的，忽聽得隔墳壁上說道：「老三呀！天下竟有這種冤枉事。」一個說道：「什麼冤枉？」那人說道：「你不知鎮上開航船的張富有，爲打人命官司，問成死罪，下了監牢了。」一人說道：「殺人償命，怎麼？」那個說道：「你知道這個人，也是他殺的麼？這個也怪不得你，不知道，可惜我不是做縣官。」李公聽他說話，有因回頭仔細一看，見一個約三十來年紀，盤着辮，穿一件青布小袖棉襖，黑絨坎肩，盤着腿，坐在下首吃水煙。那個先說話的四十餘歲，穿一件白灰夾小襖，青布坎肩，腰束紫絨帶子，兩太陽貼了頭風膏，坐在上首，拿了煙袋在那裏吃。李公知道對路，將身移近，聽個清楚。這可是：

踏破芒鞋無處覓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知這兩個到底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 緝賊踪茶坊得信

### 感靈機古廟訪仙

却說李公聽二人說得針鋒相對，便用心細聽。那個坐着的道：「我前日在李大脚家聽曲兒，看見小白鱗賽張順同了兩個朋友在那裏大樂說：『這個仇報得痛快，可惜張富有倒霉。』你想這不是小白鱗幹的事麼？」那個吃水煙的說道：「他報他娘的什麼仇？」那個道：「你真是個沒耳朵的，你知道殺的是誰？就是華亭李官的兒子。因他哥兒們去年五月間搶婁湖寶興當一案，却被李公拿住，單就是小白鱗赴水逃走，那張二麻子李大丫頭一大幫，都被正法了。前幾天小白鱗在天河館，遇見李官的兒子，就一路跟去，幹了這事，不想張富有竟替他抵了命，你說冤枉不冤枉？」李公聽了這一段話，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正兇已有着落，果不出意外所料；驚的是自己險遭毒手，到須加意隄防。又想小白鱗不知在這麼地方，打算找他個下落。又因方纔所說，却是與自己有仇，恐怕露出真情，倒反不便。只要有這小白鱗賽張順這六個字，就不怕沒處尋了。便想起身出來，回頭來看吳太，已煙迷睡着了。李公也不去理他，逕自回寓，想起天妃宮道者的話，不禁悚然淚下。心中想道：「明日何妨再去問問這道士，必有個着落。」聽瞧樓已報二鼓，又停了半天纔脫衣歇息。吳太方纔回來，見李公已安息了，不敢驚動，便自睡了。次日天明，李公起身，見吳太正在好睡，便悄悄走出房門，到老婁房門下輕輕咳嗽。老婁連忙披衣出來，李公附耳道：「正兇已有指明，就是小白鱗賽張順，其人三十上下歲，耳後有一個瘤。今有來請治瘤者，必須設法捉住。」老陶運點頭領會。李公仍回自己房中，洗面不表。看書看到了這一段，必定疑惑李公在茶館樓上，只聽說是小白鱗賽張順，並沒有見這個人，怎麼對老婁說三十上下年紀，並且耳後頭又有一個瘤？彷彿親自目覩一般。難道李公能未卜先知，還是有人告訴他麼？豈不是那編書的荒唐，前言不對後語麼？其中有個緣故，李公在天河館，這個時候，明明出門，就碰見這個人，釘在眼睛裏瞧他。李公就疑心必有緣故，等到晚上開船的時候，這個人也搭船，復又上去，這分明是看個實在的意思。李公因此心中明白，可巧第二日就遇見這件事。李公是個大經濟的人，處處用心，步步留意，心中早知必是殺錯，就是不知這兇手的名字，所以

叫裴公施醫之計，哄動衆人，原是探聽那個耳後有瘤的人。不料昨天又聽見這實在消息，便印合得一毫不錯。這叫大人心細，常言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一聞言少叙，且說李公回房叫起吳太，分付今天只在裴陶運左右來往，不可遠離，以便臨時幫拿兇手。吳太答應。李公注意要訪老道士，隨便吃點乾糧充飢，走出店門，往天妃宮而來。及至門前，只見廟門洞啟，却不見道士的卦攤。一個伙工在那裏打掃。李公便上前問道：「寶山有一位老師，常在這門前占卦的，可在家麼？」那伙工將李公看了一眼，停了掃帚，說道：「先生問的，可是擺攤的老道麼？」李公說：「正是。」伙工道：「先生可是姓李麼？」李公道：「正是，因何知道？」伙工說：「奇怪，那老道不是個好人，昨天交給我一封信，說明早有姓李的來找我，就把這封信給他。那知他到夜晚三更時候，把他蘆蓬放火燒了，帶了小僮跳牆跑了。累我大衆挑水救火，忙到天明，我當家還要報官拿他呢！」李公道：「信在那裏？」伙工便從身邊摸出遞上。李公接了，拆開一看，不覺的吃了一驚。正是：

完成舊約三生事，洩漏天機一紙書。

要知老道士信中究竟是些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窮開心周起尋春

趁利口虔婆接客

却說李公接了道士的信，拆開一看，仍是一首四字的偈言，上寫道：

莫道無神，信哉有仙，拳拳服膺，匪我思存。

下邊寫着山石道人。李公看罷，始知是純陽呂仙臨凡顯化，不覺驚歎感佩，雖素來不信神鬼仙佛，給此親身試驗，自不能不心中折服。但看這四句偈言，不知那仙意指在那裏，不覺往後玩味，看了又看。那伙工說：「先生快將信收好，不可給我們師傅看見了，又添囑嚇。」李公點頭，將那偈言連忙收好，別了伙工，出了廟門，心想昨天

那兩個人說是在李大脚家，看見賽張順，想必是常去的，何妨到那裏打聽打聽，但不知李大脚住在那裏？心中一頭想，一頭走，不知不覺，已上了大橋，看見王福在橋上擺測字攤，李公便將昨天聽見的話，告訴他一徧，便問道：「可見周起？」王福道：「過橋去沒多時，想必還在前面。」李公聽了，就望橋那邊一路尋去，走不多遠，見周起正在前面，穿了百補的長大褂，將辮子曲了幾彎，佗起背脊，拖了破鞋，斯斯文文的踱着方步，口中高聲叫道：「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李公從後一拍，就把那個周起，真正嚇了好一大跳，回頭一看，見是李公，到有點不好意思，李公便將細情說給他聽了，便忙問道：「此地可有個樂戶李大脚麼？你知道在那裏？」周起道：「在街北百花街，小的昨天去看過一回。」李公忙說道：「你不要這般稱呼我們，且到那裏看。」周起說：「我們這般打扮，那裏能够進去？」李公道：「不妨事，我們先給他錢，他還不接待麼？」周起道：「這也使得。」李公便叫周起在前引路，轉了兩個彎，穿過了個過街樓巷口，有個黑油漆的柵門，靠東有個臨街門，兩扇花格，却虛掩在那裏，那門上貼着個紙印葫蘆，周起指道：「這裏便是。」李公將指頭在門上彈了兩下，裏面出來一個老婆子，年紀五十上下，頭包玄色縐紗，身穿藍綢棉襖，外罩青緞領褂，黑綢褲腿，虛鑲，裹着綉花搭膊，二尺金蓮，一雙鞋根，露出白襪，一臉粉花縐紋，兩個頭風膏藥，分明宿世老虔婆，親自開門接客，李公道：「我們肅誠拜訪，討碗茶吃。」那虔婆一手扳住門，一手持了一根長煙袋，斜溜着眼，將兩人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將身子向後一扭，說道：「你兩位找錯了，我們不是茶館呀。」話猶未了，隨手要將這柵門帶上，李公忙走上前一步，將門扳住，一手在袋裏摸出一塊洋錢，遞給虔婆，說道：「我們聞名來的，並沒走錯，這塊洋錢，請你隨便給我們吃壺茶，我們略坐片刻。」那虔婆見了錢，笑說道：「你瞧瞧我真是老糊塗，連自己人都不認得。」說着，一面將門開了，說道：「快快請裏面坐。」李公同周起便跟他進去，虔婆讓過二人，回身將門關上，回過來在前面領路，走入後院，穿過了月亮門，是五間南向的矮屋，虔婆將門帘掀起，

請二人進去，便大叫道：「四兒，有客，還不快出來！」聽見隔壁妓聲，說道：「等我洗過臉，就來了。」李公看那屋子，是通長的兩大間，西屋靠牆，擺了一張炕鋪，半新半舊的紅哩，坐褥靠枕，炕桌上，供了一盤佛子，四扇時花炕屏，向外掛了一幅五彩牡丹。桌上分列花瓶帽架，中間桌上擺的是盤香，牆上掛了一張琵琶。李公就在東面櫈上坐下，周起不敢坐，李公丟了個眼色，就在西面櫈上坐了。虔婆遞過水煙袋，李公是不吃煙的，就送給周起。虔婆道：「二位大爺貴姓？」李公道：「我姓張。」指着周起道：「他姓周，我們久仰你家姑娘的大名，今天特來見識見識。」正說話之際，一個小使，送進一壺茶來。虔婆接過送上，回頭向小使道：「叫你姑娘快來。」周起接口道：「不忙。」虔婆道：「我給你二位開個燈，好靠住息。」一面說，一面將炕桌搬開，底下設了一付煙具，將煙燈點着。李公便走過來，靠在上首。周起拿了水煙袋過來，尙未坐下，見隔壁房門內出來個人，直向外走。周起回身向窗眼裏一張，却看不清。虔婆將他袖子一拉，說：「用煙有什麼看的？」周起放下水煙袋，躺下燒煙，忽見簾子掀起，來了個粉頭。虔婆說：「四兒快來，給二位請請安。」李公定睛一看，見是個中等身材，團頭團臉，眼睛微凹，烏髮濃眉，鬢簪茉莉，口點櫻桃，輔頰鮮紅，眼圈青黑，脂粉滿面，葱綠寬衫，絳紫綉襖，大紅褶袴，寶藍裙條。半邊蓮船，步步裝姣，滿頭花壓，簇簇雲翹，真個魂消。粉頭進來，烏溜溜對兩人看了一回，忽而又笑，將手帕掩了嘴，嬈到炕前，敘簽坐了。轉過身向周起手中取了煙簽，替他燒煙。那虔婆就向外面去了。李公到此，不能不敷衍一回，問他有多少年紀？你這雙手生得這般白，你的頭爲何梳得如此滑？粉頭只是嗤嗤大笑。周起道：「我有個朋友，這幾天來了沒有？」粉頭道：「誰呀？」周起道：「小白鱉賽張順。」粉頭道：「他呀！前幾天來的。」周起道：「你知道他的家在那裏？」粉頭道：「他不是這裏人，他家叫什麼湖州，離這裏好遠呢！他逢三六九有船，望這裏來。昨日初六沒見他來，初九是准來的。你要瞧見他，給我問他，我要的錫子辦了沒有？」李公道：「他耳朵後有個癩，治好了麼？」粉頭道：「你老也認得他，他那癩比先前更大了，那裏治得好？怎麼先前不見你二位同



他一塊來？」周起道：「我們遠去，方才回家。」粉頭道：「怎麼知道他上這裏來？」周起道：「初三那一天，我見他，他告訴我的。」粉頭道：「對呀！初三晚上來的，那天走了，就沒有來。」周起道：「是了，今天他不來，我割他個靴襪子，好不好？」粉頭放下煙簽，用手將周起腿上，拾了一下。那知周起褲子是糟得不堪的了，一拾就拾破了一塊，連腿上的肉，都露出來了。粉頭便將一推說：「你到會窮開心。」李公看此光景，也覺忍不住笑。周起就將他裝的這口煙，拿起來，對住燈，吃了。吃不到一半，聽見門響，又進來一個人，粉頭就立起身出去了。李公對周起說：「走罷！」周起說：「且看來的是誰？」放下煙槍，立起身來，向窗外一看。

未向深山擒虎豹，先從水上戲鯨鯨。

不知進來的是不是訪問的那個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活神仙醫治病人

死囚徒殺人祭鬼

却說周起望窗外一看，見來的是一個鬍子，知道不是那人，便轉身向李公搖手，在炕上取茶，喝了一口。那度婆走進來，說道：「再吃壺茶。」李公道：「不用吃，我們要走了。」度婆叫四兒，粉頭應聲而來，見二人起身要走，便道：「忙什麼？再吃兩口煙，等我唱個曲兒，給你二位聽。」周起說道：「晚上來再聽罷。」一面說，一面便同李公走了出來。剛剛將門帘掀起，粉頭說：「晚上來呢！」兩人也不答應，一竟出來，走到大街，進了茶館裏，坐定。李公似乎飢饑，就叫周起買了幾個燒餅，泡了兩壺茶，暫爲充飢。看吃茶的人，你來我往，紛紛不絕。對面桌上有四個人，在那裏吃茶，一個老翁，兩個少年，一個和尚。聽那老翁說道：「這裏鎮上來了個活神仙，我前兒聽張申說他治病的靈驗，我却不信。今天早起從那裏過，見圍着許多人，走上前看了半天，實在奇怪，莫非真是神仙下界？」和尚道：「施主，見他治的什麼病？」那老翁道：「真是奇怪，不是我親眼見，再也不信。有一個佗背三十歲年

紀羅鍋着腰，像一個彎弓，請那活神仙治。活神仙一見，便道有緣，叫那個羅鍋前靠牆上，拿了針，隔衣針上，給他吃了兩丸藥，用手伸進去，搽摸了幾回。那個彎弓式的好像硬弓卸了弦的一般，慢慢的就伸直了。只聽見看的人喝采叫好的聲音，山響，振得耳多聾了。我看呆了半天，你說奇怪不奇怪？我活了六十八歲，頭一回看見你，想要是俺們城裏的大夫，要有這樣能幹，定要拿多大的身分，多大的醫金，還要裝模做樣，讓人三請四請的，也不管病人的死活要緊。你看這位先生，就在當街治好了病，一錢不要。這個羅鍋，原是個窮人，磕了三個頭就完，真是不愧爲活神仙的稱呼。」和尚說：「要是這樣，我這白濁病，定可以治得好，明日定要去求他。」李公聽說，知道裴陶運全趙升弄的戲法，到難爲他裝得這麼像，吃完餅，看天色已將申牌，便算了賬，同周起出了茶館。周起說道：「看那人初九必來，你回去悄悄的知會衆人，大家用心，不要耽誤。但是石門縣差來嘉善拿人，須有個移文，你們可帶來沒有？」周起道：「有。給嘉善縣的公事，連簽都在趙頭兒身邊帶着。我們來的那一天，趙頭兒已到縣裏拜過衆班頭，只個是我們公差的規矩，不得錯的。」李公道：「這個很好，你就將這細情知會大衆，叫他們今天不必到我寓裏來了。」周起答應了幾個是，便分頭去告訴衆人。李公自回店歇息不提。且將那小白鱗賽張順的腳根細情，申說一回。此人要算這案內緊要人犯，鋪敘了這許多回書，尚沒有題名道姓，就在第十三回表了個綽號，並非編書的有意藏頭露尾，實在一張嘴說不了兩個人的話，一枝筆寫不來兩人的事，沒有那雙管齊下的本領，只好抹完了東壁，再泥西牆。列位知道這張順是什麼人？原來是太湖的大盜。因爲他頗識水性，能在水中往來，開目見物，彷彿水滸傳中張順一般，所以人多稱他小白鱗。因他姓張，所以又叫他張順。其實他的本名叫張福，由這綽號叫開了，本名反沒人知道。他住家在太湖中螺師山，一向全張二麻子李大丫頭，並他的哥哥張大，他的姪兒張瞎子，在太湖中過活，名爲打魚，其實當門打劫富商，無惡不作。歷任地方官武汛，多因太湖波浪兇險，捕拿不易，所以雖屢犯案，從沒有認真拿辦。那一幫強盜一發膽大，要搶就搶，要殺就

殺。那往來的商賈，併沿湖邊的居民，不知受了他們多少的累。因爲告到官司，不發一紙發票，虛名緝捕，奉行故事的勾當，從未破案。到是吏役借此勒索，藉取費，那強盜逍遙法外，事主反加了一番的累。所以大家忍氣吞聲，做了啞子吃黃連。還有那湖邊居民，更是沒法，反到給他往來，供他的使用，不敢得罪他一些。求個目前安靜罷了。李公的老太爺做州縣候補的時候，只聽見各處報案，從沒聽見破案的。深知民間苦累無窮，沒由申訴，因立意要替民除害。做華亭縣不到三個月，便將張二麻子李大丫頭並手下的許多人，一個個拿到，正法梟示。小白鱗因能伏水，屢次漏網，其餘只擔張瞎子鍾得祥柴禿子鄭小虎這一幫後輩，也不敢橫行無忌了。張瞎子綽號禿尾龍，這時候年紀尚小，後來仍人長江爲盜。李公做長江欽差的時候，方才拿着，只是後話不提。且說小白鱗因李公的老太爺殺了他的哥哥全朋友，又巡緝得十分嚴密，壞了他的衣食買賣，因此蓄意報仇。常在華亭衙門左右探聽。那一天聽說李公出門，單身一人不帶跟隨，正中下懷，便可趁此機會下手。伺候李公動身。這一天一路跟了下來，因李公是個用心計的人，處處隄防不測，在路無處動手。這一日見李公上了船，小白鱗心中大喜，以爲此番再不能跑了。趕緊上船，認定李公的臥處，便翻身上岸，暗暗跟隨。船到八里蕩，停船的時候，他便隱身入水，乘衆人熟睡，悄悄的由篷窗進去。他那裏知道李公是個大福命的人，豈能暗算的。剛碰見只個替死鬼，吃了他的刀，他就得意非常，聳身跳入水中，所以這樸通的一響，就是水中響的原故。不得不從頭至尾，叙說一回，以釋看這部書的疑。不知小白鱗怎樣的就擒，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 訪神醫惡賊投羅

## 派捕役李公設計

且說小白鱗得了這替死鬼的首級，滿心歡喜，從水中走過對岸，將濕衣換下，就將這個頭包在裏面，要拿回去祭他的哥哥，並衆朋友。到得嘉善西門，把這包兒安放在個隱僻的地方，就全柴禿子等一班狐羣狗黨，在李

大脚家大樂了一天。夜間便取了首級，趕回螺師山，邀齊了各家兄弟，一同祭奠。自以爲替衆兄弟報過大仇，還要學列國內趙襄子的故事，拿這仇人頭用漆漆起來當溺壺。且慢說白鱗既認清楚李公的面目，難道晚上殺錯了，到白天還認不出會拿這別人頭去祭奠，還要用漆漆他，這不是編書的造端說慌麼？非也，這人頭殺下，在水裏泡過，且又濕衣服內包裹了兩天，早蒸得個血肉模糊，不過贖個耳目口鼻的大概。況這個人的相貌，也頗是魁偉，又經他親手取來的，那裏還想得到錯的有誰拿個吼吳稀爛的死人頭，再細細端相，因此小白鱗一心以爲李公是死了，不但小白鱗就是螺師山大衆，都認定是仇人的首級，多感激小白鱗。每天輪流備着酒席謝他，所以這幾天沒到嘉善地方來。過了幾天，小白鱗記着李家四兒，又想着四兒要的東西，還沒有辦，怕粉頭說他小氣，就叫他姪子替他置辦，約了柴禿子一同望嘉善而來。到了北柵孫家煙館，便進去歇腳。這孫家煙館，就是他的窩主，來往所必到的。那老板名叫孫錦彪，綽號孫飛虎，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大光棍。這天見小白鱗叔姪同禿子進門，就上前招呼，請他到樓上開燈。小白鱗道：「老孫這幾天發財。」飛虎道：「想發一注財，專等你来商量。」小白鱗道：「什麼財，說給我們聽聽。」飛虎道：「吳家花園吳知府家，上月從任上寄回數萬銀子，叫他兒子買田買地，你想他兒子現成的地，尙要想法賣了他來了這整整的銀子，肯買地不肯？」禿子道：「他銀子藏在那裏？你知道嗎？」飛虎道：「怎麼不知，從上海票莊上兌來，五箱是洋錢，聽說是兩千一箱，另有三箱是銀子，此箱一千二百兩，說是要送到中堂家去的。郭老二的船裝來的，都在他上房東邊，那個多寶閣地窖裏放着。你前次來，我要告訴你，因看你忙忙的沒有說着。今日幸得你爺兒兄弟都來，咱們想個法兒，發他一注大財。」張瞎子道：「我這幾天因多喝了酒，左邊這隻好眼，也有點不見光，晚上買賣怕不濟事。」飛虎道：「那不打緊，有個湊巧的大夫在這裏，叫活神仙，手到病除，立刻就好。不要說你那個眼睛，就是你那個瞎眼睛，他也能包治。」禿子道：「是真好大夫嗎？」飛虎道：「我親眼見的，他治好一個爛腿，一個羅鍋子，都是當場見效，看的人無

不喝采，叫活神仙。還有那耳聾的，長瘡的，沒一個不治好；你想，他這個眼還費事麼？只怕一治，兩個眼睛都能治好，那獨眼龍就變了兩眼虎了。」禿子道：「好呀！他能治好了我的禿瘡，你就該晦氣了！」飛虎道：「你說這話，我不懂。」禿子道：「我的孫大嫂子很愛我，就嫌我禿子。我若長了頭髮，還有你的分兒麼？不是你該晦氣麼？」飛虎不等他說完，便要扭他來打，却沒有辮子，光抓住他一頂毡帽頭。禿子低着頭，打脰膊底下攆出去了。飛虎還要趕上，被小白鱗拉住說道：「偌大年紀，同小孩子一般，你且說這大夫在那裏？我耳朵後這個瘤，漸漸的一天大似一天，到要找他治治。」飛虎道：「那個好辦，我們吃過飯，一同前去，他天天在三仙街十字路口。」禿子道：「我們就到三仙街景福館吃飯不好麼？」小白鱗說：「我們還要商量事，那邊說話不便，就在這裏點幾樣菜，隨吃隨罷。」飛虎下樓叫夥計去叫了四個碟子，一大碗紅燒蹄子，燙四壺酒，送至樓上。又叫他老婆在底下招呼着買賣，他自己便上樓陪三人說話。少頃，酒肴齊備，四個人開懷暢飲。小白鱗對飛虎說：「你方才說的那一票貨，你看清了路頭沒有？」飛虎道：「我早就打聽明白，這個事非拉上郭老二不可，那天搬銀上岸下窖，他都在裏頭。還有他家的一個二爺，叫高升，綽號叫彈子和尙，那小吳十分相信他，與我很好，無話不說。今天晚上，我們預備酒菜，邀這兩個人入夥，許他個除刀，沒有辦不成的。」小白鱗道：「我們吃飯，到三仙街看了病，就去找郭老二。」飛虎道：「不用找他，天天吃過飯，要到我這裏過癮，這時候差不多快來了。」小白鱗道：「那更好了！我們酒也够了，快把飯拿來吃完了，好辦事。」飛虎就叫夥計趕快盛飯，這且不提。却說李公從茶館與周起分手，回到店中。店主人說：「有三個朋友在這裏等你。」那三人就出來給李公請了安。李公一看，却都不認識，便約到自己房裏說話。那三個人都不敢坐，又請了個安，說道：「小的叫王喜，程大老爺打發小的來，給少爺請安，說這事情，倘急切不得動手，請少爺先回衙門歇息，叫小的們同捕快，在這裏慢慢的緝訪。」說完，就指那兩個人說道：「這是添派來的捕快張貴、王順。」李公道：「此地不可露出真形，你們且坐了好說話。」三人告過罪，

在下首坐了。李公道：「你們來的很好，兇手的名姓，已訪着了，是太湖的大盜小白鱗。」張貴道：「小的知道這個人。」李公道：「說過不要這麼稱呼，你知道，更好辦了。他來此地，常在百花街樂戶李大脚家，聽說初九必來，你們大家分頭緝訪。周起盡知底細，你們可同他商量辦法。他就在街後老王婆飯店內住。」三人聽說就一同告辭出來，恰好裴陶運也回來了，李益背了藥箱，跟在後頭。李公望見，便假意出來招呼，說道：「先生今天發財。」裴陶運帶笑回話，一手拉了李公到自己房裏說話。李公便跟他一同來到後院，進房坐定，叫李益將房門扣上。老裴問道：「鬼混這幾天，還不見來，怎麼好？」李公道：「不要忙，初九必來，老先生用心，不要放走了。」老裴道：「就怕他不來，只要來，任憑他有孫行者那般變化，楚霸王那般勇力，我能伏得他住。」便起身湊在李公耳根，說了幾句。李公拍手叫妙，說道：「我再替你布個天羅地網，那就萬無一失了。」便叫李益過來，與他附耳說道：「如此如此，你明日細細的吩咐衆人，照樣而行，不可有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割肉瘤凶徒就縛

交銀信衆役銷差

却說小白鱗一幫人，在孫飛虎家吃得個酒醉飯飽，大家一同望三仙街而來，已是午牌時分。這正是初九的日子，李益已吩咐衆人在附近茶坊酒肆煙館內埋伏，只聽鞭砲响，便一齊動手。從早晨到嚮午，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裴陶運這邊一起一起的打發病人，不過是想法兒敷衍等候，正應酬得個腰痠腳軟，想息息力。忽見人叢中擠進四個人來，早看明那個耳後有瘤的，也在其中。心中想道：「這位李少爺年紀輕輕，真有個神機妙算，實在叫人心服。」一面想，一面就起身招呼。那個一隻眼的先擁擠上前，說道：「我只右眼珠兒沒有光了，這幾天左邊那個眼，也有點不受用，請先生都給我治好了，重重謝你。」老裴叫他側着腦袋，細細的一看，便道：「都能治好，我給你上了藥，你將眼閉上，靜坐半個時辰，包你就好。」瞎子聽說，十分歡喜，聽他將藥上好，便真真的閉

上眼，盤着腿，坐在地上。小白鱗看他治病真有拿手，也上前來請治耳後的肉瘤。老斐叫他走近，背過臉，將辦髮擦在一邊，用手在瘤上掣了一回，說道：「你的瘤內，盡是肥肉，須用刀割去，你却不要怕。」小白鱗道：「什麼害怕？你快替我割罷！」老斐便向身邊掏出兩丸藥，叫他用唾沫咽下。李益見事已停妥，便走遠幾步，點放邊砲，劈劈拍拍的響了半天。看的人當是那一家店裏開張，不以爲意。這裏小白鱗吃了兩丸藥下去，沒多一刻工夫，覺得天旋地轉，軟癱在地。老斐將他身子扶直，用繩將他手脚縛上，纔拿了一把小刀，要替他割瘤。只見有七八個人，都帶了大帽，手裏拿了兵器，分開衆人，高聲喊道：「在這裏了！這就是太湖強盜，不要放走了！」衆人一見紛紛的躲開。瞎子正在地下靜坐，聽見了這話，連忙爭開眼，立起閃過一邊。飛虎同禿子看勢頭不對，想上前爭論，奈手無寸鐵，又寡不敵衆，只得拉了瞎子，急忙溜開。那幾個官人，便將小白鱗加上兩條繩，捆了個結實，還要捆老斐。老斐假意哀求，又找街上舖家替他做保。官人向老斐說道：「這盜同來有幾個人？」老斐道：「四個。」官人道：「那個呢？」老斐四面一看，見瞎子等三個人，還在那房檐下站着，探頭探腦的望這邊看，便用手望那邊一指。三個人見頭路不對，便飛跑的走了。這邊官人也不去追趕，便拿一根大木槓，將小白鱗絡上，四馬懸蹄的扛起。另是兩人在旁招護，叫老斐收起藥箱，押着他跟在後頭。這個時候，李益已遵了李公的吩咐，在河下預備船隻。王喜到本汛去，要了隻砲船，防備他同夥的搶劫。這裏官人簇擁抬着小白鱗，一直來到船上，將他的麻繩解下，釘上鐐，套上鐵練，就鎖在砲船的將軍柱上。小白鱗藥性未解，人事不知，憑人播弄，還只當在三仙街醫病。李益跑回店中，請李公一同下船。李公道：「兇手已經拿到，我的心事已了，你們沿途加意小心，不要疎忽。我今日就要回家。」說罷，就在順袋掏出一封信，一個紙包，說道：「你回去替我拜謝你們老爺，所有前後情節，這信內已經寫明。這一包是你大老爺給的用費，現在除用去外，餘銀八十兩有零，交你一併帶回。張申本是此地人，可以不必再去。」李益跪下，堅請同行。李公道：「事已告成，我去不去，都不打緊。你快到船上，趕速開行，就誤工

夫，恐兇黨聚在中途搶劫。『李益見李公堅不肯行，只得磕了一個頭，別了李公，取了書信銀包，出了店門，放開脚步，行到船上，將李公的話，告訴了家人，並叫即刻開船。船上衆人無不心感李公的好處，佩服李公的謀略。王喜、李益、張貴、王順四個人，在砲船上看守要領，裴陶、連黃、道梅、趙甲、王福同、趙升、吳太周起，在席篷船上。張申、別過衆人，自行上岸回家。這兩隻船便一同開行。李公自李益走後，也自收拾行李，算清店賬，起身回江蘇去了。按下不表，且說孫飛虎同張瞎子、柴禿子三人，出其不意，撞着這事，正摸不着頭路，見神氣不對，三人沒命的飛跑，不敢回家，一直跑到西關。到了沒人煙的地方，才敢找了個樹林，進去躲避歇息。你猜我論，正摸不着是那起事破的案，又不敢出頭探聽。看看天晚，方敢回到北柵煙館內。孫飛虎想小白鱗到案，倘要供到窩主，必定要來查抄。這個地方，是存身不得的，連夜收拾細軟，將這煙館買賣，讓給他舊主管理。自己帶了他老婆，同張瞎子、柴禿子一齊到太湖螺師山去了。李益等自開了船，叫船家同水勇加快前進。次日午後已到了石門縣城外。李益、王喜、趙升三人，先進衙門回話。程公立刻傳進李益，請過安。程公便問李少爺上來了沒有。李益便將李公的話，回了一遍，並將銀信呈上。程公拆開看罷，不勝歎服，即傳伺候，立刻升堂提審。正是：

人命關天非小可，  
森嚴國法豈能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 結命案了却前因

### 敘出身言歸正傳

却說小白鱗在船上足足一周時，藥性方纔解退，覺得手脚都被縛着，口中胡囔道：『你這個狗大夫，好混賬！怎的拿我捆起來？』被張貴一個嘴巴，說道：『狗彘的，還沒有醒？』小白鱗氣極，睜眼一看，見自己在砲船上綁着，知道被拿，便閉上眼，更不打話。不多時，差到提訊，便一齊上岸，到縣衙前伺候。程公升堂，傳齊人證，小白鱗還



當他殺的是李公，直認報仇不諱。訊明後叙了供書了押，將張富有當堂釋放。程公命取李公贖回的八十兩銀子，賞三十兩給裴陶運等五人酬勞，下餘五十兩待屍主領認時，作為撫卹。叙供結案，疊卷通詳，不必細說。因什麼不必細說呢？因為這部書本編的是李公案，若再連篇累牘叙下去，不是變了程公案麼？然則既不是程公案，為何開首就叙這一樁事呢？皆因李公改裝緝訪，開端于此，且其中有許多情節，與李公平生事業有關。不但為此書後半部張本，且與二集三集四集各案均有關係，所以不能不詳細補叙以通線。迨兇犯已獲，錯殺的緣故業已明白，則以後各事便與李公無干。若再嘵嘵無休，就叫喧賓奪主，不成章法了。雖係平常小說，也自有個一定的體例，不是亂來的。既是交代明白，便該叙上文。李公自從辦了這一案，不但程公感激，就是江湖好漢無不知道李公子的威名。因此他老太爺深知他公子實有幹濟之才，不肯叫他虛耗精神，耽誤這有用的光陰。就替他援例捐了個實足新花樣的知縣，這個花樣是統歷各班，遇缺即補的，叫做大八成。那時却還沒有這個名目，既經上兌，李公便束裝進京，到部驗放。此番與先前不同，帶了兩名家丁，一個叫張榮，一個叫蕭順，都是老太爺手下多年得用的紀綱。叫他跟了出門，為的是路上可以放心。李公自叩別了堂上，騎了馬到北門外碼頭下船。有許多世交親故及同學的朋友都來送行，話別直到天色已晚，將次關城，方才一齊別去。李公便命開船，由江陰鎮江儀徵瓜州一站站望北進發。舟中無事，母日坐臥蓬窗，觀江景，青山隱隱，綠水迢迢，加之漁棹唱歌，風帆點綴，雖則獨行無伴，却不寂寞。到了清江浦，便須換船倒閘而行。李公嫌他遲誤，便在浦北棄船登岸，包了三頭長行騾子，將行李捫擋扎縛，駝在騾背。主僕三人分跨其上，過了黃家營，又一番風景。風來塵起，雨過泥淋，較之江船滿酒，其苦樂勞逸是大不相同了。好在李公平日耐苦習勤，不怕勞碌，早行晚息，走上二十天，早已到了北京。就在西珠市奉天會館卸行李，打發牲口去了。會館長班就在正院打掃了三間房，請李公主僕居住，張榮蕭順收拾房間。李公看天色尚早，就出外閒步，往東不多幾步，就是前門大街，九軌通衢，百行齊列，香

車寶馬，輿蓋相交，果然是王京天府，美富非凡，非尋常都會可比。怎見得有詩爲證：

虎踞龍盤氣勢高，鳳樓麟閣采光搖，御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作山列錦標。白玉庭墀翻鸞鷲，黃金宮殿起鯨熬。西山翠色生朝采，北關恩光搖絳霄。三市金珠齊奏集，五陵衣馬任逍遙。隗台駿骨千金價，易水高歌一代豪。都會九州傳禹貢，朝宗萬國祝嵩高。應劉文字金聲重，燕趙佳人玉色姣。曉日旌旗明輦路，春風蕭鼓遍環橋。重關擁護金湯固，海晏河清樂聖朝。

李公觀看一回，覺得繁華奢侈，悶悶不樂，遂不復前行，緩步而歸。晚上長班送上同鄉京官住址單，李公便揀那向有往來及親戚世交，備帖拜會。餘者概不驚動。過幾日，取了印結，赴部報到。自有吏部茶房長班前來伺候。學習驗到演禮等事已畢，聽候帶領引見。照例發往直隸，謝過恩，領過憑，便收拾行李，遵限到省。任保定府城內五道廟公義店，賃了一間半房，作爲公館。然後稟到繳憑，連日上衙，遞履歷，拜同寅，忙碌了幾天，才得清靜。就寫了封家信，打發蕭順回南，稟知老太爺單留張榮在身邊伺候。要說李公這個花樣班次，本來是見缺就可以補的，所以叫遇缺儘先。因爲他既沒有京中大老的入行，又沒有呈送上司的禮物，更沒有孝敬爺們的門包，所以就沒人題著他，眼見得出了幾個缺，不是說人地不甚相宜，就是說於例稍有未合，都沒有補他。李公也不去計較，除了牌期上衙門以外，半步也不能動。不到三個月，合城的同寅都當他是個怪物，不是背後指摘議論，就是當面訕笑，拿他取樂。李公一概置之不理，於是人又說他是個傻子。忽然有一天藩台下了一個札子，送來的人連聲帶喊的討賞。李公給了他二百錢，那人將錢放在地上，說道：『不要取笑了！』張榮道：『是我們老爺賞的，什麼取笑？』那人道：『老爺沒當過差，還沒聽見說過麼？就是頂不濟的催糧查丁的例差，也要賞一兩八錢，不要說這解糧差使人家謀都謀不到。』李公聽了沒法，歎了一口氣，叫張榮再添他八百錢，算是一弔。那人也不再討添，氣忿忿的拿了錢，咕咕噥噥的去了。李公打閱札子一看，是解十一批京餉銀五萬兩，還有同委的是個候

補府經歷，也姓李，名樹勳。李公就備了手本，到轅謝委稟見，恰好李府經也到；遂一同進見藩台，不過是照例敷衍的話頭，不必細說。次日李府經就過來拜會，商量具呈領銀釘鞘等許多事體。李公道：「小弟初次登場，一切全仗指教。」李府經謙遜了一回，約定起程的日子，便起身告辭而去。明日回拜李府經，就一同到庫，眼看兌銀釘鞘，加封標了花押，又領了盤費，取了勘合。諸事已畢，稟報起程，赴各處稟辭。又向李府經道：「弟處只家丁一名，沿途恐不敷照料，請尊處多派一二名方好。」因此李府經又添派了三名家丁，一共主僕六人，由清苑縣發來官車當晚佈置停當，次日一早出城，正是深秋天氣，水潦已退，道路平坦。一行人夫浩浩蕩蕩，望北京進發。沿途自有該管州縣，按站接管護送，不必細說。到第四天，一早已望見京城，過盧溝橋，進彰儀門，到西河沿，將行李車卸在悅來老店，然後押着餉車進前門，到戶部衙門，將銀鞘卸下，堆在堂下，派家丁在那裏輪班看守。重復出城，到店洗臉吃飯，換了衣服，進城投交。正是：

馳驅鞅掌勞王事，報解錢糧重正供。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解京餉戶部交銀

### 赴新任民房借宿

却說向來各省解餉來京的委員，都是一到京下了店，就去拜那戶部該管的經承，講妥了部費，然後投文，方能照期兌收，沒有挑剔。否則，千方百計的留難，就是把銀子收了，那批回莫想到手。你想領了若干銀子，沒有批回怎麼回去銷差？自然少不得東補西湊，將銀子送他，方才能領批回。這雖不是欽定正例，却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之事。憑你是中堂尙書的兄弟子姪，來當這個差，那部費也是要。此番李公到京之後，便去投文，也不問那經承是姓張姓李。李府經再三的婉勸，叫他去見過經承，再辦公事。李公道：「天下的事，都是那班沒骨頭的

弄壞了我解餉交餉。餉銀又並沒有絲毫短少。有什麼交代不出去的。要鬼扁扁的去鑽那狗洞。』李府經見他十分固執，便不再說。到了收庫的日子，二位李公大早就跑去伺候。到過了上午，也沒人查看，都紛紛的散出庫門。早經關上。看這個樣子，是不收的了。李府經十分抱怨。李公道：『老哥且回店歇息，我自自有道理。』李府經只得回去。李公叫張榮回頭將我的行李搬來，就在銀鞘上搭了個鋪，向管家們說：『你們辛苦了幾天，今天我來看夜，你們多回去罷。』管家中有人偷懶，正愿他有這句話，就去了兩個，祇留下張榮同一個姓沙的，跟着李公在那裏看守。李公整天的穿了衣帽，坐臥不離。遇堂官進出的時候，他便恭恭敬敬的趕上前站班。那經承見他如此辦法，知是個硬頭，到反着了忙，自己到店裏找李府經說：『下次開庫必收，千萬請他不要如此。萬一堂官問起，兄弟們都不好看。』李府經遂將經承的話，向李公述了一遍，請他回店。李公道：『非等收了庫，領了批回，我是不回去的。』書辦沒法，只得請他堂官進出的時候，不要站班。李公答應了，他們方才放心。到了下一期開庫，好好的把他的銀子收了。不到三天，批回也有了。等了幾天，各科道的公事，也一起辦得停妥。李公方才收拾行李，全李府經一起動身出京。李府經這一回到沾了個大光，回頭銷差不提。却說上司見李公到省，將及一年，尙未得缺。却好有個河間府東光縣出缺，應將他提補。尙未奉到部覆。有個天津府靜海知縣，因事調省察看，就掛了一面牌，示委李公前往署理。李公奉委，便到各上司衙門謝委稟辭，擇日起程。標發紅諭後，李公獨自一人，便服先行，所帶行李無多，命張榮押送，由官路按站前進。李公自保定府動身，先至天津，稟見過了本府，然後改裝易服，望靜海而行。天津離靜海路本不遠，因李公沿途察訪，探風問俗，所以走了三天，方到靜海縣地界。遠遠望見個村莊，樹木葱蔭，房屋齊整。李公心中想必定紳富，須進去訪問一回。走至莊口，見桑墩排立，霜條齊整。雖業已凋落，修剪得整肅可觀。中間有一條路，路旁有個牧童，趕着十幾隻山羊，在那裏吃枯葉。李公開口道：『借問兄弟，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兒？』牧童道：『叫尙家堡。』李公道：『裏面有店鋪沒有？』牧童道：『有的。』李

公便邁步進去，轉過一個樹林，見有座五聖廟，南旁是個茶館，門前用梳櫛圍着。李公進去，找個桌子坐下，買了包茶葉，吃了壺茶，慢慢的喝着。不多工夫，進來個漢子，喊道：『徐大哥快給我絡斤餅，吃了要趕路。』店主人道：『什麼事，怎樣忙？』那漢子道：『明天新官到任，趕緊進城預備接差。』店主人道：『好這幫光蛋們，氣數到了！』李公便問道：『怎麼樣的？』店主道：『近來地方上，新出一種壞人，都是本地土匪，于外鄉來的勾通捻匪，造言訛詐，倘有得罪他的地方，夜晚間擺佈你，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李公道：『縣裏不管嗎？』店主道：『那裏管得了？』就指着那漢子道：『像我們老蕭，還是個壯班頭兒，也短不了，受他們的氣。』李公正要再問他個細底，忽見來了兩個人，身邊帶着鐵尺，手都拿了短棍，穿着不三不四的衣服，進門坐下，連呼泡茶。李公心中明白，不敢再問，就給了茶錢，起身出門，回頭問店主道：『此地離城尚有多遠？』店主人道：『順大路望南，還有二十里地。』李公聽罷，便走出茶館，向大路緩緩前行。只見差役一起起的扛着執事旗，望北而去。李公閃在道旁，讓他們過去，仍往河南而行。約去了十餘里，方到城下，進了北門，城中市面十分蕭條。轉過西門，仍由城外繞回北邊，看看天色已晚，就揀了個小客店住宿。那店主姓呂，有八十多歲，為人甚是和氣。見李公不像本地人氏，且器宇不凡，就讓他在自己屋內住下。李公走進一看，却是兩間小小土屋，靠窗有個大炕，燒着秫秸，頗覺暖熱。呂老見李公沒有行李，便將自用的鋪蓋讓他，又盪了一壺酒，煖了盃白薯，擺上匠桌，請李公飲酒，自己就在對面相陪。李公問道：『府上有多少人口？』呂老道：『妻子皆已亡過，有兩個孫子，都不中用，終日游蕩，老漢就仗這小店過活。』說罷，淚如雨下。李公道：『種多少地？』呂老道：『本來有兩頃多地，都被兩個小畜生賭完了。』李公道：『此地有賭場麼？』呂老道：『很多，不分晝夜有的，弄得那兩個小畜生連來家功夫都沒有了。』李公道：『在那裏開場？』呂老道：『城隍廟前也有，李家車廠也是。』李公道：『爲頭的都是些什麼樣人？』呂老道：『那爲頭的不知多少，老漢祇曉得個陸監生，終年開賭，我家的地有一半兒賣給他的。』李公道：『縣裏也不管

麼？」呂老道：「陸監生是個鄉紳，他哥哥做京官，他又在河工上保了個二銜，誰敢管他的閒事？」李公點頭，不再下問，吃完飯，便收拾睡覺。次日起來，又到城裏開步一回，到了上午，剛走到北門，見接官的抬着空轎回來，張榮押着行李，看見李公，連忙下車，上前請安。胥役等方知這個鄉下人，就是新官，連忙上前叩頭參見。李公道：「此非謁見之所，大衆都不必行禮。」便同到呂家車店，張榮取出衣帽，給李公更換，方升輿進城。那呂老方知是本縣大老爺，嚇了一跳，趕上前磕頭請罪。李公笑道：「不必多禮。」叫張榮將他扶起，正是：

鷄黍留賓爲地主

旌旗夾道見官容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欺鄉愚刁商受罰

失嬌女寡婦鳴冤

且說李公就在呂家車店上了轎，一路旂鑼傘扇，擺開執事，進城在書院內暫安公館。傳諭書吏人等，薪水一切，都無庸供給。選了吉日，接印進署，交代算查倉庫，祭門點卯，謁廟拈香，忙了好幾日。只一天閱視城垣，並拜同城文武，方要回署，走過大街，忽見前面圍着一簇人。李公便叫停轎，吩咐值日差役查明回覆。差人去查了回來，說是錢舖內因兌換銀兩口角打架。李公便叫將兩造一齊傳來，少頃便見差役在人叢中拉出兩個人，一個有六十來年紀，是鄉農模樣。一個三十歲光景，穿着灰色大皮襖，青布坎肩，雖是生意人打扮，却長得十分兇惡，眉目間尙帶怒氣。差役跪稟道：「只就是舖掌櫃。」兩人齊在轎前跪下。李公問道：「你這錢舖叫什麼字號？東家是誰？你叫什麼名字？」掌櫃道：「小人陸萬春，小字叫生永，東家是小人的同堂弟兄陸永春，現在戶部司務廳。」李公聽罷，將臉上一沉道：「怪不得這樣大勢力，你做買賣，豈不知和氣生財，怎麼動就打人？」舖掌櫃道：「小人不該打架，這客人要買銀子，因他分兩不足，少算了二百錢，他便不服，硬將小的毆打。」李公又問那客人，

你是那裏人賣銀子該多該少，自有公平價錢，怎麼就動手打人？那客人道：『小的叫朱十二，南鄉人，因主人嫁女進城買嫁粧，這二兩銀，是叫小的換了錢帶回去的。可恨這舖家硬說短秤，要扣二百錢，小的回去，主人前怎麼交代？因此向他取回原銀。他說小的來攪他的買賣，就打小的。』掌櫃道：『我幾時打你嘴巴？』李公喝道：『不許多嘴，我且問你，本日銀價每兩該換多少錢？』掌櫃道：『三吊二百。』李公道：『他二兩銀子，你給他多少錢？』掌櫃道：『他的銀不足二兩，給他六吊二百錢。』李公道：『差多少？』掌櫃道：『差一分多。』李公微笑道：『差一分多，就算差二分罷，二分銀就值二百錢，這是你定的價錢。』叫差役將朱十二原銀取來。差役領命，將原銀取來。李公接來一看，共是兩塊足色紋銀，問朱十二道：『這是你原銀嗎？』答道：『是。』又叫拿天秤來當面秤定，却是足足的二兩一分不差。李公叫掌櫃親自過目，掌櫃自知理短，漲得滿面通紅，跪下磕頭，連稱是小的不是一時看錯了砝碼，情愿照二兩算給他。李公喝道：『黑心奴才，就是少了二分，也不該短他這許多錢。今你情愿照二兩算，我只要算一兩九錢八分，照你定的價錢，一百錢一分賣給，你快去算來，該多少錢。』在本縣面前點付。若有一字支吾，本縣就辦你個罄剩小民，重重的打你一頓，再行罰你。』那掌櫃無話可說，不敢強辯，只得將櫃上點了錢，到轎前交付。李公問是多少？答道：『二十吊。』李公道：『太多。』叫朱十二退還他二百，說道：『讓你二分罷。』朱十二歡天喜地叩謝。李公對掌櫃道：『以後進出，再要不公不平，本縣自有訪聞。今日饒你初次。』判斷已畢，便命起轎回衙。滿街看的人，無不拍手稱快。原來這是陸監生開的仗着官勢，端門刻削商民，輕出重入，人人痛恨。可巧遇見李公小小處治他一番，也算是個報應。且說李公剛到衙門，大堂下跑出一個中年婦人，披散頭髮，攔輿喚冤。李公叫值日接他的呈子，他却沒有呈子，一味哀哭，口喊青天老爺救命。李公問道：『你有什麼冤枉？且細細說來。』那婦人雙膝跪下，說道：『小婦人娘家姓王，丈夫姓張，名叫張雄，向以教書過活，今年八月間身故。學徒許國楨，乘丈夫發引忙亂之際，將女兒招妹拐逃。昨天在西門遇見國楨，與』

他理論。國楨推却不知，反將小婦人毆打，又將小婦人頭上銀簪搶去。可憐小婦人沒有兒子，就指望女兒養老。叩求大老爺做主，替小婦人伸冤，將我女兒找回，救小婦人性命。」說罷，叩頭不止。李公問道：「你家住那裏？」婦人道：「西門內城根。」又問你女兒今年幾歲？許配人家沒有？婦人道：「今年十五歲，還沒有許聘。」李公道：「那許國楨家在那裏？有多少年紀？家中有什麼人？」婦人道：「他是東莊人，是我丈夫的學生，年紀有二十多歲。他家沒人，他的娘嫁在文廟西金大相家。」李公道：「拐去你女兒，有多少日子？」婦人道：「九月二十八，我丈夫出殯，就是那一天拐去。」李公道：「怎見得是他拐的？」婦人道：「那天送殯去，小婦人留他照眼做墳，因女兒肚疼，就是他送回。等小婦人坐車回家，女兒已不見了，還偷去許多東西。」李公道：「你家還有什麼人？」婦人道：「丈夫去世，就剩母女二人，今女兒被人拐去，小婦人只自己一人。」說罷又哭。李公道：「你娘家有人沒有？」婦人道：「我兄弟多死了，還有姪兒在北門內蔣家布店學徒。」李公道：「你是一個女流，不要進出衙門，你去補張呈子，叫你姪子抱告，我代你找女兒就是。」那婦人磕了一個頭，哭着去了。李公進了宅門，到簽押房坐下，吃過午飯，見門上送進卷來。李公拆開看時，是前任移交未結的案情，有游方僧人在南關外被人殺死，業已驗過，給費殮埋，應行緝兇，招屍族領認。一宗是謀死親夫，業已過堂，奸夫緝獲，尚未提問。李公將這案卷，仔細反覆勘詳，情節多有可疑，便將這一宗卷提開。正要再望下看去，忽有連河水巡報道：「有山東兵勇一千多名，由水路坐船來此，紛紛登岸進城，百姓十分驚慌，請大老爺趕快派差彈壓。」李公問道：「是什麼營的？有統帶的官長沒有？」水巡稟道：「都是些旗兵，有蒙古兵，有戴紅頂藍頂的官兒，這必是有統帶的。」李公喝道：「該死的奴才，既有兵勇過境，怎不早報！直待到登岸進城，方來稟報！」叫門上帶下暫押，俟後重責。並令派人出城，到上游查看，有無來到的一面，點派兵勇三十名，分頭巡緝。速速備馬，候本縣親自前往彈壓。正是：

方念民依煩孽劃，又傳軍火費供張。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 遣潰勇清官捐薄俸

### 哄鄉愚幹僕訪奸情

却說李公正在披閱案牘，忽報有兵勇過境，立刻吩咐備馬，親自出城，一面趕出告示，曉諭居民舖戶人等，毋得驚惶擾亂。一面知會營汛，速派兵分頭彈壓巡查。指揮已畢，便上馬出城，剛到北門外，就見有許多兵勇紛紛南來，一個個丟盔擄甲，落後爭先。有背着個包袱的，有抗着席子的，有挑了鍋爐什物的，老少不等，良莠不齊，實是潰軍之兵。李公便勒住馬，着人問道：「老總們是那一軍的將官從那裏來的？」便有那爲首的道：「我們是薩都統旗下哈翼長的前鋒，在山東肥城勦殺捻匪，不料中了奸計，着了他的埋伏，統頭不知下落，我們只得各自逃生。在路上遇見左營寶大人允許帶我們回京，無奈糧草俱無，只好沿途州縣老爺，湊個盤川。」李公說道：「你們共有多少？人船是那裏僱的？」答道：「五百多人，船是德州汪大老爺預備的。」李公又道：「你們既要進京，就不必上岸，衆位且回船，等候請你寶大人來件公事。德州汪大老爺既代你們僱船，必定有移知下站的文憑，沿路滄州等地方，亦必有公文，請一併見示，本縣自有辦法。衆位進城，恐百姓驚惶，倒怕生事，那時本縣反不好回護了。」說罷，就教跟來的壯快趕緊送衆位下船。衆兵勇無奈，只得一齊下船。李公吩咐跟人趕緊回署，叫賬房趕快預備粗糧食六百斤，錢六十兩，立刻送到河壩，不可有誤。那跟人奉命去了。李公便到船上拜會那位寶大人，無非說地方瘠苦，市面蕭條，求他約束衆兵不要上岸的意思。並許致送錢糧，聊盡地主之誼。那寶大人是個好官，見李公至誠懇切，便點頭允許。恰好錢米亦已送到。李公便命點交扛送到船，方作別上岸，叫快手等幫他們解纜抽跳，又派了許多人幫着拉纜，眼看他各船都開了，又叫跟來的家丁，押着只班莊丁，護送出境，然後回衙一場風火，永消瓦解。上站縣官因不敢露面，將城門關閉，致衆兵沒處得食，在城外打劫擄掠，貽害

了多少良民。因此靜海百姓便感激只位新官要上匾送傘以頌德政。這且不提。却說李公回衙略息了片時，重復拿那謀殺親夫的件案卷從頭至尾的細細看了兩遍，覺其中破綻頗多，越看越有可疑。便叫張榮過來，附耳說道：「如此如此辦去，千萬不可洩漏，限以明日午後回話。」張榮去了。李公又看那張寡婦喊冤的一案已補進呈詞，便提筆批准，一面出票提許國楨一案聽審。且說那張榮領了李公鈞命，改換了衣裝，身上帶了幾錢銀子，又帶了一串錢，背了一個答連，彷彿是個過路客商的模樣。悄悄從後門出去，繞過大門，出了西門，一路問來，到了馮官屯地方，便找了個小店進去息腳。店主人問道：「客人貴姓？從那裏來？」張榮道：「小可姓張，從青縣來，路過貴屯，因身子不好，要住一天，半天再走。」店主人聽說，便將答連接過，領他到廚房間壁住下。張榮看房屋雖然不大，却也乾淨和暖，便往答連內，拿出個小褥子鋪下，又將帽子摘下，將渾身塵土拍了一回。店主人便送過臉水，又泡了一壺茶送來。張榮洗着臉，問道：「掌櫃的，你貴姓？」店人道：「姓鄭，在此開店三十多年，人多叫我鄭大肚子。」張榮道：「貴村有位姓陸的，你老可認得麼？」店人道：「俺們屯裏姓陸的有幾家，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張榮道：「叫陸進財，年紀有四十多歲。」店人道：「就是陸四爺，是陸老相公的兒子，怎麼不認得他？爺爺是陸海秋，是屯裏有名的，我也見過。」張榮道：「現時他的家業可好？」店人道：「提不得了！他家業要不好，也不至打官司了。」張榮故意吃驚道：「什麼打官司？是有人訛他麼？」主人長嘆道：「咳！陸進財是死了，還丟下三十多頃地，一大片瓦房，沒有兒子。他女的有幾個月的身孕，族中人多不依，說是奸生的。又通同把陸進財謀死，在前縣大爺案下告准了，過了兩堂，因為奸夫無着，目下奸夫也拿到還未解問，就換新官了。」張榮道：「究竟陸進財是怎麼病死的？」主人道：「那個說不清。」張榮道：「他女人有多大年紀了？」主人道：「他只個女人，是續娶的，現在只有三十多歲。」張榮道：「只個女的，是誰家閨女？平日是有不端的事嗎？」店主才要說，走進一個少年，向店主瞧了一眼，說道：「你老人家喝了幾杯酒，又夾七夾八瞎管人家閒事。」主人迷

着眼，笑道：「張大哥又不是外人，說個閒話，又要你費了一輩子心。」張榮已洗完臉，便立起身，將臉盆遞與少年，說道：「只位果是少櫃的。」主人道：「那是我二小兒，他哥哥死了，就仗着他。」張榮道：「好得很！你老同陸家是什麼交好？」張榮道：「也沒什麼交情，前幾年常常交個買賣。」主人道：「你不是販臨清布的張客人麼？」張榮隨口應道：「正是。」主人笑道：「我說不是外人，到底真不是外人，你怎麼近幾年不見來？」張榮道：「本錢消乏了，就在家閒住。」正說着話，跑堂的送過一壺酒，兩碟小菜，又是四張家常餅。主人立起身來說道：「張大哥請用，恕我不奉陪了。」張榮又拉他坐下，一同說話，說到高興的時候，便乘機問道：「你老方才說的打官司，是誰出名告的？」店主人道：「只靜海縣還有第二個人麼？就是陸大榮外號陸監生，又叫做坐山虎，除了他，誰人有這大勢力？」張榮道：「只奸夫是那裏來的？」店主人道：「那奸夫就是陸大榮家的門館先生，外號李瞎子。」張榮道：「謀殺親夫的罪名，奸夫也是要殺的，只李瞎子不要命麼？」店主人道：「老弟，你到年輕，不知世道的險，他們通同一氣，無非是圖陸進財的家產，只認定身孕是奸生的，就是養活個小子，也不能承受家產。那謀死親夫，不過是個題目，問准了更好，問不准，那個帶身孕的女人，還能經得起折磨麼？不上半年三個月，自然也是死了。至於那個奸夫，只要認奸，不認謀害，還能定他殺頭的罪麼？你想他們的計策，很毒不很毒？」張榮聽罷，已經將事訪明白，便覺得十分暢快，開懷痛飲。那店主人本是個酒徒，起先還假意推讓，後來見張榮吃得興頭，便不客氣，你勸我遞，一杯一喝，直吃到個天翻地覆，酩酊大醉。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得案情張榮覆命

聽堂訊鍾氏訴供

却說張榮將謀死親夫一案，訪得個明白，還恐店主人一而之辭，或有不情不實，重復到各處細細訪問。却是衆口一辭，料想再也不能差誤的了。便一逕回到衙門，將那店主人的，將各處細訪的，從頭至尾，稟明李公。李公聽罷，十分之喜，誇獎張榮很能辦事。說道：「一行辛苦，却伸理了一件案卷，救了兩個性命，你的功德也不小。且下去歇息，等完了卷，再大大的賞你。」張榮下了半跪，說道：「謝老爺的恩典。」便下去了。李公重將案卷細看，與張榮所訪的情節，確是針鋒相對。立刻傳呼伺候，吩咐兩造聽審。且說陸大榮指望將這謀死親夫的案情，去了只寡婦，並腹中的身孕，好圖陸進財一分家產。且喜前官已經准狀，奸夫已有着落，就不怕他不屈打成招。眼見得只一片田地房屋，指日要到自己名下，心中豈不歡喜？不想碰見李公，只個清正的好官，只番打算，就白費心了。只一天正與他幾個密友，及族中幾個光棍商量，要找個門路，向本官通一個線。猛聽得官差到門，傳呼聽審，到嚇了一跳，不得已換上衣服，跟了差人，到衙門伺候。不多一刻，李公升堂，首傳陸大榮上堂跪下。李公道：「你就是陸大榮麼？」答道：「是。」李公道：「你與已故的陸進財是什麼輩分？」大榮道：「是從堂弟兄。」李公道：「你來怎知道陸進財是他妻子謀害的？」大榮叩頭道：「聽員家門不幸，遭此禍事，進財這女人是續娶的，年歲不相配當，平日醜聲傳揚，四鄰都知。只爲進財在旁，人不便過問。那知淫婦心很，竟把進財謀害，妄想以奸生子，占有家產，亂我陸氏宗祧血脈。蒙前任父台明鑒，恩准提問，已將奸夫拿問，未及到堂，便榮陞去了。幸老父台明鑒，爲職員辦理，替亡兄進財伸冤。」李公道：「進財無子，自應立嗣，你共有幾個兒子？」大榮道：「有四個兒子，第二個名叫承福，是亡兄最愛，久許立爲繼嗣。因爲續娶年輕，妄想生育，所以沒有議立。」李公道：「你怎知進財遺腹身孕，是奸生的？」大榮道：「亡兄向日多病，久不起牀，現有奸夫可證，豈職員所能捏造？」李公道：「既稱進財向日多病，久不起牀，又安得不是病死？你又怎知道是謀害的呢？婦人雖然很毒，又豈肯謀殺久病將死之夫，自陷極刑？只個道理實本縣所不解。」說罷，又冷笑了一聲。大榮聽了，如一桶冷水，從頭上澆下，不

禁毛骨悚然，勉強答道：『老父台明見極是。但此是衆人皆知，職員兄弟之情，豈能置之不問？進財是病死，是謀死，求父台開棺相驗，自然明白。至遺腹之是否奸生，但問奸夫奸婦就知。且分娩後，不妨滴血以辨真假。』李公道：『開棺事情重大，非同兒戲。設若檢驗無傷，又怎麼樣？你敢具結不敢？』大榮道：『職員情愿其結。』李公便命大榮暫且具結上來，一面傳陸進財妻子陸鍾氏上堂問話。見官媒攙着一同上來，李公望下一看，這女子有三十多歲，柳腰蓮足，體態姣妍，穿了一身縞素，正如茵菡臨波，梅花帶雪，却比濃妝豔抹，強勝百倍。雖然丰韻非凡，而舉動間自有一股端莊穩重的氣象。李公一見，就知是正經女子，暗暗嘆息。不料此地偏僻州縣，有此絕色佳人，却又不要愛護，俾遭此橫禍，這真是紅顏薄命，千古同歎。且說陸鍾氏案前跪下，不覺放聲大哭，喊道：『求青天老爺替女子伸冤。』李公道：『你不必着急，且慢慢訴來。本縣自有公斷。且問你娘家那裏人，過門幾年，有無生育，你丈夫是什病死的？細細講來。』陸鍾氏聽能止住哭，嗚咽說道：『小婦人父親本縣人，諱德祥，曾任鉅鹿縣訓導，去世多年，並無兄弟。小婦過門，今年五年，沒有生育。丈夫自去年夏天得了痢症，醫治半載，方才見好。從此精神不得復原，漸漸的變成癆症。至本年九月病死，小婦人本拚一死，因有六個月身孕，恐絕丈夫一線血脈，所以不敢輕生。不料族人陸大榮想占亡夫遺產，造言污穢，並言小婦人謀死親夫，要處死小婦人，並去腹中遺嗣，爲斬草除根之計。求青天大老爺明鑒代小婦人伸冤。』李公見他語言爽明，吐屬文雅，又是書香的後裔，更加可惜，無如陸大榮一口咬定，如何替他洗刷？躊躇了半晌，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拍案道：『不想你這年輕婦人到會花言巧語，可見是個老奸巨滑。你想此謀死親夫的案，是一樁大案，豈你三言兩句所能遮掩得了的嗎？料想你非用刑法決不肯招承，與我看樁子伺候。』兩傍衆役齊聲吶喊，聲似雷電，可惜如花似玉的女子，嚇得膽戰心驚，面無人色。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 陸大榮當堂具結

### 李老婆意外發財

上回說的李公假意發怒，要將鍾氏用大刑拷問。你想鍾氏是個不出閨門的婦女，那裏驚得住嚇，早已目瞪口呆，軟癱作一堆。官媒上前扶住，忽見他腰支兒一挺，兩只小腳兒一蹬，竟是魂飛天外，魄上九霄。李公見此光景，甚過意不去，連忙叫官媒扶向一旁，設法灌救，命傳奸夫李瞎子，即本華上堂。不想那李瞎子早聽得李公是個清官，怕將此事澈底根究，便有大大的不妙。因就了三十六着的上着，他本來是散押的人，並未帶刑具，趁個眼錯一溜煙的跑出衙門沒命的趕出城跑向他方去了。這邊堂上傳他，那該管班頭覺李瞎子不見了，還想不到他跑了，只當他回班房過癮去了。趕到班房去喚，那裏有李瞎子的踪影，這班房方才着忙，着人四處找尋，不知去向。問大門口的人，始知有個瞎子向西而去，有兩刻多工夫了。急忙抓個快腿追趕，無奈堂上數次催傳李瞎子，即本華上堂。班頭急得滿頭出汗，只得上去回李瞎子趁空脫逃的話。李公大怒，將驚堂一拍，說道：「該死的奴才！青天白日，大庭廣衆之下，能把未過堂的要犯放跑，只還成個事麼？當堂重打二百板，限即日將該犯追回。」一面再傳陸大榮問話。大榮在階下聽李公要刑陸鍾氏，心中十分得意，到想不到李瞎子偷跑，心中甚是詫異，甚是作急。正是出神，忽聽堂上傳他，只得勉強上堂跪下。李公問道：「奸夫逃脫，顯見得情虛畏罪，奈陸鍾氏有孕在身，又不便刑訊，但此事虛實，及罪名輕重，全在的屍身有傷無傷，今尸棺在那裏？」大榮道：「現停在本家廳上。」李公道：「本縣的意思，須先驗屍，方能問訊，你且具結上來。」大榮道：「職員已具結在此。」說罷，從袖中取出甘結，雙手奉上。值堂接過呈上公案。李公拿起看時，見上寫着：

具甘結候選縣丞陸大榮，依奉憲具甘結，得亡兄陸進財實係因傷身死，求請開棺相驗。如驗係無傷情，甘反坐開棺之罪，所具甘結是實。

李公看罷，問道：「陸大榮只是兒戲的事，倘開棺後，驗得無傷，只罪名你須知道，那時你不要反悔。」大榮道：「職員既具甘結，決不反悔，若要無傷，情甘領罪。」李公道：「既然如此，暫且退下，明日午正，聽候本縣臨驗。」陸大榮叩頭說道：「謝老父台恩准。」便退了下去。這邊官媒已將陸鍾氏救醒，李公恐他短見，重叫到案下，寬慰了他幾句，又分付官媒，領他下去，好生與他將息。剛要退堂，忽見前天攔輿的婦人，又哭了進來，到案前跪下。李公道：「你既有姪兒，何不叫他抱告，你又自來？」那婦人道：「我姪兒年輕，不敢見官，小婦人沒法，只得親自來求青天大老爺恩典。」李公道：「你女兒平日與許國楨有往來否？」婦人道：「我女兒從小跟我一牀睡的，許國楨常到我家來，却想不到旁的緣故。」李公道：「好糊塗的婆子，你且回去，待本縣與你拿到許國楨，找回你女兒就是。」那婦人磕了個頭，爬起來，眼淚汪汪的去了。李公便掣了一枝籤，添差快班王福、張勇，立拿許國楨到堂，限二日銷差。二差下堂去了，李公分付掩門退堂不提。且說陸大榮從堂上下來，回到家裏，想李公今天的堂口，分明都是爲顧我這邊的意思，我不要不知好歹，須盡個意思才好。又想到：「明日午刻便要相驗，我只分兒須趕今晚送去，方能見效。」左思右想，越想越有興頭，便去到老婆房內，開了箱子，拿了四只元寶，又取了兩個元絲錠，忽想到：「這白晃晃的銀子，怎麼送進去，須得有個過付方好。只宅門外的朋友，是不濟事的，就是那位張榮張二爺，是本官最相信的，必得見過了他，方能辦事。」主意已定，便收拾箱子，拿銀子用手巾包好，放在懷內，到縣衙門口，想找個朋友引見張榮來往走了幾遍，不想朋友到沒有找到，到遇了個朋友的女人，你知道是誰？就是李瞎子的老婆，他聽見丈夫逃脫，不知去向，又縣差他家去拿人，鬧得他不得安身。他都是陸大榮鬧出來的事，就要尋他拚命，並着他要男人的下落。那知走過一條街，就碰見那該死的陸大榮，揣着一包的銀子，在那裏找人。那婦人一眼瞧見，就趕上幾步，將陸大榮一把揪住。大榮嚇了一跳，仔細看時，才知是李瞎子的女人，說道：「李大嫂有話好說，且到我家坐下，慢慢的講罷。」那婦人不由他說完，便啐他一臉的唾沫，說道：「

放你祖奶奶的屁？你不懷好心，要謀你哥哥的家產，要害你嫂子的性命，與別人什麼相干？你只畜生，花言巧語的哄姓李的去替你頂扛，弄得性命沒有了，今官差衙役擠破我屋子，你只狗囊生的，到在這裏閒溜，我且問你，我男人你弄他到那裏去了？」陸大榮見他大叫大喊，只一大套，急得個沒縫兒鑽，又不好掩住他的口，只好反陪笑臉，想哄住他。不想那女人不由分說，一手將大榮的襟膊揪住，一頭望懷內撞去。大榮將腰一鬆，那懷裏的銀子，便唵唵碌碌的滾下。那女人看見銀子，喜出望外，沒命的撲在地下亂搶，只就叫：

萬事不由人算計，惡人自有惡人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李瞎子途中遇擒

二公差堂上銷差

却說陸大榮被李瞎子的女人，一頭向懷中撞來，將銀子散了一地。瞎婆見了大錠銀子，喜出望外，丟開陸大榮，便向銀子直撲。大榮既捨不得銀子，又鬥不過瞎婆，沒奈何在地下奪回兩大錠銀子，打人叢中跳出，飛跑的走了。只李瞎子老婆得了一百多銀子，心滿意足，回家去了。可憐陸大榮沒有送成禮，冤冤枉枉送去一大宗銀子，雖癢心，也叫沒法了。明日本官相驗，少不得招刑兩房，及快皂伴作，又須點綴使費。那李瞎子逃出衙門，往西跑去，過了一條街，又重復走東路，出了東門，望田家嘴一路而行，時刻提防後面有人追來。看前面有座柳林，密密重重，如圍牆一般，中間平坦，對面有間半塌的草房。他想躲在只草屋內，必定妥當，急忙走進林子，三脚兩步的進去。不想中間那塊地，是個糞窖。李瞎子那裏知道，聳身跳下，只聽咚的一聲，身子已落在臭糞內了。才知不好，就用力掙扎，那知不掙扎還好，越掙扎越往下落，只得用兩手亂爬，弄得渾身是糞，又不敢高聲喊救，幸喜這窖並不甚大，爬了半天，居然爬出，也顧不得臭穢，權且在草房底下躲了。等到天黑，又冷又餓，又是澀癱，實在



難熬。心想要是死在這裏，只好喂了蛆蟲，不如偷偷的進城，躲在家裏，料想半夜三更，決沒人知道。主意已定，一步步的跑出了柳林。幸喜這地方正是東南城角底下，將到城下，有個缺口，便爬進城牆。走到家不敢打門，等了半夜，他老婆出來登廁，他方才咳嗽一聲。他老婆知他的聲音，將門開了，只聞一陣臭味，一個人直撲進來，嚇一大跳。瞎子連忙搖手，他老婆定睛細看，才認得是他的男人。只見渾身臭穢，頭髮內爬滿的蛆蟲，連忙的叫他進屋，把逃跳進窰之事，說了一遍。他老婆也將找陸大榮得銀之事，告訴他。瞎子也喜出望外，把一身臭味都不覺了。老婆趕着燒水，給他沐浴，瞎子找了烟炮吞了，正在那滿心適意，忽聽大門碰的山響，原來白天那班頭，着人望西趕沒有，趕到他家搜了一遍，又沒有，知他躲在外面，夜間必定回家，特派了兩個夥計在他左近守候。方才見他回來，因知照了班頭，派了許多人，點了火把，守住了前後門，捉他。瞎子知道不好，也不願洗浴換衣服了，仍帶了一身糞，從後面短牆跳出，正想伸着脚要走，不料快班王二麻子正在那裏伺候，一把抓住，拉向衙門鎖差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本圖地保在陸進財家，預備尸場，搭蓋席棚，置辦棉花絲棉油紙燒酒雄黃米醋木炭，及一切應用的物件。值日差傳齊案內一千人犯，及鄰族干證，齊到尸場伺候。李公用過早飯，換了衣服，分付茶房自備茶食，帶着張榮，點了一名招房，一名刑房，二名皂役，及門吏件作，就命把李瞎子帶在馬後，一同出城，下鄉相驗。才出城門，地保就到馬前請安，在前引導。李公並不用旗羅傘扇，也不用轎夫，自己騎着馬，其餘吏役都步行跟隨。約走了五里多路，地保上前稟曰：「已到。」遠遠來了兩個年紀大的，穿了衣帽，在路旁迎接，詢知是本村鄉董。李公趕緊下馬答禮，同着走進村來，在席棚坐下，獻茶已畢，二位紳董暫退。李公便升公座，呼堂已畢，傳陸大榮到案。李公分付道：「只一案輕重，全在此舉，少頃開驗，你須詳端明白。」大榮回道：「父台高見極是。」李公喝令退下，又傳陸鍾氏問道：「你丈夫臨死的時候，還有什麼人在旁？」鍾氏道：「有丫頭素菊，雇工陸老二，王賢，還有李二，王天元在外面照料的。」李公道：「你可將只幾人都叫齊了在一旁，回來本縣有話問他們。」

鍾氏答應了是，也下去了。李公便命伴作同本家匠人開棺，鄉莊上遠近傳揚，陸家開棺驗尸，只件事所罕見，人想看個新鮮，男女老少懷着丫頭，抱着孩子，都來看熱鬧，把席棚圍了個大圈子。匠人把棺蓋開了，揭起上面，尸被掀開，將兩旁灰包等項撤去，本來伴作預備油紙燒酒等物，以便洗刷蒸驗。那知尸身並沒有朽爛，穿了袍褂，戴了朝帽，面黃肌瘦，病容可掬。伴作先將尸身量了尺寸，隨後用銀針從口探入，拔出一看，並沒變色。又將尸身上下唇撬開，細看牙床喉舌，亦並無毒。又將尸身解開，上下細看，然後用千金將尸身翻起，剛剛轉過，見左耳邊有件東西，伴作用手拔出，是三寸長的一枝鐵釘。大榮喊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竟把活活的釘死了！」李公坐在公案上，聽伴作報道：「左耳內有鐵釘一根，長三寸一分。」不覺吃了一驚，心想：「怎不報致命傷，也不申明皮血情形，其中必有緣故。因喝叫暫退，親自離座，走到尸邊，細看左耳，既不破爛，也無血跡。便問伴作道：『只什麼傷？』伴作道：『只釘是死後插入的。』」李公道：「是了，再看別處有傷沒有？從頭至足，由前至後，並沒有傷，委係病死。李公待伴作報完，招房已將尸格填好，實係病死，餘無別故。耳內鐵釘，既無血痕，耳管皮破，又無血跡，實係死後插入的。李公又命伴作復看了一回，具了結，然後命陸大榮同鍾氏上來。那陸大榮見奸計敗露，已嚇了目瞪口呆，到案前跪下，一言不發。李公拍案罵道：『好大膽的奴才，竟敢殘毀尸身，誣人名節！你從實招來，到底是誰人幹的事？』」大榮道：『職員實不知道。』李公問鍾氏道：『你丈夫入殮時候，大榮在旁沒有？』要知鍾氏如何稟復，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雪沉冤賢侯明察

闖公堂潑婦咆哮

且說陸鍾氏聽李公問他丈夫入殮的時候，他便說道：「入殮時，大榮却不在旁，不敢妄說。」李公道：「是誰裝殮的？」鍾氏道：「是王天喜、李瞎子、同李二，只幾個人。」李公心中明白，便說道：「先提李瞎子來問。」該差

便掩了鼻子，將李瞎子押到案前跪下。李公便覺一陣臭味，看他渾身上下，只有一個半眼珠是乾淨的。便拍案大喝道：「我早知你不是個東西，原來你比那死人還臭，你快從實招來。」陸進財這耳內鐵釘，是那裏來的？你自認奸夫，究竟這奸是幾時通的？這罪名全在你一人身上，快快從實供來，免受刑法。」瞎子道：「罪在小的一人，難道陸大榮到沒有事嗎？」李公道：「胡說不實，快打！」瞎子喊道：「莫打莫打，我實供罷，其實與我是沒相干的。」陸進財死的那一天，大榮找我幫忙，叫我拿隻釘子，背着人插在死人耳朵裏，我怕鬼不答應，他說人死了，是不知道的。我說既不知道，你又拿釘子釘他何苦？他說他有他的用，我不知他什麼用，就依他辦了。後來他告狀，又找我做奸夫，我想做奸夫是個便宜事，那知沒得便宜，反是我一人受罪，此就是實話。」李公聽了，便把驚堂一拍，那陸大榮跪在一旁，聽了瞎子只一起口供，彷彿一桶冷水，打頂門灌下。明知三造對案，奸計敗露，又不敢插嘴爭辯，只急得面紅頸赤，嚇得個目瞪口呆，三魂七魄，直丟去了一半。李瞎子後半截的口供，他也是聽而不聞的了。直等到李公把驚堂一拍，才把陸大榮拍醒，心中還是勃勃的亂跳。只聽得李公大聲喝道：「陸大榮，你聽明白了麼？這都是你幹的好事。」大榮明知理屈，却還要勉強抵賴，說道：「老父台不要聽他這瞎話，職員不敢做這傷心害理的事。」李公冷笑道：「哈哈，你也懂傷心害理四字麼？我且問你，你既確知進財是被害死的，怎麼臨死的時候，不告官相驗，直等成殮以後，方才呈控，且必要開棺相驗，這不是明明是你的安排？」說到這裏，又把驚堂一拍，喝聲來，兩旁衙役齊聲吆喝。李公指大榮道：「與我拉下去，重打四十戒尺。」大榮連連的磕頭哀告，左右那容分說，一面一個，將他拉下，摘去帽子，拿一木橈子，用繩子扣住了五個指頭。一人在後，把他肩膀，一人屈膝跪在左邊，拿起戒尺從高落下，只叫做三面發燒。才只一下，大榮已疼得十指連心，接連的，二三四，眼見掌心的皮膚，由白紅變青黑而紫，打得個五色齊備。到得個第六下以後，掌心便漸漸腫起，到得二十，已是皮破血流。陸大榮起初還極力叫喊，疼得難受，後來到不覺得疼了。二十下打完，把扣繩放開，將手下移，至

左邊把隻右手也照打了二十。放了手，仍就給他帶上帽子，復到公案前跪下。李公命傳鍾氏及鄰右干證人等上來。李公道：「這事本縣已經問明，全是大榮設計圖產，陷害善良，污穢名節。陸鍾氏釋放回家，好好的將尸身重行成殮安葬，待分曉後是男是女，再由族長稟明本縣定奪。大榮罪大惡極，應由本縣帶回，詳請參職，歸案嚴辦。」李瞎子貪利妄義，罪有應得，暫行收禁，待結案發落。其餘鄰證，既無干涉，各自回家，安分度日。」分付已畢，衆人一齊叩謝，歡聲如雷。陸續退下。就這陸大榮、李瞎子還直挺挺的跪着。李公正要發落，忽然一個中年婦人披頭散髮，連哭帶喊，從席棚外直滾進來。差役連忙擋住，那知他一直往前，到公案前跪下，尙是發潑。李公到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你這婦人，有什麼冤枉，爲何如此情形？」那婦人跪到，喊道：「大老爺，我丈夫是個好人，都被陸大榮坑死了，求大老爺開恩，放他回家，我一輩子不忘你老人家好處。」李公道：「你丈夫是誰？爲什麼被陸大榮坑了？細細講來，待本縣與你做主。」那婦人指着李瞎子道：「我丈夫就是他。」那李瞎子被他這一指，到有些不好意思，連忙把頭低下，便進一步的樣子。那婦人見他低頭不語，便進一步，拉衣露袖，指定瞎子，咬牙發恨罵道：「你只沒用的忘八羔子，你怎麼不開口，你到安心去坐牢監，叫你老娘吃西北風呢？」李公只才知是李瞎子的老婆，不禁勃然大怒，將驚堂連拍大喝道：「這婦人好不知廉恥，這是法堂重地，是你胡鬧的，地方麼？你丈夫不知甚麼愛貪利忘義，你爲妻的應該規勸於他，直至犯罪到案，又來吵鬧公堂，膽敢在本縣面前，胡言亂語，這平日的行爲，就可想而知了。」李瞎子平日縱容，絕無家範，今日本縣且與你整頓一番。」喝聲來，左右吆喝了一陣，跑上兩個皂役。李公命將李瞎子夫婦各打嘴巴五十。李瞎子連忙求饒，那潑婦尙昂然不懼，左右不由分說，將夫婦二人拉在兩邊跪下，左右開弓，一五一十的打完了。兩個人的嘴巴，打得個五彩鮮明，彷彿熟透桃子一般。李公命將李瞎子帶上刑具，並陸大榮一起帶回，把這潑婦逐出。那知潑婦受了這頓打，越發潑了，他也不跪，坐在地下，把頭髮散開，披了一身，兩隻鞋褪下了一隻，弄到纏足布散了一地，口中連哭帶訴胡鬧。

衙役攙他，他只不理。李公攙他，不動，便叫將瞎子帶過，說道：「你縱容妻子在家發悍，已是不應，况又咆哮公堂，你又不問，我且打你個治家不嚴！」喝道快與我拉下去打。瞎子叩頭道：「求大老爺息怒，容小的令他回去。」說罷爬起來，轉過身灣着腰，輕輕向他女人說道：「大奶奶，你快回去，你不要再給我鬧，我可受不了。」那女人等不到他說完，使勁的啐了一口，唾了他一臉的唾沫，說道：「那個像你，只沒出息的。」瞎子見他這般，急得要死，又不好意思，公然跪下求他，弄得兩巴掌血跡裏都冒出汗珠來。這正是：

後面有狼前有虎，  
官威正亟閻威隨。

不知只潑婦到了怎麼樣回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問拐帶許國楨到堂

思愛女張王氏入夢

却說李瞎子老婆當堂發潑，李瞎子勸他回去，到被他啐了一口。李公看這光景，叫左右快將李瞎子重打二百板。快皂兩班過來，將李瞎子拖倒在地。他老婆方站起身來，被左右連拖帶攆，趕了出去。兩旁看相驗的人，無不大笑。李公命將李瞎子放起，吩咐伺候回衙。地方紳耆等，在西方庵預備酒飯。李公才退堂，上來迎接的兩個紳士，堅請李公到庵赴席。李公再三推辭，只吃了兩杯茶。馬夫牽過馬來，李公便別了衆紳士，拱手上馬，皂隸在前開道。李瞎子陸大榮帶了鎖練，押在馬後跟隨。紳士等至村口方回。李公進城，先至城隍廟拈香，然後回衙升坐大堂，起鼓排衙。三通已畢，班內走出兩個人來，帶了個年輕的學生，到案前下個半跪，繳籤銷差。原來是飭傳許國楨的原差。李公銷了差票，便傳許國楨問話，說你是許國楨麼？答道：「是。」又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答道：「二十一歲。」李公道：「你年輕的人，怎麼做這不端的事？你先生死了，怎敢把他的女兒拐去？你如今把他女兒藏在何處？從實供來，免動刑具。」許國楨道：「大老爺聽稟，文童隨着我師讀書多年，具有天良，豈肯做

這味理的事？那一天送葬回來，師妹有病，師母命文童坐車送回。不意車到李家岩地方，遇見一夥強人，將童生從車上拉下，連車併師妹一同劫去。童生不舍，懇求放回，被強人一馬棒，在右膀上連打幾下。一時疼痛昏暈，到黑夜方纔蘇醒。人車已不知去向。童生無奈，就在樹林內過了一宵。次日各處訪問，並無踪影。連訪幾天，追尋不到下落。童生忽得一病，渾身發燒，不省人事。幸得白衣庵慧明和尚，留在庵內調養，始得全可。前日方才進城，又不敢見師母的面，正在爲難。遇見大老爺的差人到了，着文童到案。只是實話，並無半句虛言。」李公道：「被劫是那一天？」答道：「是九月初二傍晚時候。」李公道：「不想你年幼的小子，到會說慌，既已師妹被強人劫去，你又生病，到前日方才進城。怎麼師母在西門外，又遇見你，問他女兒下落，你爲什麼推說不知，反將他毆打，又將他頭上首飾搶去？今日拘拿到拿，又敢巧言搪塞！」喝令左右將他重打二十戒尺再問。國楨再三哀告，左右那裏聽他，拉衣露袖，每手責了十下。李公再叫他上前究問，國楨仍認定前供，矢口不移。李公命將許國楨暫押，候傳張王氏。那張王氏自從女兒不見之後，明則告官追究，暗則僱人尋訪，已經一月有餘，那裏見女兒的踪影，急得個老婆子頭髮都白了。只一天正在呂祖殿求籤回來，手執籤句，在問壁雜貨鋪內請掌櫃的詳句。可巧公差到門，說道：「張奶奶，恭喜你，你的事有點形影兒了。」張王氏道：「阿彌陀佛，也有我見我女兒的日子。」公差道：「你女兒既沒有找到，你女婿已找着了，請你當堂對質。」張王氏道：「誰呀！你們說的什麼？」公差道：「我說找見的是許國楨。」張王氏道：「吓！我說那個天殺的，恨不得咬他一塊肉，他到底把我女兒藏在那裏？」那個掌櫃道：「師奶奶不用着急，既把許國楨找到，自然就有你女兒見面。二位公差辛苦，且請喝杯茶慢慢的再講。」公差道：「承你費心，我們不喝茶，此來是奉本官吩咐，傳你明日到堂與許國楨質訊。明日必須早早的伺候，不可誤了，我們還要去銷差。」說完，兩個人就作別了。張王氏千謝萬謝，掌櫃的幫同周旋，把公差打發走了。張王氏回到家裏，看見他女兒的妝奩不禁觀物思人，悲從中來，就在他丈夫靈前大哭一場。到晚一包無心吃

飯拿了個又冷又硬的饅頭，吃了幾口，噙了半碗水，便和衣倒在坑上。才昏昏睡去，忽聽敲門，疑是公差前來催審。即忙開門，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公差，却就是不見的那個十五歲的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臉白唇紅，比先前分外姣豔光彩。張王氏不見猶可，一見他女兒回來，不禁心花放開，趕上將他抱住，說道：「我的兒，爲娘想殺了你！你這時在那裏回來的？爲娘的是那一處不曾尋到的，今天是誰送你回來的？半夜三更，不要在外面受了涼，快到屋裏去歇息罷！」一面說，一面抱了女兒，跑進來了。方才回身關門，只見一個毛絨絨的東西，正堵在門口。定睛一看，是一個錦紋斑毛大蟲，兩隻眼彷彿兩盞玻璃燈一般，金光閃閃，耿耿注視。他那裏看見個只樣東西，說道：「我的兒，你果知只東西是那裏來的？」話猶未了，那東西對面撲來，嚇得張王氏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 門下生當堂對供

### 殺人賊自行投案

話說張王氏見女兒回來，沒命的一把將他抱住，將要回身關門，忽見一個大大的猛虎，望門內拍來，張王氏呵噉一聲，跌倒在地，掙眼一看，原好好的睡在坑上，却是南柯一夢。不但老虎是假的，連他女兒回來也是一場大夢。回想方才所見，却仍如在目前。此時已聽得咚咚的打了五鼓，桌上殘燈半明半昧，推開枕頭，回身坐在坑沿，將燈撥明，拿烟袋吹了幾口烟，想就枕再睡。聽烏鴉已噉噉的打屋上叫過，窗紙已有亮光，使起身將被褥打疊，走下炕來，燒水燒湯洗臉，弄了些乾糧充了飢，將頭髮挽好，包上一塊藍布，換了衣裙，方才出門，看天色已是大亮，間壁卜掌櫃業已開門，在店門口掃地。張王氏把大門反鎖，拜託卜掌櫃照應了，說道：「我姪子要來，叫他到縣前禮房找我。」卜掌櫃答應了，他便慢慢的走到縣前，已是十點鐘了。見三班六房，早在大堂上伺候。張王氏先到禮房坐下，伺候傳訊。那知禮房典吏，也是他丈夫的學生，叫趙明哉，見他師母就竭力張羅。不多一刻，李

公已傳點升堂，先點完了一班卯，然後再問這些案件。開首就點原告張王氏。堂下差役即將張王氏帶上，到案前跪下。李公問道：「張王氏你所告的，果是實情，有虛言否？」張王氏道：「小婦人是句句實情，沒有半點虛言。」李公道：「你在西門外遇見許國楨被毆，並搶去首飾，是那一天？」張王氏道：「小婦人是句句實情，沒有半點虛言。」李公道：「我女兒是九月初二不見的，小婦人遇見他，是九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李公道：「他打你的那一天，有人看見的麼？可曾有人前來解勸？」張王氏道：「彼時有賣燒餅的教門王二叔，同打索的洪大哥都看見的。」李公道：「搶的是什麼首飾？」張王氏道：「銀耳挖一枝，銀蓮蓬一枝，就只兩件，沒有旁的。」李公提筆，又將許國楨的名字一點，值堂就傳下去。少頃，原差便上來一同稟道：「許國楨到。」李公將驚堂一拍，說道：「你說你並不會會見你師母的面，怎在西門外打他，搶他的首飾是誰？」國楨見張王氏對面，不免有點羞愧，這也是天良難昧的原故，明知抵賴不過，只得勉強支吾。那一天是童生遇見師母，因他逼問童生要人，童生無奈，只得用力將他推開，方得脫身。那裏敢打至於首飾，想是匆忙中遺失，童生實在不知。張王氏道：「你這猴兒崽子，到會說慌話，那一天要不是馬二叔你早把我填了城溝濠了，我的耳挖子簪兒你拿了去，馬二叔向你懇情，你尚不肯還我，你今日又推說不知？」許國楨到底年輕，又是情虛，被張王氏一番質證，啞口無言，面紅耳赤。李公早已看破情形，厲聲喝道：「許國楨你還不從實供來？」此時國楨已嚇得說不出話，只是連連磕頭，口稱冤枉。李公道：「想你不受刑法，決不肯招。」便喝道：「與我重打二十板再問。」左右將許國楨拖下要打，國楨連忙喊道：「童生從實供來。」李公又命左右將他放來。許國楨道：「那日在西門遇見，因他將童生辱罵，一時氣憤，就毆打了一頓。銀簪子因掉在地下，童生就拾起來了，未曾還他，只都是實供。」李公道：「只兩件是的實的，你將他女兒藏在何處呢？到底是有沒有？」國楨道：「那日送師妹回家，實在李家岩被強人劫去，童生並無慌言。」李公道：「既被強人劫去，你怎不奔告你師母得知？後遇見你師母，你反將他毆打，你想這法堂上，是你胡說的。」



地方麼？」喝聲來，左右齊聲，喝助威，刑皂趨至案下。李公擲下一籤，命左右將他拖下。許國楨如殺豬的叫喚道：「青天大老爺，童生沒有慌言，實係強人劫去，連車也不知去向。」李公搖手，命將暫住，問張王氏你女兒回家的車，是你僱的，是他僱的？張王氏道：「車是小婦人情隔壁下掌櫃僱的。」李公道：「你女兒不見之後，你見車夫回來沒有？」張王氏道：「沒見回來。」李公道：「車夫名姓，你可知道？」張王氏道：「不知他叫什麼？只曉得他也是姓張，是山東人，販棗兒來的。因本錢消耗了，他家中又被捻子搶了，回去不得，就在這裏趕腳。先前常來請我丈夫寫家信的，所以小婦人知道他姓張。」李公聽罷，沉思半晌，便問張王氏道：「許國楨家中有無產業，靠什麼過活？」張王氏道：「他家並沒有產業，他娘再醮在城內，他依母舅過日子。」李公問許國楨道：「你舅姓甚名誰，什麼營生？」國楨道：「我舅舅姓趙，叫瑞林，從前在山東做生意，現因捻子作亂，在家過日，沒有出門。」李公說：「你就在他家住麼？」答道：「是。」李公向張王氏道：「只事其中尚有曲折，本縣從不肯冤枉平民，你且暫退，待本縣訪實，再行復訊。」張王氏叩頭退下。李公命將許國楨收押，方要退堂，忽有遊方和尚在大堂喊冤。李公叫將只和尚傳進，問道：「你出家人有什麼冤枉？」和尚道：「小僧名叫溪三，在通州天寧寺出家。因朝山過此，昨晚在城外客店住宿，隨身盤川衣服，被賊偷去。找店主理論，店主不但不管，反將小僧打罵，求大老爺慈悲，代小僧伸冤。」李公道：「你既是雲遊和尚，怎不向叢林掛單，反投宿舍店？」和尚道：「小僧一宿就行，免得驚動了大衆，所以在客店投宿。」李公道：「本縣却不明白，我問你失去是什麼物件？」和尚道：「小僧有失單在此。」雙手呈上。李公接過一看，上寫道：

失單計開：

紋銀四十四兩。單夾禪衣五件。制錢八百文。黃布袍子一件。大紅褊衫一件。紫金如意一個。

李公看罷，說道：「這客店是什麼字號？店主何人？」和尚道：「店主姓呂，叫呂家車店。」李公道：「保可有戒單路引？」和尚道：「有的，幸在身上收着，沒有偷去。」就胸前取出奉上。李公接上，打開看罷，拿在右手，左手將驚

堂一拍，喝道：「你只賊禿，你自己殺了人，謀了人的財物，膽敢來此呈控被竊。我且問你，南關外普恩和尚，是誰殺死的？你反冒他的名姓，敢到本縣面前來胡言？」那知賊膽心虛，被李公只驚堂一拍，早已神色俱變，身子倒下了一半。李公愈覺情真，便命左右將這假和尚拖下，重打五十小板再問。假和尚磕頭喊道：「小的情愿實供，求免動刑。」不知假和尚所供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 假和尚供出真情

### 賢父母夢准鬼狀

且說李公爲什麼知道普恩和尚是假的，又知道他殺人，難道李公是未卜先知的諸葛嗎？還有包龍圖陰陽枕不成，豈非是編書的當面說謊？大凡一個人，只怕不肯用心，分明是眼前的事，平常人不肯留意。事到臨頭，不是忙然無措，就是躲閃偷懶。一經有心人作用，便覺得希罕，有的說異乎平常，有的說豈有此理？其實說破了，是人人見得到的。無奈都不肯用這個細心。閒話少說，到底是什麼緣故？原來李公細看接管卷內，有一宗是游方僧人，在南關外被人殺死，業已驗明，就地掩埋，緝拿兇手，尚未弋獲。今天見這和尚形踪蹊蹺，既是游僧，爲何又是本地口音，舉止行動，沒有出家的模樣，所以瞧透了幾分，說他不是個和尚。他却有度牒路引，乃是咸豐三年給的，載明現年三十三歲。目下這和尚該有五十來歲，與被殺和尚屍格年紀相符，與被殺和尚形貌，老少不合。況他的失單，又巧巧的寫到四十多兩銀子，這不是見財起意殺死的和尚，頂名抄化，這已算十頂九真。但是人命關天，非同小可，或恐有個舛錯。又細看頭顱門上，又沒有戒疤，方知道決不會錯。果然一拍，即合那虛心的人，給得只一嚇。况人命攸關，又有冤魂纏繞，所以聽李公只頂門棍一丁，早已魂消魄散，骨軟筋酥。便從實供道：「小的姓曹，名福成，本縣西北鄉人，向在保定府充籐牌兵。奉調到山東勦賊，潰逃回家，窮無生理。九月在南關，遇見只和尚在錢舖內，以碎銀換錢，便起意劫取，跟至南關外沒人的地方動手。不想這和尚力大身雄，幾爲所

敗，因暗暗拔刀，乘他不防，在小腹刺過一刀，當時跌倒，隨將他行李文袋取來，思想在家無可容身，不如趁只現成衣鉢，雲游天下，到也受用。便在朱小福家剃了頭髮，將祖遺住宅，賣於堂兄福申，沒有收清房價，因此不能出游。前天方才了給，打算到天津一帶。由鄉間起身，到得城外，天已不早，想在叢林掛單，無奈不懂進門的規矩。知客店不肯收留，只得在呂家車店住下。不想店主人黑心，至遇了這事，是小的該死，求大老爺天恩。」李公聽他口供，知是冤魂附體，便道：「你取那和尙多少銀子？有多少衣服？」曹福成道：「小的共劫了多少銀子，零碎用去十餘兩，又得房價六兩二錢，昨天都輸去了，衣衫除小的身上所穿，其餘都被偷去。」李公命刑房查出和尙被殺的案卷，與曹福成所供核對，情形相符。命福成畫了供，吩咐先行釘錄收禁，一面出票傳呂家車店掌櫃，並着捕快隨同前往踏勘賊路，諸事已畢，掩門退堂。李公用過午飯，叫張榮吩咐道：「方才許國楨供他舅舅叫趙瑞林，他在他舅舅家住，我想傳他質問，又恐差役借端索詐，你可悄悄的打探，或見他，或不見他，都可使得。只要一個明白許國楨平日行爲，並所往來的，是那一流的人。李家岩被劫的事，是真是假，一一探聽，速去速回，不可有誤。」張榮領命去了。李公又出一張票，傳李家岩地保到案問話。簽票已畢，覺身子困倦，便和衣在簽房裏炕床睡下。正在倚枕朦朧，似睡非睡，彷彿有個人在炕前跪着。因將倦眼揉拭，欠伸起坐，起身一看，却並沒有人，看窗外日影西斜，正是未末申初的時候。喚值簽押房的，倒了一杯茶，喝了，仍然要睡，重又躺下。那個人又來炕前跪下，稟道：「小的兒婦被人搶去，求大老爺作主。」李公道：「你是什麼人？在那裏住？」那人用手望西北上一指，忽聽噹啷的一聲響，立刻驚醒。原來是小當差的，倒水一滑手，把個銅盆落在地下，不料只一響，就把冤鬼嚇跑了。李公細思了一番，以爲奇怪，分明個人兩次跪着，還說兒婦被人搶去，莫非就是張王氏的丈夫？又想他是個學究，就不該稱小的，况被搶的是他女兒，並不是他的兒婦，其中定有冤情。又想那個人年紀約四十來歲，衣服不甚整齊，像個鄉下人的光景。他用手望西北上一指，想必是他住家的地方，却又不曾通個名姓，叫人

從那裏問起。這個鬼真算是個糊塗鬼了！但看他神色倉皇，必定是緊急的事，且莫要辜負他這番意思，便叫傳戶房前來問話。不多一刻，戶房經承宋朝謀傳到。李公喚他進來問道：「你知道這城望西北去，是些什麼地方？」宋經承道：「望西北五里地，有個王家集，再去五里多路，叫小土地廟。」李公道：「只兩處有多少人家？」宋經承道：「王家集烟戶不多，小土地廟有八百多戶，望西一里，就是張家井，也有二三百戶人家，居民也可算富饒。近來錢糧，就算只兩個村莊，最先請完。」李公聽他說了半天，仍是茫無頭緒，說道：「是了，你且去罷。」宋戶房答應道：「是。」退了兩步出來。李公心中一想，只事除親去訪問不可，便開衣箱，收出一套粗布衣服，換上，戴了頂毡帽，背上個搭襖，身藏一根鐵尺，扎縛停妥，吩咐值簽押房的小心看守。他便悄悄的由後繞出北門，望王家集小土地廟一路而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還煙壺貧婦知大義

抹紙牌更卒慢嘉賓

前回說李公因夢私訪，改扮了商人模樣，獨自由後門出來，一徑出城，照夢中所指方向，望西北而行。不上半里，已到河邊，喚船擺渡。船至河中，伸手望順袋一摸，忘帶了零用錢。因向船家說道：「掌駕的老哥方便，刻因着忙出門，忘帶了寒錢，只好回來再給你罷。」船家道：「你老貴姓大名，做甚貴業？」李公道：「兄弟姓李，在城內縣衙門做買賣，到鄉下討賬。怕天晚了，趕不上路，急忙的出門，把個鈔袋忘了。」船家道：「不要緊，你老難得出城，我們過天進城，也好到你寶號坐坐，喝杯茶。」李公道：「蒙你不棄。」船家道：「你老不像咱們只裏的口音。」李公道：「小弟却是京東人。」船家道：「怪不到你老說話，很像我舅爺的口音，我舅爺在山海關，離你貴地有多遠？」李公道：「有一百多里。」正說話間，已到對岸。李公又問上小土地廟走那條路去。船家道：「你順着河沿向西，有個水槽，再望北拐，就看見王家集老爺廟的旗杆過了。」李公謝了船家，上

岸依他所指路徑而行。走不多路，果見有個水槽，就轉向北去。時正仲冬天氣，木草枯落，寒風撲面。又值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無數的烏鴉，結隊而行，翻飛上下。遠遠的望見一座村莊，矮屋低檐，鱗次櫛比。獨見廟前紅牆，旗杆林立，想必就是王家集了。因日暮途遠，急步前行，約有二里來地，已到王家集。果然是個齊整殷實的村莊。李公就在廟前上馬石上，坐下歇脚。因去小土地廟還遠，不敢耽誤工夫，稍坐一刻，重復趕步前行。又走有五六里地，隱隱的望見，無奈天色已晚，紅日西沉，一陣旋風，把田中的殘篲殘葉，吹得亂轉。李公叱異，暗暗的說道：「果是夢中陰魂，當前來引道。」話猶未了，旋風過處，果然有一個老鴉，向李公呀呀的亂叫。李公道：「你是來引道嗎？可慢慢向前飛去。」說也奇怪，那老鴉彷彿懂人的說話一般，竟由此向前，就飛在樹頭上息下，像是等候的意思。迨李公走到樹下，他又向前飛去。如此數次，已到小土地廟的村口，看那老鴉忽然不見，天色已經昏黑。李公立定腳望前觀看，忽聽呀的一聲，那老鴉却在左邊一株極高的松樹上。李公笑道：「罷了！我算上了那老鴉的當，難道你叫我上樹不成？」一面說，一面仰着頭，看那松樹，却並不見烏鴉。樹後忽然有燈光射出，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座更堡。李公便走近前去，將草帘揭起，側身而進。有四個人在炕上抹牌，見李公進去，略略點頭，也不招呼。李公便向炕頭上坐下，問道：「借光衆位，貴地可有歇店沒有？」那四個人中，有個年老的說道：「進口兒往西那個籬笆門，便是個車店。」李公便要再問，忽見有個後生手提筐籃，是油果和弔爐燒餅。李公正在飢餓，沒處打伙，便向那後生取了四套果餅，吃完了，才想起沒帶着錢，因問共該多少錢。後生道：「四十八個錢。」李公向身邊摸出一個瑪瑙鼻烟壺，珊瑚的蓋子，遞給他道：「我今兒出門沒有帶錢，你暫收着，我明日收了錢來取罷。」那後生取過烟壺，提了筐，將要出門。李公道：「且慢，你只位兄弟姓甚？住在那裏？」後生道：「我姓黃，就住在這後面，沒有問你老貴姓？」李公道：「我姓李。」說罷，那後生提筐子去了。李公看四人抹了一回牌，正要想去，又見方才那個後生，掀帘進去，說道：「李客人，我媽說你老鼻烟壺值多少錢，吃的果餅錢有限，你老不論那

一天，趁便揹來罷。」一面說，一面仍將煙壺奉上，說道：「你收好了，我媽怕損壞你的，咱窮家子賠不起。」李公將煙壺接在手中，想道：「難得只貧家婦女，到如此大方。」因說道：「你不認識我，你到放心嗎？」後生說：「我媽說不送來到沒事。」李公道：「我方才吃了果餅，口渴得很，還求兄弟送碗茶吃吃，可使得麼？」那後生答應，立刻去了。李公問那四人道：「那賣果子的錢，你衆位果認得他？」那年老的人道：「怎麼不認得，他家本是個財主，爲他爹老無能，又歡喜賭錢，把個家當弄完了。」李公想道：「怪不得只破大方。」正說話間，那後生又掀帘進來，說道：「李客人，我家中沒有提壺，我媽替你老燒着水，請到我家裏喝罷。」李公道：「你爹在家嗎？」後生道：「我爹死了多年了。」李公道：「既你爹不在，夜晚間我不便去。」後生道：「不打緊，我媽說他已五十多歲的人了，請你老到家坐坐，也不打緊。」李公道：「既然如此，你頭里走。」那後生見李公肯去，便歡天喜地的在前引路。李公跟他出了更堡，向西而行。後生道：「客人慢慢的走，這道兒坑窪不好走的。」李公道：「所好有月光，脚下還看得清楚。」走不上一箭地，見前面有一座大房屋，靠東的頗爲整齊，西面的牆都倒壞了，拿碎磚砌了個門匡，裏面有三間瓦屋，已破壞不堪，兩邊廂房都沒有了。那後生推門進去，說道：「李公來了。」內中一老婦應聲出來，手內拿了個燈，放在堂屋桌上，說道：「客人請這邊坐。」李公進屋，作了個揖，說道：「無故打擾，心實不安。」那婦人還禮道：「舍下齷齪，不當請貴人進來，無奈寒窮，沒個提壺，又沒有茶盤，沒法兒撥送，只可請客人勞步，將就解渴罷。」一面說，一面早取了開水，叫後生遞上。李公接過茶，問道：「你令郎十幾歲了？」婦人道：「今年十六，他父死的時候，他才九歲。」李公道：「念過書麼？」婦人道：「念過四五年，不怕客人笑話，實在家中沒有添補，只好做個小買賣，將就過活。」說完，又叫後生替李公倒茶。李公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後生道：「我小名叫六兒，前年先生又代取了個學名，叫黃祖永。」李公向婦人道：「六兒今年已十六歲，眼見得成人，你老人家就可享福了，不知已定了親沒有？」那婦人不聽此話，便罷，一聽此話，不禁長嘆了一聲，兩行珠

淚紛紛而下。只正是：

無限傷心無限恨，盡教觸發一言中。

不知婦人因何傷感，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滄茗挑燈窮嫠訴苦

飛符召將酒店傳書

且說那婦人聽李公問他兒子娶親沒有？不禁感動他的心事，兩行眼淚就流下來了。李公道：「你老人家爲什麼傷感？」那婦人拭着淚，哽咽說道：「一言難盡。就是說與客人聽，也是沒用，不如不說罷。」李公道：「只也何妨，你且細細說給我聽，我或者能代爲力，想個方法，也未可知。就不然，我能替你破解，也是好的。」那婦人聽說，又嘆了口氣說道：「提起來話長，我公公在日時候日子很寬，在這近處幾個村莊，數一數二，算個大大的財主。後來到我當家的手裏，因他長得忠厚，凡事沒個算計，又遇見連年莊稼不收，把個日子漸漸完了。我那六兒五歲的時候，就定下新店徐二混的第二個閨女，與六兒同年，今年也十六歲。」李公道：「年歲相當，無論好歹，娶過了門，你老人家也完了心事。」婦人嘆道：「咳！還那裏說娶的話，那徐二混與我丈夫素常相好，因把他女兒配於六兒成了親家，更外和好。不想他生了個壞計，不是陪他抹牌，就是勾他押寶，連輸代借，不過三四年工夫，連房帶地，一多半寫給姓徐的家裏去了。因此徐二混到成了暴發戶的富翁，我們娘兒兩個沒一天能夠吃個飽飯。只不怪人家，還怨我丈夫不識人。最可恨的我丈夫死去的第二年，徐二混來向我說，六兒爹在的時候，仍託他代借足錢二百五十千文，只幾年連本帶利有五百多吊了，問我怎麼個歸還？客人，你想我娘兒兩個，連飯還吃不飽，那有銀錢還沒憑據的賬，那知只徐二混真會想法，他說你們既沒錢還，我又沒錢墊，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將六兒定親的金銀首飾退回，折變了價，歸還他罷。當初還只道他是好意，不想他後來就將他

女兒另配於人。咱求原媒問他，他說聘禮已經退回，還能教他女不嫁人麼？客人你想一想，只事可恨不恨？說罷，又嗚咽哭個不住。李公道：「他既賴婚，你是有媒有證，告到官怕他不輸麼？」那婦人道：「客人，你說的是理，現在衙門中那裏講得理？不要說孤兒寡婦，就是原媒，眼見得姓徐的有錢有勢，誰不往熱鍋上爬，還肯向財主作對頭麼？」李公道：「本地父母官，爲一縣之主，難道專論窮富，不講理麼？」婦人道：「却說新任的位縣官李大老爺，是清正的，無奈六兒年幼，膽小不敢見官，我又是個女流之輩，怎能進得城來喊冤？」李公道：「你可聽說他女兒另聘與誰？」婦人道：「聽說聘與本村杜大隆的兒子做填房杜家也是個財主，聽說不多日子，就要娶了。」李公道：「你知道那閨女人品性情可好不好？」婦人道：「阿彌陀佛，若論那孩子的性格，真算個頭等，可惜我們六兒沒福，聽說他父要把他改嫁，他要尋死，把頭髮都剪去了，捉起來真叫人怪可憐的。」李公道：「照這說，可算個賢慧女子。凡事不可豫定，天佛保佑，能叫你兒夫婦團圓，也未可知，你老人家不要氣苦。」婦人道：「承客人的美意，氣苦也是無用，該理我今兒不該留客人在只裏宿，但此時已過二更，估量客人也沒投宿的地方。我已過五望六的人，又有六兒在此，暫留客人在東房委屈一宵，諒也無妨，就是窮家子沒好鋪墊，望客人不要見怪。」李公聽他這話，心想道：「難得鄉下婦人，能這樣吐屬大方，真是難得，實在可敬。」便起身拱手道：「老人家說話太客氣了，本不當打攪，因天色已晚，趕不及回去，只好叨擾。你老請便，煩令郎相伴一宵。明日大早便要進城，臨時不驚動了。」那婦人就叫六兒移了燈，請李公到東屋安息，他便進西屋去了。李公到東屋一看，見靠窗一張大炕，後半間缸甕筐担，并破桌子爛板橙堆了一屋。炕上靠東壁掛了一幅畫，因油燈闌淡，看不甚清楚，彷彿是個工筆人物，移燈仔細一看，原來是個合家歡的行樂圖，一老者白鬚正坐，背後立着矮胖的身材，正是午後夢中的個人，不禁毛骨悚然，十分詫異。細想方才所說，正與夢中之語相符。因指着畫問六兒道：「只中坐的是誰？」六兒道：「是我祖父。」又問背後站着的是誰？六兒道：「是我爹爹。」李公聽說點頭，



心下明白，說道：『天已不早，且歇息罷。』六兒又去找了個枕頭，李公便和衣而睡，六兒睡在脚後。一覺初醒，聽更鼓已是五下，便坐起不復再睡。稍一合眼，養一養神，已聽烏聲呀呀，即叫醒六兒說：『天已亮了，我忙着進城，你起來關了門再睡，不必驚動你娘。』六兒道：『是時候了，我也要上街撥燒餅果子，客人吃個點心再走。』李公道：『不用了，我還要進城有事，你好好做買賣，養你母親，不要偷懶。我下次出城，定來看你。』一面說，一面就開門出來了。六兒要叫他娘，李公再四止住，便一逕的出了門外，天已大亮。到村口一看，鋪戶尚未開門，獨街心十字路口，有個酒飯店，已掛上招牌。那酒保正在那裏生火，一個小二在那裏抹桌檯。李公進門，小二道：『客人怎早？可是來吃喜酒的？』李公道：『我來吃酒，什麼喜酒？』那小二一笑，也不再言。酒保道：『客人吃酒，先請稍等一等。』李公道：『不忙不忙。』便在靠窗的桌上坐下，方見街上一家家陸續的開鋪掛招牌，又看見許多人，一個個肩着旗鑼傘扇，像個辦喜事的執事，少頃又見兩乘采轎，又有幾對燈彩相隨，望北去了。心想北鄉地方，到有這闊綽的排場，必是個有餘之家，怪不得方才小二說我是吃喜酒來的。正在思想，酒保已將杯盤放在桌上，就問要多少酒。李公道：『給我四兩酒，一斤餅，再給我做一碗湯。』酒保答應，回身要走。李公道：『且慢，我問你件事。』小二道：『什麼事？』李公道：『今天這街上是誰家的喜酒？』酒保道：『想你老是客邊人，不怪你不知道，那是我街上的財主，杜二掌櫃的兒子續絃，今天是迎親正日，你不見那執事燈彩，都打天津衛祖來的，除了他家，誰有什麼大財力？』李公道：『女家是誰？』酒保道：『新莊子徐二混家，也是個有錢的。』李公道：『我聽說徐二混的閨女，聘給黃家，怎麼又姓杜呢？』酒保把舌頭一伸，笑道：『怎麼只個事，連客邊都知道了，真了不得了。』說完，拿了手巾，轉身安排酒食去了。李公聽了只話，又驚又喜，驚的是想不到這樣個快，幾乎木已作舟，豈不負了我一番辛苦喜的是想不到只樣個巧，恰得碰見，省得再來費事。但是只事如何個發作，既不能回衙門簽傳究辦，又不便闖喜筵捉差拿錯，俯首尋思，免不得抓耳撓腮，遑急無計，躊躇了半晌，忽然想出個主意。

說：『有了有了！』將桌子一拍，剛剛酒灌了一壺，又滿斟一杯；只一拍把個西瓜蒂酒杯拍得仰天朝上，潑了一桌的酒。那酒保到嚇了一跳，說道：『客人沒有吃酒，已經醉了，大早起生什麼氣？』李公聽說，方覺自己莽撞，到真真好笑，便道：『不是不是，我要與你商議件事。』酒保道：『又是什麼事？』李公道：『只街上的地保，我煩你找他來，有句話說。』酒保道：『這客人還不是醉了，好端端又不打架，又不拌嘴，找地保做甚？』李公道：『我有一封信，請他送到縣裏。』酒保道：『地保他從前幾天就在杜家幫忙，今天是個正日，那有工夫替你跑腿？你若送信，找他的伙計，可使得。』李公道：『也好，他伙計在那裏？煩你代我找來，我多給酒錢。』酒保用手一指道：『那靠牆立的，不是他伙計嗎？』便叫道：『老吳，有人請你說話。』那人掩了棉袄，走進店來說道：『誰找我說話？』李公便向酒保要一張紙，借了個筆硯，寫了幾句，畫了花押，疊成方勝，向老吳說道：『我有個盟弟，在縣裏做師爺，你趕快把只封信送去，務必已刻送到，倘不耽誤，就給你酒力三吊。』老吳見有三吊錢的事，便歡喜得了不得，說道：『現在太陽才出來，到城十幾里路，已刻包你送到了，你老酒錢批明白了。』李公道：『決不少你。』重又提筆在方勝上寫了八個大字，『已刻送到，賞錢三吊。』寫完，遞與老吳。老吳看了，將手巾包好，放在懷內，拔起腳來飛跑的去。了。只就叫：

有錢使得鬼推磨，作事難教人不知。

不知李公到底怎麼作用，只個信上寫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鬧排場財主迎親

裝糊塗大媒受責

却說李公打發爺吳走後，叫酒保將那贖下的二兩多酒，重燙了一回，又添了一碟鹹菜，一個人慢慢自斟自飲。看日影已漸漸照進窗內，忽聽得三聲砲响，鼓樂悠揚，遠遠的從北而來。少頃，又見兩軸大鞍兒車，接軫而至。

坐車的都穿了公服，一個有鬚鬚的，是高提梁兒的帽子，一個年輕的，帶了個金頂，這一對兒，想必是大媒領轎的了。後面金鑼響處，緊跟的清道飛虎旗，肅靜迴避牌一對，官銜是欽加四品銜，卽選縣右堂。還有嚕蘇蘇的許多燈彩，四拾官披首飾，兩拾羊酒紅雁，都一對對的過去。新郎穿靴帶頂，披紅掛綠，坐了四人大轎在前。後面一乘彩轎，是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坐着前呼後擁，甚是鬧熱。兩旁看的人，扶老攜幼，挨擠不開，沒一個不唧唧稱羨。有的說：『還是前三十年，黃三林有只般風光。』那一個說：『你不知道，今日娶的就是黃三林的媳婦。』你言我語，七嘴八舌，彷彿看會的光景。看完了，李公叫酒保拿餅和湯吃了，問道：『只女家離此地多遠？』酒保道：『有五六里地。』李公道：『回來還從這門前過去麼？』酒保道：『不由這裏過，還能飛過去麼？你老好運氣，趕上這熱鬧，我們只算年紀大的，只怕還沒有看見過呢。』李公道：『好給我再燙一小壺酒來，我慢慢兒喝着等他。』酒保道：『要菜不要？』李公道：『不要菜。』酒保道：『我給你一碟子鷄兒。』李公道：『多少錢一碟？』酒保道：『有限，十二個大錢。』李公道：『也使得給我好好的做多加的作料。』酒保道：『我的爺，那是做現成的，通共十二個錢，還能加作料嗎？』李公聽他這話，心中到也好笑，沒法兒只好忍到肚子疼，開個葷罷。酒保過來，揩台抹檯，另換杯碟，從新細酌，暫且按下。且說那老吳想這三弔錢，拔腳就跑，恨不得長出三條腿來，把他全身勁兒，都使了出來。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就到了靜海縣衙門。那知他到了正堂口，反覺得有些害怕，心想這客人的來歷，不知這信中寫的是些什麼？倘不是個好人，這封信進去的，連我都扣起來，到不是頑的。越想越不是，越想越害怕，一步一步的從頭門到大堂這一箭地，到走了有二時的工夫，才到宅門口，又想到底不好，不如不送進去，認個晦氣，白跑只一蹺蹺。回過身要走，正碰見值日的頭兒，拿公事進來，兩不提防，撞了滿懷。那頭兒姓蕭名起，因說道：『蕭頭兒對不住！』那人是個烈火的性子，伸手就是一個嘴巴，把個老吳一直打跌倒門裏，說道：『那裏來的狗囊的，不掙眼睛，到這地方來白撞。』司閹余升在門房聽見了，吵鬧也跑出來，對蕭起道：『你

這公門飯，倒吃回去了。這是你打人的地方麼？」蕭起陪笑道：「余二爺不要見怪。方才這狗畜在這裏賊形賊勢的張望，見有人來，便想要跑。一頭撞在小的懷裏，差一點把這公事都撞掉了。因順手掖了他一下，不想驚動了二爺。」那門下又問老吳：「你是幹什麼的？來此探頭探腦的討打？」老吳嚇了個半死，剛回過氣，說道：「是送信的。」余升道：「是那裏來的？給誰送信的？」老吳又說不出來。蕭起道：「必是個白撞賊，假說送信，那有代人送信，不知姓名的？快捆他起來。」老吳着忙，便向懷中取出那壞手巾，打門來取那方勝，雙手遞給。余升拆開一看，又把老吳上下打量一回，問道：「你在那裏遇見我們大老爺？」老吳魂不濟頭路說：「實不知道，只信是送給大老，要是知道，小的也不敢送。」蕭起聽見大老爺三個字，嚇了一跳，連忙到余升手上看這封信上寫着：

諭余升張勝知悉：見諭即點齊三班值日差役，并刑招禮戶四房，卽刻到小土地廟雙順居酒店伺候。

下面還有個花押，確是本官的手筆，覺得方才莽撞，心中到有些發。連忙向老吳作揖請安，說：「老哥不要見怪，是兄弟不好，一家都不認識回來。城隍廟前三德軒吃酒陪禮。」老吳到底摸不着頭腦，到像做夢的一般，把這三弔錢也忘去了。當時張榮沒回來，余升把這信到裏面知會師爺及簽押上的朋友，又在賬房內支了三弔錢，叫人拿出來賞給老吳。老吳拿了錢，歡喜到無可如何，但信到了，不知怎麼回事，到要在這裏看個究竟。便坐在大堂階石上，等不一刻工夫，便見宅門上高叫伺候。當時三班六房，便紛紛的更衣換帽，又見余二爺手中拿了個單子，站在暖閣上高叫。便有該班的接過，傳各房去了。又是一頓飯的時候，頭二皂快捕各房的先生，都分站兩旁，把個甬道都擠滿了。那余二爺出來在堂下騎上馬，頭裏的執事人夫，一齊的跟着出門去了。後面抬了一乘空轎。老吳越看越不懂，說：「管他娘的什麼？跟着走罷。看他到那裏？」站起身跟在轎後，一徑出城望小土地廟而來。只時候不過是午刻光景，街上看的人，見前呼後擁着一乘空轎，以爲奇怪，不必細說。且說李公在雙順居等了一回，把壺酒已吃完了，還沒有看見衙門裏人來，心甚焦躁。却聽遠遠的鞭炮響個不斷，知是迎娶。

的業已回頭。李公無心再飲，看那鷄子還贖下半碟，便交給酒保說道：「你把這碟菜，好好收着，不要糟蹋了。」交代已畢，酒保把前後賬統共一算，共該是京錢二百八十文。李公道：「是了，你暫且記下，等我臨走的時候給你。」說罷，聽鼓樂吹打，相去不遠。李公站在門口等候，見地保王順領着迎親的在前飛跑，滿頭汗珠，把那頂帽在手中提着，自南向北而來。李公大喝道：「站住！要你這狗才，忙個什麼？」王順見有人攔頭大喝，吃了一驚，連忙站住脚，抬頭一看，認得是本縣李老爺。急忙把帽子戴上，趕上前下個半跪，說道：「地保該死，不知老爺駕臨。」李公不等他說完，伸手一個嘴巴，說道：「你不該死，却是該打，有這樣嫌貧愛富，一女兩聘，膽敢將有夫之婦，鼓樂喧天迎娶你做地保的，不報本縣知道，却到去帮忙跑腿。」這一下，把個地保倒退了三步，只得低着頭，連連答應着，噙着。那迎親的執事，頭踏已到了面前，李公說：「還不站着。」地保立刻知會，叫大眾一齊站住。恰好余升領了公差吏役，已進了街口，一見本官，連忙滾鞍下馬，趕行幾步，上前請安。後面吏役人等，排齊了班，下個半跪，聽候吩咐。李公叫地保過來，向地保說道：「這迎親送親的人，都交給你，走了一個，惟你是問。」地保答應了，下去穩住眾人，怕他們偷跑。余升在轎內取出鞋帽套袍，給李公換了，就在店堂內打綴開了，臨門設個公案。李公升坐，命先提媒人來問。就在車上，揭下來，衣冠正齊，在街心跪下，却是方才所見的兩位。那年少帶金頂的姓白，單名叫實。那年老的姓墨，雙名意師，都報了名。李公問道：「那徐二混正名叫什麼？」答道：「叫徐可忠。」李公道：「你可知道他女兒，以先聘于誰家？」墨意師道：「小的不知。」又問白實，你知道不知？白實道：「監生也不知。」李公道：「要真不知，就不怪你們，只怕未必。且傳徐可忠，并黃三林的妻子，火速來案，問明了再處。」發了兩支簽，壯快兩班，分頭的飛跑去。李公問送親的是誰？白實道：「是徐可忠大兒子徐有才。」李公命叫上來問道：「你妹子原聘于誰家？」徐有才道：「不瞞大老爺說，妹子原聘黃家，後因黃家將聘物取回，到去年方才另聘于杜家。」李公道：「聘禮有多少？黃家因什麼取回？有退婚的憑據沒有？」徐有才道：「大老爺問

到這裏，小的到摸不清，都是我父親所作的。又問黃家的媒人是誰，有才道：「一位姓張，叫張順田，一位就是墨大爺。」李公道：「那個姓墨的？」李公指着意師道：「可是他。」有才道：「正是。」李公怒道：「可惡，該死奴才，都是你東撥西撥，播弄兩家。先前黃家富，你就將徐家的女兒說給黃家，今兒杜家好，你又將黃家媳婦說給杜家，兩面三刀，可惡已極！」方才本縣問你，還敢裝糊塗，推說不知。來先給我掌嘴，然後再問。」左右將他帽子摘下，拿着皮巴掌，才要動手。徐有才同白實替他叩頭求饒。李公命暫且寄下，只一頓快將前後情形從實供來。只是：

未能覆雨翻雲，已見水落石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杜大隆娶媳得女

徐二混因貪破財

却說墨意師見徐有才供出兩回都是他的原媒，料知推却不過，只得實說道：「大老爺聽稟，並非小的敢裝糊塗，因徐二混與黃三林本是誼義的弟兄，他們對面說好，我不過做個現成媒人。後來黃三林死了，前年徐二混對我說，黃家的親事退了，小的也不知他怎麼退的。可巧杜掌櫃的二兒斷了絃，托小的做媒，小的就想起徐二混這門親。不料一說便合，這也是前生定數，與小的無干。這所供的都是實說，求大老爺詳察。」李公道：「胡說。」正要再問，值日差稟黃三林妻子黃倪氏、黃祖永傳到。李公叫到案前問道：「黃倪氏，你兒子聘徐可忠的女兒，是誰的原媒？」倪氏道：「是張保田同位墨大爺。」李公道：「張保田現住在那裏？」倪氏道：「聽說今年夏天已病故了。」李公道：「聘金共是多少，有首飾衣服沒有？」倪氏道：「聘禮銀四十兩，是四個小寶首飾，是赤金耳環一副，赤金扁簪一枝，包金手鐲一副，金如意簪一個，紋銀手鐲一副，銀髮花一支，銀耳環一副，銀冠

鑽一支，共是八件。另外尺頭四個，就是沒有衣服。」李公說：「依徐有才供聘禮已經退回，你可照數收到沒有？」倪氏道：「青天老爺，小婦人那裏收回一件？就只憑徐親家說，將聘禮折還了賬，小婦人不知是誰的賬？」李公道：「庚書婚帖退回沒有？」倪氏道：「庚書婚帖，小婦人一齊收好，並沒退回。」李公道：「將婚書婚帖呈案。」倪氏道：「現收在家。」回頭叫六兒趕快取來。這一回頭，方才看見就是昨天喝茶那位客人，真是又驚又喜。正想再訴賴婚情形，却遇值日差帶徐可忠到案銷差。李公問你是徐可忠麼？答道：「是。」李公道：「你又叫徐二混是不是？」二混面赤，低下頭不敢答應。李公道：「你女兒既聘與黃三林的兒子黃祖永，怎麼又聘姓杜的呢？一女兩聘，是何道理？快快說來。」徐二混只得免強道：「因為黃親家病故，家道漸漸的不濟。」李公道：「家道不濟，你便應該賴婚。」徐二混叩頭：「不敢，這黃親家在日，托小的轉借穀錢二百五十弔，前後五六年，分文未還，合計本利已五百多弔。小的又無力代還，只得與親家母商議，將聘物退回。這親事就不能算了，所以將女兒另聘，並非賴婚，求老爺明鑒。」李公又問倪氏道：「你親家說聘禮退回，折變交給你手沒有？」倪氏道：「小婦人並沒有見。」李公喝道：「徐可忠，你敢在本縣面前說慌，你既說退回聘禮，怎麼沒有收回的？你既是親手退回的，還是交原媒退回，有見證沒有？」徐二混聽了，只話愣了半晌，方說道：「因為當初債主逼緊，刻不容遲，因此向親家母說明了，就立刻變價清賬，只是實情，親家母都知道的。」李公道：「你只嘴狠會說，就依你只聘禮已算變賣了，算不得退回。何況還有婚書庚帖，明明在姓黃家中，你想將女兒另嫁姓杜的，只個理憑你利口，只怕不容你說！」便叫左右過，速傳杜大隆回話。值日差飛跑的去，暫且按下。列位聽說徐二混說打算賴婚，豈肯不把婚書庚帖取還留在黃家做打官司的見證麼？這又編書的胡造謠言。那知其中有個緣故。一來徐二混與黃三林結親，並非是真心愿意，原不過借這親家名目，騙黃三林的產業。偏偏黃三林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居然受他騙，錢財房產已經完了，又找補了一條性命。徐二混功行圓滿，心安意足，這女兒姻親，那裏還在他

心上。所以妄造這五百多弔錢的賬，消除這五百多兩聘禮，並八件金銀首飾起見。倘沒有這許多東西，他便絕口不提了。至于婚書庚帖，在徐二混原沒有算做憑據，這當是黃三林的勾魂票料想。孤兒寡婦斷沒有力量與他計較，所以坦然放心把女兒重又出聘。不想怨重毒深，黃三林死不瞑目，九泉之下起而控訴。又遇見這位不怕煩勞的李明府，單爲了這事親身查訪。不但徐二混做夢想不到的就是李公在簽押房做夢的時候，也想不到這事如此的容易。再想不到徐二混早留下這一套婚書庚帖爲後來聽斷的證據。也只是害人自害，天奪其魄，並非說閒話。這其中情節不得不交代一番。且說黃祖永聽他母親叫他回去取婚書，他就趕到家中，將婚書庚帖兩個龍鳳泥金的套帖，連拜盒一齊捧來。一到雙順居案前跪下，交與他母親看了，呈上公案。李公打開一看，舉在手中，問徐二混道：「只是你女兒的庚帖不是？」徐二混面紅耳赤不再辯，只得低着頭說道：「是。」李公道：「既然是，你該怎麼辦？」徐二混還沒有回話，差人已帶杜大隆到案，衣冠齊正的朝上跪下。李公問道：「你娶兒媳，應該訪問個明白，徐可忠的閨女，已許黃祖永爲妻，庚帖現在，怎麼你敢設謀謊娶有夫之女？今本縣已傳齊兩造，訊明原委，供證核實，本縣照例重辦。姑念你兩家是體面人，都爲媒人所誤，且傳你來當面商酌，只件事該怎麼了法兒？」杜大隆道：「老父台明見，職員實係不知，徐黃兩家原委，今蒙老父台訊明，免罪職員誤娶有夫之女，感恩不淺，還求老父台格外成全，職員無不從命。」李公道：「聽你這話到也明白得很，你既稱職員，這國家法律，你自然知道。且問你一女兩聘，該怎麼辦？」杜大隆道：「職員鄉愚無知，求老父台教訓，還求寬典，格外施恩，成全職員體面。」李公道：「你既這樣說，要照例辦，你是知道的了。你既求寬典，本縣准你的意思，准你兩家量力罰鍰，你愿不愿？」杜大隆道：「承老父台成全職員，無不從命。」李公道：「你既愿意可暫且退下，與徐可忠商議，問他可愿意本縣一秉大公，格外從寬，聽你們自己商量。」徐二混叩頭道：「求大老爺施恩，小的愿意受罰。」李公道：「既你們愿意認罰，聽本縣判斷。」喚左右傳轎內新人上



來。那知道杜大隆的兒子，本是一團高興，萬想不到這意外的事。在轎內正在納悶，看風色不好，又被看熱鬧的人，七嘴八舌，你言我語，越加不好意思，撇着轎帘，又沒有躲閃，祇好掀開扶手，抱着頭，一溜煙的跑回家去。單賸個新娘在轎內，嗚嗚的哭着。值日差叫喜娘打開轎帘，把新娘扶出，才到公案，揭去蓋頭。李公望下一看，雖然不是莊家閨女，却到長得骨肉停勻，五官端正。又加裝扮到齊齊正正，珠冠霞帔，玉帶蟒袍，分外精神丰采。就是兩個眼哭得紅腫，像核桃一般。把蓋頂的綵袱揭去，見黃倪氏跪在右邊，他便直撲下去，倒在倪氏懷裏，放聲大哭。倪氏兩淚交流，李公不禁連連點頭，說道：「姑娘，這是你終身大事，不可如此。你的意思，本縣已明白了。可惜你父母不能體貼你苦心，本縣代你作主。」那姑娘聽這位大老爺的話，正碰在心坎兒上，越發哭個不止。黃倪氏好容易將他勸住了。哭。李公問徐二混道：「你女兒只情形你看見沒有？非遇見本縣，只怕你女兒的性命，還被你斷送了。」二混叩頭道：「大老爺恩典。」李公叫招房將各人前後口供念了一遍，給大衆聽了，說道：「這親事黃祖永自幼聘定，媒證庚帖現在。徐可忠貪利無恥，一女兩聘，杜大隆爲兒娶婦，貪得厚奩，慳娶有夫之女，都該照例嚴辦。姑念自知理短，情甘受罰，令兩家各罰田二百畝，給黃祖永營業，以償其含冤莫訴之苦。着卽各將地畝指明界限，交戶房當堂立案。」徐杜二人沒法，只得各指撈了二百畝，戶房照錄了地段坐落方向，俟結案後再行交割。李公道：「本縣格外體卹，黃家孤寡，無力猝辦迎娶，杜大隆費盡辛苦，一旦人財兩空，今爲你設法。徐可忠女兒，可就此行禮，認杜大隆爲義父，杜大隆爲兒子，預備續絃的喜筵，卽借爲義女的花燭。徐可忠賠嫁的粧奩，既已送往杜家，可以毋庸取回。黃祖永在杜家成親，認爲義岳。從此三家一樣姻親，和氣往來，莫存意見。本縣只樣調處，你大衆愿意麼？」衆人齊聲道：「遵斷。」而黃倪氏母子喜出望外，更爲感激。李公又叫地保王順到案，說道：「你爲地保，地方有不合理的事，應該稟報本縣知道。你不但來稟報，反去替他帮忙，就該重責。今一概免究。這事照本縣的判斷辦法，倘有不合，惟你是問。」地保答應，請了個安，正要下去。李公道：「且慢！」

本街東頭第二堡的更天。成羣聚賭，誤公應予重責。本縣看此地道旁，官溝壅塞，着你查明，昨兒聚賭的四個人，各罰他十天工作開溝。待諸事齊畢，你一併銷差。」地保答應退下，遵諭辦理去了。杜大隆上前稟道：「承老父台公斷，職員感激不盡。但是職員有個下情，徐氏斷歸黃家，理所應該，但職員爲兒子原定的聘禮，還求老父台追還。」李公道：「你聘禮多少？」杜大隆道：「紋銀一百兩，首飾八件，衣服四套，還有窩酒糕果茶葉等項在外。」李公道：「只聘物應該追的，但追回來，也是沒你的分了，照例應該入官，姑念你傷耗已多，着將此銀充義學公費，衣服首飾一概償還。」徐二混道：「銀兩小的愿還，衣服首飾已全數賠了女兒的嫁，求大老爺明見。」黃倪氏稟道：「既徐親家已將衣服首飾賠嫁，是杜家聘禮，自然不該留下，待媳婦過門，應當照數檢還。」李公道：「很好，你各人都具上結來完案。」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陸大榮獄底遇冤魂

許國楨堂上供夥盜

却說李公叫衆人各具甘結，乘此吉期，叫黃祖永就借杜家現成花燭完姻，也只是極便宜的事了。誰知却是他父親一輩子吃虧換來的。幸他母親能守窮苦，不貪小利，方有意外這一番成全。倘遇見眼孔小的人，眼見兩個燒餅果子換一個瑪瑙煙壺，這便宜事那肯出門？就是李公有心成全，也是沒法了。所以聖賢說的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即此一端可見。閒話少叙，且說李公判完了這件事，心中十分安慰，既不負泉下人夢中告狀，就是這一番辛苦也不算枉費了。便叫余升取一百二十八個錢，還了店賬，格外又賞了四百錢酒錢，吩咐打道回衙。那地保照着李公交派的話，代黃祖永幫着辦理。一段姻緣散而復聚，不但黃家一面的人，無不感激，合街衆人也個個贊歎。揚揚不必細表。李公回到衙門，張榮上來請安，稟道：「訪問得許國楨平日不務正業，所結交的都是些短衣闊褲，不三不四的。今天傳他舅舅原差回來稟復，說因知他外甥平日荒唐，果然被案，恐拖累于他，早于

三日前回山東去了。又探聽得李家岩劫人的案，到是真的，已將該處地保傳到，聽老爺發落。李公道：「知道了，你歇息去罷。」張榮退下。李公看天色已晚，且待明日升堂。用過晚飯，正要安歇，忽見管監獄的王喜拿了一張稟帖，報的是陸大榮今日申刻在監病故的緣由。李公道：「並沒有病呈，怎麼死的這樣快？」傳官醫診視沒有。王喜道：「說也奇怪，昨天晚上收封的時候還好，到半夜叫牢頭叫打更的知會小的，說大榮不濟了。小的夢中驚醒，連忙稟請捕廳黃老爺進監看視，見他兩個眼珠這望上反，口中流吐白沫。黃老爺說是中邪，急命拿薑湯和正氣丸灌。他咽了兩口，忽然把眼一睜，口中說道：『陸大榮，你這喪盡天良的畜生，我還饒你麼？』一面說，一面兩隻手打自己的嘴巴。黃老爺問道：『你是誰？與陸大榮什麼仇？』他說：『我就是陸進財。』黃老爺說：『你的案已蒙李太爺代你昭雪，已經申詳上憲，將陸大榮照律定罪，你還有何冤枉監獄重地，豈可滋擾陰陽一理，你宜速退不可逗留。』陸大榮聽了，只一番話，爬在席子上，磕了個頭，說道：『承縣官的明斷，保全小的家當，那知只畜生惡心不改，前兩天小的妻子有病服藥，他買通了醫生，下藥墮胎。幸而小的從旁保護，將藥灌傾覆，方得沒事，差一點兒把小的一綫血脈斷了。因此控訴了城隍司，准小的報仇。小的用了多少錢鈔，方能進了這幾重門戶，到此地方，豈肯空回？』黃老爺道：『有仇報仇，情所難禁，但陸大榮罪名已定，你何必定要他死在牢內，不讓明正典刑？』陸大榮道：『陰曹還有案，須他對質。』說罷，用手在他自己心上亂拍，鮮血直流，從口噴出。黃老爺命將他移在外籠，即刻請官醫診視，說已經沒有脈了。當傳其家屬親丁到獄，叫他補了病呈，胡亂了一天，到申刻方才氣絕。」李公聽說，不禁毛髮悚然，起了一身的鷄皮，歎道：「到處都有鬼神，那可胡行一步？」說罷，呼余升傳該房辦葬，移請鄰到青縣，金大老爺相驗，一面將獄中打掃潔淨，按下不表。且說張寡婦因女兒被拐，久無下落，時時在他學生家左右打聽。一天却好李公正坐早堂，傳李家岩地保邵永太問話。張寡婦遞呈催稟，李公便命他跪在一旁聽審。李公問道：「地方匪徒，膽敢成羣結黨，搶劫幼女，你做地保的知情不

稟，是何道理？」郇永太道：「大老爺明鑒，九月二十八日，只一天太陽將落的時候，許先生同了一班人，跟着車到岩上，大家忽然口角，跟着動手毆打。小的還上前解勸，見許先生被人揪住，小的上前分開，那幾位就趕着車去了。小的也不知車上坐的是誰，因他們本是一幫，偶然相爭，並非搶劫，所以沒有報案。」李公道：「你只話真麼？」郇永太道：「小的當差二十多年，從不敢說慌。」李公喝令暫退，叫傳許國楨到案。李公將驚堂一拍，喝道：「你一年輕學生，不知安分讀書，乃勾結匪人，串通將你師妹搶去，還敢在本縣面前支吾。本縣念你是斯文一派，留你的體面，不想你竟是個敗類。今本縣將你平日作爲訪個明白，你老實供來，將你師妹贖在那裏，免得動刑。」許國楨聽說他的根底，又知已問過李家岩的地保料想再瞞不過，只得從實說道：「老父台聽稟，」李公不等他說完，拍案大喝道：「還敢稱童生，你就是個秀才，今天也不中了。」許國楨連忙改口道：「小的該死，因師妹送殯的這天，被沙家弟兄瞧見，向小的商量，叫把師妹誘出，答應送小的紋銀一千兩。小的不該貪利，可巧師妹有病，師母叫小的送他回家。沙家弟兄約了許多人在半路迎來，小的向他要錢，他但不給，反把小的痛打。」李公道：「沙家弟兄是什麼人，住在那裏，作什麼行業？」許國楨道：「大的名叫沙金，外號叫大頭鬼，小的叫沙方，外號叫秃尾狼。」李公道：「取這名字，必非善良之輩，現在只些人在那裏？」國楨道：「他們原是竈戶，因連年官鹽不通，他們就在連河上下西河一帶，往來販私。近來人多勢衆，又置起海船，單走山東遼陽，做海面上的買賣。」李公道：「你一個書房學生，怎麼認識他們？」國楨道：「由從先在陸監生家賭錢相識，後來跟他們學拳，因此漸漸相熟。」李公哼道：「你這安分的書生很好，你知道他們常寓在那裏？有家寓沒有？」國楨道：「大頭鬼有個老婆，平常販私，往來沒有一定。現下江要封河，常在城內城外游玩，裝鹽起卸，都在城南大淤灘一帶。」李公道：「你知他們在城內與誰相好？同夥的還有多少人？」許國楨道：「有個姓施的，叫馬販子，姓董的叫十回回，當在一起，餘的都不知。」李公道：「你知你師妹被搶後，藏在什麼地方？」許國楨道：「聽說在城隍

廳後錢家大院。」李公聽許國楨口供，心中便有了主意，便將公案一拍，說道：「你只不良的畜生，將你師妹拐逃，還在本縣面前，胡說這些無踪影沒對證的話。本縣一切不管，就問你要人，限你五天，將你師妹找回。」就派了壯頭王信，押帶他下去尋覓，吩咐張王氏暫且回家靜候。發落已畢，掩門退堂。話分兩頭，却說沙氏弟兄本是個無所不爲的光蛋，那一天得了張招妹，如獲了至寶一般。弟兄兩個，歡天喜地，悄悄拉進城，回到家裏，不想把那粉頭的醋罈子打破了，一見張招妹，就把他鎖在裏套房中，把沙金沙方臭罵了一頓。弟兄兩個空喜了一場，所以張招妹雖受了驚嚇，到保全了清白。這一天弟兄兩個，要想法而代粉頭消氣，叫了兩個瞎子說書，又請了一班八角鼓預備了大魚大肉大罈酒，約了馬販子施鍾土回回賽黃英陸矮子董二，一派狐羣狗黨在錢家大院開懷取樂，吃了一陣酒，說明了曲折，請粉頭出來，大衆替他兄弟說情。粉頭道：「看衆位面子，再把二人打二十棒槌，替衆位下酒罷。」陸矮子上前請了個安，又作了個揖，說道：「大嫂子看矮子的金面，饒了二位哥哥。」粉頭道：「就是饒了打也饒不了臉，叫只兩個亡八羔子，個人頭上頂大碗酒，給我跪在門檻上，要動一動，就是一棒槌。」馬販子土回回也上前說道：「大嫂子算了罷。」粉頭道：「你衆位不知，要這一次不做個樣兒，下回連觀音庵龍女都弄來了，還有我的分兒嗎？」一面說，一面斟了一碗酒，先叫大頭鬼跪着，頂在頭上。秃尾狼不等他動手，也照樣頂了一碗酒，直挺挺的跪在一邊。粉頭方站起身來，拿了壺，給大衆斟酒。正在高興喝采的時候，忽然進來兩個人，挑着兩對捧盒，後面跟了一人，像是個送禮的光景。二人走上台階，將捧盒放下，抽出抬門，就照着沙氏兄弟一人一抬門，出其不意，連人帶酒，都打翻在地。後面跟的人，在捧盒內提出一對銅槌，直奔上堂來。說時遲，來時快。馬販子看風色不對，從斜走出院中，聳身上房。土回回見銅槌來得猛，無可抵擋，將身望桌下一蹲，把桌子順手提起，做個籐牌，一桌酒菜，飛落滿地。可巧陸矮子往前想走，一脚踐在膾三鮮的海參上，滑踢一交，跌個仰面朝天，被拿銅槌的一手抓住。土回回趁這空兒，鑽出桌子，翻身上房去了。兩個放下扁擔，就拿

擲盒的繩索，把沙氏兄弟捆了。那粉頭嚇傻了，手裏還拿了酒壺，兩隻腳像釘住的一般，莫想移得動寸步，口中這喊八角鼓大爺快救人呀！不想那八角鼓子弟早一溜跑個乾淨，就賸兩個瞎子，抱住了弦子鼓板，蹲在牆角里發哼，只就叫：

無巧不成書，不打不相知。

欲知沙氏兄弟過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 盜黨設計放火燒衙

#### 衆匪認供申詳定案

看官知道只無端鬧席打人，是什麼原故？原來李公聽了許國楨的口供，怕差役捉拿，反走了風，所以不動聲色，點齊了壯勇，親身帶往，將錢家大院前後圍住。李公本意只想將張招妹搜出，不料沙金沙方一齊在家等死。方才挑捧盒的人，一叫馬順，一叫邱隆，是兩個有名的總頭，拿銅槌的更不必說，自然一定是李公了。當時抓住了陸矮子、馬邱二人，捆住了沙氏弟兄。門外壯勇聽見裏面動手，一齊進來助威，到把馬販子土回回兩個劇賊放走了。李公叫把兩個瞎子引路出去，然後把粉頭帶上，叫他引路。令後院所有的箱籠，一齊打開檢點，一件件上了清單。又在套間內，把張招妹放出，將一千人帶齊回衙。細軟物件捆載相隨，其餘粗重物件，點明數目。正要出門，把大門封鎖，乃榻扇後還躲着兩個人，帶出訊問，一係廚子，一係溜牲口的小子。李公命一齊帶回縣中訊候。街坊聞知此事，爭先恐後的來瞧，把個城隍門大街都擠斷了。李公留了四名壯勇，在錢家大院前後邊巡看守，把大門反關，親到客堂歇息。余升已帶同值日班房，打轎伺候，城隍廟道士印月過來叩安，請李公到客堂奉茶歇息。李公婉言辭謝，喝了兩口茶，便上轎回衙。馬順、邱隆押帶一班男女，在轎後跟隨。李公才進衙門，正要坐堂執帖的稟道：『青縣金大老爺相驗已畢，現方在福海祠拈香。』李公命請到花廳相會，且叫將男女各犯，暫

行分別嚴押，一面吩咐廚房備酒席，兼請捕廳黃老爺，本營蔡副爺，本學會老爺，到署晚酌，執帖的領命分頭預備去了。少頃衆官齊集，李公迎進客堂，讓坐獻茶，少不得一番寒暄，酌答不必細講。且說張王氏到家聽說女兒已經尋着，歡喜不了，也顧不得換衣服，急忙出門將門反鎖，一徑到縣衙探聽。找到官媒處，便一直進去，見堂屋內有個年少的女人，在那裏掩面啼哭。張王氏又是喜歡又是心疼，趕步上前攔腰就一抱，說道：「我的兒呀！你可想死我了！」那女人不隄防到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個穿孝的婆子，說道：「你是誰？猛古叮的，不怕嚇死了人。」張王氏聽他的口音，才知道不是女兒，覺得自己冒失，連忙放手。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沙家弟兄公用的那個粉頭。張王氏這得出來，見衙門前紛紛亂亂的人，有挑水桶的，有拿撓勾的，夾着許多燈籠，向後而去。張王氏抬頭一看，只見二堂東北火光冲天，連照都是通紅，不由的心內發慌，口念阿彌陀佛，說道：「天老爺好好的，這火從那裏來的？」那知就是馬販子同土回回放的。自錢家大院，他兩個人跳房逃出，就去找了個同夥中一位軍師，姓吳名謂，頗有些奸謀狡計，生平以梁山泊吳用自命，本是個沒經過院考童生。入了沙氏黨中，施謀畫計，算無遺策，所以十分得意，自命不凡。却不知沙氏弟兄已經全家被抄，馬販子土回回上門找了他，把始末根由細訴了一遍。吳用把足一蹬，說道：「俺們有這許多船隻，那裏享用得了？偏偏在這窰窩內送死。」土回回道：「如今還沒過堂，特來求軍師設法救他。」吳謂低着頭想了一回，便叫土回回等到天黑的時候，在衙後放火。馬販子帶領同夥十幾人在班房左近，趁衆人救火的工夫，一哄而入，將沙氏兄弟搶出。計畫已定，分派已畢。只時候李公正在花廳陪衆賓飲酒，忽聽報馬號草房內火起，衆賓吃了一驚，投筯而散。便叫張榮管守印信，請蔡副爺督同帶來親兵，和本衙的壯勇看守監獄班房，又命黃捕廳即速到監獄防守。又令各房守好案卷，傳值日快皂兩班，同驛卒馬夫，同水會救火。那馬號房屋本不高大，又正西北風，所以火勢雖旺，火頭皆向東南竄去。東南是個大空院，僅燒去兩大堆稻草，一間草房才燒到馬神廟後檐，水龍已經趕到，就澆滅了。前面

馬販子見後面火起，正要動手，忽見蔡副爺帶了兵勇民壯，把個班房團圍住，叫他們沒處動手，只得在暗處裏叫苦。有一個夥友姓鍾，名篤，外號強出頭，性情躁急，也能飛牆走壁，仗着武藝，要想沖頭得個大大的功勞。挺身一聳，已上了內班房後檐，却不知沙氏弟兄拘押在那裏，探下身去聽風，不想被民壯看見，一搭勾搭住袴襠，往後一拖，強出頭立脚不定，仰面翻身，從牆上直滾下來。這聽人聲沸然說道：「拿住賊了！」馬販子見事不濟，火光又漸漸落下，也不顧救人，帶着一班夥友，一溜烟的跑去了。李公見將火救滅，回到花廳，蔡副爺帶了強出頭也到花廳消差。李公命交班頭看守，請諸位重復入座。衆人也無心飲酒，草草吃完，衆人告別而去。李公送到大堂，便傳伺候，帶齊人犯，立刻在二堂訊問。先傳張招妹問了一遍，知並未受辱，慰了他幾句，叫張王氏當堂領回。又傳許國楨拍案罵道：「你雖沒有青衿，也算是念書的人，怎麼通同匪類，把老師的女兒拐騙？」喝左右給我重打大板八十下。左右不由分說，拖下去如數的打完。打得許國楨如殺豬的喊叫，幾乎打了個半死。加上鎖練收入牢內，然後又提粉頭上堂。李公問道：「你是那裏人，家住那裏？」粉頭道：「小婦人是東山人，叫潘小蓮，向跟我爹在邯鄲縣唱歌曲兒度日，被他弟兄搶到此地。」李公道：「你幾時到此地呢？」潘小蓮道：「今年五月一向住在船上，這月初才到這裏。」李公聽了，心中明白，你將他弟兄所幹的事，細細說來，本縣可想法而救你。小蓮道：「以前的事我也不知道，上月才回到這裏，不想又搶了張家的姑娘，是小婦人看守的，不然也就污了。」李公道：「他們有多少人？」小蓮道：「人是不少，只有今天吃酒的一個馬販子，一個叫土回回捉住的，叫賽黃英，只都是些頭兒，還有個先生叫吳謂，旁的都不知道。」李公命他畫了押，暫且退下，帶沙氏弟兄上來。李公叫招房將潘氏的口供，念給他們二人聽了。李公道：「你二人聽見了沒有？只此事是你們做的麼？」沙金對他兄弟說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且認了罷。」便說道：「潘氏所供都是實話，求大老爺定罪罷。」李公又問道：「你同夥的還有多少？」沙氏弟兄說：「其餘沒有，就是潘氏所供的這兩個。」李公把驚堂一拍，喝道：「



諒你不用刑，決不肯招！』命取夾棍過來。左右即將兩副夾棍呈上，將沙氏弟兄先把左足套上。李公又問你們情甘受刑，勸你直說了罷，免得受苦。那知他二人連聲叫冤枉，並不會招出什麼同夥。李公不得已命左右將繩索收緊，三收三放，仍是不招。李公命同陸矮子一齊釘鐐收禁。潘氏交官媒發賣，餘賊委捕廳督同差役前往查點造冊，暫行寄庫，再移文各處傳失主領認。錢家大院查封入官，只集已算完卷，有詩一首作爲收尾。

詩曰：海陬小試笑牛刀，除暴安良不憚勞；聽說而今燕水上，猶傳逸事話漁樵。

# 標點藍公奇案序

周文忠公云：「現今州縣無一不是罪人，書役之毒，民間醉骨痛心！」可見歷來好官之少，奸吏之多。又云：「認真爲民，才知居官之難，無有甚於州縣者。」嗚呼！吾祇見認真爲官，烏有所謂認真爲民者？今爲大達社標點藍公奇案，未嘗不肅然以驚，慨然以歎也。全書一卷，卽藍公自著，舊稱鹿洲公案，章自爲篇，共計廿四奇案。而以三宄盜尸一案爲最好，五營兵食一案爲最險，兄弟訟田一案爲最快，沒字詞一案爲最奇，西穀船戶一案爲最艱。山村盜林軍師猪血有靈三案，則藍公以被參離任，尙未了結，卒使巨賊惡訟，逍遙法外，未免遺憾。今人雀角則各弄刀筆，惟恐詞之不盡，而藍公獨能聽訟於沒字之外，伸雪民冤，此真所謂民之父母，非民之賊也。或曰：「包施諸公案，皆後人撰纂，而自述之，得毋自銜而不實乎？」予曰：否否，何以徵之？徵之往籍，無間然。於是知藍公豈欺我哉？先正事略云：「藍先生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少負不羈才，工詩古文，通達治體。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受知張清恪公，講洛閩之學，篤於內行。朱一貴反臺灣，從兄廷珍以提督進討，先生參軍事，爲之謀主。凡七日而平，著書曰平臺紀略，言善後策尤詳。以選拔貢成均，未文端蔡文勤兩公奇其才，方修歷代名臣傳，屬先生具艸，以薦得召見，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踧踖循循故事，先生奮筆上五千言，陳五事。世宗下其議，多施行，特旨授普臨知縣，諭樞臣曰：「以彼其才，任道府綽有餘矣。」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暇則與邑士之秀者，講明正學，俗丕變。未三年，以忤監司削籍。燕下鄉，勝錄云：「漳浦藍氏，代產名將，獨鹿洲太守鼎元博覽前籍，有志經世，以循吏稱。令廣東普甯潮陽，決獄平恕，治盜及訟師獨嚴，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以賊私，儼遷集司，益周內成獄。總督鄂彌達知其寃，留之幕府，並具疏白受誣狀。徵詣闕廷，擢知廣州府，惜到官一月卽卒。」郎潛紀聞云：「藍太守鼎元臺灣論條畫井然，鯤身鹿耳之區，形勢瞭如聚米。其所云臺灣山高水肥，最

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諸語尤爲切至。乾嘉以來，奸民屢畔，本年復有東師壓境之事，其言不幸中矣。鹿洲集及平臺紀略諸書，世有傳本，任邊寄者，盍瀏覽及之？嗚乎！藍公之經濟文章，卓卓如是，甯復有疑議？吾謂藍公名位雖不及黃石齋（黃亦漳浦人）政蹟文章，輒又過之，而祇以府縣終，不克躋卿貳宦海之險，獨好官之不可爲，如是夫。後漢岑熙爲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可以移贈藍公。菽園叢談嘗稱藍公論馬班優劣，斷制公允，知其學有本源，非今之空談時事，自許爲經濟文章者比，吾亦云然。

民國廿四年七月南匯朱太忙撰序

# 藍公奇案目次

閩廣洋盜

一

三宄盜尸

六

幽魂對質

八

龍湫埔奇貨

一〇

賊輕再醮人

一二

卓洲溪

一四

五營兵食

一七

邪教惑民

二一

葫蘆地

二二

兄弟訟田

二四

浚字詞

二六

死丐得妻子

二七

山門城

二八

古樞作孽

三二

雲落店私刑

三三

西穀船戶

三八

仙村盜	四三
林軍師	四七
猪血有靈	四九
三山王多口	五二
忍心長舌	五四
尺五棍	五七
蜃樓可畏	五九
改甲冊	六二

新式  
標點 藍公奇案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古歛唐在田氏評

閩廣洋盜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爲固然也久矣。余以丁未秋，蒞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時尙未越俎代潮也。冬十月，有南灣鎮差員高聰、紀壽、林耀等，賚投公檄，移提行劫樟林港大盜林阿相、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真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旣而思之，海洋行劫，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非淺，不可謂普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才、李阿繪、李阿繪三人，蹤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訊，則李阿繪乃從前竊家，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不宜有出海之事。屏左右密訊之，阿繪果未同行，且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拔累非此次在洋行劫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繪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繪去，細鞫阿才，阿繪皆不自諱。真供係黃呂瓚、耳聾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對面南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脛山，藏石洞內。又次夜一同奪取海邊空艙船二隻，共駕出海。十四日在花嶼洋面，奪一座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其紅頭船繪子船三隻，皆釋回，惟留繪船中水手杜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灣洋面，劫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繪皆與黃呂瓚等二十一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各飄散。黃呂瓚船上風頭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不能久處海面，於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員灣，沉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

潛歸。黃呂瓚傾跌抗溝，僵凍而死。餘皆爲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不知其蹤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爲首曰：「赤鬚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瓚皆爲首者。黃呂瓚係同縣鄉人，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者，混名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一余意同黨許多人，豈有概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壯猴順、偷食油鼠、上海客、文萊署、芬筒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卽赤鬚大哥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效勞。若拘獲一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知矣。正在設謀訪緝間，復據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係出海行劫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拱、陳勇余進、賚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撥也。」問獲者實何姓名？黃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潑，家居棉湖，係黃呂瓚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等一船，在香員灣登岸散黨者。時南灣鎮差員高聰、陳甲紀、壽林耀等，聞縣令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尙多，欲一一緝獲，必須有人對質，然後無枉無縱，不累良善。且遲數日，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聰等不能待，將李阿才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鎮帥以爲莫大奇功，星夜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阿鳳、黃阿鳳三名，被甯普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可穿，借銀可用，借賊可爲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許勳勞，以爲猶夫文員分內之事，是以未與之耳。彼遂強冒爲己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與之辨，謂花嶼、廣灣地方，皆鎮帥轄轄之下，何獨各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舟漁舟艘，盡借與賊？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爲封疆大臣銘鍾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兵而貽盜賊之笑乎？余曰：「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今焦心勞思，無非綏靜地方起見，若以此爲名爲功，則三尺童兒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卽乘夜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

次日回報隴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為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輿，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至林老貨門前。陳拱拘至家，其婦人遽問曰：「汝老貨在否？」婦人曰：「一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正協拘，而婦人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為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林阿鳳。問鄉長亦言村中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至門一問，婦人不意一答，真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二人之理？命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偽。婦人竇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即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貽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即釋，不然囚之一世。」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皆、鄭壽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大砲火藥鈎鐮竹槁鎗之類，皆鑿鑿有據。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攜來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羅朝學，拱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為匪徒事。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誤借之，非同黨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潮人，桑田出廣灣，劫奪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非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皆以捕賊為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阿佑、老七一名，鞠訊之，始知耳。京即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普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徑出海行劫，閩粵各船，以及香員灣散黨登岸處，俱相符合。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即混名壯猴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順、鄭阿鳳諸人，而普役陳拱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灣行劫杉木船被風飄散之



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坐一船，於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嶼洋面，奪得安興利繪子船，亦釋去。其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奪劫陳元魁糖船一隻。二十五日碣石地方與官兵相遇，相遇拒捕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侯，其赤鬚大哥，即洪伯豐也。林阿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投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地方將器械沉水，散夥登岸。其繪船上水手杜阿利，先於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間回去矣。復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即混名上海客，亦號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旭、鄭應等，多方訪緝，戈獲林老貨，即林阿任一名。據供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坡墟買米，遇洪伯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劫米船，係伯豐起意為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虎、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九友、王阿貴、陳烏卜、蔡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態及呂璜所誘之頑童鄭阿尊等。其供出海行劫閩廣各船，以及散夥分贓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一賊，亦被差役鄭川、翁旭、林光林、陳萬科等購得眼線，尾其行蹤，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役，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即高阿權一名，李十二，即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即阿肥，及鄭阿尊等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耀先於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間著圍，被鄉保緝獲，惠尉嚴刑不承，惠令刑夾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證明確，亦有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獲袁阿二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於洋蹄嶺，鄭阿清、即鄭旭卿，就獲於蔡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卜、蔡阿發、李阿元、尾，就獲於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緝戈獲者也。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碣陽深浦山下拿獲陳阿勇，即文萊署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

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卽侯大漢皆就獲於南灣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尋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爲龍陽，雖同在船中，不分贓物，不知行劫爲何事。此外寶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石碣鎮官兵殺死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璜一人，則已四十有一人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卽蕭大肚也，砲傷深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斧底遊魂，終無所逃於天地之外，徐以候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戶鄭則源鄭廣利杜阿利等，與郡賊俱皆熟識，語言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脛出海之後，花璉將軍灣井尾廣灣所劫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初四以後，所劫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等林阿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卜芬筒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吳阿來蕭旭友黃阿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人，雖少劫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奔海面，非止一次，劫掠閩廣，非止一船。得贓有多寡，按法無輕重，篆銜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徒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搶衣服銀布，俱於各盜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旣經沉沒海中，亦可不必深求矣。余於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鄰邑同人，不以爲忌；羽檄縱橫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始以旁觀之熱腸，爲鄰封驅除良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常在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己，可見綏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人，粵鎮知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役職名，余曰：「噫！南灣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真，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里，波濤不動，商賈宴焉，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西提，南檄北鬪，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 二二九次血尸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甯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妒以藥鳩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脣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墳無尸，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鞠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扶掖踣踞，則九年蠱證，含悲悽慘，亦非復妒悍鳩毒人也。遍問犯證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度爲士毅所偷。內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天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之宅即去矣。」問姊夫有男女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即喚阿喜來問，二十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途，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令埋否？」對曰：「已埋，士毅問埋何處？我對曰：『後邊嶺。』即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果服，稱係僱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名姓，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從傍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於邑枷示，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概行釋去。當場觀者約千人，咸以爲果完結也。歡呼震地，羅拜匝天而去。不半里，密呼壯役林之才，語曰：「不去衣帽，先驅入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房舍，舍中如有人，縛以來。」果擒訟師王爵亭來，舉動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亦不知顧，詞氣斬截，幾於無問可乘。度代書認保之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跡與原

狀若合符節，因段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境，移埋滅水都，烏石寨外，共埋處當問偉度，卽士殺亦不能知也。因復遣役，星夜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刁詐十倍。至則切切鳴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人全無良心，欲借假命陷弟於死，幸遇青天，好燭如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包龍圖再世，我兄弟死不瞑目！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爍，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釋去。今不幸遇我，而汝又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授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露，三則被告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拶糜爛，四則屍體不出門，官亦無了局，我等於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知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歡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真偽。今日之事，尙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獨不實供，猶使我二人受罪也？」偉度尙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女雖無同謀，却蹤跡不謹，王爵亭王士殺既爲汝弟仇人，汝奈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其不意，遽答曰：「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語？」偉度漫供，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余復試之，汝夜間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房屋被帳器具位置情形，則又在城中林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訊，則偉度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賣價，有齟齬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埋屍在烏石寨外，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隨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尺，起出

蒲包，則可雄屍在焉。擡回普邑，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令忤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至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卽曩因租業微嫌，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留一鋤存活，吾以兄爲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奈何？」偉度曰：「我之誤也，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蒞茲月餘，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王爵亭、陳偉度各子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民傳警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最具結哀鳴，屢場喋喋，若將天萬與家刑夾，不得謂官之枉也。卽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已不堪問矣。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也。

##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輪流以灌溉其田。入九月之間旱，江羅兩家恃強衆，紊規約不顧，朔日爲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居之。楊仙友不服，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江立清，號召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十五人，荷戈制械，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鬪，衆寡不敵，仙友殲焉。文煥等紛紛逃竄，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者爲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鞫再三，莫肯居兇手者。嗣證江洪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刃挺交下，實不知爲誰。詢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己者爲羅俊之、江阿尾、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亦不能知其爲誰也。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飭之以情，示之以威，加之以恩。至鉤距畢施，刑法用盡，一以不知二字抵搪，無

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淒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設汝被彼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爲冤魂，能安心乎？汝等所希冀，微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於今夜二更，提出楊仙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鼓鐘焚香，再拜起坐堂上，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不視，若爲弗聞也者。余卽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在此，欲汝還其一命，汝尙何推諉哉？」明珠駭極，良久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此，汝則不敢置喙，其爲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珠服曰：「吾挺擊其顛，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刃，乃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至，問之，子千不承。余曰：「汝爲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見冤魂乎？魂言江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顛之左，汝持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刀，血隨之湧出，當日情形如此，汝尙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召多人，指麾令殺者爲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知殺彼之仇，不實告也。欲沈其冤，今與汝爲難，汝受賄幾何，卽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云：「殺人者，江子千、江明珠，主命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阻、江阿滿，細加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認。余見其病甚，度不久於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于道，卽將奪其魄。」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清卒。潮人遂以爲真有鬼神也。

疑難決獄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愈夾愈

不得清，如何定案？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所信許。信排場森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之既得，使可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今君真是包閻羅。

## 龍湫埔奇貨

龍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有好事者，道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活殺賺和來告。授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他所愚，問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保約左右其間，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誘卸訟師李阿柳，即簽拘李阿柳。據差役鄭留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工房書史，須黎明往普提訊。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寓中急捕之。」一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役中有同與謀者，授褚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即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即令鄭阿二跪下對質，飛簽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鞠訊情由，將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攜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洋楊姓碩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訟。邦棉即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鳴楊高楊如傑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曹阿左往邀許元貴，贖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告，目今以李阿柳所留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刑書鄭阿二亦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又向楊家嚇索。

詢楊不依。煌立元貴因僞爲入邑。元貴與邦棉阿柳又僞爲留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僞赴普邑宿林惠山。張阿東又爲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勒索，有八十兩降而四十二，以及十兩，而楊如傑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毆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可指應，遂出而以藉屍勒索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殺賺和之告，則此案之興實由此一斑。訟師究棍奸保，盡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尙未四鼓，而網羅盡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後，尙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徧體，且腰間竹篾二條，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場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被殺，行徑曹阿左家，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案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卽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賄不出，則汝代其抵償。一薄墓旋輿，過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拜于道，問何爲首？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孱弱，十數年爲賊所苦，幸遇公泄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園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一束薪爲炬，以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公，尊君親上，則受我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法畢照，此炬可以不勞。」耆老子弟皆夾道而送，辭之不去。中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余因令輿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問鄉間尙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無有，惟湫埔未能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刼無忌，今已死其一，卽驗所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鐘阿表、黃阿瑞、羅阿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貴果獲曾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談，供稱與王元吉、鐘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弟楊阿印，獨宿園中，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地中，偷所蓋絹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罵之。元吉欺印年幼，搶奪而去，售與黃齊隆，得錢八百文。阿印歸訴其兄，適如傑病起，尙贏，亦未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人



齊出捉賊，棒棍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麻黃布褲纏裹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子白墓洋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循于黃奔隆瓦窰內，數日殞身，奔隆有干連，偕其弟奔茂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泥窟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爲匪類，不足惜憐，恐控出真情，反爲門戶之辱也。因拘到鐘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供元吉夥盜，及鄰阿寮拒捕受傷是實。苦奔隆繳出所賣贓被，亦與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卽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羅，亦無一疏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立、許元貴及案賊曹阿左、鐘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贓移屍之黃奔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自是湖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奸宄盜賊，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鬻，鬼魅現形，狐鼠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見一時家人父子，脈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 賊輕一再醮人

余旣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間。一日過鄞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輿夫蔽褲，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卺，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尙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裊裊者哉？」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臂牽一童以來，乃言洋鳥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致踵，皆剝奪以去。乞留下一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及賊去，輿夫憐之，解蔽褲與之蔽身。余曰：「噫！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蔽

褲且爲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爲，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又不知也。」余心識之，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劫來告者，陳日輝、陳日光、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人，挺刃交下，三人皆仆地，裂膚劃足，銅錢衣服，劫奪一空。熟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蒞任，稟明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既無人能捕，何告爲？」曰：「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蒞止，可仍聽道路荆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二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召日耀等入與之對質。阿訟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尙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惜、鄭阿載、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閃鑠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劫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下海劫船與否，曰：「則此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劫奪幾何，亦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內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一婦人，預焉。問所劫婦人何賊，阿載言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劫幾人，是誰下手，曰：「同劫仍此八人下手耳，加功則我與阿惜、阿訟、馬克道四人。」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突出橫劫，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入迎之？我等實止八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今即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甯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一心作賊，昇平世界，日日行劫，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

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神明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刳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彼其丈夫，尙不敢出來控告，則此事亦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可再醮也，如是夫？雖賊盜猶將輕之，况讀書明理，言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刳已多，法不可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候枷號滿日，再議可也。」卽令廖開揚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候獲日，按法懲治，餘皆痛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阿惜爲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或擊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潛，雖其股灼巨艾炙之。阿惜咬舌而死，阿載等不數日，皆先後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阿繼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汎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以謀財刳殺郭君芳命案獲到，按問如律。

婦人再醮，至爲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時新婚宴爾，旣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世不去，我輩做鬼亦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召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石米亦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爲盜賊，不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非淺渺。

## 卓洲溪

有飢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擡客。適余自普之潮，以是夜二更過客，與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藏也。晨

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之舟還。中流被盜。搶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篋各一事。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入槳私鹽船，不新不舊，爲篷四扇，一篷破損，後載竹篙槍一束。」余卽於道中停輿，張燈草檝，調保正楊勳李鑽蘇龔卿楊新等，率壯丁八十名，沿溪飛捕。獲乃懸賞千金。縱者重杖滿百。越次日，尙寂然無蹤也。因思多槳私鹽船，非內溪所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至水保方東昇，姚萬進，鄭茂紀，姚子甯等，在於練江後溪港一帶，遍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乾鄉港內，弋獲入槳私鹽船一隻，繫維草中，內有竹篙槍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並侯器也。拘良煥等，問訊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且自稱因貧違禁，私置多槳私鹽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船不能免，故托攘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清素比匪，江上私鹽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貨賣番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入槳私鹽船，乘風飛駛，直入貴與。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槍一束，正卓洲溪被搶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所言。因命捕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爲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良善，則爲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有名積盜，保正李繪揚，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私鹽船上住宿，寢食無他處。因復獲到姚紹聰，鞫問，則紹聰，佯爲不識阿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私鹽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良以安不業。余曰：「且遲之。」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者，扣扉請見，余不納。遣闈者問所欲爲，則言貧民乏食，相攘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連者疲於路，詳解則牽累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

協范阿義皆良善，請早釋。余曰：「良匪候審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一言，外間已知趨避，百足之蟲，不使相謀面接耳。先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而查奸匪，今縱人攘客，而不以實告，即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者幾人？姚紹聰私鹽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此三人搶劫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入槳私鹽船，前篷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急，潛令其兄姚紹貴於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藉稱探捕，急則便於遠遁。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平港內，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凶，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給之曰：「汝乃爲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自不諱，謂此入槳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因先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兩，汝尙能代爲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我等實係善良，不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船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紹聰言語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劫，彼恨爲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汝尙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有何能爲，不過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紹聰以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如阿相、馬阿弘、姚作蘭、許阿加、邱阿龜、陳作榮、陳伯炳、陳作鳳等，皆姚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姚紹聰俵分，奈何獨歸過于我乎？一繼呼范阿義至，亦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贓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前贓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言及此，其爲此案真賊無疑。」一方東昇言邱阿龜乃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而與王阿協爲紹聰所阻，阿協得稅，乃自赴投訊。又捕獲范阿義之兄范阿喜，故讎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作榮、陳伯

烟陳伯鳳皆與阿義有宿冤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喜姚阿相等一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宅詰則波及富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册朔望具結點卯追贓給還郭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入槩雙大小船卽以充賞仍於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姓李者不悅且駸駸有後言矣。

飢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劫賊通詳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小實大情不忍也荒歉之餘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途餓萃之憂募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爲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以絕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地方之要著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食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來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於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間岌焉時潮鎮大帥尙公約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余承乏代庖冬十月十八日抵茲邑廩無私米倉無遺糧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食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上水下灘往返須廿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運貨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何運遠程鎮補倉之費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旱未半收冬穀八分以上設法

催征，未必不能便捷。」吏皆曰：「難甚。」潮人素有健捷之癖，鄉間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靡內世家，大於之田，闔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捐納監生一千三百四人。院司道府書吏轅役，勢豪大棍，不知幾千人。皆威權煊赫，如虎如狼，特檄催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有片言獲戾，則縛人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迫至縣堂，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圍差亦遂與和同舞弊，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戶餓殍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戶，得以見官。且比較輕笞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削石洞，二三百人，蟻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款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紳衿獨不畏詳革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不軌亂民，吾能擒而盡殺之。」吏曰：「紳衿憲役，非止百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而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闔邑人民，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於潮郡。士大夫明禮義而重廉取，古以海濱鄒魯目之，入年以來，西成歉薄，急公者鮮，兵精貽誤，亦出於無如何。今旣稱有秋，閭閻不苦之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等同鄉共井，非親卽故，甯不相知相恤？况設兵衛民，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測，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尙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乎？况鎮程之粟，雖來汝土，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居頑戶，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忤否？願你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今本縣特從寬減，凡納本年糧米一石，收耗羨五合，每石耗米五升，納舊年米一斗，

收耗羨三合，每石耗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爲民之心，將愿納新舊糧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內，得之發給兵糈。後此源源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歡，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无益，自當照舊加一征收。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乎？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於勢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疆禦，豪強之性，自昔已然。况今爲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奸豪，伸三尺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參，士則中禱，奸棍蠹役，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卽至家破身亡，亦終不免于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謬叨民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區急公完糧，分內當爲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豈能皆木石心胸，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旦，反覆靜思，必有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爲異事，歡欣趨納者甚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之，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問之，若不見完清，多浮詞支節，余曰：「噫！汝真不可化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完，卽出汝矣。」而圖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曰：「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卽當極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召戶房吏書賚此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獎以數語，揖之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候，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多，而訟詞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人，欲潮洲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米。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日，而告厥成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參府許公，皆曰：「我等平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二月，則已喜出望外，不圖徵



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圖差弊竇驟塞，有愠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即釋安業。又逋賦上問，本人雖父兄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圖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矣。而答責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習，而余屹不爲動也。忽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有辜負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人衆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退堂曰：「圖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竚立聳聽，其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領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百，汝等數人，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昇平世界，而差役敢於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既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役，非叛縣令，乃叛朝廷也。既爲朝廷之叛，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擒之，定亂之勳，與軍功一體議敘。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治親鄰，不盡獲，正法不止。所慮昆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無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上走役願走者速走，不走者靜聽點名。吏曰：「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比，不到者視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圖各甲，以次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爲上東山耶？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况東山一拳石，直用靴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尋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過，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取，勉爲守法奉公焉可也。」由是諸役皆戰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是以兩月之間，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既定，頑梗既馴，役膽既破，從此催科不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真是無可奈何，非

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強豪，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輪將恐後；十日而奏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指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斑。

## 邪教惑民

潮俗尙鬼，好言佛言神，士大夫以太顛爲祖師；而世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於途。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髮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人，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爾。妙貴仙姑，卽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一秋，輔之自號筆峰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拜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贊奉粟，牲酒香花，登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秋十月，余自羣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廈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聚數百人，召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追究黨羽，則臥房之中，重重間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白晝持火炬，以八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其所之，蓋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姑臥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臥樓房中，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尙不知其何爲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庭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鄉仙之名，先已惶悚懾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粉衣、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嫵媚，遂以爲真娥。

女娘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其入臥房，登邃閣，拜彌勒佛，誦寶花經，呪然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所欲爲。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臥，有頃書符，飲以冷水，則迷香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夢魂恍惚之際，按其淫惡之罪，雖係首葦街，猶不足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要，且黨羽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爲息事甯人之計，凡所供扳中壽姓名，一概燒滅免究。將林妙善、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參，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概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藉其屋於官，毀密室，更門牆，爲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間。立文會章程，租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小，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令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己之名，使縲紲遍及於鄰封，深夜中羞，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歌頌之聲，徧徹重洋。而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一己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爲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 葫蘆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不能以終日。余初蒞普，民之攘奪者百有餘人，緝治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常中，午持梃結羣而趨，日未晡，則路絕人行。余怒焉憂之，擒其積惡貫盈者斃之，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功自贖。竊果蔬小菜，雖微必杖，或抗去逃藏，不獲不已。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

曰：「噫！未也，惠豐耳。」又旬日，而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污，恐其無所之者尙衆也。其潛縱也爲畏死，其寂處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三月出巡，入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而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八月，果有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黨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炮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圍中，長鎗大刀，簾牌俱藏，蔡間葦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耀廷，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潭山間，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間，難爲追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用兩三人力耳。」陳曰：「賊途已多，豈二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間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普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兒役五十名，以初更直抵葫蘆地，圍搜捕擒，果在七老茅寮中，擒獲謝阿皆、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卽於寮間搜出銅叉棍刀、鈎鐮、鎗竹篙、槍、簾牌二十八面，桿叉於圍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宅內搜出子母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鐮刀、鐵鈎五十六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者，方阿條也。素不軌，好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跡徒相善，往來密洽。以余洽盜嚴肅，無逞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寨沙壩中，偶米貴乏食，阿條遂起了意，商謀下海劫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圍寮茅舍，可以往來駐足。總匯，購買軍械米糧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己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澳奪舟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帆，橫行島嶼，劫商舶，屠賈客，銀

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擒獲王建千、歐阿梨、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阿捷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懲治。惟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概免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止陬石上，海盜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蹤遠遁，莫敢有復萌攘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拖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辨，互相搆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遺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當取其棺斲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執之，封其鎖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

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己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慮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長，留長去幼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首爲寄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也，且歸與婦計之。」三日再來定議。「翼日，阿明妻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息，婦似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受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慚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兄弟鵠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兄弟論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喜，當堂七八拜至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禮讓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兄弟各責二十板，將田勻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間，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堂前，何跪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楮耳。」余曰：「婦人不知狀式，素楮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楮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召而問之曰：「若有冤，欲白當據直書，何取空楮來也？」婦人曰：「不認字，又短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卽將其楮，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楮，那去年十二月初五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官。阿梅懇族中監生李晨，李向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瓦桶，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爲者？」劉氏曰：「阿梅欺凌孤寡，實以子亡隔歲，無控人命之理，故敢於負約耳。我等亦知子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彼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慙之族長監生，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姑年風燭，兒在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在岷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卽飛籤遣役，拘了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訊之，阿梅狡猾曰：「無有，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宰病死，我憐其母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尙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兒現在苦飢，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尙私和貽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影響俱無者，不過欲求助升斗，誤聽訟師，造此聳詐。李晨李向李童叔可以喚質。」余亦心疑，果其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類狙狎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梅好大膽，敢于我前弄巧，我聽兩人語，卽已洞見心肝，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蒞任，可以相

欺瞞哉！我三尺法在，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向、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先責汝欺詐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價，我不依從，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李向諸人，勸我代為殯殮，我曾給鄭氏銀二十兩，又將舊日十五兩借券，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問鄭氏原約兩間房屋，永為棲身，今折去瓦椽，置我婦姑于何地？且議公贍養一年，今尙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阿梅曰：「瓦屋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仍去蓋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欺詐。姑念片言一折，輒有服罪，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從寬令其修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俱各和好如初。」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寃，亦為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間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寃民？

##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凶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搶殺，將夫叢歐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辰溝邊。」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為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為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而無故叢歐一人之理。且侯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即為比緝，刻日追賊，亦無至今始共毆追下水一理，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辨別真偽，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即使十三日溺死，



距今廿一日相驗，未滿旬日，何以死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應若是之速。窮詰其偽，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辯，而陳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痛慘苦之情形，幾令鐵石人觀，亦爲墮淚。然余心終必不以爲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知，今身爲凶犯，禍及切膚，應有獄詳侯抵償，汝五人皆自該償命乎？」五人皆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乎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滸碣石而已。汝五人分途去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卒，招尋無主。然既有僞子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卒亦可含笑九原云。

妙在民忙官閒，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 山門城

潮邑士風素梗，逋租抗糧，負隅拒捕，相沿成習，恬不知非，而洋烏戎水等都，尤其甚者。余蒞潮，法在必行，雖僻遠頑劣，極惡難問之鄉，不盡而行法不止。如貴山都之麒麟浦徑子鄉，戎水都之果隴交南塞，皆動大衆捕擒之，元兇劇賊，疊疊就俘，然後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謂烏洋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門城趙姓者。趙氏聚族而居，衣冠之士，濟濟數十，左右鄉村，推巨擘焉。排戶趙麟趙伯越，自康熙六十一年以來，至雍正六年，積欠正供銀糧一百六十九兩，米六十八石有奇。圖差劉科張利劉德，催之不應，無可如何。二月間稟請添差，以陳科林會

鄭應協同拘比，亦無如何。三月六日，陳和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獲戶丁趙德迎，一名，有趙佳璧者，聞之大怒，以爲失世族體，攘臂奮呼。趙德漢、趙德鸞、阿雄等二三十人，制槌追之，擊劉科頭破裂，奪取趙德迎以去。陳科、周理等末如之何，則又稟請添差，復以趙金靜偕附近保正陳儀、陳福、劉之嚴、陳淑、祿、方、東、昇、周象華等，協拘緝獲趙佳璧、趙德鸞二名。又有趙阿武、攘臂奮呼，趙德漢、趙阿俊、趙德風、趙阿維等三四十人，追至叢殿。周理被傷破額，血湧如泉，諸保正大敗逃歸。差役皆負傷奔竄，佳璧、德鸞又被奪回以去，再稟拒獲，毆差驗傷累累。余猶未忍，卽通詳律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潮陽營撥遣弁兵，偕縣尉馮君灝親詣其地，會同拿究。臨行囑曰：「趙佳璧等雖身廁衣冠，畢竟鄉愚寡識，從前過惡，我不深求，但肯悔罪來歸，率其二三頑戶，將積逋糧米，急公納完，我則仍善視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總以此行糧米完欠，定其良匪順逆。倘二三頑戶懼罪，不敢造邑，則令佳璧代贖以來，統爲輸納，國賦旣完，卽爲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來否，定其良匪順逆也。」馮尉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體諒？然則弁兵且遲之，先以單鞭勸諭，傳茲德意可乎？」余曰：「善。」馮尉至鄉，監生趙佳璧、趙稱侯、武生趙宜生、趙廷佐等，濟濟皆在，與之言輸將，稱從前無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來，何會一歲完清，積十數年，率皆逢赦，未聞縣令衙役，敢如此拿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蠹，尙望我納糧哉？」馮尉曰：「糧米乃朝廷正供，非縣令私爲己有五營軍士，待茲給發糧餉，刻不可緩，非故爲急迫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緩，何獨於今不可？我等亦待新官至始完納。馮尉再以好言勸之不聽，以禍患惕之亦不聽，邀佳璧一人與偕入邑，不聽，請輸完少許，以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亦不聽。馮尉不得已旋歸，越數日以兵同往，佳璧等傳呼閉門，遂將寨門緊閉，明示抗拒。馮尉躬至門前，理論再三。佳璧等若爲弗聞也者，寨內刀槍林立，鋒芒閃閃，露出牆頭上，高聲言曰：「我等抗糧細故，毆差奪犯是實，任汝通詳，千萬堵寨門，總是不開，誰敢環攻而入，與我等決一死戰乎？」馮尉見其頑兇已甚，無悔罪畏法之心，亦無如何，據情詳報。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監生乎？再不申禱，不可得也。」因備

敘前後情由，通詳列憲，學使顧公將趙宣侯趙廷佐禡革武生，其監生趙佳璧等，候會咨斥革懲治，督撫蔣集俱嚴札飭拘，照依發遣黑龍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爲意也。日偕寨內人衆，鳴鼓列陣，執戈揚盾，以示必欲拒敵官兵，敢於死鬪之狀。冀縣令聞而中止也。余曰：「憶如是，益不可中止也。」傳令保正劉之嚴等十一人，各率鄉兵先驅示意，仍奮筆書硃爲檄諭曰：「嗟汝山門城士兵，無罪無辜，必欲乎空造孽，犯極惡不赦之條，可不爲大哀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賦，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有田園，歲享租粒，名下應完糧米，欲令縣主代爲輸將，姑試爲我言之。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無敢一人連負維正之供。獨汝趙氏門城，偏同化外，國計兵糈之謂何？可以任汝頑抗哉？屢催屢梗，未見輸納毫釐，釐毆差奪犯，至再至三。本縣矜其愚懵，未忍通詳律究，特委尉尉親臨勸諭，仍敢冥頑弗率，如毛角之不可與言。及尉以兵同往，復敢閉門不納，挾持槍械，口出不遜之言，如同叛逆之舉，按律定罪，死有餘辜。本縣雖欲隱忍姑息，而有所不言矣。然雖通詳之後，猶望悔過來歸，但將糧米納完，亦可網開一面。不謂汝等兇頑愈肆，全無悔過之心，日日鳴鼓列陣，執戈揚盾，意欲何爲？果敢殺敵官兵，公然自居叛逆乎？揣汝等訟師之計，不過欲以激變鄉民爲叛之名，加之本縣，冀本縣怯懦中止。試思本縣何事可以激變汝民，不過催納糧米耳。催征乃本縣之職，向來耗羨則減其半，棍蠹包收則拿辦法無一毫虧損汝民。汝等何所藉口，以至變叛？况叛之一字，凡屬人類所不忍言。汝等身爲朝廷赤子，敢於抗糧而輒挾制縣官，自居爲叛而不辭。本縣宰制一方，不能定茲叛亂，何以上對朝廷？惟有檄發民兵，號召鄉壯，一舉撲滅已耳。汝等自度強悍，孰與台灣土寇？當年逆賊朱一貴倡亂，奄有台郡地方千餘里，賊黨三十萬。然國家不費一糧，不折一矢，七日之間，誅鋤淨盡。况汝斗大山門城，老弱丁口不滿一千，即使擊鼓揮戈，亦等嬰兒作戲，何足當本縣勦擒乎？本縣不過欲汝完糧，原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捨命抗糧，誠不知是何意見。豈本縣差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則此半年之久，何不一來控告？及今陳稟，尚亦未遲。本縣斷不庇護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縣爲父母，

本縣視汝士民如子，衛役奔走僕隸，孰與父子之親，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憚而不試向本縣一言耶？豈以本縣鄰邑代庖，不過五日京兆，真無如汝頑抗何哉？本縣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傷國體之事，萬不敢因循姑縱。即使新令下車，亦必視叛逆如仇，無養成抗拒，爲他鄉效尤之理。况新令至今，尚無影響，欲使本縣縱容叛逆，再遲一年半載，以俟新令，勢亦有所不能。今遣峽山黃壠附近洋島各保正劉之嚴、王振澤、陳儀、周理、周福、周象華、劉珍、山楊光、玉陳、淑、祿、連、仁、方、東、昇等，共率鄉兵三百，以九月六日會於山門城下，環而守之，不許寨內一人逃出。他村樵蘇行汲，俱縛以來。汝寨中有循理守法之監生，已經完糧之良戶，當念岷岡炎火，不免玉石俱焚。急須會合密議，各保身家，將爲首頑梗之趙佳璧等一二十人，偕衆擒縛，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趕本縣，追糧審擬。庶幾汝等善良，得以免於禍難。倘遲至三日不出，則縣尉營員大衆至矣。本縣已經移營，再委大弁多帶兵丁，縣尉統領三班人役丁壯二三百人，前往圍搜擒捕，保正鄉兵奮勇先登，不知汝等何以禦之？汝等敢出拒敵，直令官兵鄉壯徑行誅殺。本縣援引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條，以隨其後，則以逆叛定罪，竿首篙街，禍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其可抗拒否耶？若汝止以閉寨不出爲高，謂可負隅久延，則本縣傳令約保，喚出力作農民，以鐵鋤三百，搗倒寨牆，去汝保障。然後沿門搜捉，以次擒縛。汝等復能飛出九霄雲外乎？本縣念汝寨內無辜之人，何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爲十數兇徒波累，敗滅故不忍不諄諄誥誡。汝等能聽與否？則關係汝祖宗積累殃慶，門戶興衰，非本縣所能代謀也。三日不決，乃汝自誤，尚慎旃哉！檄諭到鄉之後，各保正扼守隘口，聲言營弁縣尉大衆且至。趙姓有識者皆懼累，密爲縛獻之謀，於是佳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趙宣侯、趙廷佐、趙何武、趙德望、趙德漢、趙德鸞、趙德越、趙德風、阿狀、阿俊、阿飯、阿雄、阿維、阿福、光、茂、光、慶等十七人詣縣。余曰：「噫！汝等既來，吾亦不忍杖殺也。昇平世界，焉有顛倒謬戾之人，如汝等所爲哉？吾恨早不縛汝曹盡屍諸市，所以姑容至今，慮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即伸說，併所以抗拒之故，一一爲我言之。」趙佳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實無冤情，亦不敢抗拒，原是鄉愚無知，積習

故然。其初視爲兒戲，其後畏罪日深，莫敢嚮還，是以遷延自誤，至於此極。今已知罪當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寬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忍寬宥廢法，我亦不能。今姑暫置之獄，俟將積逋糧米補納全完，方行審擬可乎！」未幾，余因公赴省，冬臘始回，遺意外組解。趙佳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積逋始清，署令從寬審擬，枷號一二人，餘皆薄責。佳璧量罰贖罪，免革監生。制府孔公以佳璧罪魁戎首，不可不褫革儆衆，他皆如所議焉。

鄉蠻抗法，弄假成真，由向來水弱，狎而玩之故也。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間諭檄，乃一團惻隱之心，而字裏行間，却有無數甲兵風雷，雖大敵亦當束手，况二三冥頑乎？執法嚴而用法寬，想見仁人君子氣象。

### 古樞作孽

潮邑西郊附城村郭之間，白管一叢，蕭然兩樞焉，暴露者不知幾千百年矣。忽一旦香火盛行，民趨之者如歸市，蓋莫識其所以然也。聞之土人云：「村民陳姓者，有八歲兒，迷失不知所在，父母遍處尋求，則於樞旁偃臥，呼之不應，抱之不能起。度爲兩樞作祟，哀告禱祈，兒忽醒而偕行以去，設酒牲香楮拜辭。鄉民見之，遂以爲果有靈也。」二好事輩，更加文飾，謂古樞能言，能知未來休咎，能爲人添福消災，有求必應。由是爭神事之，或言其姓爲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繼則謂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遠近，城鄉內外，男婦童叟，各以其願欲禱祈。捕魚者，羅雀者，居奇貿易者，婦人求生子者，爲夫求功名者，謀利者，治病者，謀陰私者，擇佳婦佳婿者，爭訟者，繫獄求脫者，圖墳山，圖田宅者，賭博求勝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辦香楮楮，以爲信券，應驗之後，酒牲祭酌，遂有老嫗兩人，爲之掃地焚香，擲卦占夢，日收青蚨數千文。鄰邑愚氓，亦有不遠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女擁擠不絕。則有年少無賴，潛伏城隅，奪取簪珥，或竟相嬉戲曖昧不可知。於是正人側目，共懷憤懣。余自普旋潮，

諸生蕭策名者，據其事來告，有拈香道旁，穢行桑中之語。余曰：「噫！諸君可謂能持正矣。士大夫肯留心風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千奇百出，林阿貴、胡阿秋而後，復有媚神爲妖之入，不可解也。枯骨何知百年暴露，妻置荒郊茅草之中，風飄雨淋，日熱摩離，曾不能使其子若孫，以一坏土壤相加遺類，安所得靈爽顯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人衆之間，奔走公廷之上，爲汝民庶之托靈，營以求僥倖於萬一人之昏，一至於極，不亦可哀甚乎？吉凶禍福，惟天所命，雖聰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何物骷髏，敢逞邪怪，提三尺以誅妖孽者，亦不能爲之寬宥也。卽日大張文告，禁絕人蹤，號召約保甲長，立查二柩有無子孫，限三日之內，速卽擇地瘞埋。三日不遵，則約保甲長各備東薪，少俟本縣親臨勘訊，數其藉叢作孽，惑世誣良，敗壞風俗之罪。將二柩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灰於練江中流，爲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孫在南關外，以屐齒爲生涯，聞之驚懼，連夜移葬，自是妖風遂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旣除，死仙復熾，臭朽骷髏，亦能傾動一邑，所謂南方尚鬼，信不誣乎？堂上數語，詞嚴義正，使人心豁然如夢初醒，然後焚之瘞之，以滅其跡，亦可知鬼事之無能爲矣。西河巫媪，南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 雲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過普邑之東郊，一人肩行李以從，後兩人似學步輿夫，昇一人被傷憔悴，投宿邱興旅店。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驅從郡城大路以去，昇者尚臥弗起，吏人偕兩輿夫將行未行。邱興問之，吏人曰：「竊銀賊也，將稟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頃，吏人及兩輿夫亦去。邱興往視病者，則族中人邱阿雙也。詢之不能答，以手指畫，似言被毆將死之狀。邱興怖愕，白鄉長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許及之，三人皆與俱歸。伯友問其故，

乃知爲海陽縣吏李振川，自省歸來，至葵淖，僱募邱阿雙代肩行李，在雲落旅店，夜失四金，阿雙認竊未償，因拉赴普邑，欲稟究追耳。其兩人林阿雄、吳阿尾，亦阿雙之儔類也。阿雙有兄邱阿楚，爲普禁卒，邱興喚之來看視，則阿雙已不能言，過後死矣。乃相與俱赴稟縣尉，收振川三人於獄，申詳到潮邑。余星夜旅普相驗，右額角有木棍傷，兩手大指有繩索細傷，頭上周圍有篦傷，左右額角又有木棍支稍傷，腦後腮頰腋肋下體，俱有烈火拷燒傷，遍身叢毆，條彌有似藤條亂擊傷。余曰：「噫！慘哉！誰橫逆至此極乎？勿論鄰邑書吏，卽當路顯官，如此所爲，我必令償其命也。」當場鞠訊，則李振川自認失銀，疑竊情由，及以折床木拴擊其額角一傷，餘皆雲落汛蔡營隊及兵丁四人所爲，與己無涉。而吳阿尾、林阿雄，亦言細打火燒諸事，果係汛兵鞠賊，欲追客銀，有店家徐阿丙可訊。余思此等異刑，惟捕盜營兵乃有之，恐所言未必無因。復見吳阿尾左手大指上，亦似有繩索痕，問之，阿尾固稱無有。余不信，復視其右指亦然，合而觀之，則以細繩連細兩大指，懸之櫟間，俗所謂雙飛燕吊法也。睇審其間，上亦有籬竹痕，解其衣則兩脅之際，亦有火燒痕。余曰：「噫！奇哉！汝一身與死者無異，但傷痕較輕，汝何以緘默不言？至我問及，尙再稱無有，則彼銀非邱阿雙所竊，實汝竊之，汝故不敢言也。畢竟是誰刑汝，亦當言之明白。」吳阿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此橫逆，汝何以不言？」阿尾曰：「振川令我勿言，恐作命案內干證，拖累死耳。」余曰：「蔡高所爲之事，振川令汝勿言，無此理也。」阿尾言振川憐我負賤窮人，遭波累解審，無所得食，失銀係彼切己事，當爲蔡高所累，萬不可免。多我一人無益也。余照例錄供，填註圖冊通報，一面移檄雲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極口稱冤，而吳阿尾、林阿雄尙阿和指證，因復檄惠來營，將蔡高革除名糧，以便刑訊。一面移取縱兵職名，附詳題參，復吊集犯證，虛心研審，則徐阿丙供詞與衆大異，稱振川有族姪卜長途，不能存活，先一日來投雲落店。初三日夕，偶爾相逢，亦與同宿，懇振川借給資斧，俾得還家，振川許之。越日黎明，振川失銀四兩，及錢八十文，因謂同宿者曰：「官銀被盜，事關地方，汝衆人不協力追求，將遍累汝等矣。」店中之人

皆大恐，互相盤問，傭夫阿雄等，僉請邱阿雙，終夜不寐，開門出入二次。遂以阿雙爲偷竊，直向追來，阿雙不服。振川曰：「盜竊官銀，打死勿論。」取折床木，拴擊傷阿雙額角，復命族姪共繫之。族姪恨其竊銀，致振川所許資斧，竟成空虛，以細繩合細阿雙兩大指，懸之樑間，拔束薪之堅貞而長條者，鞭之數十，衆人皆勸阿雙供認，阿雙仍不服。振川復與其姪，用竹篾紮成圈子，箍其腦頭之四圍，削兩木片支其左右頭角，使箍內滿而緊束，目睛若將吐出，然阿雙仍不服，復用山茅燃之，蒸其腦後腮頰腋下身。阿雙言與阿尾同狀，何以得免？振川叔姪復以阿尾同竊，亦縛阿尾，以治阿雙之法治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雙倔強，銀不得出，始赴汎弁言其事，把總王大以事關地方，遣紅旂蔡高至店查問。阿雙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爲果偷兒也，勸振川解其縛，押收前銀，終無所得，回復汎弁。王把總曰：「鞠賊乃文官之事。」令振川帶赴普邑，稟縣究追。振川叔姪遂以阿雄阿尾偕阿雙往普作證。甫行數里，阿雙又稱銀在店中。振川等復將阿雙回店，遍處搜尋，仍無蹤跡。日將暮，蔡高復至店中，恐阿雙貪夜脫逃，爲地方累，令振川以縛其手足而睡。至初五日黎明，阿雙已受傷甚重，不能行走矣。振川乃許阿雄阿尾酒食，令其昇阿雙至普邑，尙望追出原銀，不意一朝畢命，此當日實情也。余不信命夾之，謂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盡，豈汝一人所能飾？汝已得蔡高賄幾何？欲脫有罪無辜乎？徐阿丙曰：「天日在上，夾死不敢妄言。請從容細審，到水落石出之後，如非振川叔姪所爲，則以我償其命矣。」問振川族姪何名？阿丙曰：「不識也。」堂問振川乃知之。一問營兵四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並無他兵，夾死亦不能造出各姓也。」喚阿尾阿雄與之對質，阿丙置其昧心誣良，必遭迅雷擊死，阿尾阿雄不敢與辯，命夾之。兩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誤聽振川商謀，謂人命重事，禍累無休，家貧不能構具棺殮，與原告和息，不如三人合供營兵打死，汎官必懼而求和。邱阿楚得賂領埋，可免通報，我等皆無禍難。於是網打箍燒諸事，悉諉諸營兵，而水條細傷，供爲弓弦所打，汎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經通報。那徐阿丙活口現在，供證鑿鑿，我等豈能復昧良心，出乎人情實係李振



川叔姪打死，與營兵無干涉。余曰：「屍傷驗試之時，吳阿尾匿傷不言，原有情弊；設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言？」因復訊阿尾，汝曰：當日身傷，亦言是蔡高所爲，今何謂營兵無涉？阿尾曰：「是惟振川刑我，所以我勿言，而箍我燒我，我肯爲之隱諱乎？今日所供，乃是實情，雖斬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姪矣。」訊蔡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訊振川。振川嘆曰：「前生夙孽，願死無所言。」余曰：「阿雙強壯，汝羸弱之軀，何以能制其死命，必受蔡賄買耳。」振川曰：「族姪李阿顯助我，非受賄也。」因將當日細打箍燒情形，備述不諱，與徐阿丙所言，俱相脗合。問前供何以不及阿顯，阿顯家居何處，有父母妻子與否？振川言彼時欲推誘營兵和息了事，是以故不及阿顯，併自己亦不承招。今則道其實耳。阿顯家在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無父母妻子，孑然一身，東食西宿，普邑先回之後，不相聞問者數月，未知復出周流道路否也。余星夜關移海陽縣，專差守提，果獲李阿顯到案。當堂一訊，不待刑鞫，遽將當日偕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雙情形，直言不諱，與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皆脗合。余曰：「噫！是矣。」乃定爰書擬振川抵償，阿顯杖流三千里，蔡高與徐阿丙不行勸救，阿雄初供不實，各責入十重杖，解府審明，轉解臬司。臬司以初報供指爲證，今審係振川、阿顯致斃，與原詳不合，檄駁復審。余復虛心靜鞫，詳慎研訊，再無可疑，仍照原擬解上，大拂臬意，時必欲坐蔡兇手，取約兵不嚴職名附參。見余不依檄翻案，不勝憤怒，欲加以易結不結罪名，劾余落職。余曰：「殺非辜之人民，以保一己之功名，此事豈我爲之哉？不如削職入深山讀書，罔以此自陷也。」臬司復調余至省，令覆訊，且面諭曰：「汝恃才執性，目無上司，我原檄如何駁詰，汝竟置罔聞。汝從前驗保如彼，今日詳審如此，何以達部結案？茲着汝再審，汝其慎之！」余曰：「某無才末職，安敢任信！已按情實嚴審，而犯證矢口不移，無如何也。海濱之人爲盜，捕盜無所不諳，細打箍燒之事，原不必待營兵而後能振。振川身任縣胥，豈不知殺人者死？阿顯並未刑鞫，亦皆甘罪如飴，此則鬼物憑之人命，關天不償不已，豈人所能強乎？蔡高實係無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願，恐受抵者亦不願也。當時錄供通報，則據所言如彼，今日審出實情，

則定妥書如此。大部駁詰，亦無如何。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惟有靜聽參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罵詈，欲行揭參。左右曰：「免冠叩響頭謝罪。」余笑曰：「免冠亦不妨，但頭何能響？此事我未之學也。」臬司亦笑且恨，因曰：「汝且虛心再審，不必執定意見。」余曰：「不敢也。」余思限期已迫，若待再訊解府，府訊解司，則緩不及事。因將案卷人犯，帶赴本府公署，會審駁詰刑訊，以撫憲胡公爲主。余從旁靜而聽之，命胥役亦於其旁，並記口供。則振川阿顯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諸人，堅供如前，至死不變。余更改問語補新供，再將原讞敘入，攜質臬司。問畢，大怒曰：「汝止自改問語耳，供讞則仍舊，其目無上司，視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問語出自問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關係，豈問官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讞語自難更張。今日之案，實無疑義，請憲臺明鏡親審，如有謬戾，罪不敢辭。」臬司曰：「親審若有別情，揭參必不可易。」余曰：「願之。」遂趨出，同列皆爲我危。余曰：「我自幼貧賤，以至今日，一官有無，何足輕重！殺人以媚人，此官尙可爲哉？」越數日，臬司親訊，疑振川等受人賄囑，將遍刑之。振川曰：「我在公門數十載，豈不知殺人者死，雖有千金之賄賂，而無性命以受享，得此欲何爲哉？吾以四金不能舍之故，誤殺一人，今復誣罪於無辜之人，是我又殺一人也。此案不枉，卽夾死亦無他供矣。」阿顯曰：「我殺人，不認，乃當刑夾，旣已供招明白，不敢嫁禍他人，又何夾焉？」蔡高曰：「吾今日卽死於夾，不敢代人償命，使邱阿雙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曰：「前供是實，今日夾死，亦再不能轉移爾。」臬司顧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吾欲翻案，則無從翻起，欲刑夾，則無從夾起。」書吏曰：「此是實情，非作手也，且將此案商之撫憲可乎？」臬司曰：「善。」卽以其情入白撫憲曰：「可矣。」遂依擬題結，而李振川李阿顯數日之間，先後俱卒於番縣獄，不待刑法之及也。

雲落非刑，聞者髮指，若使抵償，不辜千載有餘恨矣。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如此乃可執法。

## 西穀船戶

潮郡故爲產穀之區也，三歲浍飢，民生艱食。雍正五年，制撫大吏請于朝，議發西穀十萬石，勻貯潮屬各縣倉，備賑恤平糶之用。詔報可，兵民以手加額相慶。而於是年夏末半收，冬稔八分以上，穀價稍平。秋冬間，撫藩派撥省倉西穀發運惠潮，觀察樓公故廣州郡守也。公在廣府任內，平糶出入，存留未買穀價五萬四千二百八十石，應買穀還新守補倉。而潮爲公所屬郡，乃議往高州買穀運潮省勞費。時嶺東穀價石尙入錢，西穀上者不過五錢，中者下者，在三四錢之間，一舉兩美，制撫以爲便。於是運潮之穀，樓公毅然任之，領出穀價，遠近並買。遣潘田司巡檢宋肇桐、烏槎司巡檢張宏聲、三河司巡檢張德啓、招甯司巡檢范任化，分途押運。潘田司素有幹材，能權子母，將穀價於佛山購廣桶、棉布之屬，帶往高州發市，然後買穀以歸。稍延時日，誤風汎，卽往高州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又在香山海洋報稱被盜，又報漂沒三舟，而私貨毫無損失，或者疑之。烏槎司亦在海豐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招甯司專在省城，領運近買之穀一萬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陽。范巡檢以海船險苦，先由陸旋潮押運，人役各與船戶串通，沿途盜竄，每賣穀一石，押運得錢百文，以爲定例。所督入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開駕，至四月二十八日，到潮邑之磊口。余適會海門潮陽達濠三營將官，斟酌修造戰船木植，聞西穀備極不堪，兵以發餉爲患。因檄行押運巡檢范任化，就入船中，各起好穀一石，送至縣堂，會同海門營參將許君諱大猷、潮陽營遊擊劉君諱廷俊、守備永君諱福達、濠營守備吳君諱峴，卽於縣堂之上，眼同風颺，每穀一石，有扇淨入斗，二三升者，有一斗五六升者，合計勻算，石可得淨穀八斗。復令范巡檢會同弁目碾米，每石得米三斗八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黟且碎，三營有難色。余謂范巡檢曰：「聞西穀素佳，道憲軫念民瘼，豈忍以有名無實之穀，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輩不慎，致使船戶舞弊至此，將奈何？」范憤然作色曰：「此皆道憲所買之穀，好醜惟道憲是

問船戶不敢損毫芒也。一時道府檄催收穀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風濤不測，萬或有意外之虞，將誰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書吏黃遇趙乎邱潮黃輝陳良陳智等，帶領小船數百，往磊口接運，則見船上高飄黃旗，大書奉旨押運，憲役高光等十人及招甯司外甥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作，作上司差員行徑。舵稍水手如虎如狼，指揮呵叱。黃遇等相顧懾息，莫敢出聲。先以水浸爛穀，入和量交，尋吏以不堪貯廠爲請。船戶厲聲曰：「大老爺買下之穀，雖糠粃沙泥，誰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耶？」吏皆曰：「非敢不受，但濕穀另交，可以攤晒，乾濕混雜，恐乾者亦爲所累。」船戶曰：「我不管也。」更不敢復言，亦屈意受之。是時船上諸人驕橫無比，言必稱大老爺。范巡檢與吏言船戶必曰大老爺船戶，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爺水手，大老爺舵工，而船戶水手，日日輪流置酒，與招甯司高宴，妓女頑童，晝夜不絕。諸水手又設爲量之法，將斛斜放，穀面不俟上滿，輒盡力向下刮之。羣吏曰：「如此則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將何以交倉？」船戶曰：「大老爺斛面如是，汝等上倉與否，我安知之？」吏黃輝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則我等每人須賠穀數十石，汝輩傷天害理，不存良心，輒稱大老爺，大老爺豈教汝如是乎？」船戶黃兆大怒，鳴鑼黨衆，將黃輝楚撻破額，輝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李阿二等追至小船，撲擊之。小船戶陳阿壯蔡阿相皆被傷。招甯司馬相公目視之而無言。時五月十一日也。於是小船盡逃，羣吏踉蹌歸來，莫敢再往。尙有三千餘穀在船未收。余不得已復募僱小船，於十三檄委巡檢范仕化帶領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爲運官，船戶其所管轄，又現任招甯司巡檢，以潮邑之官而不知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處？於十五日再行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猶不動，且言道憲係屬至交，經連日具稟陳明，早晚穀船疎失，不知是誰之罪。余聞其語，爲之毛髮悚然，知此人奸險能幹，爲上憲心腹重用之員，既經連日具稟，恐夤夜將穀搬藏，鑿舟入水，我咎其可逃乎？因下列事由，詳明列憲，即於十八日清晨，驅率小船出海接運，而西穀愈出愈醜，有水注爛者，有發熱加火者，皆收而不問。惟糠扁太多，似非原穀，疑道憲所買米，何至於此？而范巡檢力爭，稱係道憲賤價所買，海陽

揭陽皆是此穀發付，不干船戶之事，余亦不與之辯也。越次日已刻，吏復取扁穀來觀，中多米粒。余思道憲買穀，焉有攙米之理。此確係船戶盜取碾米，仍將糠粃攙下耳。碾米必在附近人家，吾得其間而入矣。因問兩岸有隣村否？舟子言樹林內有之，東爲松子山，西爲棉花村。余佯言舟中熱甚，登岸乘風，坐於松陰之下。少頃有趨而過者，召問之，其人曰：「不知也。」余曰：「不知不已，今捉汝。」其人曰：「須問鄉長。」余曰：「然。」卽遣役拘棉花村鄉長，鄉長病，其母來曰：「欲究窩接西穀，則我老人知之，不必問病兒也。吾鄉中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皆爲碾米數十石，或接往達濠發賣。對面松子山李阿加、謝朝士等，更多窩接朝士家中，聞尚有西穀未賣，急掩取，無不獲者。」余立刻遣役趨松子山謝朝士家，果有西穀四包在焉。連人及穀俱獲，以來問何船之穀，則曰：「鄧文興也。」命捉文興，舟中言文興以往府鎖其舵工湯廣萬訊之，則諸舟無不然者。余謂范巡檢曰：「如何？」范曰：「固知之。」余曰：「屬員辨言何也？」范無言可答。余將兩岸窩接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李阿加併入船船戶黃超、成等，盡拘入邑，當堂確訊。則謙朝士於被獲四包之外，另爲碾米十三石，鍾阿信代碾十六石，鍾阿興代碾十四石，皆載往達濠發賣。李阿加代碾十七石，魏阿加代碾八石，又爲載米六石，往達濠發賣，又代買扁穀二石。余曰：「噫！藉口兩村之弊，不過如此矣。」訊船戶黃超、成，則侃侃直言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一石二斗，沿途碾米盜賣，共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至九龍又買扁穀十石，達濠買扁穀六石二斗，棉花村買扁穀一石二斗，沿途碾米盜賣，共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除攙下扁穀七十七石四斗，今尚缺少額穀五十一石五斗。問汝舟並無破損，何以穀皆漲熱，據供係量交之前一日，恐穀石缺少，將扁穀用滾水泡濕而下，不虞黃、兆等衆人口角，數日不來盤收，此所以發熱也。訊船戶麥長，據供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二十石，汕尾買扁穀十石，平海買扁穀六石，沿途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八十餘石，除攙下扁穀三十六石，尚缺少穀五十八石。訊船戶謝勝，據稱實名王光嵩，乃代謝勝押船，其買賣穀石皆謝勝自爲之事，我不能知其詳。只在天字馬頭賣去好穀五十石，隨買扁穀五十石，攙下將開船時，又賣去十餘石。

山海汕尾賣去十六石，庵埠賣去五石，皆隨買扁穀攪下。其他處盜賣，及途沿碾米，換魚換菜，出去好穀，不知幾何；大抵亦有百餘石，除攪下扁穀一百二十餘石之外，尚缺少穀九十石五斗。問汝穀亦發熱何也？據稱我等亦於將交之先，用滾水泡下，使穀漲多，不虞因黃兆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是以發熱。汝入船皆泡水乎？曰：「然也。」訊船戶黃兆，則黃兆攬載未回，而所獲者，乃舵工林家相也。據稱黃兆在天字馬頭買下扁穀五十石，虎頭門峽西買扁穀二十石，九龍買扁穀十五石。沿途盜賣及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一百三十餘石。除攪下扁穀八十五石，尚缺少穀四十七石五斗。訊船戶李德，則係黃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黃奇昌在府未獲。據黎阿二供在庵埠買扁穀十石，在潮邑買扁穀二十三石，達濠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共去好穀百餘石。攪下扁穀六十三石，尚缺少穀三十四石五斗。訊舵工湯廣萬，據稱船戶鄧文興買賣之穀，不能深知其詳。止五月初五初六兩日，磊口有小船載扁穀二次，文興共買二十餘石。攪下沿途盜賣碾米，大約不及百石。攪下扁穀不知多少，今尚缺少穀四十五石。訊船戶謝永興，據稱永興在府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僱小船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石，天字馬頭買扁穀三十石，庵埠買扁穀四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亦不過百十餘石。除攪下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三十三石五斗。訊船戶陳裕興，據稱裕興在郡未回，我乃舵工黃志成也。裕興於二月十七夜，用小船三隻，駁載好穀五十石回家。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餘石，虎頭門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食用，大約亦有百餘石。除攪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即移檄達濠營，併檄招商司官吏，將入船駕往達濠港內，嚴加看守。各船戶黃超成等諸人，羈禁通詳，一面關移海陽縣，提拿船戶黃兆、謝裕興、黃奇昌、鄧文興各正身赴縣質審。六月初十日，皆至覆訊之。則黃兆實名林有德，據稱天字馬頭虎門九龍，共買攪扁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貴所供若合符節。謝永興實名滕有興，據稱省城東莞庵埠，共買攪扁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桂所供若合符節。陳裕興自言東莞虎門買攪扁穀八

十餘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黃志成所供若合符節。鄧文興乃湯廣萬，向之湯廣萬，乃鄧文興，所拱買攬扁穀碾米盜賣缺少之處，亦兩人如出一轍。黃奇昌詭名劉阿進，據稱買攬扁穀於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馬頭買攬扁穀九石，虎門買攬扁穀五石，共攬下扁穀八十二石，餘供亦如一轍。至問其有無給與高光馬若愚等，每石百錢之陋例，則入船戶合口齊聲，並稱一錢不少，無一人有異詞也。余捲卷嘆曰：「諸船戶經審數次，不用動刑，先後口供不差，銖黍此尚何疑義哉？彼行人貿易之細民，貪小利無足怪，向非押運官役養成驕縱，亦何遽至於斯？貓鼠同眠，嫖飲浪費，公然以賤買醜穀，勒抑屬員之惡聲，加之公忠爲國之道憲，非平日深愛憲恩之人，所宜出此。」據招砂都約保邱朝黃經等稟稱：松子山棉花村盜出穀石，招甯司馬相公弓兵董明、憲役高光等諸人，皆預焉。約長王瓊林、船戶邱北美、保正王朝等稟，查溢接西穀小船鐘阿信、鐘阿興、魏阿加等之外，尚有招甯司巡船私自載運。而脚夫吳阿孫自言：范巡檢之子大相公，令將西穀代爲挑至米鋪，碾米入石，入巡司衙門食用者二次矣。約保將吳孫解到，訊之果然，一時幾不能忍，欲將范仕化、高光等問成盜首，通詳參究。念係上臺鐘愛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維，是以中止，祇將攬和盜賣情節申憲究追。但思范仕化等護庇船戶，竟以醜穀盡諉道憲，置身事外，是誠何心？今水落石出，入船船戶攬下扁穀六百餘石，缺少額穀四百餘石，則此中情弊瞭然矣。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和兩巡司運到西穀，在澄縣海溪東港遭風淹沒殆半。其穀或在水中撈起，和泥晒之，鹹水浸淫，外乾內敗。奉憲諭各縣四六勻撥，餘者盡歸潮陽。是以潮陽又於四六之外，多收水穀三百餘石。計接受潘田司好穀一千三百七十五石，水穀一千三百八十八石。三河司好穀二百七十九石，水穀二百七十八石。水穀顏色暗黑，觸手成灰，經憲委招甯三河兩司巡檢勘佑前運西穀之暇，併取一石晒乾，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戶以爲無用。及早設施，賠補八百石，尙可遲則歸無，何有之鄉，全爲交盤大累矣。統計潮陽一邑，共收海運西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風颺，或碾米給餉，均應賠補三

千二百石。縣令爲道憲屬員，自代賠二千二百石，共攬和盜賣缺額一千餘石之穀，應於各船戶名下追補。此大公至正之道也。上憲檄行海陽、潮陽二縣會審究追，將其船變賣賠補，而招甯司巡檢范仕化屢藉稱道憲之命，請釋船戶。余以事經通詳，案未會審，不敢私釋，而范仕化背出危言，余佯爲弗知。比問撫制，提明西穀兌撥沈失情由，將四巡檢參革發訊。仕化愈懷怨懟，每道憲之前播弄是非。余適奉檄召至郡，促出倉收面請憲示。道憲仍命審明，將船變價賠補。余思范巡檢監守自盜，已經漏網，倘將船戶盡釋，則千石將問何人爲道憲賠補二千餘石，固所甘心爲船戶賠補一千餘石，無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穀石，何須賠補？即使新官交代，有道憲泰山爲主，誰敢不接受哉？然余心終未敢安。仕化退謂余曰：「招甯司雖暫時落職，總有開復之期。潮陽縣亦在旦夕，且禍烈於我百倍，直張目俟之耳。」寅僚以告，余曰：「食穀顆粒，皆關民命，未便有名無實，欺誑朝廷。况道憲大人長者，爲國爲民，斷斷乎無此事也。」越閱月，其言果驗。

倉穀民命所關，押運官役，貓鼠同眠，以國家勤恤民隱之隆恩，委其嫖飲花稍之受用，雖欲不治，不可得也。聞至今君親造海船，因看見數粒之米，就地生風，究出許多奸弊，一網羅盡，供招歷歷，不覺爲之拊掌稱快。但上司欲爲掩蓋，則投鼠忌器，豈可過於認真，自貽伊戚？朝廷遠而上司近，信乎邑之不可爲也！

## 仙村盜血

潮陽有大盜，曰馬仕鎮，太學生也。名鳴山，字仕鎮。所居鄉曰仙村，在貴與之南六七里，地屬舉練都土沃壤，四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清樹綠，夜月一花，漁舟上下，嗚嗚呀呀，相歌唱以來往，風景不亞於蘇松固嶺東之勝概也。昔人以仙村命名，今則爲盜藪矣。馬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鄰村，莫敢睨視。仕鎮豪雄獷悍，尤爲馬氏之冠，生而有盜行，見人財物，則心不能平，不攘之以去不止。雖至親密友，亦必深藏示虛，不敢



使一注目也。長而慕柳賊宋江之爲人，招邀匪類，往來浹洽，四方無賴之輩皆歸之。所居舍傍有大樓，高廣堅固。羣盜至，皆款之樓中，大意以穿窬爲主，飛簷走瓦，鑽鏞穴地者爲上客。駕舟逐流，載私器，攘客貨于水者次之。懷石袖椎，徙倚道旁，顛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樓中人衆至百餘，出入往來，掉臂瞋目，橫行無所忌。民有犯顏色者，輒揮拳相向，當急急謝罪，惟恐不及。遲則夜入其家，罄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門，死者在室，懸皮肉當戶而市，牛主亦不敢睇觀而去。鄉人畏之如虎，不敢斥言爲隱語曰：大樓公，或曰樓鬻子。公者專稱樓鬻者，潮人最賤惡之號也。仕鎮以攘竊起家，漸至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林。羣盜不復曰大哥，而共稱爲馬老爺矣。馬老爺之名震潮郡，撫案承差，道府胥役，潛與往來。凡上官差員出訪事者，十有九主於其家。以故邑中紳士縣吏捕役，莫不趨奉締交，惴惴然惟恐稍拂意也。然貴山峽山洋島滅水黃隴舉練之間，家家不得安寢，百里之內，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將捕治，皆以負固不可得，搏差抗提，視爲無足重輕。前後任潮邑潮篆者十令，而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侵欺科派，無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借兵四百，親詣仙村擒捕之。仕鎮命三寨省閉門拒守，於垣墉上施火炮，直向支令君拒敵。營弁恐殺傷啓大釁，急命班師。支令君憤恨不能已，而上司左右皆馬氏腹心，且反於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冰釋。自是任鎮咸震粵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鎮益驕橫，無所畏，時或至邑治，無敢問及，而攘竊行於城中，布帛貨舖，釋床面食，地方奸究，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陰爲黨羽，坐地分贓者矣。有監生陳開發者，賈人也，而凡布帛頗饒，仕鎮預知之。時有華僑人胡其暢，爲峽山和平一方巨賊，然亦依仕鎮門戶聽指揮。仕鎮遂命胡其暢率馬阿一、劉阿信、黃阿尾、蔡阿乙等，以一輕舟直抵降津，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舖中，恣意搜括，大獲所利而去。時署令白公仙遊，開發以其事告尉，公差訪緝，而賊舟揚揚得意，搖拽以過林入渡，爲水保方東昇所獲。遠舟擒捉，以胡其暢等皆就縛，惟劉阿信入

水逃生，奔報馬仕鎮。仕鎮親詣林入渡，見方東昇，則東昇已將布帛絨線各贓物盡起，而藏諸安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仕鎮呼以利脅，以威東昇亦恐，還其大布四百丈，併胡其暢等皆釋。未幾捕役至，遇潮其暢將歸華橋，遂爲所獲。方東昇以所餘布帛絨線繳縣尉，尉召訊供，始知馬仕鎮所爲，遂據情詳報郡太守。而余方奉檄攝潮篆，未知其事，但素聞馬仕鎮爲一方大盜，經十令捕緝三十四年，弗能獲，思欲爲地方以除民害。十月十七日，將之潮，舟過仙村，見三寨鼎足，人烟稠密，寨內大樓巍然，雄壯誠非可以力獲者。夜躊躇不能寐，訪知仕鎮有甥林承爲潮邑馬快役，喜曰：「在斯人矣。」十八日抵潮，蒞任，密呼林承至內室，謂之曰：「汝欲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滅汝門戶乎？」林承駭愕，叩頭流血，不知所爲。余曰：「汝舅馬仕鎮，汝能致之來，則生，不來則死，囚汝妻子，滅汝門戶。」林承泣曰：「此事甚難，非強力兵威所能濟，容徐圖之。」余曰：「宜速，不宜遲，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誘致，遲則不出矣。吾遣林光翁旭等五人與汝偕，汝先爲調虎離山之計，然後相機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他事往仙村，見仕鎮問安否？若爲弗經意也者，乘間言曰：「舅專制一方爲總約長，今新官蒞任，得無往謁見乎？」仕鎮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爲？去則去，不去則不去耳，誰勒吾舅者？但蒞止方新，有過堂應卯之例，可因此規其能否？其可畏耶？則後此稍避之，其可狎耶？直兒戲藐之耳。」仕鎮曰：「我聞此人似可畏。」林承曰：「雖極可畏，初至茫然無所知也。乘未知而一出，爲邑人所觀瞻，以後卽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目我。」仕鎮曰：「然，卽令人操舟詣縣，林承又佯以他事辭去。仕鎮入邑，則林光等笑語迎之行。余方坐堂上，按十三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不能答，有頃，問今日不到者幾人？來四十一人。余佯怒曰：「無禮哉！此不到者皆賊也，當捕之。」遙見林光拊一背若趣之前者，其人尙瞻顧猶豫，林光跪下代稟曰：「馬監生到。」仕鎮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監生馬鳴山乎？」仕鎮曰：「然也。」余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命林光款之。須臾堂事畢，有報遞司渡江者，將出迎，乃置仕鎮於獄。及暮，自廓旋吏齎府檄，請審陳開發盜案，鞫詆之。方東昇

言之歷歷，胡其暢亦不置辯。惟仕鎮昂首辯論，不肯以實言，余怒將刑之。仕鎮曰：「監生也。」余曰：「汝三十餘年老賊，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天欲亡汝也。汝尚不覺悟乎？我今訊賊，不訊監生，治盜賊而不加刑，天地間無是理也。」仕鎮猶不服命，拷足三十箠，朴諸地曰：「汝不實言，吾今斃汝。」仕鎮自度不免，始將行竊，陳開發情形，及方東昇盤獲始末，直言不諱。且云：「勾引行竊者爲姚阿馥，林阿順，同黨往竊者爲胡其暢，馬阿一，黃阿尾，劉阿信，蔡阿一等。」與胡其暢供詞絲毫不差。問平日共劫幾何家，仕鎮曰：「難以記憶，但被害無一人敢告我，則是無其事。」余曰：「汝積威至此極乎？今即無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分緝諸黨羽，而仕鎮之羽翼已星夜飛其家，馬氏族人恐大兵且至，乘夜遣樓中羣賊四散逃生，急離潮陽，盡歸海揭饒平，入深山以去。黎明捕役至，無所得，惟馬阿一被獲，與姚阿馥，林阿順等實供，皆如馬仕鎮胡其暢所言。余乃將羣盜錮獄，詳報到憲，請咨部革去監生，以憑盡法研究。而貴山峽山洋鳥城水黃隴舉練之人，尙恐仕鎮不得死，出爲反害。而仕鎮以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助食費，莫敢不潛輸之，且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經貴與，喚田間老人問之，皆云：「仕鎮一日不死，鄉民一日畏懼，卽暗受科派，亦不敢一開口也。」余恚甚，欲重創之，終以監生未革，不得加嚴刑。復箠其足數十，而上官交移訊詰，上下往返，經一年逾兩月，仍未咨革監生。而余以奉參離任，其漏網吞舟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吾友曠魯之，又恨余不將馬仕鎮撲殺，而拘率文義，效俗吏之所爲，受人掣肘，空勞筆墨。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諸百里內外，遭其殃害，無有已時，不知誰之過也。余亦悔之。

馬仕鎮迺有名巨賊，族大黨多，負嵎悍鬻，卽靡獲符，亦難獲治。况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爲交好，無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末如何也。今君得乎在未到任之先，卽行佈置，此時疑畏未聞，迅雷不及掩耳，如縛鴉豚，毫不費力，所謂兵貴神速，將以謀勝者，闔邑人民，歡聲動地。不但峽貴洋城之間，夜戶不閉，卽鄰邦盜賊，莫不相戒遠遁。文武寅僚，咸謂手額，督撫司道，盡皆稱能，亦一時快事也。惜監生未能驟革，文移上下，往返經年，僅僅

羈波獄中不獲按法懲治，可見百足不僵，而邑令掣肘之難。然賊惡貫盈，新任者亦豈忍俾漏網哉。

## 林軍師

竹山都華陽下壟之間，皆濱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良田，東南汪洋千頃，民之居其鄉者，耕漁半焉。潮三年荒歉，余下車斗米三百錢，地產蕃薯，可代穀一斤，鬻錢十二，佃戶抗租，踵相接也。幸迓天庥，風雨以時，歲登大有，斗米僅錢四十，薯十斤方獲四文，萬井甯盈，民生和樂。川澤獻瑞，前溪生白蛤，後溪產蠶苗，皆數十年來未有之異。小舟千百，朝集暮歸，水面誼置，如同海市，則有勢家大豪，或出壠斷，藉稱祖業，霸踞港汊，余方厲禁之，不許與小民爭利，而恐其未盡也。一日有下壟民吳雲鳳，呈監民鄭之鳳、鄭之秀、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蠶者，日納鄭氏錢卅文，名曰花紅。雲鳳因七月十八日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會阿重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雲鳳至倉，私刑甚屬非理。謹抄貼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華、吳兆備、吳雲朝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爲潮陽巨族之秀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况其毀舟鬪毆，必非全無根據者也。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於是月十八日來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三、鄭之秀，搶刺衣服銀錢，經檄發馮尉驗訊，裂顛破鼻，重傷種種，而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思欠租口角，亦屬細故，果如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間，多人上省，遍呼於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頃刻緩者。集兩造於庭訊鞠之，則抗租逐毆是實，而橫抽毀船，全屬子虛。余曰：「噫！異哉！鄉保里名，皆畏鄭氏至此乎？」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鄉長邱開發、里民會朝等，皆指天誓曰：代爲鄭氏稱冤。且言入鄉人民，並無聽見鄭家有霸占溪海之事，如鄭之鳳、鄭之秀，果以橫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雲鳳曰：「爾等連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卽有掛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已非主佃

休戚相關之誼。而鄭生生長巨族，強橫成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過當，此事甚小。汝何必掩諱實情，妄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告反坐，此訟師誤汝也。」雲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雲潮、吳水祥等，有欠舊租數十田主，至家迫取，甚為暴戾。阿萬合我等羣誓逐之，追之下地鄉田，主傾跌朴地，我揮拳傷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為邱開發會朝等勸解，各自散去。」問同追毆者幾人？曰：「吳阿萬、吳阿千、吳永祥、吳阿添、吳雲萬、吳阿桐、吳阿樂、吳阿二、吳阿鳳，與我共十人耳。」問搶銀四兩七錢者誰也？曰：「阿添、雲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也？衆人皆有之。再訊吳阿萬、雲萬、阿添、永祥等諸人，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得矣，但霸溪橫抽之妙計，往省遍控之高手，決非爾等所及。爾訟師是何姓名，以實言告我，則已，不然將夾爾。」雲鳳曰：「林軍師也。」問林軍師何人？雲鳳阿萬皆曰：「林軍師乃善爲詞狀者，當今第一吏書有名之人，邑內外誰不知之？」余曰：「我不知也，爾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監生林阿璧也，家在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阿璧至，密諭差人鄭崗、林州將其案頭字楮，不論真草鉅細，俱取以來。復問吳雲鳳曰：「汝等何以識林軍師？」曰：「吾叔有壻蕭見老，邑內監生也，引我見之。」問何以爲謝？曰：「先送贄儀三兩五錢，事畢之後，謝金十二兩。」軍師言此罪甚大，萬不可以免訴，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占官溪，橫抽害民。一面遣人赴郡省，遍控上司，以壯聲勢。懸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爲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准，亦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過事灰，此萬全之策也。」言畢，林阿璧銀頂衣冠，搖曳而來，曰：「監生無罪，見召何爲？」余曰：「側聞軍師大名，欲一求教。」阿璧曰：「監生未嘗有事也。」鄭之秀曰：「假監耳，冒頂死名，林廷捷被告發，提問追劄報，故禮房有案可查。」余曰：「真軍師，不論是否假監，汝且言吳家事如何？」阿璧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雲鳳曰：「軍師不必推托，令奇計弗行矣。」阿璧故不承，曰：「我實不知爾等何事。」雲鳳阿萬皆曰：「此事實軍師所爲，我等鄉愚無知，惟軍師之命是聽耳。」軍師令我

先送贄儀，我則三兩五錢，恭敬奉之。軍師令我事畢之後，謝金一十二兩，我則謹凜識之。令霸海橫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衆人受累。阿璧猶不承，而差役鄭崗林舟，以搜得林阿璧案頭狀稿呈上。披閱之下，則吳雲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爲蕭姚林趙數姓舞弄刀筆，及代人上省告訴之稿。又開列各堂事款單，積成卷軸，余亦與焉。令林阿璧一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款單不認。言諸人悉係親戚，是以代勞，豈敢妄捏款單，且非長作詞狀者，亦無礙，則惟吳家三兩五錢是實。余曰：「款單亦無礙，止不宜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議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不敢自怙過也。」阿璧叩頭力辯。余曰：「姑置之，但汝軍師之稱，始於何時？是汝自加此號，抑衆人推尊之也？」阿璧曰：「衆人是如此說，犯生原不敢受。」鄭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吳姓叫出許多軍師，彼並不辭。」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吳雲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雲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贓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衆。羈林軍師於獄，候究明白，攬別案詞訟贓銀確數，按律盡法創懲，以快一邑人心，永垂鑒戒，爲移風易俗之一助。」而余適因公奉檄赴省，院列司憲，並擬薦調番禺，以首邑事繁，廢弛已久，留我即日往番禺視事。余固辭不可，至於臘月乃歸，而不知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參去位。林軍師遂揚揚出獄，以爲從今莫敢侮予也。

林軍師設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爭訟，何往不勝，所謂當今第一利害之有名人，非阿好也。惜不幸遇此令君，遂覺計謀盡破，當時假監案現狀稿畢呈款單露出，卽令軍師自擬，亦未敢有還生之望。不謂令君大度汪洋，偏以從容鎮靜處之，其實從容鎮靜，乃是漏網之由。至今士民論者，追究令君之不登時撲殺，爲棉疆除一大害，令君當亦無以自解也。豈天生惡人，亦有定數，軍師之不亡，尙有欲遭其手者歟？此亦聽之。

## 猪血有靈

舉練都草湖鄉，有訟師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唆訟爲生，常創詭名，虛架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盜劫掠。上司提解羈繫牢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甯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矣。復問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之波，尤興泰長技也。鄉有蔡阿龍、阿辰、阿完、阿尾兄弟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剝草，換米度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乞食，皆爲常事。一日阿龍以瓦罐代鍋烹薯爲食，火烈爆震，罐破竈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乞食，飢寒抱病而死。興泰聞之甚喜，以爲奇貨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家，飽以粥食，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殮，吾甚憐之。今有奇策，可以美棺衾，且兄弟皆免困窮，不愁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觀家中，則財可入手。三人猶豫未決，興泰復以白米六斗給之，皆歡喜過望，共抬兄尸造陳興觀家中，賴之。興觀大驚呼天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與蔡立暢廷爵及陳姓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齊會集尸所，共斥其非。阿辰、阿完亦知理屈，羞慚無地，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鳳廷。陳日功托其擡尸瘞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愈不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希圖索詐，代寫狀詞，以打死抑埋來告云：「興觀買屋，饒價恨索，遣男陳阿龍活活打死，賄路族惡蔡光輔、蔡滋茂、縛尾兄弟拘禁，令陳日功、陳鳳廷拾尸強埋，保正鄭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興觀已先一日，以藉尸移賴埋後詐嚇來稟，經准稟差拘問，合觀兩詞，似命案全屬子虛，但未問明，不敢臆度。飭差一併拘審，俟開印之日，詳請起尸檢驗。正月初旬，因赴省，蔡阿尾復控於郡，請飭鄰縣檢驗。陳興勤亦往郡控。族人中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興泰恨甚，率其叔兄弟姪陳日壽、陳阿和、併拳師張福等多人，執械直擁陳孟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紅質擒拽，痛打頂門腮頰，兩足皆重傷，而孟發左臂傷尤重，至骨爲之折。衣服酒瓶等類，盡背搶去，不復知其爲三代叔祖也。復駕船伏械，截阻興觀于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五十文，及魚肉等物。興觀赤身逃奔，訴於保正馬孟瑞及孟追至，則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問，興泰又似有所憚，不欲赴審，止令

其母吳氏混冀陳紹賢圍捉抄家，衣服搶掠，冀掩其統衆毆奪之罪，潛蹤抗延。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問之下，蔡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阿辰、蔡阿完前來，以天理存心，聳動之，則並稱伊兄阿竈，委係因病而死。遂將興泰給米移屍圖賴，并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情，絲毫不諱。余曰：「真哉！汝二人大有良心，當不至餓死也。」興泰利口強辯，堅稱並無養藏阿尾。阿辰、阿完乃係興觀誘養在家。興觀叩頭力爭。余曰：「噫！此易辨耳。」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半青半黃，純是餓殍之氣，其乏人養贍無疑。阿尾與阿完同胞，同無室家，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竟似數月飽食，不飢不寒？其被興泰誘養在家無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見阿尾之面，今在興泰家中尋出，非養藏而何？於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將興泰所唆使窩養情由，及圖賴嚇詐深心，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過陳紹浩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興泰與觀有何深仇？阿尾曰：「無之。因我父有地基，而與興觀多年，興泰向我重買，興觀不肯讓，是以恨之。然意在圖賴得財，亦不關恨不恨也。」問陳日功、陳廷鳳，皆言得阿辰等米六斗，代理阿竈屍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輔、蔡立興、干證林可興、保正馬孟瑞及陳孟皆鄭變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平空架害，唆訟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亦俯首服罪，不待動刑，將唆囑阿辰、阿完移尸圖賴，及誘留阿尾寫狀代告，併毆搶陳孟發衣服酒瓶，打傷孟發折臂，截毆興觀於平和橋，奪其布衣二件，及索詐陳紹浩錢三千，皆真認不諱。余曰：「噫！訟師之酷，至此極矣。」命曳下賁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贓，聿擬招解，而興泰竟爾潛逃。又以賊劫縣諱等事，用血書呈控道憲，蒙批海陽縣密查。興泰揚揚得志，日在道轅游衍，不復歸來。余以命案不敢遲滯，嚴比原差周瑞，添差蕭峙、蔡靜，於六月二十一日，在郡城西門外，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贓。興泰堅不繳出，乃命羈禁，潛使其父陳日貴往海陽縣稟移提，又連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見其刁健非常，呼而問之曰：「爾何時為賊所劫？本縣何案諱報？汝以賊劫縣諱，誑控道轅，其說可得聞與？」興泰曰：「陳興觀毆我耳，不以詭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呈何



也？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異而憐我也。問血何來？爾從偷雞得之乎？興泰微笑曰：「猪血耳，是日買半斤猪血爲羹，以備早膳，留小半杯蘸筆書呈，但有人問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思爲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爾將所搶原贓繳出，吾寬汝。」興泰曰：「贓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曰：「貴逃匿不肯歸贓，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提，余以誣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興泰移交海縣質審，抑或原發命案確審，妥擬從重結詳批示，及至憲批准行縣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猪血之功，何能文移往移數月，掣肘遷延，竟致吞舟漏網哉？署令從寬擬責，荷加一月而罷，追錢三千文入官，餘概不問。陳興泰抵掌笑語，以猪血有靈也。

稂莠不除，必害嘉禾，陳興泰窮凶極惡，合訟師闖寇鬼域爲一身，此則田間之螟蠶蝨蟻，以一日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狀旣彰，便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吃胡，聽其乞靈猪血，竟致遷延漏網哉？可見凡事粘著上司，便拖泥帶水，不得了局，令君平日決斷不肯輕易通詳，蓋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難也。

## 二山王多口

有陳阿功者，以急究女命來告云：「其女勤娘，嫁鄉鄰林阿仲爲妻，于歸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許氏，素酷虐，憎女貧窶。今年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視，則女已杳無蹤跡，不知係打死滅屍，抑嫁賣他人也。」問汝女曾否往來汝家？曰：「八月來，九月初六日方去，有王阿盛可質。」拘訊之，則阿仲母許氏切切鳴冤云：「寡守十七年，始娶一婦，而媳婦連月歸甯，七月間往復者二，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迎之數次，皆不還，不知何故。本月十三日，陳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係阿功立心不良，欲圖改嫁，故藏匿耳。」問陳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與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歸，貧人不能具肩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問汝兩家相距遠近幾何？曰：「十餘里。」阿仲母子大呼曰：「並無歸來，左右鄰可質。」問王阿盛汝於何日何處遇見

陳女旋家曰：「聞阿居言之耳，未見也。我家里許有三山國王廟，我九月六日鋤園道左，阿居自廟歸來，言吾父命我送姊還家。我問曰：『姊在何處？』阿居曰：『去矣。』我所聞如此而已，餘不知也。」問陳家貧富如何？阿盛曰：「貧甚。」至廟幾里，曰：「三里許。」林家去廟幾里，曰：「六七里。」呼陳阿功詰之，汝女既已適人，汝家又非甚富，值此米珠薪桂之秋，日日歸甯何爲？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聽去，又何爲初三來請，汝既不依，豈有初六無故自行送去之理？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與無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汝子無心一言，汝又何從而知？遂援引以作證據，其爲汝改嫁播弄機巧無疑。阿功呼天撲地哭曰：「父子至情，蔬食可甘，何必富壻家催促再三，堅不之許，自覺過當，送還補過，理所當然。兒子尚幼，離家不敢太遠，至於半途，則壻家亦已在近。我怪兒回太速，詰以未至途半，兒言已經過廟，有阿盛叔看見。今女無蹤，是以牽連及之，我非不知女子從一而終，豈有壻在別嫁之理？」喚阿居問之，則方十歲，云送姊至廟前而返，問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聽姊自去。」嚇之曰：「姊現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實言，斷汝指矣。」阿居懼，哭而不言，再三餌之，總曰無此事。問廟有僧否？曰：「無有。」有乞丐否？曰：「無有。」左右有人家否？曰：「無有。」有樹林否？溪河池塘否？曰：「無有。」問汝左右鄰何人？曰：「左右俱無鄰居。」余終疑陳阿功所賣串成機局，而阿功刁詐，阿居幼小，難於刑訊，思南人畏鬼，當以言試之。召兩造謂曰：「汝二家俱無確證，難定是非，旣道經廟前，則三山國王必知之。汝等且退，待我牒王問虛實，明日更審。」越次日，直呼陳阿功上堂拍案罵曰：「汝大非人類，匿女改嫁，其聽信訟師，欲以先發制人，汝謂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舉頭三尺，上有神明，知聞其人，三山國王告我矣。汝尚能強辯乎？汝改嫁何人在於何處，得價幾兩？我今知之，汝不贖還，今夾汝矣。」阿功懼不能答，伏地叩頭求寬，余曰：「贖還寬汝。」阿功曰：「是也，爲窮餓所驅，嫁在惠來縣李姓者，聘金三兩，願鬻牛以贖之。」即將陳阿功痛杖三十，枷於市，命之曰：「贖還釋汝，不贖不還，枷死乃已。」於是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來求贖，李姓勤令倍賞財禮，王氏鬻牛及幼

女得六金贖之。林阿仲聞有六金，慙勤娘失節，遂私與王氏議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歸李矣。陳阿功荷枷兩月，幾斃命。其妻曰：「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免此苦楚也。今事畢，宜稟官釋我。」王氏以其言告余笑而釋之。

陳阿功乃絕好訟師，自犯自告，令人不疑。在汝層層駁倒，伊却層層辯開，舌底生蓮，殊難招架。此等人若不畏鬼，將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二語，可謂奇絕！

## 忍心長舌

林振前有女曰賢娘，嫁劉公喜爲妻，已有一年矣。生一子一女，翁姑無恙，廬舍婁然。公喜以貿易爲生，家雖貧，亦不及餒斃。公喜父國奔，以墳山雀角，待訊揭陽，適病劇，公喜母攜孫往視之。林氏及幼女阿進在家，未幾振龍令歸甯以去，鄰人以爲常事，弗疑也。及公喜歸自廈門，入其室，不見其妻，鄰人陳孫典以歸甯告。公喜之振龍家，則振龍不見，見妻母鍾氏，問賢娘，鍾故爲駭愕，曰：「無之。」公喜言某日來在汝家，鄰里衆目共見，何言無有？鍾氏曰：「固無有也。」公喜歸，沿鄉訪問，知爲鍾氏遣子林開喬及販者郭阿連嫁賣，以告其族人劉文寶，率劉國定、廖國重、劉勒、劉連等偕公喜至振龍家大譟。振龍父子不敢出。公喜計無所施，將林園所種薯芋殘殼狼藉，鍾氏出阻，文寶等譁然詬詈之。公喜痛妻不見，狂叫跳罵，尤無禮。鍾度無退敵之策，入持薙頭刀出，當衆自劃頰，頰諸劉皆驚走，然鍾氏未及喉，刀傷甚輕，固晏然無恙也。公喜猶不已，必欲究知賢娘蹤跡，來告林振龍賣滅其妻，振龍亦告賣滅其女。公喜告鍾氏謀販郭阿連嫁賣賢娘，及阿進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龍亦告公喜謀販郭阿連嫁賣賢娘，及賴賴行兇殺傷夫婦二命。因遣役訪緝，郭阿連未至，未訊也。越二十餘日，鍾氏亦病死。振龍視爲奇貨可居，以活殺妻命來告云：「鍾氏痛恨公喜賣女，公喜聽監生劉文寶主謀，聚衆行兇，逼殺鍾氏。」

「而告詞後開列元兇，然則又係劉文實而非公喜，拐賣逼殺，皆云文實之事。余見其前後矛盾，不問可知爲荒謬，事涉命案，不得不爲詣驗也。鍾年五十有六，舊劃刀痕，已經全愈，身黃瘦，並無後傷活殺之據，虛誕極矣。但賢娘蹤跡未明，黑白難分，勢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連，問訊，則鍾氏前後商謀嫁女情事，及遣子林開喬同送賢娘由惠來而之甲子所，嫁與李氏者爲妻，言之歷歷，皆有確據。而振龍恃有親爲惠潮觀察，使心腹幹差，專在外訪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與邑中仕宦者聯宗，紀綱數輩，羅列屍場，自覺有赫赫之勢，堅不輪服。余移檄海豐，併遣隸役，偕郭阿連之甲子所，窺伺李家住處，獲出林賢娘，交署尉張東海，遣解來潮。林振龍要賢娘於路，附耳數言而去。賢娘至，言十八于歸，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爲夫公善所賣，女爲郭阿連所賣。問賣汝者誰也？曰：「劉文實也。」問汝與文實有私乎？曰：「無之。」無則曷爲從之？奔曰：「爲文實之母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無房舍可居，在文實家借住，而夫賭蕩作賊，不顧妻子，無衣無食，爲文實所賣。」問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則汝自願嫁乎？曰：「不願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十八日，在母家遭嫁，何云文實？」曰：「馬氏遣郭阿連到我母家遣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陽治喪，我是以從之去。」問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內鄉郭連家，次日宿惠來。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與李云義，聘金三兩，劉文實郭阿連分而去。」問汝平素與阿連有私乎？曰：「無也，平素不識阿連，囚馬氏遣來始見面，尙詐名阿慎，後乃知之。」郭阿連以首搶地大呼曰：「冤哉！我實受鍾氏之托，稱賢娘新寡，近地婚姻，富者非偶，貧者無得所食，惟海豐甲子多魚鹽之利，易以謀生，人多溫飽，令我同林開喬一行耳。我乃男子，賢娘少婦，非親兄林開喬同行，鍾氏肯令其女從我去？卽賢娘亦安肯從素不相識之男人，過都越邑之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確，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訊賢娘，賢娘以兄父先人之言爲主，不實供，刑之不變。訊林開喬，開喬無可答，亦但諉爲文實，刑之不變。訊劉文實，文實固稱無有賢娘，開喬力指之，刑亦不變。再訊郭阿連，阿連曰：「止有林開喬母子，與他人無一毫干涉。」刑之終

不變。余復呼文實訊之，文實呼天撲地，言公喜乃我從兄之子，世豈有欺誑姪婦，轉賣他人之理？且我非遊手窮餓，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作喪心病狂之事，與郭阿連分三兩污穢之財？我若果有此情，郭阿連豈甘代罪？劉公喜豈不怨我？卽林振龍焉肯舍我而告爲公喜所賣？我又安敢與劉公喜往譟振龍之家？以此嫁禍，有死不服。馬氏我二十孀居苦守，二子令行，年七十，足不履戶庭，非禮之言，不出諸口，豈有勸人改嫁，作傷風敗俗之事？若以此舉，則從前守節皆虛矣。此婦人忍心害理，十餘年結髮恩深，甘反面從他人以去，又敢誣夫非翁姑所生，復誣以賭蕩作賊，宅舍堅好，誣以無室，男子在家，誣以鬻賣。如此婦人何事不可出諸口，尙以其言爲可信乎？因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劉國來、劉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素守分循良，無比匪醜行，貿易爲生，亦無賭博。室廬完固，與劉文實尙隔一村，亦無賣子。乃再呼賢娘問之曰：「你言公喜賣你男有諸否？」曰：「然也。」賣與誰？曰：「賣與阿翁。」劉國奔哭曰：「天乎！公喜乃我夫婦親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孫，何買賣之云哉？」余不禁怒髮冲冠，命批賢娘頰二十，撈其指，打之三十，賢娘聲色不動。余曰：「野哉！傷風敗化，至此婦極矣。吾早知其妄，但振龍挾上司威勢，不得不使盡其詞。此婦豈爲人所欺者？旣明知洋內鄉爲郭阿連之家，又惠來甲子，日日止宿之處，條分縷晰，豈有被欺揭陽之理？且誣夫爲賭爲盜，爲非翁姑所生，爲無食無室，如此潑婦，何言不可出諸口？彼以劉姓爲仇讎，爲土芥，豈肯爲文實所賣？况其登車就道，實出林振龍之家，與文實迥然風馬，非郭阿連平昔私通，則林開喬之行無疑也。」賢娘乃服此言，並非與阿連有苟合，但年飢饉，賣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龍林開喬亦自知不可掩諱，伏罪，不敢復誣爲文實，但乞免追財禮，然與劉公喜索贖殮之資，而公喜欲令贖還幼女阿進。郭阿連言阿進乃開喬賢娘賣在甲子所，亦知其處，命贖還之。問公喜國奔尙收回此婦與否？父子皆叩頭流血曰：「不敢也。」乃聽歸後夫，卽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爲潮邑山川之玷。郭阿連按律杖枷，開喬以母喪姑開一面之網。追聘禮，貧無可償，勸劉公喜姑置之，勿令污穢之財，羞及阿堵，使覘門第者，以爲有不祥之氣。而

林振龍以年老姑寬，勿謂有人在憲司之側，果燭灶藉叢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殘忍不仁之婦，至林賢娘極矣！半生夫壻，及翁姑男子，輕輕拋却，無一毫顧惜之心，且信口誣讒，必欲網害其族人，而後快虎狼蝎，蓋由家教然也。鍾氏視人盡天，振龍開喬均非人類，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非賢令君極力轉移，甯無謬乎？

##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來報云：「其妾郭氏名阿貴，染時疫病熱昏狂於此，六月初十日墜入魚池，人莫知蹤跡也。翌日屍浮水面，始覺淹沒，甚爲悼惜！」鄉長杜若淮稟亦如之，詰朝詣驗，據宗城稱郭氏乃海陽人，年二十四矣。娶來一載，未有男女，亦無外家親人往來。問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阿遵，阿賢，皆十餘歲，幼女方在抱，長女阿端年四五歲，郭氏因病入水，並無毆傷威逼諸事。」鄉長杜若淮左右鄰杜立衛、杜宗炯同居親弟杜意梅，皆言不知何時落水，並未聞有毆打情事。命忤作薛順偕宗城先往相視，當場唱報，以憑親驗乎？其子女皆至，遍觀之。阿遵稍長，乃細問阿賢，不以實告。余屏諸人去，召次女阿端至座側，細詢之。阿端初不言，問之再三，尙以無人毆打爲對。余曰：「阿端欺我，我已知阿貴爲汝母捶打汝，不實言，割汝舌矣。」拔小刀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對。余曰：「無恐，止言阿貴何事見毆，便釋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藏罐中，不見，怒阿貴偷竊，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亦以扇撲之。兩下是晚阿貴不睡，坐至半夜，次晨不見造飯，追尋則無矣。」問汝母用何物毆之？曰：「木棍也，有尺半長。」余曰：「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門後。」余曰：「汝往取來。」阿端曰：「諾。」是時余低聲密訊，阿端亦低聲應答，杜姓莫有知防備者。命差役鄭可、鄭應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卽於林氏門後，將小木棍攜出，宗城母急趨欲奪之，去已無及。余視其木棍，果止尺五，封之。

以屬吏，驗郭氏屍傷兩頰，皆遇兇拳，手足被棍者四處，額角磕損，鼻指甲泥沙，其爲毆後投水無疑。喚林氏訊之，堅不吐實。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證據在此，雖欺何爲？」林氏猶飾說，冀掩蓋。余曰：「兇棍起出，傷仗相符，汝事吾已盡悉，卽嘴長三尺，亦無用也。俱婢妾偷糖，有千家法，汝爲主母，扑作教誨，亦分所當然。且傷非致命，投河是實，汝直言無諱，吾卽爲汝斷結，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實告。余曰：「汝以我爲欺乎？旣非汝毆，則此案不得結矣。傷痕昭彰，伊誰抵賴？」林氏曰：「池中撞損耳。」余曰：「此婦太巧，屍上下傷，豈汝三寸長舌所能一一掩蓋？」他日郭氏親人來告，命案牽連，林杜兩家，凶手加功，無所底止。果有別人毆傷，汝等累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將案內諸人，帶至縣堂覆訊。臨行謂其家曰：「林氏妬悍殺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是偷糖，則事可開釋。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結案耳。阿端爲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併着左右鄰家看守保護。如有一人敢楚撻阿端，或阿端偶有他故，我必將本家併兩鄰，一同究治，汝等慎之。」越一日旣望，再行廷鞫，宗城自認扇擊二傷。余曰：「扇焉能有傷，汝且言拳棍大傷者誰也？」宗城無以應。呼林氏訊之，林氏猶不承。余曰：「汝直言是何人毆傷，則釋汝矣。」林氏利口亂辯，罔言無傷。余曰：「此婦悍惡極矣。」命刑之，林神色不變，拶其指不承，打之二十亦不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實則無罪，我前言已盡矣。汝必欲固執無傷，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復加親驗，比對傷痕，凶仗處相符，汝尙欲賣弄口舌，自招刑罰，此乃郭氏冤魂在傍，教道不使妒婦漏網。汝面目甚是不善，凶氣逼人，非得一番痛楚，無以懲世間獅吼之輩，善夫善夫！」宗城乃謂妻曰：「事已難欺，實言可也。」鄉長左右鄰杜若淮、杜立備、杜宗炳等，皆勸之曰：「娘子舉頭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賴，汝自作自當，不必妄思，諉卸，徒自苦也。」於是林氏乃據實直言，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連批其左右頰，郭氏猶辯別，乃以木棍擊其左手右臂兩腳腕。彼是夜何時下水，我實不知。翌日見屍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棍卽此乎？」曰：「然也。」然則何爲不實言曰：「畏罪不敢也。」再問宗城及鄉鄰，果非因別故，無別人毆打乎？皆曰：「並無別人。」

毆打林氏所言是實。余曰：「噫！鄙語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林氏之謂乎？但汝勿爲欺，何須刑罰？因妻毆妾，無威逼之條，故郭氏不肯甘心，使汝十指受累，今亦足矣。」斷令杜宗城將郭氏厚葬，仍罰米十石，用作囚糧，以爲旱首不實者之戒。後四越月，而宗城讎家且謀出一郭汝贊者，來告杜宗城姦殺移屍，將杜立衛八九人一網誣陷。見案卷明晰，不得遂需索之願，反逃去，不敢與宗城對質。宗城夫婦，乃喜懼交集也。

林氏之毆郭，一半爲糖，亦一半爲醋。郭氏之短見，半爲目前，亦半爲平日。故林氏一搽，斷斷乎不可少也。得法在密問女孩，哄出尺五凶棍，個中情事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迺是天理昭彰處。倘聽其一直招承，皮毛不損，不特郭氏不能甘，必旁觀者亦未免有不平氣也。毋枉縱毋，極妙極妙！

### 蜃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禮畢，有諸生陳誦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踉蹌跣足，偕其叔孝廉陳君，攔輿呼救，頭上血猶涔涔滴也。詢其故，則稱七月間學使臨潮，武童蕭振綱以較射未蒙錄取，復頂名重射。詢益廩生保結，恐累及己，當場稟明學使，臨潮將蕭振綱押羈。振綱懷恨在心，忽於此月望日，偵知詢益往西門祀祖，遂牽族人蕭阿立蕭自宏，要於途而撻之，衣冠祭器，俱被剝奪。復追至城門，足跌扑地，裏衣毀碎，奇辱不堪。余曰：「噫！其可惡也！」命執而訊之，乃振綱之父生員蕭嘉福者，亦極口呼冤，稱係詢益之叔舉人陳能夏，去歲入京，包攬捐納，曾收伊子蕭元元介捐監銀一百二十兩。今春歸來，取無監劄，併原銀亦吞弗償。向索再三，不覺過於迫切，被牽子弟陳達陳端等多行兇，父子俱爲毆辱，兒輩不能堪，與之角鬪，則有之，實無剝奪衣冠祭器之事。包捐索銀之說，有何所據，則稱伊弟陳端含立有文約，現在併陳舉人僉名花押爲憑，議價銀一百四十兩，先交銀一百二十兩，俟部劄到日，找足二十兩，居間鄭桐可訊。當堂呈出文呈，果有陳端含陳舉人及鄭桐各花



押在焉。陳舉人指天誓日，稱包捐索銀，俱屬子虛，重射恨稟，行凶是實。蕭振綱蕭嘉福更呼天搶地，言童生射，乃事之常，既經角逐，事過心灰，包捐文約，當堂可驗，中見鄭桐活口可質。鄉官凌吞寒儒，欲以鬪毆抵銷，古今冤情，莫此爲甚！余幾不能辯其曲直也，命兩造齊下，呼鄭桐問之。鄭桐言蕭陳兩姓捐納交關是實，先給銀一百二十兩，文約花押，鑿鑿確據。至其所以鬪毆之故，則生員不能知也。余曰：「噫！汝亦生員乎？」桐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汝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學名鄭綿絃。」然則汝小名鄭阿桐乎？曰：「鄭阿福。」余笑曰：「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名耳。」余曰：「今人命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鄭弈桐。」余曰：「噫！汝訟棍也，既簽名花押，豈有吝惜名字，止書一半之理？鬼馘支兩，敢欺余哉？」再呼陳舉人質之曰：「此何人也？」陳曰：「此梅花鄉訟棍，無所不爲者，曾充鹽埠，仗私鹽起家，復充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今爲武生鄭綿絃蕭振綱催來作袒證耳。捐納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監交關，則邑中仁人君子，不可勝數，豈無彼此朋友，一言要約，而必離縣二十里之鄉村，有名訟棍，乃可借以爲重耶？」鄭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狡辯不以實告。余叱令下曰：「後生少年，詭譎不可問。」惟蕭嘉福年已老成，有樸直之氣，特呼上堂語之曰：「汝情事吾已盡知，此干證鄭桐不好，被我駁破，名字不能隱諱，機盡洩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諳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此行爲，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犢之愛，不忍見汝子罹刑，權宜謬說，非汝本心。但言出諸口，必欺其可收拾，人被汝子毆辱至此，汝尙欲詐其一百二十金，天地間有此逆理乎？汝旣以捐監負約爲詞，則此一百二十金，不爲汝追償不可。汝思陳舉人之金，是以可行詐而得者，雖族姓大小強弱，與汝不敵，而平白受人勒索，白金卽兒童能甘心乎？詐者不已，辯者亦不已，至於其說得伸，則汝父子與鄭綿絃，皆爲極惡光棍，按律定罪，尙可活耶？吾憐汝老成樸直，故以實言告汝，汝今不可欺子，鬪毆細故，罪在可寬，光棍大惡，法所不赦，何去何從，惟汝父子自擇焉。」蕭嘉福乃欲變其說曰：「一百二十兩之銀，五月間實已還矣。」余曰：「不然，銀旣還清，豈有

仍留文約不還之理。汝捐納是虛，文約爲僞，兩言而已決耳。汝子旣爲樂舞童生，吾不加刑褫，存其顏面可也。嘉福曰：「如明鏡，此事實非吾心，但愛子情切耳，乞憐兒子無知，稍寬其罪。」余曰：「諾。」呼蕭振綱訊之，振綱復詭言還百金，尙少二十金未還，是以角較。余叱之曰：「汝行凶毆刺，乃盜賊無賴之所爲也；誣人包捐，假人文約，欺官罔法，乃訟師惡棍之所爲，論罪應死。吾念汝老父篤實，姑爲汝開一生路，汝尙敢欺子乎？再不實言，則刑汝夾汝，褫革汝樂舞生杖，汝四十，荷校於市矣。」振綱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蕭阿位蕭自宏亦遂將附和振綱，叢毆陳詢益，遺落袍冠，毀碎衣服諸事，直認不諱。復弔問鄭桐，鄭桐知蕭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盡廢，低頭無所語。再三問捐納交關，是有是無，鄭桐曰：「某知罪矣，實無有也。」曰：「然則文約僞爲乎？」曰：「僞也。」余曰：「振綱狂暴少年，嘉福撲直老成，皆不能爲此深謀，係汝一人教之耳！捐監文約亦汝代爲捏造乎？」鄭桐言：「不敢也。」蕭嘉福乃我受業之師，彼懼罪爲此抵塞，命我作證，我不敢爲，其實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險，法應詳褫治罪；但我念嘉福年老，已許從寬，姑薄罰汝示之可乎？」鄭桐叩首曰：「惟命。」乃將學徒蕭阿位蕭自宏各重責三十板，枷號兩月示衆。蕭嘉福以老免議，振綱罰銀十兩，充修義學。鄭綿絃罰米十石，用作囚糧。其遺失毀列冠服，斷令蕭振綱賠償，免其治罪。人皆曰：可先是陳詢益懼蕭姓強橫，非縣令之法所能屈服，除遣人星夜赴省，於學使轅門控告，至是行查，余卽以審案敘詳。顧公曰：「蕭鄭二生，目無三尺，蜃樓鬼弩，可惡可畏。不爲加之重懲，將試場之弊端百出，而廩生莫敢言，訟棍之伎倆橫生，而善良受其害，此豈可哉？蕭嘉福鄭綿絃各行學褫革。蕭振綱卽蕭道革去樂舞生，餘加詳發落可也。」膠庠中有憐蕭嘉福扑實爲兒所陷，素行實無過惡者，呈請代詳開復。時余已卸事署，令陳公許之，再請鄭綿絃，陳公曰：「此有訟棍，卽使無此事，猶當以劣行詳褫，况自投法網，如之何其可也！」

蕭姓計謀甚高，說來事因，更覺動聽，當呈上文約，鄭桐硬證之時，陳氏雖有西江，幾乎難以浣濯矣。明眼善

尋破綻，乃在沒要緊之姓名上看出，復詰得老人橫施鉤餌，不由他不吐出實情，此勾距神手也。蜃樓鬼弩，可惡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責者，移風易俗，其以此爲先務哉？

##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捏造花名，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寶娘，毆死林嘉桂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一名與焉。注係梅花村人，遣役攝訊，闔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辦。余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汝卽阿桶亦何妨？」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真。林嘉樹亦指天誓曰：「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亮小名乃阿稱也，字書濃淡一色，渾然無間。余曰：「若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間小點墨色加濃，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真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爲汝改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實言名阿桶，託兵書林集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有錢三百文，代爲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費四十板，革退兵書，荷校於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實無助毆情事。余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實可笑也！汝家住梅花，距縣二十里，鄭寶娘致死林嘉桂之由，汝實未嘗在場，風馬牛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刻甯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調觀甲冊？又何以深心善謀，連舊冊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殊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卽彌縱至精至巧，終難以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

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事斷不可寬，亦荷校於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可牽告五名以上，而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冤抑？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新一版

通俗話  
本叢書

# 三公奇案

洋裝一册 定價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8519B

160